

話 白

# 魂 梨 玉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4719B

# 自序

這部書是文學大家徐枕亞先生的名作，他的好處，凡是讀過這部書的人，誰都能夠知道，也不用小子贅述，但是徐先寫這部書，全體用古文筆法，中間且雜以詩詞歌賦，文章古勁蒼適，詞句藻麗清奇，小子看來，直可上追管唐，宋元以下，非特遊戲文字中難見這種筆墨，就是史乘演義中亦不易多邁，才子之爲才子，洵非虛譽，不過在現代的社會上，未免太深刻了，在這二十世紀的時代，非但科學昌明，學術也因之翻新，學者也帶了些歐化，提倡新文學，一切都用了白話，白話文自然容易明瞭，容易使社會人士普遍領略，文言文不但是不適用，簡直是看不懂，差不多已到了天演淘汰的時期，因爲這個原故，老友顧君，深惜徐先生這部精心結構的名著，不能受社會人士普遍領略，再往後去，恐怕竟要沒人看得懂，所以來同我商量，要我將這部書翻成白話，一則可使大家看得懂，二則可使這樣一部好書，不致無人過問，漸歸湮沒，小子自信，文言文雖沒有根蒂，白話文却有些把握，並且對於顧君此舉，深表同情，因此很直截的答應了他，不過因時間急促，其中忽略處在所難免，這就只好請讀者們原諒，書已付印，出版在即，願君還要我寫篇自序，我覺得沒有什麼話說，就這樣胡亂寫一點，算是卸了我的責任，

民國廿二年九月何樸齋寫於卿雲編輯室中

目錄

第一章	葬花	第十六章	燈市
第二章	夜哭	第十七章	魔劫
第三章	課兒	第十八章	對泣
第四章	詩媒	第十九章	秋心
第五章	芳訊	第二十章	噩夢
第六章	別秦	第二十一章	證婚
第七章	獨醉	第二十二章	琴心
第八章	贈蘭	第二十三章	翦情
第九章	題影	第二十四章	揮血
第十章	情耗	第二十五章	驚鴻
第十一章	心潮	第二十六章	鵲化
第十二章	情敵	第二十七章	隱痛
第十三章	心樂	第二十八章	斷腸
第十四章	孽媒	第二十九章	日記
第十五章	渴暑	第三十章	憑弔



# 白話玉梨魂 (上)

何樸盒譯

## 第一章 葬花

清晨的烟霧像夢一般的迷茫，剛出土的旭日騰出光輝，光線映射在玻璃窗上，紅的像胭脂一樣。窗外一株梨花，傍着牆壁亭亭而立，豔籠殘月，香逐曉風，看去一片潔白，好似穿了縞素衣裳一樣。可是它還沒有睡醒，那可惡的風姨，已是送了催命符到來！可憐滿樹梨花，頓時就像香雪一般的紛紛而下，淚痕狼藉，玉容無主，立刻就鋪滿了一地的雪衣。這時候的情景，就是上了羣玉山頭，遊那廣寒宮闕，恐怕也不過如是。那窗的左首假山石的旁邊，另有一株輕苞初放的木筆花，又紅又豔。那枝葉上的朝露還沒收乾，壓得它一發嬌柔無力，嫵嫵娜娜的給那旭日一照，就好像石家的錦障一樣，令人看了真會目眩神迷。一寸寸的剪斷了神霞，一尺尺的裁碎了晴綺，還是及不上它的嬌豔嫵媚。這木筆花正和牆東的梨花，遠遠地相對着。梨花在那裏慘泣，它却在這裏含笑，雙方好似各關天地。同在一個園中，而它們的丰神態度，却是不一。一邊正在開放，一邊已在凋落，境過大不相同。那憔悴可憐的梨花，正好給那

普天下的薄命人寫照。這時它對着那工妍善媚，弄姿鬪豔的木筆花，心裏一定非常難堪。梨花這樣落得滿地，還沒有人開門觀望，花的魂大約是死了，再有誰來喚它？再有誰來扶它？更有誰來憐惜它呢？只有那三四隻流鶯，飛集枝頭，很短促的啼聲，倒像在弔唁落花。除此之外，園庭中的空氣，就非常岑寂。只有那微風吹動着花枝，細碎的花片在空中飛舞，作了一場白戰。就在這時，那玻璃窗突然開啓，有人探出頭來張望。那人的丰致很瀟灑，但是神情却很慘淡。含着愁思，露着倦容，可以斷定他是替花擔憂，而一夜沒有睡穩的人。但見他靠定窗口立着，眼睜睜地望着那半殘的梨花，發出很驚訝的聲音嘆息道：「唉！一夜東風，花已落得這個樣兒，我那可愛的梨花啊！你的命，怎麼竟薄到這步田地呢？說罷，又嘆息不已。他站的地方，和窗外的木筆花，離得很近。那木筆花給曉日深深地一烘染，就像在向他含笑，霞光煥發，似乎在他的衣袂間掩映着。可是他却好似沒有瞧見，對於它毫不注意。咦！這人是誰？爲什麼對於已經凋殘的梨花，這樣多情；而對於開得正是鮮豔的木筆花，却反而這樣無情呢？人家愛的東西，他却不要；人家不愛的東西，他却偏偏相愛。像這樣的人，不是一個別有懷抱，情場中的奇人嗎？這人畢竟是誰？原來就是姑蘇地方的夢霞生。」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這是詩人欺人的說話。「惜花春起早，愛日夜眠遲。」這是詩人寫真的說話。世上有許多人，全不想到春宵一去不再來，竟會閉上門窗，隔絕明月長長的良宵，也不懂得燒起燭燭來照着花朵，這種人一定是無情的俗物。至於那世間的多情人呢？那就對於花月一定萬分鍾情，萬分愛惜，處處表示着情的作用。「花好月圓」一年功夫能有幾次。要是真正多情的人，他又那裏肯一到晚便睡，拋撇那大好的花月，辜負那無價的韶光呢！夢霞生寄跡窮鄉，棲身寓館，他的鰥獨情緒，和羈旅的窮愁，沒有地方可以告訴。一天到晚，祇有那庭前的一樹梨花，一株木筆，算是寂寞中的良伴，淒涼中的夙友。夢霞差不多將它們看作第二生命，愛惜得惟恐不週到，保護得惟恐不竭力，日夜相對，縈繞夢寐，花的顏色，花的香味，花的魂，花的影，時時刻刻在夢霞的心竅裏，氤氳繚繞；又時時刻刻在夢霞的腦海裏，復往縈迴。在這時候，他聽到了亂鳥的悲啼聲，音便連忙披衣下床，急急地來看他的兩位好友：『梨花』，『木筆』。原來昨晚恰好是月圓之夜，萬花齊放，這樣大好良宵，夢霞正在客中，捨不得將那千金一刻的良夜拋棄。因而在那花下回來回去的不知跑了多少次數。有時候對花談話；有時候暗暗替花祝壽；有時候對着花影深深地嘆息；有時候執着花枝在月下狂

舞。一忽兒站住；一忽兒又走着，那一種癡憨的神態，竟可捧得起來。直到銀壺裏的水漏盡了，燈火也熄滅了，他才覺得夜深寒重，身子有些支撐不住，這才和花作別，回房就寢。可是他的雙眼睛，竟像鰓魚一樣，一夜沒有閉上。原來是花魂跟着他進來，替他把睡魔攆走了。直到東天發白，他還是不會合一合眼皮哩！

不過夢霞既是這樣多情，既是這樣以花爲命，就當抱博愛主義，樣樣花都愛，爲什麼他又只愛梨花，而不愛木筆呢？原來他並不是偏愛梨花，却是他對於梨花情有獨鍾。他住到這個寓館裏來，前後只不過二十多天，他來的時候已過了時期，始終不曾看到梨花的盛開；但見它一枝枝的帶着雨，憔悴的十分可憐，一片片的隨風飄舞，飄零的沒有一定方向；可是那梨花却似十分多情，一見夢霞到來，忽然收去了悲慘的容顏，開着笑臉歡迎這個多情的主人翁。夢霞一路上受了舟車的勞頓，來到這個舉目無親的地方，淒涼的身世，來作暗淡的生涯，偏偏和這薄命的梨花無端相遇，所以夢霞對於梨花的相憐相惜，就如磁引針，如湯融乳，其間的感情同化作用，連夢霞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來。至於那一株木筆呢？雖然是胭脂初染，蜂蝶未知，桃讓杏羞，撫媚動；但是夢霞却把它看的很淡漠，因爲將木筆和梨花一比，木

筆雖是鮮妍可愛，梨花却更是慘淡可憐。夢霞意興蕭條，性情淒惻，平日過慣了寂寞憔悴的日子，反而瞧不慣繁華熱鬧的景象，所以他的惜花心事，和護花精神，都是別有懷抱，並不是他有什麼偏愛啊！

夢霞當時站在窗口看了一會；但見梨花盡落，地上白茫茫的鋪成了一片眠痕，心裏非常悲痛。他本來爲了惜花而早起，又那裏知道花已比他更早的長逝了。他呆瞪瞪地癡望了半天，才慢慢地退入室中，打從左室門內走出，繞迴廊走下庭堦，一步步踏着另瓊碎玉，一直走到梨樹跟前，抱着梨樹大哭道：我可愛的梨花啊！你的靈魂在何處？夢霞來了。：花啊！你怎麼這般的薄命啊！我想你生長在這寂寞無人的園庭裏面，重門靜掩，深鎖東風，你是不求人家知道，不要人家鑒賞；可是偏偏遇着我這個窮愁的人兒，和你結下了這樣很短促的因緣。你盛開的時候，我未能瞧見，直待你彫殘了，我才到來。尋芳有意，去已嫌遲，你的命固是薄極了，我的命不是比你更要薄嗎？假使我能夠早到幾天的話，恰好遇着你含苞初放的時候，那麼玉鱗點點，素豔亭亭，月夕風晨，我正好獨自一人憑着欄杆，飽餐你的幽香秀色；不則索興遲到幾天，那麼你已經受了風雨的欺凌，玉碎珠沉，不留你的倩影，難覓你的殘香，雖然

我對着你這樣的空枝，也要發生傷感。然而這已是過後思量，畢竟比現在這樣的當前惆悵要好的多，可是我既不早到，又不遲來，偏偏遇着你的當兒，就是你要和我別離的時候！似乎有人在冥冥中顛倒作合，胡亂牽引，有意作弄我們一般。『共月不爲迷眼伴，與春先作斷腸媒。』那殘酷而又專制的東皇，既已施用風的威力，害了你的性命，還要借你那將死的靈魂，把我弄的這樣悲傷，我簡直要去叫開了天門，質問質問蒼天，怎麼那樣糊裏糊塗，縱容這個香國魔王，用這樣摧殘手段，到鶯花世界中來害人呢！

唉！夢霞敢是瘋了吧？……梨花豈能懂你的說話，你却這樣絮絮叨叨和它說個不休！落到地下的花朵，自然永遠不能再上枝頭；可是風姨還是不肯干休，趁着夢霞斷魂傷神的時，特地再使加上一陣悲痛，突然又吹了一陣狂風，把那枝頭上落不盡的殘花，打的撲簌簌地像急雨一樣的往下直落，亂片飛揚，夢霞渾身都沾滿了花瓣，看着那上面的空枝，下面的殘雪，不禁柔腸寸斷，一發傷心，連綿的急淚，頓時像碎瓊一樣的滾滾而下，放聲大哭道：這怎麼好？這怎麼好？……梨花似乎確有知覺，它聽了夢霞的哭聲，靈魂頓時甦醒，勉強起來對着夢霞隨風飛舞，似乎感激夢霞的一片癡情，還要求他料理善後。夢霞尋思，我既做了花的主

人翁就當竭盡保護之責任；可是我現在眼看它橫遭摧殘，既是愛莫能助，那麼他死後的收場，除了我又叫誰來辦理，豈可再讓它沾泥墮溷，飄蕩無依嗎？夢霞這樣想了，便慢慢地拂了身上的花瓣，立刻回進室內，攜着布袋，掘了鋤頭，再到庭中，殷殷勤勤的一路收拾，把它裝入袋裏。一壁走，一壁掃；一壁掃，又一壁哭，整整地費了半天功夫，才把滿地的碎玉殘雪，一齊收入囊中。夢霞攜着這一袋花片，既想把它去供在桌上，又想把它去藏在箱子裏；轉身一想，這樣一來，這梨花的遺體，豈不是依舊尚在人間。雖然能夠免去了一時的泥污，將來恐怕仍是沒有好結果，最好把它去拋入池中；可是這所在並非園林，又到何處去找那一泓清水呢？夢霞這樣急急乎要一個安放落花的所在；可是躊躇了好一會，也想不出一個妥善的方法，後來忽然猛地省悟道：從前林蕕卿葬花，千古傳為美談，埋香塚旁邊的一抔黃土，就是我今日的榜樣。『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多情人的用情，自然應該這樣，我怎能算這一舉手一投足的辛勞，不負完全責任，反而給櫻卿所笑呢！說到這裏，不覺又大喜道：這樣一來，我是可以安慰我的知己了。於是很高興的收去淚容，把花鋤向臂上一挽，花囊往背上一負，抖擻精神，一步步向那假山石旁邊走去。

唉！匆匆忙忙的短夢，催醒東風渺渺茫茫的相思恨。生南國，地老天荒，可憐人恰好逢着這個日子。蜂愁蝶怨，傷心人更是難乎爲情。夢霞到了假山石的旁邊，揀了一方淨土，用鋤頭掘成了一個地窖，然後將花囊放入窖內，上面用浮土掩蓋，這成了一個新坟，以作日後的標誌。這樣料理好了，便再回進室內，在桌上取了一只玻璃杯，又在瓶內倒了一杯酒，然後再到那花塚之前，將酒向那花塚四週都洒遍了。在這當兒，夢霞的臉上突然現出一種慘淡愁苦的臉色。原來夢霞忽然想起了自己的飄蕩身世，感到自己的薄命，簡直和塚內的梨花一樣的可憐。然而這薄命的梨花，倒還撞着我這樣一個疑人，對着他補憐深惜，替它收拾豔骨，築了這座花塚，雖然是潦潦草草的一坯黃土，然而花魂就有了歸宿，這也不能不說是花的幸運。但是我呢！半生潦倒，淒淒涼涼的寄寓在這孤館之內，靠着人家生活，遇不到鍾子期，流水就只能長逝，那知今日，又是明朝，向前既是沒有路途可走，向後又是一些兒希望沒有，怎麼我竟是這樣的薄命，要偃蹇到這個地步，誰還能夠從死後認識方千呢？夢霞這樣一陣傷感，便高吟林黛玉「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的詩句。不禁觸緒生悲，因時與感，爲花易老，天地無情，韶光去了不能再來，要找個知己也沒有地方可找，對於這樣茫茫的前



途一切心事都上心頭，不知不覺的又流起淚來，那埋香塚前的林黛玉倒還有一個賈寶玉引爲同調。而今夢霞在此繼續黛玉的葬花舉動，可是黛玉又往何處去了？再有誰來見笑夢霞的癡情呢？更有誰來和夢霞表同情而賠眼淚呢？夢霞的知己除了坟內的梨花，就更沒有人了。夢霞這就含着眼淚，忍着悲痛，一壁替花招魂，一壁哭道：塚中的梨花啊！三生癡夢，你是醒了沒有？你的命怎麼這樣短促！我的恨却是長着呢！一掬香泥，我便將它來安放你的豔骨。一叢芳草，我便將它來陪伴你的魂魄。再用一杯淒慘的酒來祭奠你，又用一陣淒切的悲哭來弔唁你；可是你能夠知道嗎？還是不知道呢？唉！往日的風情，而今已成泡影，却悲淨質，又在塵寰。「燕子樓」不堪回首，空自留着那盼盼的聲名。「牡丹亭」果否還魂，又有誰瞧見那亭亭的形影。然而那蒲葦的悲聲，淒咽明月，文君有歸漢的日期，手指印留在玉環上面，玉簫實踐那再生的密約。假使梨花果有靈性，能夠知道感激我的話，那麼到了明年春天，吹着了東風，就應該早些產出那奇異的花卉來償還我的深情，安慰我的癡望。夢霞到了這個時候，已是哭的嗓子也啞了，忙碌了半天功夫，心也碎了，精神也疲乏極了，再且他昨天晚晌，又是一夜不會合眼，再經過了這樣一番極端的悲痛，身子便一發支持不下，這才回身折入

室內。他一走，園中便寂無一人。只有那一坯新坎，四面完全是夢霞的淚痕，點點滴滴流入土之內，將那泥土黏成一片罷了！

## 第二章 夜哭

小院春深，亞枝日午，那一縷縷的炊烟，已在空中搖曳，差不多將近午飯時候了。夢霞自從一早起身之後，便忙着掃花，葬花，哭花。這半天功夫，真使他心瘁力盡。回進室內要待將息一會；可是館僮已送了午餐到來。夢霞吃罷飯，又飲了一杯清茗，起身在室內踱了幾個圈子，依舊站到窗前。這時候的木筆花正當盛開，映日爭光，流露成彩，突然觸進了夢霞的眼簾。夢霞向它看了一會，忽然嘆息道：「唉！這是什麼花啦？却長得這般豔麗啊！你看它現在正倚仗着春風的勢力，逞它的嬌豔，弄它的嫵媚，整個兒的春天，幾乎給它一人占盡了。可知名花易老，好景不常，風姨是恩威並用，它的手段非常毒辣，不論對於任何花木，都是同等待遇。現在這花雖是受了它的吹噓，開的這般嬌妍，然而結果勢必依舊受它的摧殘，過幾天還不是和塚中的梨花一樣，同歸於盡嗎？所以它這樣的腥紅萬枝，在我看來，簡直是一點點的血淚罷了！」

夢霞這樣獨自沉思一會，只覺滿眼閒愁，委實沒有法兒能夠擺脫。這就很無聊的坐到桌邊，伸紙拈筆，做了二首詩。

幽情一片墮荒村，花落春深晝閉門。知否有人同澣淚，問渠無語最銷魂。粉痕欲化香猶戀，玉骨何依夢未溫。王孫不歸青女去，可憐孤負好黃昏。（梨花）

脫盡蘭胎豔太奢。蕊珠宮裏鬪春華。浥枝曉露容方濕，隔院東風信尙賒。錦字密書千點血，霞紋深護一重紗。題紅愧乏江郎筆，不稱今朝詠此花。（木筆）

寫畢，又朗誦了一遍，擱筆沉吟了一會，覺得萬分無聊，後來忽然想起梨花的香魂，雖已有了歸束，然而它的新坟，還是不曾有表識，總覺還有些不安。夢霞本來擅長雕刻，這就取了一方白石，先將它來磨平了，然後伏在桌上，奏刀，費了兩點鐘的功夫，方能成就。上面刻着『梨花香塚』四個小字，左旁又是『己酉三月青陵恨人題』九個小字。當下就叫館僮將去立在坟前，這時夢霞實在疲乏極了，倒到榻上，便沉沉睡熟，直到天晚，他還是沒有醒來。

金烏沒了影兒，玉兔已是東昇了。一天涼意，滿地流波，等得夢霞醒來，『月移花影上欄杆。』壁上時鐘，已是噤：的報着十句。那皓月的光線，從窗子的隙縫裏，一直射入羅帳之內，

照的那枕頭上被兒上的花紋一齊能夠看的清清楚楚。夢霞覺得很是寒冷，深深地擁着棉被，正想重續殘夢，忽然隱隱約約聽到一種悲啼的聲音，正不知從何而來，不由得十分驚異。一雙朦朦朧朧的倦眼，便頓時清醒，側着耳朵仔細一聽，似乎就在窗外，淒淒切切，哭的很是幽咽，似斷似續，使人聽了就會惻然心動，不覺有些恐怖來。暗想這個地方，白天也是沒有人跡，這樣夜靜更深，怎麼倒會有人到這裏來啼哭呢？夢霞這樣默想了一會，忽然猛省道：哦！我知道了。這一定是梨花的香魂啊！它一定是感激我替它埋骨的癡情，在這月明人靜的深夜，生怕我要寂寞，因而特地來陪伴我的嗎？列位看官，這不過是夢霞的理想罷了，事實上決不會有這種事情的啊！

夢霞這樣一想，膽子就頓時強壯起來，要瞧它一個究竟，便急忙披衣而起，悄悄地折至窗前，挨在一旁，從玻璃窗內露出半個臉兒向外偷窺，但見那梨樹之下，果有一個青年女郎，着穿一身縞素的衣裙，亭亭玉立，不施脂粉，而丰神娟秀，態度幽閒，凌波微步，飄飄欲仙。這時天空中的一輪皓月，像水一樣悠然澄澈，那女郎的眉梢眼角，也能辨得清楚。夢霞暗想，這不用說，一定是梨花的化身無疑，但見她緊鎖了兩道眉峯，撫着梨樹啼哭，滿臉都是淚痕，低着

頭灣着腰，那哭聲纏綿宛轉，淒清流動，既以孤鸞啼月，又似雛雁呼羣。那宿在枝頭上的禽鳥，聽見了哭聲，一齊驚起。那女郎哭了好一會，忽然用手帕拭乾了淚痕，低垂粉頸，注視着地下，臉上露出一種十分驚訝的樣子。接着又回過目光向四面一看，似乎已經瞥見了那花塚上的石碑，這才轉過嬌軀，輕移細步走近塚前，伸手在那碑上一壁撫摩；一壁不住的點頭。接着又沿着那花塚繞了一個圈子，低頭沉思了半晌，忽然又放聲大哭起來。這番的哭，却比剛才哭的一發長痛，嗚嗚咽咽，淒入心脾，和從前林嫂的哭『埋香塚』，真可稱得無獨有偶。這時夢霞和她顧下的距離，不過二三步遠近，又且是在皎潔的月光之下，所以那女郎的眉尖鬢角，以及襖痕裙摺，夢霞都是瞧的十分明瞭。原來正是一位二十多歲的絕代麗人。夢霞既是驚異她長的那樣美麗，又是感嘆她竟曾這般癡情；又想她那樣很瘦弱的珊瑚玉骨，怎麼受的起這樣的夜涼。他這樣一壁看，一壁想，不由得魂迷意醉，腦海中頓時印着一種不可思議；不可名狀的現象。正在這當兒，忽聽得鏗然一聲，陡的把夢霞驚醒。原來夢霞想的太出了神，一顆腦袋，碰到了玻璃窗上，因而發出那鏗然的一聲響，等得定了心神再看時，那女郎已是不見了！但聽寒風惻惻，涼月紛紛，差不多已是三更。天氣夢霞無可奈何，只得依舊去躺了。

要知道夢霞這一晚能否睡的穩那是夢霞並沒告訴在下。不過據在下想來夢霞今晚是一定要讀那三章關雎之詩的咧！

這女郎畢竟從何而來？她爲什麼要哭？爲什麼又哭的那樣悲痛？她是哭花呢？還是哭花塚呢？還是心裏另有什麼傷心之處呢？我知道她也許和塚內的梨花，一樣的薄命。又和夢霞一樣的癡情。她的哭，實在是借着哭花而哭的自己罷咧！唉！夢霞真是僥幸極了；茫茫天地之間，居然還有這樣一個和他表同情而賠眼淚的人嗎？瀟湘妃子的沉恨，就是萬古千年下去，也不會再有消滅的日子。頑石回頭，三生可證。原來這晚上的奇遇，就是夢霞淪入情海的第一步啊！

列位看官，你們知道那女郎畢竟是甚等樣人呢？原來她並不是梨花的魂，却是梨花的影。因爲那薄命的女郎，和多情的夢霞，他倆都是這部書裏的主人翁。要知道女郎的身世，應該知道霞夢的來歷。

夢霞姓何，單名一個憑字，別號「青陵恨人」。原籍是蘇州太湖。他的媽在臨盆之前，夢見一朵五彩雲霞從半空中飛入懷內，因而分娩之後，就取了夢霞兩個字的名字。何家本來

是累代世香，很有聲望。他的父親是一個秀才，一生就養兩個兒子，一個女兒。長子名字叫劍青，第二個就是夢霞。因為夢霞生產的時候，有了那個夢兆，所以爹娘都把他非常寶愛。雙珠雙壁照耀門楣，就是那些親友也非常豔羨。夢霞從小就得冰神玉骨，頭角嶄然，梳着兩條小辮子，跟着劍青讀書，自幼就非常聰穎，出名是個神童，長大了更是才氣磅礴，人家都稱他是一個才子。他的父親時常看着夢霞很歡喜的說道：「我有了你這樣一個好兒子，就可安慰我的桑榆晚景，人世間的事情，恐怕什麼都比不上這個快樂哩！」夢霞的父親本來看的功名極淡，又且知道夢霞決不是個尋常人物，所以不要他學習什麼應試的文章，不要他走入名利場中求取功名，因而夢霞能夠專門在詩古文辭，傳奇野史等書上用心。他所最心愛的，就是一部『石頭記』。案頭枕畔，可稱為頃刻不離，前生夙慧，早就種下了情根，少小多愁，便非幸福。大凡一個學問好的人，他的情一定很深，情一深，他的愁也就一定很多。『石頭記』這部書，完全是賣弄才情的筆墨，談情寫愁的作品。夢霞本是一個『才人』，又是一個『情人』，又是一個『愁人』。所以他一讀『石頭記』，便會替古人擔憂，替癡兒叫屈，爲春雁夜，月夕，晨，因為看了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情愛誠篤，緣分慳吝，也不知拋去了多少無名血淚，尤其是

看了林黛玉的葬花寄恨焚稿斷情，一發痛惜她的才多命薄，恨闊情長，時常書空咄咄，發出一種悠然遐想，希望自己也能夠遇到林黛玉這樣一位絕世佳人，有時在空閒的當兒，他便將『石頭記』裏面的一切人物，上至史太君，下至傻大姐，一個個憑着各人的事迹，每人替他們做上一首詩，筆豔墨香，銷魂一世。後來給他一個知己朋友看見了，便對他說道：癡公子幾生修到？但恐你有了這樣忻慕的心腸，犯了因果，日後就要跌進『大觀園』和那些癡情人同受苦惱咧！夢霞聽了這話，知道他譏諷自己，便報以一笑。唉！他那朋友當時不過是說的一句玩話，又那裏知道不上幾年，那朋友的說話果然應驗，一紙淚痕，竟會變成情券呢！

十年蹭蹬，踢落霜蹄，一卷吟哦，沉埋雪案。夢霞雖是看得功名十分冷淡，然而也會去應過兩次童試。可是一次也未能中式，抑鬱無聊，空自像賈太傅一樣的痛哭。這個當兒，國家恰好變更法令，那些青年學子，一齊棄舊謀新，到外面去讀書，研究新學問。夢霞在這時候，便也作別了爹娘，到兩江師範學校讀書。二十歲那年，便在兩江學校最優等畢業。這時他的胞姊已經出閣，嫁與弘農楊氏的兄劍青，也已娶妻生子。他的爹娘，便想替夢霞也對了一頭親事，就可了却向平之願。可是夢霞却始終不願對親，再三向他質問，他便愁眉苦臉，好似要哭出



來的樣子。他的爹娘只道他有了外遇，再三向他的同學們探問，可是也得不到一些兒端倪，心裏好生憂疑。其實夢霞心裏，却是存着一種不可告人的隱衷，平日顧影自憐，想到自己這樣一個癡情少年，卻遇不到一個知音佳人，一片癡心，要想得一個天下第一多情的女子，委身相事。至於那些陋俗脂粉，他就再也不敢問津，本來婚姻大事，關於一生的幸福問題，原不是可以草草解決的啊！

過了幾時，夢霞的父親逝世，家道也就因此中落了，劍青也上福建謀生去了，夢霞獨自在家，覺得很是無聊，要想靠着一枝禿筆，謀一點事情幹幹，可巧這時有一個同學寄信到來，要夢霞到蓉湖地方一家學校中去擔任教職，夢霞本是極不願意到教育界中去漏臉，倒是夢霞的母親，因為蓉湖地方有一家姓崔的遠親，已有六七年不通音訊，竭力攬掇夢霞，叫他答應了學校中的聘請，順便好去探望探望那親戚家的近狀。夢霞因為母親這樣說了，不敢違拗，於是治裝就道，即日就上蓉湖，一肩行李，半箱破書，從此夢霞便拋棄了家庭幸福，去飽嘗那旅客的况味去了！

春帆一角，影落蓉湖。夢霞到了目的地，一看那所學校就在很冷僻的鄉下，和城市隔絕

不通。夢霞倒也不嫌它冷落，反而愛它能夠遠避塵囂；不過校舍却十分湫隘，一間臥房是黑黢黢的沒有光亮，對於衛生上似乎不大合適。順便一打聽那家親戚的住址，原來距離學校不過半里路遠近。一天晚晌，夢霞就叫校內的當差引導，前去拜訪；後來忽然想到自己離家的時候，並沒有向母親問明崔家究竟是什麼親戚，稱呼都是一點不知道，這樣冒冒失失的前去拜訪，見了人，怎麼應對呢？轉身一想，自己既已到了這裏，不爭倒是不去？反正這親戚已是很疎遠的了；見了年紀大的，就稱呼一聲伯伯，或是叔叔，年紀輕的，就稱呼一聲哥哥，或是弟弟，料想他們也不見得會笑我。夢霞雖是這樣想定了，畢竟抱着慚愧，正像醜媳婦見公婆一樣，心裏存着說不出的踟躕不安。

燕子窺人，鸚哥喚客。夢霞一到崔宅，先通名刺，那崔宅的主人，一聽見是蘇州的遠親到來，便立刻出來迎接。夢霞一看，却是一個鬚髮斑白，六十多歲的老者。那老者把夢霞引入廳堂，分賓主坐定後，便放出極和藹的臉色，極親愛的態度，對夢霞說道：百年姻眷，一水迢遙，整整的已有六年不通音問，今天是什麼風，才把賢姪吹到這裏，真令老夫出於意料之外。怪道今天早晨許多喜鵲，圍着屋子亂叫，說到這裏，又問夢霞雙親是否無恙。夢霞含着淚水答道：

多謝老伯垂念，先父已經見背了一年多了，門庭冷落，家業彫零，寡婦孤兒，沒人顧問。說到這裏，便把那番友人介紹，來蓉湖擔任教務，以及老母再三囑咐，順道拜訪的話兒，也一一說了。崔父聽了夢霞的話，很是傷感，便對夢霞道：賢姪遭了那樣不幸的家運，孤苦零丁，使我聽了非常心痛；但是賢姪頭角凌雲，胸襟吞海，青年飽學，日後一定能夠飛黃騰達，泉下有知，一定也能瞑目。倒是老夫却非常難堪，老夫直到中年，方才得了一個兒子，不幸竟在去年秋天，患着疫癘死了；昊天不佑，居然把我的愛兒奪去，那麼大的年紀，還要遇着那樣不如意的事情，命辰竟會乖舛到那個田地。從前的卜子夏，死了兒子，竟把雙眼都哭瞎了；老夫是一個甚等之人，叫我怎能丟得開那個傷痛，怎能看得過青春少婦，遽上望夫之臺，黃口孤兒，難見阿爹之面，傷心啊！傷心！殘年將盡，後顧茫茫。現在恰好賢姪到這裏來執掌教鞭，恰好又和老夫是親戚，我想把他遺下來的一塊肉，煩累賢姪訓誨，使他能夠稍爲認識幾個字，將來能夠不墮詩書舊業，就完全出於賢姪所賜。老夫雖是死了，也當感激無窮咧！夢霞聽了這話，連忙起身答道：辱承老伯垂愛，敢不遵命；但是小姪才微力薄，只恐有負重託。敢問令孫今年幾歲了？崔父道：還只八歲哩！小小的孩子，還是離不開他的母親，賢姪既能不棄，就請移榻敝廬，使他

夠早夕過從，老夫也能夠時常瞻仰丰采，飽接清談，那就真是僥幸極了。夢霞暗想，校內本來沒有好好兒的下榻之處，遷到這裏來住，倒是很好，這就立刻答應了。崔父聽他已經答應，十分歡慰。賢娃真是快人，東壁有一所書齋，從前亡兒在日，就在這裏面讀書，自從他死後，我就不忍再進這個所在，所以關閉了。已有多時，那屋子面山背池，風景很好，庭前也稍微種些花木，似乎可以做賢娃醉吟遊憩的所在。賢娃如果不嫌唐突，今晚就去把行李搬來好嗎？夢霞連說好極好極。崔父便即刻吩咐婢僕，到梨娘那裏取了鑰匙，去把那書齋打掃清楚，安排床榻。夢霞也叫校役回校，搬取行囊，也晚上夢霞便下榻在崔宅之中了。

### 第三章 課兒

白雲蒼狗，變幻無常，秋月春風，等閒虛度。古、有句說話，說那佛家的『因緣』兩字，足以補聖賢經傳的闕點，因為一個人的遇合，到處都有因緣存着，如果因緣還沒有到，那就無論如何強求也是沒用。要是因緣已經到了，那麼你還規避也是規避不來。夢霞本是蘇州人，可是現在却到了蓉湖來了，他到蓉湖來，本來是擔任學校教職，可是現在却轉轉灣灣的去做

了崔宅的寓公，這樣看來，豈不全是因緣作用嗎？然而夢霞以為是因緣，其實夢霞的因緣，却是還沒有到哩！夢霞在崔宅住了半個月功夫，覺得非常寂寞，天天飽嘗那孤愁滋味，懷着一肚子的牢騷，無處發洩；這才把他的愁情寄託在梨花身上，鬧出『拾花』『葬花』『哭花』這些事實。這一種種的奇情，就介紹了他一種種的奇緣。因為落盡了梨花，那女郎才會在深夜裏獨自一人到來憑弔，才會給夢霞聽見，從此皓月一輪，兩心同照；一夜的相思，便做了百年長恨的媒介。唉！夢霞夢霞！你知道從此你便淪入了苦海了啊！

殘月窺簾，寒風撼壁。那碧紗窗上，映着一個亭亭小影，窗內不時發出一種微微的嘆息聲音。唉！她是誰家的女郎？為什麼這樣夜深還不就寢？却獨自一人坐在室內愁苦呢？那女郎默默地對了銀鐙坐着，一手支着面頰，低垂粉頸，似乎正在想念什麼心事，滿面淚痕，真像帶着雨的梨花，情態非常可憐。『但見淚痕溼，不知心恨誰。』有誰知道女郎的心懷，又有誰聽見女郎的淚水呢？那女郎正是這樣的傷感着，床裏的小孩突然啼哭起來，她便忙用手帕擦乾了淚痕，走近床前哄那小孩，直待那小孩重新輪熟了，她才卸裝就寢。可是她躺下被窩時，那戴紅頭巾的公鷄，已早接一連二在那裏報曉了。

唉！那碧紗窗內的女郎，不就是梨花塚前的女郎嗎？小孩啼哭聲中的女郎，不就是夢霞眼睛裏的女郎嗎？編書人筆底下的女郎，不就是崔父口中所說的梨娘嗎？這梨娘畢竟是誰呢？原來她是白氏的長女，現在做了崔宅的新寡婦，她嫁到崔宅來，前後不過八年，她的丈夫便死了。鬼伯驅人，不分皂白，孀雌對影，無奈昏黃，恨煞那廊檐前的鸚鵡，一聲聲的還在叫着梳頭，再怪那枕頭上鴛鴦，一夜夜的幾會圓過好夢，蹉跎蹉跎的年華，剛剛還只花信，渺渺茫茫的恩愛，突然歇息了風流，傷心啊！那墳上的白楊樹，已經大得好做柱子，閨中的紅粉，却還沒有成灰。梨娘的命這樣薄，梨娘的怨也不知要怨到怎樣地步。她自己也知道菱鏡已是破碎，從今後一輩子只能賦那黃鶯詩的了；誰知空谷中的蘭花，忽然會發出幽香，白駒聲裏居然又是夢霞來了。美人薄命，名士多情，五百年前風流孽冤還沒有了，夢霞不來，梨娘固然十分怨苦，夢霞一來，梨娘的愁恨就更長更多了咧！

青衫舊淚，黃口新聲。夢霞自從寄寓在崔宅後，白天呢，自去自來。夜間呢，獨眠獨坐。幸而梨娘的那個兒子，年齡雖是幼稚，天資却非常聰慧，時哭時笑，呀呀呀呀的學說話，口齒雖還沒有十分清楚，而非姿却非常可愛，又且鑒貌辨色，瞧得出人家的心意。夢霞因為他是沒有

父親的孩子，一發把他愛惜，盡心訓導；就是在十分悲憤的當兒，只要那小孩一到，他就會破涕爲笑，反憂爲喜，從來不會用嚴厲的臉色，兇狠的言語，去警嚇他柔嫩微弱的擔囊。原來夢霞的天性，非常慈祥仁愛，倒也並不是另換一副心腸，對待這崔家的孩子。這孩子乳名叫做鵬郎，夢霞又替他取了一個號叫做霄史，原來要祝頌他日後能夠鵬飛萬里，到天空中翱翔哩！鵬郎初次讀書，一夜就能認幾十個字，夢霞因爲他比平常孩子來得特別聰敏，一發疼愛，常常抱弄他提攜他，簡直是良師而兼慈母。鵬郎却是天真爛漫，動靜自然，夢霞疼愛他，他也對於夢霞依戀不捨，並沒有一點兒怕懼。古時的詩人韋莊有過兩句詩，叫做『曉傍柳陰迎竹馬，夜俛燈影弄先生。』這兩句詩，倒像是替夢霞鵬郎兩人詠的哩！

梨娘年紀輕輕就作了寡婦，眼前只有這個孩子，自然是萬分鍾愛。夢霞初來的當兒，梨娘聽得崔父說：要叫鵬郎跟着夢霞讀書，表面上雖是不敢違拗，心裏却非常擔憂，一則恐怕鵬郎嬌養慣了，只懂得遊戲，不肯讀書；二則恐怕夢霞年紀輕，性子躁，鵬郎不肯聽話，就要把他敲扑責備，強迫他做過於嚴厲的功課，一步步的把他約束，一重重的把他壓制，這樣叫我的愛兒怎樣受的呢？梨娘只願這樣用私心來窺測夢霞，又那裏知道夢霞的對待鵬郎，竟

是出於意料之外，非但不用擔憂，簡直可以萬心放心。每天晚晌，鵬郎到書房中去讀書，梨娘總是皺着眉頭，獨自坐在房中，心裏放不下，便囑咐使婢，暗暗地到書房外面去偷聽。後來才知道夢霞教養兼施，對於鵬郎十分疼愛，簡直像自己兒子一樣。這就很是歡慰，暗暗地敬慕夢霞真是一個君子，性情既是這樣醇厚，學問一定非常豐富，鵬郎能夠得到這樣一位好先生，那就真是幸運哩！後來又想夢霞江湖落魄，現在這樣寄寓在這裏，舉目無親，並沒一個人可以訴說訴說胸中的積憤，他的境遇這樣窮困，委實非常可憐。燈光黯黯，羈絡繚繚，就能把他的少年壯志消磨盡了，他不是人世間的一個傷心人嗎？梨娘這樣愛惜夢霞，夢霞也正在那裏傷痛梨娘，兩口兒的一線愛情，在這時候，就大家怦然欲動了。

『月姊曾看下彩蟾，傾城消息隔重簾。』夢霞雖然和崔家是遠親，連什麼稱呼都不知道；然鵬郎是沒有父親的孩子，夢霞是早就知道了；那麼鵬郎還有母親，夢霞難道會不知道嗎？況且梨娘的名字，早已從崔父口中說過的了；但是夢霞雖然知道有那麼一個梨娘，可是梨娘的年歲，梨娘的容貌，他可不會詳細知道；不過在無意中聽得婢們說：梨娘每日寫了方字教鵬郎識認，有時候做進了刺繡生活，總是拏書本來消遣，也有時候拈起筆來作幾



首詩桌子上積下的詩稿，已是累累盈尺，書架子上堆滿了書籍，都是親手寫着一種一種的牙籤做標誌，琳琅滿目，整理得非常精潔，陳設得非常幽雅，完全不像香閨繡閣。夢霞這才知道梨娘是一位多才女子，她的教養，鵬郎簡直比的上古時候「畫荻教子」的歐陽鄭氏，她的敏慧天資，又和那『才高詠絮』的謝道韞不相上下。可惜多才的女子，老天總是要妬忌，紅顏薄命，古往今來都是一樣，不是在幼年時候，蘊折蘭摧，便是在中年時候，鸞離風拆，月下老人非常荒唐，總是把人家的因緣來錯配。小草有情，可憐獨活，好花無恙，只是將離，像梨娘這樣一個人，很可憐的，真是普天下薄命女子的一個榜樣。夢霞欽慕梨娘的心，越發殷勤，愛憐梨娘的心，就越發誠懇，因慕生戀，因戀成癡，後來居然聽到了窗外，的哭聲，借着月光在窗內偷看，夢霞當時，只道是素娥鬥影，倩女還魂，雖然是來若驚鴻，去如飛燕，然而夢霞心，却早猜定她是梨娘。三生因果，今晚突然遭遇，望着春風洒眼淚，兩口兒同是一樣癡情，對着明月結同心，一見面就成了知己。這樣一來，夢霞就沒有心腸去弔唁那已死的梨花，却又掉過情懷來替梨娘悲痛了。

朗朗的書聲，雙雙的人影，夢霞教鵬郎讀書，每夜限定兩點鐘的時間，一到九點鐘，就

館僮抱他回房，恐怕他要辛苦，從來不肯多延時刻。鵬郎回到房中，梨娘就要向他仔仔細細的質問：今天識幾個字？先生愛你嗎？你有什麼事情使先生生氣嗎？你識字的時候，先生幹什麼事情？還是看書，還字寫字呢？一定要鵬郎一一回答過了，才慢慢地替他脫去衣服鞋襪，抱他上床就寢。唉！可憐一個孀婦，竟能這樣的教養孤兒。明月已照進了空闌，她還是淒淒涼涼的不能安睡，總是湊着燈下做些針線，消遣這漫漫的長夜。鵬郎却是呼呼熟睡，有時候還說着夢話，不住的叫着媽媽，好似催促梨娘快些去睡，梨娘聽他那樣一喊，就會頓時觸起愁緒，悲悲切切流下淚水來了。

一天晚晌，鵬郎很高興的告訴梨娘道：媽媽！今天先生一發歡喜我了；抱着我坐在他的懷內，握了我的手，吻我的面頰，問我能不能離開了媽媽，去陪他同睡；又說他這幾天獨自一人睡了，只是睡不穩，非常難受，還問我可知道不知道梨娘聽鵬郎這樣一說，腦海裏頓時翻起一陣恨海的波濤，心窩裏也感到一種劇烈的奇熱，默默無言，只是長嘆，心想現在這個時代，人情薄得像浮雲一樣，寡婦孤兒，總是給人家瞧不起，受人家白眼，難得夢霞竟是這樣多情，竟是這樣熱腸，教養我的愛兒，真可算得無微不至。從此梨娘非但敬慕夢霞，甚至於感激

涕零而不能自己。

錦上添花，雪中送炭，炎涼世態，到處都是一樣。一個人不幸而拋棄了家鄉，到外邊去做旅客，舟車勞頓，行李蕭條，客館燈昏，形影相弔，除了自己一身之外，更有誰來相親相暱？好比是寄生草一樣，本來危根孤植，再是沒有人護持灌溉，叫它怎麼不要憔悴而死呢？！草草勞人，頻驚駒影，飄飄遊子，未遂烏私，他方的景物，一觸到眼簾就會傷心，浮雲似的人情，必須親自嘗過了，方才知道澆薄，客館裏面的一盞孤燈，一張牀鋪，淒淒冷冷，有誰來關心你的寒暖，又有誰來當心你的飲食。這樣苦楚的况味，只要在外邊作客的人，就沒有一個不要親歷身受。可是現在的夢霞呢？雖然也在蓉湖作客，然而他却獨占旅居的幸福，獨得主人的優待，賓至如歸，一些兒也受不到苦楚，幾乎忘了自己是在客中，白天呢，有崔父陪他閒談，晚晌呢，有鵬郎伴他熱鬧，衣服骯髒了，有婢媪替他洗滌，地下污穢了，有館僮替他洒掃，服侍的非常週到，飲食又非常精潔，就是在自己家中，恐怕也沒有這樣舒服。夢霞明知道這樣的優禮相待，完全是出於梨娘的心意，所以對於鵬郎也更是盡心竭力的教授。有時候也在鵬郎面前，稍微露一點感激梨娘的意思，說幾句感謝的話兒。鵬郎畢竟還是個小孩子，總是歡喜學舌，

只要一聽到夢霞有什麼話兒，便要進去告訴母親。唉！閨中少婦，闔外書生，兩口兒，雖還不會見過一面，雖還不會接過一句說話，然而惺惺相惜，早已兩心相印的了。

夢霞每天一早就上學校，一到夜就回家，只有星期一天可以休息，他在庭中葬花的那一天，恰好也是星期日，所以能夠整整的優遊了一天。又且就在這天晚上，偷偷地見到了梨娘一面，這樣不期而遇的見面，想必是天賜的因緣。梨娘那天到園中的時候，正是月明人靜，萬籟無聲，料想夢霞一定已經睡熟的了。要想在園中找一片凋殘的梨花花瓣，可是連一點影子都沒有，再看那埋葬梨花的香塚，一坯黃土還沒有乾，那碑上的情詞，悽惻纏綿，竟能使人墜淚。梨娘在這個當兒，要弔唁梨花嗎？然而想到自己的命辰，更比梨花要薄上十倍，自己弔唁自己也是來不及，梨花倒還遇着了。一個多情的夢霞，開放的時候，有夢霞保護它，凋殘的時候，有霞夢埋葬它，將梨花來和自己一比，那就正有天淵之別了。唉！潦潦草草的因緣，過去的事情，而今不過空留了一個影象，悠悠忽忽的歲月，這一輩子，恐怕再不會有歡樂的日子，除却了天空中的明月，那裏還有第二個知心的人，就使女媧氏重生人間，恐怕也沒有補救情天的法術，怨恨像韶光一樣的增添，愁愁苦苦，最容易催人衰老，像我這樣的人，難道還

能夠在人世間長久生存嗎？梨娘這樣前前後後的一想，頓時柔腸寸斷，一陣心酸，淚水止不住往下直流。不知不覺的就放聲大哭。這一來，就把夢霞從睡夢中警醒過來，居然給他瞧見了梨花的真影。可是夢霞雖然瞥見了梨娘，梨娘却並不會瞧見夢霞；不過夢霞是一個多情的人，梨娘却早已知道，而且對於他是萬分的感激脈脈兩情，暗中吸引。這時候梨娘的一哭，就是夢霞相思的起點。

從此以後，夢霞的耳朵，便變成了一個「蓄音器」，只要側着耳朵一聽，就能夠恍恍惚惚地聽見梨娘的哭聲，嗚嗚咽咽，嚶嚶呼呼，一片都是這樣的聲浪。夢霞的眼睛，竟變成了一隻「攝影箱」，只要閉着眼睛一想，就能夠隱隱約約地瞧見梨娘的影兒，娉娉婷婷，齊齊整整，滿眼都是這樣的幻影。到了次日，夢霞有意把昨天晚上瞧見梨娘的話兒，告訴鵬郎，並且對鵬郎說：『人美於玉，命薄於花，又多情，又傷情。』這四句話兒，你可牢牢記住，回去告訴你母親，只說是我贈給他的。鵬郎聽了夢霞的話兒，自然一口答應，讀罷了書回房，便將夢霞所說話兒，一字不易的告訴了梨娘。這個當兒，梨娘恰好在對鏡自照，聽得鵬郎那樣一說，頓時又驚又悲，又嘆又泣，用手支着香腮，不住的點頭，神志模糊一顆芳心，竟是亂得像亂絲一樣。

至於那位夢霞呢！竟和此時的梨娘，同是一般光景，他想話兒是冒冒失失的說出去了，但恐梨娘不願意聽這個說話，也許惱怒起來，這却怎麼好呢？他這樣一想，心裏就非常懊悔，覺得自己太冒失，惴惴不安的擔着憂心，一夜沒有睡得穩。唉！這一夜的梨娘，又是怎樣情形？原來和夢霞一樣，也是一夜不會睡得穩啊！

## 第四章 詩媒

古人說的，『得一知己，可以無恨。』照這兩句話兒看來，可見得一個人要得一個知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什麼叫做知己呢？就是兩心相照，我知道他的心，他也知道我的心，從這上頭發生情感，結為知己。那就無論遇到什麼窮困的境地，甚至於有生死關係的事情，兩下的心志也不會變移，只要一句話兒說定了，一輩子也不會改動，所以要得一個真心的知己，是非常為難的，尤其是在窮途落魄的時候，這個知己就更是難求。再是那文人，藏着一肚子骯髒不平的悶氣，懷才不遇，英雄無用武之地，一年到頭奔波飄蕩，境遇既是非常窮困，情懷自然萬分抑鬱，滿肚子都是牢騷，自己可憐自己的大好頭顱，看着人家趾高氣揚，自己却

是假寒憔悴，給那些沒有知識的凡夫俗子瞧不起，到處受人家白眼相待，茫茫人海，再也找不到一個相知的人。弄得萬分無奈，只好到婦女們當中去求知。幸而有那癡心女子，慧眼佳人，紅粉憐才，青娥解意。那無雙國士，便向羅裙低頭，絕世美人，對着菱鏡自傷，名士恰好在沉淪的當兒，美人又是左墮落的時候，於是你既憐我，我也愛你，兩口兒同命同心，結爲知己，這就像侯朝宗的鍾情李香君，韋癡珠的傾心劉秋痕。現在夢霞的對於梨娘，也就是這個樣子。不過侯朝宗和韋癡珠兩人，他們是遨遊勝地，遇着的曲院嬌娃，夢霞呢，却是在流落異鄉的當兒，遇到的孀閨怨婦，這時的情景，就一發覺得使人迷戀，兩口兒一樣的淒涼寂寞，一樣的相惜相憐，所以夢霞對於梨娘的鍾情，傾心，比了侯朝宗、韋癡珠的對於李、劉二人，要更增十倍咧。

傷別傷春，我倒像是杜牧之，多愁多病，她却像是崔鶯鶯。夢霞初次在月下見到梨娘，雖是在窗內偷窺，然而梨娘却似乎有些知道，夢霞對於梨娘不能忘情，梨娘對於夢霞，又怎能忘懷呢。他倆既是這樣，兩下不能忘懷，那麼就應該想出法兒來，兩下通情，爲什麼又各自這樣默默無言呢？原來他們兩人在這時候，雖是愛苗怒苗，情思勃發，可是他倆的心裏，却還各

自存，有徘徊顧忌的態，度夢霞要想和梨娘通信，又恐怕自己是有意，她倒是無心，怎好冒冒失失的去唐突玉人。梨娘要想和夢霞通信，又恐怕給人家知道了，犯着嫌疑，所以兩口子都是心旌搖搖，大家把持不定，一縷縷的情絲，把他倆牢牢縛定，香閣內的人影，孤館裏面的書聲，又像接近，又像遠，真有咫尺天涯的感慨。月宮可以登臨，必須借了吳剛的斧頭，仙山就在眼前，誰肯助我主動的一帆順風，好像顛倒吃甘蔗一樣，一時間還嘗不到甜味，瓜熟自然蒂落，一切事情，只聽其自然。照這樣的情形看來，他倆要由離而合，由淺而深，一直到如膠如漆，難解難分，必須再大力的費上一番功夫，啊，就使他倆此時，大家要一通情愫，那麼既沒有賣梨嫗，又沒有蠅帚奴，除了一枝秃筆外，更還有誰來替他們擔負這個介紹的責任呢？

悽淡的夕陽，蒼茫的暮靄，野風吹入衣袖，雜花都在那裏彫落，要瞧瞧那一座大好的春山，可惜時候已是不早，一片片天空中的閒雲，已是渡澗歸去，流水上面有一座小橋，那山的影子倒映在清波之中，風曲流動，表演出一種奇的景象，一縷縷的炊烟，從那茅屋頂上升騰而出，天空中盤旋繞繞，現出一種回環交互的紋影，那山下和水邊下，有那樵柴的老叟，牧牛的小童，一壁走路，一壁唱着歌曲，一聲聲的好似在那裏互相問答來來往往，點綴着那



座山林，使他不致寂寞，小橋旁邊有幾株老樹，杆杆杈杈好似畫圖一樣，一隻隻歸巢的鳥鴉，零亂縱橫，一片都是啞啞啞啞的聲音，似乎告訴人們天寒日暮，可以回去了！使人聽了自會心動，這就是一幅絕妙的鄉村晚景圖畫。咧過橋向西，就見竹籬之內，有一所很雅緻的小建築，風景很是清幽，這就是崔宅後園的房屋，粉壁上的兩扇柴門，整日價只是虛掩着，門內有一片小小的園子，種着金雞納，這園子可穿這門園又是。所精，原來就是夢霞住的那個書齋。在這時候有一個人在那木橋下面，蹣跚涼涼的獨自走着，因為脚步走的很急，那路旁的樹枝被風吹動時常碰着那人的帽簷，那人見屋子已在面前，便很高興的走得一發上勁，這是誰呢？這不是夢霞嗎？夢霞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原來是從學校裏下課回來，但不知他幹嗎要那樣脚步匆促，又是那樣神情惶急，對於那些亂烟啼鳥，很好的晚景，他却一點兒不顧呢？原來他一天到晚忙着教務，到了這個時候，要緊休息，再加上他担着滿肚子的心事，那重重叠叠的情思，一心只在梨娘身上，所以無論如何美麗的景物，他都不願意賞鑒，倒還是去獨坐在書齋裏面，翻翻書籍，瞧瞧圖史，都還能夠消去一點閒愁，那路旁的野花開草，又怎麼能夠移動他的心腸，而改變他的思想呢？

夢霞到了書齋前面，推進門去一看，一個人都沒有，連叫了幾聲書僮，也不見答應。平  
夢霞出外，門兒一定要鎖起來，鑰匙歸那書僮執管。可是今天夢霞回來，門兒却早已開着也  
不知是什麼緣故。夢霞當時躡躡嚙嚙的走入室內，突然瞧到桌上的書本，已是稍稍移動了  
所在，心裏不由得暗暗驚訝，仔細把那書本一檢點，別的一樣不少，單是自己從前做的『石  
頭記影事詩』那本詩稿，却已不翼而飛，再向別處細細一尋，那裏還有影踪。偶一低頭，忽然  
瞥見地下有一朵鮮花，拾起來一看，乃是一朵茶蘼，香味還很是馥郁，仔細一看，那花蒂上已  
經用簪兒戳了一個小孔。這才恍然大悟，料定進這屋子來的人，一定是梨娘，梨娘懂得詩詞，  
所以把我的詩稿拿了去了。但不知她遺下這朵蘼花，還是無心的呢？還是有意的是有意呢？  
的夢霞，一半是驚喜，一半是猜疑，一陣心血來潮，頓時又添了一重魔障。

天光漸漸黑黯下來，燈影如豆，夢霞拈着那朵茶蘼花，正在凝神冥想，那書僮忽然走了  
進來。夢霞便向他問道：「你不在這裏，你到什麼地方去的？」前前後後都沒有，你幹嗎不把門  
兒管好？倘若有竊賊進來行竊，豈不給他偷個精光嗎？況且我出門的時候，是上了鎖才走，這  
鑰匙是交給你的！現在這門兒畢竟是誰開的呢？」書僮答道：「今天吃過午飯以後，主人差我上

城買東西，我便將鑰匙交給了秋兒。我臨走的時候，門兒還是好好的鎖着，後來誰來開啓，我可完全不知道。咧，夢霞又問道：秋兒是誰？書僮道：秋兒是梨夫人身邊的一個使婢。夢霞聽了，默不則聲。過了片刻，便揮着手叫書僮退出。書僮走了沒多幾步，夢霞又叫他回來，囑咐他道：你去是去，可別將這些話兒去和秋兒多說。書僮假意兒答應了，退到外面，就在廊下碰着了秋兒，便向她問道：鑰匙呢？誰去把書齋的門兒開了？秋兒道：鑰匙是夫人拏去的，誰去開的門兒，我可不知道，恐怕是夫人自己吧！書僮聽了這話，便將夢霞所說的話兒一一告訴了秋兒，却叮囑她不要去告訴夫。秋兒很是慧黠，便也假意答應了。回到房中，却將書僮所說的話兒，從頭至尾一齊告訴了梨娘。這時候的梨娘，正是獨坐窗前，在燈下看夢霞的詩稿，低低兒在那裏吟哦。突然聽得秋兒一說，不由得暗暗驚愕。原來梨娘恐怕夢霞不見了詩稿，要向書僮追究，因而特地留下那朵茶蘼花，好讓夢霞知道這詩稿是自己所取，不致向誰聲張出來。再也想不到夢霞依舊會去盤詰書僮，又不知道他會否將失却詩稿的話兒對書僮說起。要是他對書僮說了，書僮再告訴秋兒，這還沒有什麼了不得。萬一這件事情傳到了阿翁的耳朵裏，這就怎麼好呢？這件事兒我做得差極了，我還只道他是個解人哩。又那裏知道他竟是

一個蠢漢呢。梨娘這樣一想，因愛生惱，因惱生悔，因悔生懼，腦海裏的思潮，頓時一上一下的起伏不定，柔腸幾乎要寸寸而斷。攏了稿卷，背著燈元，沉吟了好一會，忽然又轉上一個念頭道：這件事兒，是我自擔了，如果夢霞是一個真正多情的人，那麼他一見了花，就能明白，決不致於曾向書僮多說當下，便又問秋兒道：書僮還有什麼別的話兒對你說嗎？秋兒搖頭答道：沒有。梨娘這才放下一塊石頭，立刻把惱恨夢霞的念頭，完全打滅了。也像夢霞叮囑書僮一樣的叮囑秋兒道：從今以後，你別再去和書僮多說多話，你要不聽，我就要把你重重責罰，決不寬宥。秋兒聽了，連連點頭答應。

一杯苦茗，半爐殘香，孤館裏面的生涯，不過是這樣罷了！這時候月光已是映上了紗窗，夢霞坐在燈下守着，一會兒，鵬兒捧着書本到來，夢霞讓他讀罷了書，便拏出一封信來交給他道：這封信，你帶回去給你母親，你再對她說：『石頭遺恨，叫她償的咧！』鵬兒不明白這兩句話兒是什麼意思，便把牠牢牢記住，帶着信回去告訴梨娘。梨娘忽然接了夢霞的一封信，喜出望外。一耳聽兩面語，神會箇中人。於是拔下簪兒，將信打開，湊到燈下，細細展誦，信上是這樣寫着：

不幸的夢霞，這幾年的命運很是偃蹇，自從三月裏離開了家門，便度那曉風殘月的生活，獨自一人到了蓉湖。多承老丈不棄庸材，貿然的命我教令郎讀書，使我有了一枝之棲，寶主盡歡。至今已有了二十多天了！我受了你們這樣厚恩，朝夜思量，還沒有一點報答。可是你們這幾天却更是待得我客氣了！這真使我萬分感激，到死也忘不了。的後來聽得侍婢說：夫人非常賢德，並且非常有才情，只可惜命辰也是很薄。現在爲了愛子的原故，這樣的好待我，並且可憐我是個孤身的旅客，樣樣事情都要你關心，像我這樣一個人，偏偏承你青睞，我知道你的淚痕，是常常溼透襟袖。『淒涼閨中月』菱鏡是早破碎了，『惆悵鏡中人』空自懷着那贈珠的想望，顧影自憐，和我一樣的寥落，就是到了大海裏能夠揚起塵土來的時候，這飄零的債，恐怕還是償不清。咧！明月雖是有心，然而照的只是清夢，落花不會言語，摸去全是空枝，咫尺蓬山，尙少相見一面的因緣，千金魔劫，何處去尋覓三生石上的因果。唉！哭花的心事，兩人一樣的癡情，恨石因緣，來生重圓。你夢，我本來是一個恨人，又碰了許多恨事，你正是一個怨女，自然應該有怨恨的思想。前晚我曾見你在沉寂的空庭裏面啼哭，今天又承蒙你到我淒涼的孤館中來，那詩稿

裏面完全是殘夢的遺恨，你竟把它取去了，地上的遺花留下芬芳，使我自會觀物相思。個中消息，一線牽連，就裏機關，十分參透，從今後臨風淚滿，閒愁同戴一天，對月興懷，照恨不分兩地，一寸心香，甘心低拜嬋娟，三升墨淚，還淚好償冤孽，別說老嫗聰明，容易找到解事的人，要知美人遲暮，更難遇到知己。我自己雖是個沒有才情的人，然而我却時時刻刻存着憐才的心念，你是那樣子命薄，傷痛的詩詞一定很多，浩浩蕩蕩的流水，濯不盡詞人的舊恨，一朵朵的彩雲，常願你能夠把絕妙好辭寄來，假使你有信給我，我就一定把它什襲珍藏，你可放心，我決不向誰洩漏一點消息。我這封信是匆匆忙忙寫成功的，很慚愧不能像李太白的倚馬萬言，然而把酒來澆醒了我的愁腸，那麼還能夠應付那丁娘的十索。今日告訴你一點心事，桃箋先飛了，你的妝台，日後可否許我上你的繡閣，和你面談，請你告訴我，祝你康健。恨人夢霞拜上。

梨娘看罷了信，一時間又驚又喜，臉上微微地罩上一陣紅暈，一半是含羞，一半又微微地有些着惱。起先，拿着信只管癡想，後來又放開了信不住的長嘆，最後又對着信突然的落下淚，柔腸九轉，熱血四飛，一寸寸的心灰，本來早已死盡，可是現在又頓時燃燒起來，一重重的

情幕揭了開來，可是一會兒又障閉上了。梨娘在這時候，重新剔亮了蘭鏡，展開菱鏡，對着自己的影兒，一壁吞泣；一壁說道：鏡子裏面的人啊！你不是梨娘的影子嗎？怎麼你這樣的孤孤單單，而不成雙呢？這鏡子既不是昏黑無光，那又爲什麼不放出團團圓圓的光彩來呢？爲什麼要留着這樣一個愁容苦臉，獨自坐在這個畫眉窗下呢？唉！梨娘：你有了這樣的美貌，爲什麼又是這樣的薄命？你有了才情，不過使你多添幾重愁恨！『貌麗於花，命輕若絮。才清比水，恨重如山。』從今後，你對着寂寂的窗紗，恐怕是不會再有展開眉峯的日子了；過着悠悠的歲月，只能永遠在吞聲飲泣中度生活的了！你自己這樣就誤了，難道還是不足？現在再要去就誤別人嗎？罷了！罷了！你可知道情絲一縛，就要永遠不能解脫嗎？你可知道一入情海，就要永遠不能再起嗎？像你這樣的飛絮殘生，已經墮落了這許多時候了！何必再去牽惹游絲，靠着那一線游絲的力量，強要做冲天的想望；不幸而遇着那惡勢力的罡風，一陣陣的孽雨，極力顛播，盡情掀騰，恐怕不消半天，就要自己不能做主，悠悠蕩蕩的向空中一陣亂飄，飄去沒有歸宿，到了這個詩候，又何堪設想呢？梨娘這樣一想，頓時心灰意冷，暗想還是趁早息滅了這一點情火，斷絕了這一點情根，竭力向解脫的路上走去，劈開了愁恨關頭，獨自過那

淒涼生活，懸崖勒馬，不要再自尋煩惱，一向已經給老天作弄的夠了，現在怎麼還好自己再作弄自己呢？難道還不知道因緣越好，老天也就越發妬忌得厲害，愛情愈深，魔劫也就一發沉重嗎？梨娘這樣前前後後的一想，方始收乾了淚痕，展開了愁眉，按着鏡子長嘆了一聲，低着頭，背着銀鐙坐了一會，忽然心如止水，風平浪靜，腦海中頓時消滅了夢霞兩個字。看官們，梨娘這樣一來，是不是就此撒手了嗎？啊！那是不會的，梨娘要真是從此撒手，在下這部玉梨魂也就做不下去了，事實沒有這樣簡單的。原來梨娘在這個時候，雖是一時參透萬念俱消，一塵不染，可是沒有經過多久時間，她的一顆心，就又像微波一樣的蕩漾起來，腦海中頓時翻騰顛播，不能自持，情懷撩亂，更比剛才來得厲害。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她樣樣都能拋得開，只有憐才的一個念頭，却時時刻刻在芳心中盤旋，無論如何也消滅不盡，拋撒不開。所以會一忽兒心死，一忽兒又心活，一忽兒收，一忽兒放，這樣把持不定，沒多一會功夫，腦海中起了無數的變幻影象，這在梨娘自己也有些弄不明白哩！真是前生的冤孽啊！

## 第五章 芳訊



一點情愛牽引，萬重愁恨齊集，梨娘看了夢霞的信，一忽兒悲傷，一忽兒歡喜，一忽兒覺悟，一忽兒着迷，心煩意亂，不知如何是好，梨娘爲什麼要這樣自討苦吃呢？這並不是梨娘要自討苦吃啊！這是夢霞害她的咧！夢霞這樣的害了梨娘，他自己也不是不受苦楚，他剛才把信交給鵬郎，鵬郎擎着他的信回進裏面去的時候，夢霞眼睜睜的看着鵬郎回出來，他的魂靈也就跟着鵬郎一直到了裏面，他的心頭是不住的亂跳，好似掐去了頭的蒼蠅一樣，戰戰兢兢地又像待審的囚犯，沒有判決罪名，還不知道是死是活，一會兒像木鷄一樣的去，呆立在窗前，一會兒又像老僧入定似的去坐在椅子上，一會兒又像轉磨似的沿着屋子亂轉，一顆心却是一門心思的注意在鵬郎擎去的那封信上，猜想梨娘接到了自己的那封信，還不知是吃驚，還不知是狐疑，等得看了信之後，還不知是惱怒呢？還不知是欣喜，如果她是惱怒的話，那麼這時候一定已經把我的信扔在地上，甚至於投入火中把它燒了，如果她是欣喜的話，那麼她看了信中的說話，一定要想到信中的人，體會信中的用意，一定說我是個解人，是個知己，一封有情的信，這時候一定掉下了有情人許多的眼淚，一層層把字裏行間一齊濕透了，夢霞這樣一忽兒一個念頭，一時發作，一時又消滅，好像那朝露閃電，頃刻變幻

然而這時候的梨娘，畢竟是欣喜，還是惱怒？夢霞又何嘗猜測得定。可是仔細想來，夢霞又何嘗不可預先決定呢？因為梨娘既然曾把他的詩稿拏去，就可見得梨娘並不是無情於他。夢霞的信恰好在這個時候乘機而入，結果一定是良好。夢霞也儘可不必胡思亂想，恐怕那封信不生效力。咧然而夢霞在這時候，已經給一縷情絲，牢牢縛定，神經完全失去了作用，所以會那樣惶恐萬狀，徬徨不定，疑懼交加。這一夜的夢魂顛倒，夢霞也覺得生平從來不曾有過這種現象，一夜五更天，真好似過了五重難關咧！

第二天，夢霞守校中功課一完畢就回家，比平日要早上一兩點鐘。崔宅的人，都是不知道他的心事，只覺得他似乎和平日稍為有一些兩樣罷了！又那裏知道夢霞是一心一意的紀罪着昨天那封書信，急急乎要望梨娘有回信到來。公事辦完了，還有私事要辦，所以他這樣急匆匆的回家，再也不肯在外面多耽延了。他當時回進了書齋，坐立不安的守候着，只有好消息到來，眼睜睜地看着那太陽落山，看着那月兒東升，心裏是急極了，眼睛也望穿了，望總算鵬郎來了。這時候的夢霞，又頓時換了一種怵離替亂的情形，好像那已經判了死刑的囚犯，上了斷頭台，只要在五分鐘裏面就要解決了。

重盆魚中素。幽絨手自開。斜紅餘淚迹。知着臉邊來。鵬郎慢慢地走到夢霞面前，手裏緊緊地捧着一樣狹而長的東西。這東西直刺進夢霞的饑眼之內，這是什麼東西呢？原來就是夢霞盼望了一日一夜的一點好消息。夢霞這時候的歡喜，簡直難以形容。鵬郎將手上一封信交給夢霞，夢霞歡喜的幾乎要發狂，可是他還偏偏要強自鎮定，放出一種十分鎮靜的態度來接這封信，他也明知信內的消息，一定不惡，用不着急急乎拆開來看，當時便將那封信往桌子上一放，一面教鵬郎讀書，似乎對於這封信，並不十分注意。一直等鵬郎讀好了書，讓他先睡了，然後拆開那封信來觀看。

你的信一來，頓使紅燈沒有了顏色，我把它捧讀過了，覺得情文雖濃豔，哀感也是很深，茫茫的人海，寂寂的春閨，你却居然能夠想到我這個薄命人，寫這封信來安慰我的淒涼寂寞，這真是我的僥幸啊！然而仔細想來，又未嘗不是我的大不幸哩！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我自離母胎，便把前世裏的愁恨帶了來，稍微認識了幾個字，便遭老天的妬忌，翠微宮裏面，永遠吹不到春風，燕子樓中間，只能獨看那秋月。『自古紅顏都薄命』，一個個都逃不出範圍，有才情的人，境遇一定是非常窮困，容貌美麗的人，命運一定是十

乖舛人世間有些才貌的女子，個個都是這樣，反正也不獨是我梨影一人如此啊！可是  
一個人遇到了不幸的事情，只要能夠退一步着想，就自然會心平氣和我呢。天生的長  
着幾分姿色，又稍微的有一些兒慧根，這正合上了薄命女子的一個。能夠不墮落風塵，  
做那沒有主人的落梨，隨風飄蕩的飛絮，已經要算不幸中的大幸了！現在呢，獨自一人  
守着空閨，孤苦伶仃，對着鏡子而展不開眉峯，撫着枕頭而不能成夢，窗前的鸚鵡，既是  
沒有話兒和我說，池邊的鴛鴦，又分明在那裏笑我，這樣的滋味，委實難受。然而我仔細  
一想，似乎這個煩惱還是自己找來受的，老天爺不來重重的責罰，我不給我受墮落的  
苦楚，這個恩德已是厚極了，怎麼還好怨呢？再想那個多才多情的林黛玉，遇着了一個  
獨一無二的情種賈寶玉，兩口兒深憐痛惜，難解難分，但是兩下的情意正在濃烈的時  
候，突然中了別人的奸計，一下子就把林黛玉氣死了，人歸離恨之天，月冷埋香之塚，眼  
淚眼還沒有償清，香魂却先已消滅了，人天恨重，生死情空，有了那樣好的因緣，還遭逢  
這樣慘酷的結果，我梨影是何等樣人，再敢怨恨自己命薄嗎？假使我是想不透，也像林  
黛玉一樣怨恨愁苦，自己摧殘，想到眼前的孤另，感到日後的艱難，整日價的愁悶縈心，

淚水不乾；那麼自暴自棄病魔就要乘機降臨；你想像我這樣的孱軀弱質，能夠經得起多少時候的消磨，恐怕不消幾時就要弄的形銷骨立，魂弱遊絲，恩情一斷，性命也隨着同時而斷。從此長埋黃土，做人苦而做鬼更是苦了，所以我平日自悲自憐，也會自譬自解。啊！前幾天你到了這裏，瞧在習誼上面不嫌我們簡慢，居然肯教授我兒子讀書，真是我那鵬兒的無窮幸福。但是我呢？始終還不會見你一面，自己慚愧，只能稍微認識幾個字，怎麼稱得起詠絮之才？倒是我聽見你才豐富，心裏非常欽慕。後來在園中看見了花塚上的碑文，又在燈下讀了你的詩稿，一發知道你是一個多情種子，才想像雲一樣，的綿綿不斷。我簡直當你是怡紅公子的後身。從古以來的詩人，都是情種，名士沒有一個不風流，像你這樣多才多情的人，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能受人欽佩。爲什麼要到這個斷腸地方，殷殷勤勤的來顧念我這個未亡人呢？你的來信，纏綿悱惻，藏着無數深情。我雖然愚鈍，怎麼不知道感激。然而自己知道恩情已經成了劫灰，福命又是這樣乖薄。回想從前的情景，真似做了一場春夢。鏡子破了，怎麼再能重圓；玉釵斷了，怎麼再能接合。現在我的心已經成了一口古井，何必再使它重生波浪，自取覆敗。況且像我這樣薄

命的身子，我是實在不願意拖累你啊！前世的福命，既然沒有雙修，來世的因緣，現在何妨先種，只要大家有心，那麼上窮碧落下及黃泉，總能夠有見面的一日，我和你大家去要求月下老人，請他預先把我倆來生的因緣，在婚姻簿上注定了，償我們今生的癡願，我並不是一個無情的人，怎敢辜負你的恩情，不把你當做知己看待呢？但恐怕一惹情絲，就要難於解脫，到後來要受無窮的困苦，要受無窮的恐怖，更要討無窮的煩惱，只落得青衫淚濕，紅粉香消。到這時候，非但是我的不幸，就是你也幸的，啊！至於你要看我的詩稿，我雖然稍微懂得一些兒吟哦，然而沒有淮門徑，繡餘筆墨，細若蟲吟，給你看了，一定會發笑。可是我知道你是一位愛才如命的人，如果能夠不嫌我愚蠢，那麼我情願做你的女弟子，拜你做先生，典質了簪珥做進見之禮，從今後滌硯洗筆，都歸我來担任，也許不會顛倒捧着書本，貽笑大雅，這件事我是十分情願，料想你也不至於拒絕的吧！我的一點苦衷，完全告訴了你了，至於這信上是淚點還是墨花，連我自己也——從分辯，請你自己詳察吧！

梨影謹白

在下寫到這裏，發生了一種疑問，諸君試掩卷一想，夢霞了梨娘的這封信，應當要發

生何種感想，夢霞昨天的信上，完全是一片深情，梨娘今天的這封復信，似乎有情，又似乎沒有情，她的愁怨不深而自深，她的言詞不嚴而自嚴，暗地裏已經存着謝絕的意思，要是在別人眼光裏看來，夢霞看了這封信，一定要怨恨梨娘薄情，而萬分失望的了！誰知梨娘並不是卓文君一類，夢霞也不是司馬相如一流人物，他倆的兩心相照，完全高尚純潔的情愛作用，並不注重在肉慾方面，夢霞寫信給梨娘，並不是要想法去挑剔梨娘，却全是爲了欽慕她的才情，悲傷她的薄命，同時又從梨娘身上，想到自己竟和她一樣的薄命，一樣的可憐可悲，一樣的飄流淪落，所以有許多話兒不能不對梨娘一說。至於梨娘的復信呢，和夢霞正是一樣的意思，夢霞的心思，梨娘早已瞧個透明，所以披肝瀝胆，盡情相吐，把自己的愁腸苦衷，一齊告訴了他，這才是真真實實的兩心相印，梨娘一定要這樣的對待夢霞，才可算得夢霞的真知己！假使不是這樣，那麼稗官野史，正似汗牛充棟，佳人才子，幾乎千篇一律，何況夢霞是一個寄寓的旅客，而打着尋芳的念頭，梨娘是一個少年的孀婦，而動了懷春的心念，假使他倆也像別的曠夫怨女一樣，幹出那些偷偷摸摸的行爲，那麼豈不要給人家傳爲笑柄嗎？在下雖是不文，決不敢寫這樣的穢褻事情，沾污我寶貴的筆墨，且要開罪於閱者諸君啊！這就

是在下編這部書的宗旨；看這部玉梨魂的人，對於這一種意義，大家都不能不明白的咧！

夢霞和梨娘倆的交往，既是這樣；那麼夢霞這時候看了梨娘的復信，他的感想畢竟怎樣呢？看官原來夢霞看了梨娘的信，正和梨娘看了他的信一樣；起先是捧着信只管癡想，後來又扔開了信不住的長嘆，最後竟對着信撲簌簌地淌起眼淚來了。原來夢霞明知梨娘不是一個薄情的人，信上的言語，借着達觀而暗寓怨恨，宛轉纏綿，哀感淒涼，在那字裏行間，處處流露出依戀自己的真誠來；甚至於要斷情割愛，和自己結再世的因緣，執經問字，做自己的女弟子，表面上看來，似乎是薄情，然而函子上的感情越是淡薄，心裏的情愛就一發深重。從此夢霞便一發忘不了梨娘。梨娘呢，也和夢霞一樣，雖然竭力要想法逐情魔，可是那裏還做得，到夢霞免不了已經給情絲牢牢縛定，可是梨娘又怎能免得了呢？唉！可憐的身世，從今後怕看那池邊的鴛鴦，好好的因緣，誰知道結果竟成了木石。普天下的多情男女，能不同聲一哭嗎？

書面上的好消息，深喜已從天外飛來，只是梨娘的情影，却還依舊未能覲面一見。第二天，夢霞從學校裏回家，快要走近崔宅，遠遠地瞥見那屋子後面，似乎有一個人影，靠定門框



站着；衣光鬢影，和那籬花牆草，互相掩映，神情態度，很有些兒像梨娘，『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梨娘是在那裏守候誰嗎？夢霞這樣一壁想，一壁走近門前，可是芳踪已杳，玉人已是不見，一點痕跡都沒有了，但見遠山含着愁恨，溪水瀉着鬱抑，一輪夕陽，黯淡得沒有了光輝。夢霞呆立了一會，暗想我這樣的呆呆地站着幹嗎？還是回進書齋，依舊去幹那客窗生活。一壁想，一壁便向裏走去。可是他一進門，便突然瞧見桌子上的花瓶裏，插上一朵鮮花，連忙折近跟前一看，那花似乎向着自己含笑，那鮮豔的顏色，使人見了目眩神迷。夢霞好生詫異，暗想這朵鮮花，一定是梨娘送來給我的，但不知她送我這朵花兒，畢竟是什麼意思？再看那花兒的形狀，酷似喇叭，顏色却比胭脂還要嬌豔，嫵媚之中，又帶一點兒驕貴的氣象，似乎有些咄咄逼人。夢霞對於這個花兒，似乎在什麼地方見過，可是一時却想不起這花叫什麼名兒。過了一會，鵬郎來了，夢霞便向他詢問。鵬郎道：『這就是及第花啊！我們後院子裏，分左右栽着兩株，今年開花很多，先生要是歡喜這花，可叫秋兒去多折幾枝來，這是沒有什麼希罕的。』夢霞搖頭道：『有一枝供養供養已是夠了，我也不十分愛它。』鵬郎也就不再多說。夢霞暗想：這花名兒叫及第，梨娘把這及第花來贈給我，那是她一定具有深意。想到這，不覺突然動了十

年之前應試不售，而今只落得要這樣淹滯淪落。夢霞這一想，舊恨新愁，兜的一齊上了心頭，覺得萬分難受。就在這時候，又突然瞥見硯盒下面露出一尖紙角，墨痕隱現，似乎還寫的不久，連忙取起一看，原來是一首小詞。

鷓鴣天 (偶感)

罵煞東風總不知。葬花心事果然癡。偶攜短笛花間立。魂斷斜陽欲盡時。  
情切切。  
絲絲斷腸人寫斷腸詞。落花有恨隨流水。明月無情照素帷。

## 第六章 別秦

小字簪花，清詞夏玉。夢霞將梨娘的詩詞，反覆捧誦，接連讀了好幾遍，不覺悲從中來，喟然長嘆了一聲道：唉！佳人難得，造物不仁。有了這樣的才情，却又叫她生着這樣一個薄命！夢霞一樣一想，心裏好不難受，要想用酒來澆這個塊壘，可是夜深人靜，又沒有地方去取酒，沒奈何，只得借重禿筆一掃，於是流着淚水磨好了墨，很快的做了八首詩。

病也懨懨夢也迢。啼鴛何事苦相招。多情似說春將去。一樹殘香半已銷。

深情縷縷暗中傳。佇立無言夕照邊。對面如何更遠。思量近只在心前。  
 吟魂瘦弱不禁銷。尙爲尋芳過野橋。欲寄愁心與楊柳。一時亂趁晚風搖。  
 東風何處馬蹄香。我見此花欲斷腸。得折枝相贈意。十年回首倍淒涼。  
 浮生換得是虛名。感汝雙瞳剪水清。痛哭唐衢心跡晦。更拋血淚爲卿卿。  
 幾回傷別復傷春。大海萍飄一葉身。已分孤燈心賞絕。無端忽遇解情人。  
 背人花下展雲箋。賦得愁心爾許堅。只恐書生多薄福。姓名未註有情天。  
 夢雲愁絮兩難平。無賴新寒病骨輕。一陣黃昏纖雨過。愁人聽得不分明。  
 夢霞寫好了這八首詩，又取了一張慘綠箋，寫了一封信，一齊交給鵬郎，叫他帶去給梨娘，信上是這樣說：

多承你惠我詩詞，並且賜我一朵鮮花，我看了你的詩詞，覺得沒有一句詞句不豔麗，沒有一個字兒不香豔，從這上頭，我就一發佩服你的清才妙思，尤其是字裏行間，處處流露着一種纏綿淒楚的情狀，一定要像你這樣的人，才配担着愁恨咧！我是潦倒風塵，飄零湖海，浮生碌碌，知己茫茫，不能有江淹賦別的才情，偏偏有杜牧傷春的愁懷，讀了你

的詩詞，真使我百感交集，草草率率的做了八首詩，就把它當了一場大哭。

一絨多事兩字可憐，香閨聯翰墨之緣，紅袖結金蘭之契，從此以後，他倆就借着筆墨通達情懷；兩下雖是不能夠見面，然而有了書信來往，就可以安慰兩地的相思，有了詩詞，就可彼此酬和，有了書信，就可以來往答復，一切祕密的信件，都是鵬郎和他們遞送，金刀雖然快，却割不開他倆的情繭自縛，玉尺雖然長，却量不盡他倆的才如綵綿，兩口兒只在吟詩作賦上面找情趣，伸紙引筆上面費精神，愁裏光陰，此刻却變成了忙中歲，無窮恨事，此刻却變成了大好的詩料，他倆是這樣忙着，光陰是很快的過去，不知不覺地已經到了四月裏了。

夢霞到了蓉湖，已經是一個多月了，舉目無親的在他鄉作遊子，情況自然是非常寂寞，幸而遇着了一位香閨中的膩友，每天做了詩詞酬和，總算能夠稍微得一點兒安慰，除此之外，還交結了一個新朋友，兩下的境況雖然不同，性情却非常合得來，在他鄉作客，要碰着一個知音的人，當然不是一件容易事情，所以夢霞有了這位新朋友，心裏是萬分快樂的。那位朋友姓秦，單名一個心字，別號叫做石癡，就是夢霞在裏面教書的那所學校裏的創辦，年紀比夢霞大兩歲，一向在南洋小學讀書，天姿英俊，才華卓絕，在蓉湖一鄉，要算是出類

拔萃的人物。夢霞現在寄寓的這個鄉村，在蓉湖的邊界地方，離開城市很遠，是一個週圍十里的大村莊。南面北面分着兩條田岸，回環屈曲，好像是一個田螺。兩邊田岸上都有人家，地處很是冷僻。地方上的人很是頑鈍，風氣一向閉塞不通。石癡熱心教育，關懷桑梓，要開通家鄉的風氣，所以獨自拏出錢來創辦一所學校，替家鄉人民謀幸福。夢霞進去擔任教務的時候，這所學校已經辦了一年多了。石癡的父，名字叫光漢，年高有德，地方上沒有一個不欽戴他。家道很是殷實，一生只養石癡這一個兒子，所以把他寶愛得像掌上明珠一樣。從小就養成了一副驕貴的脾氣。幸而石癡在金錢上頭，雖是善於揮霍，但是他又能束身自好，對於嫖賭兩項，却從來不曾過問。只有對於地方上的公益事情，却是非常慷慨。多多少少會拏出來，從來不肯推諉。他的父親本來是一個很開通的人，因為石癡能夠替家鄉人士謀幸福，心裏非常快慰。所以石癡向他要錢，他也總是肯拏出來。石癡能夠獨力創辦那所學校，一年還要貼出許多經費，這完全是有了良好的家庭。他的父親能夠竭力贊成，石癡這才能夠如願以償啊。

萍踪偶聚，蘭臭相投，石癡風流倜儻，性情豪放，胸懷磊落，態度翩翩，很有太原公子不衫

不履的氣象，的確要算近來新學界裏面的第一流人物。他和夢霞初次見面，就像舊時相識一樣，兩口兒志同道合，學問又是不相上下，所以一下子就成了好朋友，結成了文字因緣，這倒也並不事一件偶然的事。石癡住的地方，就在那所學校的隔壁，石癡沒有一天不到學校來，他自己也担任着『英文』『格致』等幾種課程，每天功課完畢，就同着夢霞去野外散步，吸收新鮮空氣，增進實物知識，鄉村風味和城市中大不相同，手撻手的在田岸上走着，看着那野外的一切景物，就能使人意態飄然，像閒雲野鶴一樣的消散，一直要到倦鳥歸巢，夕陽送客，方才各自回家，除了刮風下雨，差不多天天都是這樣，這也是寄居他鄉的一件快樂事情啊！然而有時候他倆也會閉戶不出，兩口兒同坐在一間斗室之中，或是談論談論詩文，或是談些快意事情，有時候又談些失意事情，有時候談到了國家大事，就會痛哭流涕，熱血沸騰，大有把酒問天，拔劍砍地的概況，原來他倆都是失意之人，對於國家大勢，又非常關懷，石癡的境況，雖然比較夢霞來得富裕一點，但是他的性情，却和夢霞一樣的落落難合，又一樣的要憂念時局，兩口兒竟是一樣的心腸，所以會那樣情投意合，相見恨晚，大家發生流水高山的感想啊！

唉！「志士淒涼閒處老，名花零落雨中開」人世間最可惜，最可悲的事情，難道還有更比這個厲害的嗎？像夢霞石癡那樣的心胸，那樣的氣概，不就是古往今來所稱爲志士的嗎？恰好這時候，他倆一個是寄居他鄉，一個是蜷伏家門，不期而遇的一旦相逢，自然彼此相憐相惜，要想一個常相聚首的方法。石癡常對夢霞說：校內的屋子很是卑陋，不能夠居住，但你是你寄居在親戚家中，早夜要兩次奔波，我的心裏是非常不安，我家中倒有潔淨的房屋，你還是搬到這邊來住，白天一同在校內管理教務，晚晌呢，同住在一間屋子裏，刻燭聯吟，烹茶清談，每天可作長夜之談，這樣多麼快活呢？可是石癡幾次三番對夢霞催促，夢霞却總是緩辭拒絕，石癡只道夢霞不能夠脫略形跡，似乎怪他相知不深。誰知夢霞却是別有佳遇，別有知音，孤館寒燈，自有快樂可尋，不過這裏面的事情，却是不能和石癡講的罷了！

新雨泥人，東風催客，夢霞離開了家鄉，來到這蓉湖地方，像他這樣乖僻的性情，來幹這樣冷淡的生涯，明知不能受人歡迎，到處要遭人家白眼，給人家瞧不起，再也想不到會在無意之中，居然遇着了一個巾幗知音，更想不到會在無意之中，又遇到了一個風塵同志，這就不能不算是寄寓他鄉的因緣巧合，也不能不算是生平第一件快樂事情啊！可惜他倆的感

情正在熱烈的時候，忽然又要賦別離的詩句。石癡要上日本遊學去了，石癡此番要上日本，一半還是夢霞催促成功。原來石癡家道既是豐富，爹娘又一齊在堂，石癡年紀還是很輕，又抱着極高尚的志向，正是大有作爲的時候，不像夢霞是受了環境的逼迫，弄得他心灰意懶，石癡自從在南洋公學畢業之後，只知道在家鄉盡力，不知道替國家服務，把黃金一樣的寶貴光陰，蹉蹉跎跎的虛度過了，豈不可惜！所以夢霞和他談到國事的時候，總是流着淚水勸告石癡道：現在國家這樣危急，完全是缺乏濟世的人才，像我這樣的人，固然不必說起，但是你呢？有了這樣的學問，又有這樣的志向，年紀又是很輕，家境又是富裕，應該要發奮自勵，乘風破浪，努力進行，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出來，爲民族爭生存，爲國家爭光榮，才不致辜負你的有用之材，也可安慰同胞們熱烈的希望，怎麼辜負這昂藏七尺的身子，不到外面去發展，却在家鄉埋沒把有用的光陰，度閒居的歲月，吟風弄月了此一生，我很是替你可惜哩！現在的一般讀書人，一齊到外國去留學，學了本領回來救國，你可趁這當兒，趕快急起直追，不要落人之後。石癡見夢霞這樣殷勤相勸，也就有些怦然心動，却對夢霞道：我並不事戀家，忘國，但是我自己的性情落落寡合，委實和那些凡夫俗子交接不來，以前在上海



讀書的時候，也曾交接過許多朋友；可是竟不曾遇到一個像你這樣知心的人，一肚子的怨憤，無處發洩，不覺就心灰意懶，所以回家之後，就不願意再出山。現在聽了你的說話，頓使我似大夢初醒，一顆心像死灰一樣的復燃起來。你這樣的愛我，我怎能不自愛而辜負你呢？現在我的意思已是決定了：只要得到家庭間的允許，便可即日起程。但是我到了日本，校內的事情，勢必不能兼顧，一切事情完全要一人擔任，心裏很覺不安。夢霞聽到這，喟然長嘆了一聲道：「唉！你肯聽了我的話兒，到外邊去奮鬥，我已是覺得非常欣幸。校內的事情，我雖然沒有才能獨力擔任，然而我總盡我的心力，竭力維持，你不肯辜負我，我又怎敢辜負你呢？」石癡聽了大喜道：「養我的是爹娘，知我的是你霞哥，這樣的盛意相待，我此去只要有一點兒進步，就是你的賞賜，海可枯，石可爛，我倆的交情，却是永遠不會磨滅的啊！」

人世間最難受而要黯然魂銷的，就是離別。離別是最最苦楚的一回事，尤其是在客中送客，情形就更是悽慘，更是傷痛。石癡回到家中，就把要去日本留學的事情，和爹娘商量。光漢夫婦聽得石癡有這個志向，心裏非常歡喜，都是極口贊成。恰好這時候，有一位同學從安徽寄了信來，要糾合幾個同志，同去日本留學。勸石癡也一塊兒同去，石癡看了這封信，便立

刻發了一封回信約了日子叫他到上海集中再坐輪船出發在起程的前一夜石癡便備了酒肴和夢霞作別，夢霞這晚上自然不能回寓，就和石癡相對暢飲，預備快快乐樂的暢敘一夜。誰知石癡因爲喝了幾杯酒，不知不覺又觸動了離情，很悲切的對夢霞道：「我和你結了朋友到現在，一古腦兒還沒多幾天，可是現在又要和你分別了，從此地角天涯，不知道要到何時再能把晤，想到了這一層，我委實覺得非常難受。」石癡說了這話，不住的嘆息，夢霞連忙舉起酒杯向他勸慰道：「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你不用傷感，我現在就把這四句詩贈給你，但願你前途無量，你可自己奮勉，將來學成回國，只要你把得來的學問賜教一二，我就非常欣幸，非常感激，因爲我們的交朋友，完全是憑着一顆心，並不在形跡上面拘泥，所以無論隔着千山萬水，也可魂夢相通，一個人，決不能像鹿豕一樣，常常相聚在一處的，何必去學那些娘兒們的情狀，爲着離別而傷痛流淚呢？倒是我看了你這樣的努力奮發，我却不能夠追附驥尾，心裏未免有些難受，不過一到天明，我們就要分別了，只有這一刻兒功夫的快樂，怎麼還好說這些傷感的話呢？我現在已經想就了八首詩，四首是贈給你，四首是我自己傷感自己的，如果你不見棄，就請你收入行囊，留作

日後的紀念吧。夢霞說到這裏就放下酒杯不囑立，起身來走到書案前面握管起草石也癡站起身來獨自一人走入庭中。這時候已是三更天氣，萬籟無聲，只有那天空中一輪皓月，悠悠沉沉的懸掛着，滿院子照滿了光波。石癡呆望了一會，不覺淒然淚下，又站了一會，只覺寒氣砭骨，身子有些支持不住，這才撥轉身子，重回室內。這時候夢霞已將八首詩做好，站起身來交給石癡，石癡接過來一看，乃寫的是：

羨君意氣望如鴻。學浪詞鋒世欲空。恨我已成下風手。薺花榆莢哭春風。  
 情瀾不竭意飛揚。密坐噤吟未厭狂。沽酒莫忘今日醉。楊花飛盡鬢無霜。  
 唐衢哭後獨傷情。時世梳粧學不成。人道斯人憔悴甚。於今猶作苦辛行。  
 不堪重聽秦娘歌。我自途窮涕淚多。高唱大江東去也。攀鴻無力恨如何。  
 榜重夷唱健帆飛。鄉國雲山回首非。但使蓬萊吹到便。南雖好莫思歸。  
 更無別淚送君行。擲上灘觴一笑輕。我有倚天孤劍在。贈君跨海斬長鯨。  
 河橋酒幔去難忘。海闊天長接混茫。日暮東風滿城郭。思君正度太平洋。  
 林泉佳趣屋三間。門外紅橋閣後山。君去我來春正好。蓉湖風月總難閒。

石癡將這八首詩讀了一遍，便向夢霞相謝道：「多承你這樣盛情賞賜，真使我又是感激，又是慚愧；本來想勉強和幾首報答你的盛意，但是我此刻懷着一肚子的別離心事，心裏非常莽亂，委實一個字都做不出來，只好讓我到了東京，再做好了從郵局裏寄給你吧！」夢霞道：「這樣匆匆忙忙做成功的幾首詩，也值得你掛在心上。古人有句話兒，叫做『小坐強於去後書。』這時候的一刻兒功夫，真是千金難易，我們不能再談空話，辜負這一剎那的時間的了！」一壁說，一壁拉着石癡，再到席上暢飲，一直喝到荒雞亂啼，天色黎明。僕們催促了幾次，石癡方始回到家中，先拜別了爹娘，然後再來和夢霞作別。夢霞一直把他送到船埠，天色已是明亮，夢霞立在岸邊，石癡站在船頭，兩口兒拱手作別，只聽得一聲珍重，船就開了，夢霞呆立在岸上，望着，直待望不見船的影子，方才含着一肚子淒涼而回。

## 第七章 獨醉

殘樽零燭，情話如昨，石癡既是一走，夢霞就一發無聊，雖然不是怎樣的忘不了石癡，但是一則感到寂寞，二則瞧着人家那樣的揚翅奮飛，自己却好像一隻殭死的燕子，要守着人

家來救濟，明知蓉湖這地方，並不是自己的家鄉，怎麼能夠鬱鬱久居，然而走遍天涯，再到何處去找一個知心的人。眼睜睜的看著石癡上東京，自己却不能跟隨同行，只看他贈給石癡的幾首詩，就可知道他的心裏是非常傷慘，在臨別的時候，他還不覺得怎樣淒涼，倒是現在石癡一走，他就頓時感到萬分抑鬱，又萬分落寞，然而石癡是已經走了，夢霞這樣的感傷抑鬱，石癡恐怕是不會知道的，能夠知道夢霞的心事，只有一個梨娘，知道了他的心事，而又能夠設法安慰他的，除了梨娘之外，也是沒有第二個人啊！

夢霞因送石癡起程，所以這一晚沒有回寓，梨娘倒是耽了一夜天的憂愁，第二天問了館僮，才知道夢霞一夜不歸，是和石癡送行。梨娘雖是成年到頭，伏處閨中，可是對於石癡，平日也曾聽人說過，知道他的品行學問，和夢霞不相上下，不過氣概的激昂，性情的醇厚，夢霞似乎更比石癡勝上一籌，然而命辰的豐饒境遇的順逆，兩口兒竟是大不相同，相形之下，委實要替夢霞大大的叫屈哩。這天晚上，梨娘便寫了一封信給夢霞，勸他丟開了那鞭生涯，力圖上進，並說有了你這樣的品行學問，如果考是這樣糊裏糊塗的蹉跎過去，委實非常可惜，何不趁這機會，出洋遊歷，費上幾年辛苦，日後就可吐氣揚眉，倘使金錢有不湊手的地方，

自己情願盡力相助。夢霞看了梨娘這樣一封信，心裏十分感動，暗想自己命途乖舛，父死兄離，實在沒有力量能夠到外國去留學一片壯志，久已給坎坷的境遇消磨盡了。昨天送石癡起程，心裏雖是非常欣羨，然而也只能徒自傷感，像石癡那樣的知己朋友，尚且不會有一句話兒安慰安慰我，梨娘是深閨裏的一個弱女子，反而能夠獨具慧眼，這樣的替我憐惜，並且允許我在金錢上幫忙，這真使我又是感激，又是欽佩。夢霞這樣一想，不由得感激涕零，頓時流起淚來，過了好一會，忽然一拍桌上站起來道：「天哪！薄命的夢霞，辜負了我的梨娘了！梨娘既是這樣愛我，這封信是不能不答復的。可是心迷意亂，一時也想不出把什麼說兒來回答，這就提起筆來，在梨娘的來信上，很快的寫了四首詩，寫好了，依舊交給鵬郎，叫他帶回去給梨娘。」

梨娘見鵬郎依舊將原信帶了回來，不由得十分驚訝，暗想這封信內，莫非有什麼失檢之處嗎？連忙取來一看，一直把那封信看完，方才發現了連正帶草的四首詩。

名場失手早沉淪，賣盡癡度幾春。名士過江多若鰓，誰憐窮海有枯鱗。

感卿爲我惜青春，勸我東行一問津。我正途窮多涕淚，茫茫前路更無人。

此身已似再眠蠶。無補明時合抱慚。事業少年皆不遂。堂堂白日去何堪。  
此事悠悠心漸灰。風波險處每驚猜。斯人不出何輕重。自有憂時命世才。

銀燈黯黯，蓮漏遲遲，錦字消魂，玉容沉黛。梨娘這時候讀了夢霞的詩，不能不替他可惜，又不能不替他悲痛，替夢霞可惜，又不能不替自己可惜，替夢霞悲痛，又不能不自己悲痛，一時間十分痛苦，非常難受。暗想夢霞和自己兩人，畢竟還是命運不通呢？還是耽誤在才情二字上面呢？梨娘這樣想着，真所謂同病相憐，同心相印，反反復復的思量了一陣，情不自禁，竟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一壁哭，一壁又把夢霞的詩一字一淚的讀着，那連連綿綿的珠淚，一剎那功夫，便把紙上溼個浸透，當時的悲痛情形，委實不是言語所可形容。唉！爲了憐才的一個觀念，他倆的情愛，就一發纏綿固結，不能解脫，似乎有因緣，又似乎沒有因緣，老天爺要把他倆這樣的顛倒播弄，畢竟是什麼意思呢？又不知夢霞和梨娘兩人，爲什麼要這樣自苦呀！現在的信和詩，還是他倆第二次的通訊，梨娘的信，能夠使夢霞感激涕零，夢霞的詩，却也是能夠使梨娘萬分傷心，結果又只有一聲長嘆，大家都沒有法兒好想，兩口兒的感情是一樣，疑心也是一樣，前次在無意中偶然見了一面，兩人的情形，還是若即若離，現在却漸漸

地走入了沉迷的途徑，達到了難解難分的時期，只因為石癡的東渡扶桑才引起了他們真正的情愛，成就了生死的知己。所以石癡這個人，簡直是他倆間接的情愛主動人咧。

草長花飛，日長人倦，殘鶯意盡，新葉陰多，這是什麼時候呢？不就是古人所說的奈何天氣嗎？到田野中去一看，桑甚已黑，麥已黃，許多婦女都在樹間忙着採桑，許多農夫都在田內忙着耕種，古人詩上說：『鄉村四月閒人少，才了蠶桑又插田』。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決不能知道這兩句詩的情景，逼真啊！夢霞離開了家鄉，至今整整的已是四十多天了，客中的光陰，像飛箭一樣格外過的迅速，萬種窮愁，齊集在自己一人身上，想到了老母獨自一人在家住着，一定是異常寂寞，胞兄劍青，遠在福建謀生，不知道近來怎樣情形，辜穿了秋水，也不見他們有什麼書信寄來，夢霞對於這上頭，已經是非常悵惘的了，怎麼禁得起無端的再加上一種離奇因果，這自然要使他一發難受了，回想到前幾天的葬埋梨花，建築香塚，原是一種萬分無聊的舉動，又那裏想得到這件事兒，就做了相思的起點，成功了招恨的媒介呢？可見得人世間的悲歡離合，再也把握不定，韶光是很快的過去，愁恨却是永久地留着，無從消滅。唉！夢霞：從今後的日子，恐怕要長得像年歲一樣，你把什麼法兒來消遣啊！



夢霞答復梨娘四首詩的第二天，恰好是星期日。夢霞平日遇到了這休假的日子，總是和石齋兩人帶着一個書僮，到野外去尋幽探勝，或是登高舒嘯，或是臨流賦詩，成天的總是在林泉間尋歡作樂。可是現在呢？石齋已上了日本去了！室邇人遙，舊遊難續，獨自一人沒有伴侶，反不如獨坐斗室來得有味。所以夢霞這天便不會出門，獨自一人在書齋裏面，燒了一爐香，取了一本『次回疑雨集』，危坐展讀，只覺得書中情事，風流旖旎，刻劃入微。於是一縷情絲，頓時又被牽動，長嘆了一聲，即刻掩卷而起，迷迷茫茫的折到院子裏，但見那梨花塚上，已經長着淺淺青草，一方石碑，依舊是兀然而立。夢霞不由得長嘆了一聲道：「這就是斷腸地啊！」

夢霞自從葬了梨花之後，每遇風晨月夕，總要到塚上去大哭一場，一重重新舊的淚痕，簡直是斑斑可認；梨花的魂雖然是死了，然而有了夢霞的血淚，早夜將它滋養灌溉，似乎已是有了一絲兒生氣。至於那前幾天開得腥紅燦爛的木筆花呢？此刻却早已紅銷香褪，血盡顏枯，一片彫殘的花瓣也找不到，只留下幾根空枝條兒的了！夢霞不由得暗暗嘆息，想起自己初來的時候，梨花早已彫殘，情形是非常可憐；至於這棵木筆呢？却正在盛放的時期，形態

是非常可愛；可是會幾何時，只落得也是一樣飄零無存，可見得一時的榮華富貴，是靠不住的。『春在東風原是夢，生非薄命不爲花。』萬紫千紅，既然一樣的都是鮮花，自然一樣的要飄零，夢霞的用情，本來沒有什麼厚薄，但是他的情，並不用在繁華熱鬧的場合，却是在淒涼寂寞的境地，坟內的梨花，埋着夢霞的愁恨，眼前的木筆，夢霞對着它也會傷情，可見得夢霞前幾天對待木筆花那樣的冷淡，却是因爲木筆花正在盛開時候，還沒有到可憐的地步，所以對它那樣的淡薄，並不是有意要把它冷眼相看啊！

空庭無人，淚花不春，一經回首，怎不傷神，夢霞在院子裏徘徊躊躇，對着風，流着淚，歎息那榮華富貴的不能常保，傷感那流水光陰的不能再來。照這樣看來，一個人應當及時行樂，何苦自討煩惱！『砌下梨花一堆雪，人生能得幾清明。』現在砌下的梨花，已經變了地下的梨花，清明時節，已經變了清和天氣了！良辰長負，豔福未修，沒有蘇學士那樣曠達的胸懷，却偏生着杜司勳那樣惆悵的性情，滿眼都是愁雲，一身盡是恨火，自尋煩惱，沒法解脫，一個人畢竟不是金石的身子，怎禁得起永久在愁城中過日子呢？幸而還有三杯濁酒，能夠解除夢霞的苦厄。這時候天色已是將晚，又微微地下起雨來，夢霞只得回身折入室內，就在桌子上

取了酒瓶，倒在杯子裏來，喝了幾杯，可是一人獨酌，總是不能暢飲，要想做那李太白「舉杯邀明月」的故事，但是這時候的月姐，却還深深地藏在廣寒宮裏，邀她也是邀不出來，終於只得獨是一人，喝了幾杯悶酒，這悶酒是很容易喝醉的，夢霞接連幾杯下肚，早已玉山傾頹，酒上心頭，詩興勃發，一時情不自禁，便擊着桌子引吭高歌道：

夢霞夢霞爾何爲。身長七尺好男兒。爾之處世如鈍錐。爾之命惡如漏卮。待爾名成志得遂。蒼蒲須有開花期。憶爾幼時舌未穩。凌雲頭角削玉姿。偷筆作文學塗抹。聰明刻骨驚父師。觀者謂是丹穴物。他年定到鳳凰池。而今此事幾遷移。爾何依舊守茅茨。十年蹭蹬霜蹄蹶。看人雲路共奔馳。今日人才東渡正紛紛。爾何不隨驥尾甘守雌。鳥雀常苦肥。孤鳳不得竹實而常飢。鳥雀皆有棲。孤鳳不得梧桐而傷離。人生及時須行樂。爾何工愁善病。朝秋暮暗而長噫。飢驅寒逐四方困。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寒餓孤燈一束詩。拋盡心力不知疲。爾何不詠清廟明堂什。惟此寫愁鳴恨筆。勞墨瘁爲此酸聲與苦詞。爾生二十有一載。世間百變萬憤何一不備羅。少壯情懷已若此。如何更待朱顏衰。吁嗟乎爾之生矣。不如死。胡爲乎迷而不悟。恨極更成癡。看花得意馬蹄疾。爾之來兮獨遲遲。落紅狼藉

難尋覓。空對春風生怨思。閒愁滿眼說不得。以酒澆愁愁不辭。傾壺欲盡剩殘瀝。酒遍桃葉與桃枝。一日愁在黃昏後。一年愁在春暮時。兩重愁并一重愁。今夜無人悲更悲。三更隔院聞子規。窗外孤月來相窺。此時之苦苦何似。遊魂飄蕩氣如絲。淚已盡兮繼以血。淚血皆盡兮。天地無情終不知。擲杯四顧憤然起。一篇寫出斷腸詞。是墨是淚還是血。寄與情人細認之。

一歌而悶懷開，再歌而酒情湧，三歌而哭聲蹤。夢霞歌罷，投筆奮然而起，可是他的一個身子，早是搖搖擺擺地站立不穩，這就和衣往床裏一倒，不到一會，便沉沉甜甜的睡熟了！這時候已在上燈時刻，館僮送了晚餐到來，可是走進書齋，却不見夢霞，向四處一看，也是沒有他的影兒，館僮正在十分驚訝的當兒，突然覺得一陣陣薰人的酒氣，直刺鼻管，仔細一辨，原來是從帳子裏面透出來的，這就挨近床前，輕輕地揭開蚊帳來一看，只見夢霞直僵僵的在床裏躺着，一張臉兒紅得像張翼德的二哥關雲長一樣，鼻息如雷，睡興正濃。館僮知道他今天又喝醉了，便也不去驚動他，悄悄地自己退了出去。過了一會，鵬郎走來讀書來了，先生：先生：一連叫了幾聲，也不見有人答應。鵬郎畢竟年輕，料得先生一定又是喝醉了，便輕輕

地挨到床前，雙手將夢霞竭力搖撼；秋兒在一旁看了，吃吃地笑個不住。夢霞正在香甜鄉裏臥遊，給鵬郎這樣用力一推，似乎也有些覺得醉眼朦朧，睡意惺忪，口中喃喃不絕的，只顧說着嚶語。鵬郎看他那樣，一壁笑，一壁仍是不住的搖撼。夢霞忽然清醒，突的轉過身子向床外問道：你是誰？這般不識相，來擾亂人家的好夢。鵬郎道：先生，鵬郎來了！今晚先生怎樣睡的這般早？身子有什麼不舒適嗎？夢霞道：是你嗎？沒有什麼不舒適，不過多喝了幾杯酒啊。夢霞說這話的時候，聲音還是帶着含糊，眉目閒含着倦容。原來剛才多喝了酒，此刻還沒有十分清醒哩！鵬郎讓他說完，又向他問道：先生今晚還上課嗎？夢霞道：此刻什麼時候了？鵬郎回轉頭去，向壁上的時鐘看了一眼，答道：九點一刻了。夢霞道：我覺得十分疲倦，有些支持不起，你自己去溫溫舊課吧！不要再來吵擾我。鵬郎一壁答應，一壁替他下了蚊帳，就去桌子邊展開書來誦讀。這時候秋兒已經去了，屋子裏並沒有第二個人，這樣冷清清的地方，靜悄悄的時候，只有燈下的讀書聲音和床上的打鼾聲音，以及壁間的時鐘聲音，高高低低，疾疾徐徐，似乎在那兒互相問答罷了。

秋兒進去告訴了梨娘，梨娘知道夢霞喝醉了酒，輪着恐怕鵬郎要去驚醒他的好夢，連

忙吩咐秋兒，依舊去把鵬郎領回來。鵬郎聽得秋兒來，叫他回房收拾了書本要往。夢霞却在這時醒了過來，嘴裏微微的哼了一聲。鵬郎聽見他已經醒來，就走近床前輕輕的說道：先生，你好好兒睡吧！鵬郎去了，夢霞道：你去了嗎？桌子上鎮紙底下的一張信箋，你可帶去交給母親；我此刻覺得有些肚飢，你可去吩咐館僮，叫他替我煮一點粥。回頭我自己起來吃。鵬郎答應了一聲，便去把那館僮叫來，吩咐他去煮粥。吩咐過後，才挾着書本和秋兒一同進房。

玉箭闌珊，銀缸黯淡，一陣急雨，垂簷墜瓦，發出一種戰鬥的聲音，稠密的雨點，打在那絕薄的紗窗上面，玲瓏透剔，似暗似明，好似罩上一層朦朧的曙光一樣。這時候窗內有什麼人呢？只有一個梨娘，這樣的深夜，梨娘幹嗎還不睡呢？原來她是守候鵬郎啊！她自從丈夫死後，獨守空閨，便和鵬郎兩口兒相依爲命，鵬郎不會回房，梨娘是從來也不肯先睡的。但是這時候的梨娘，粉脂低垂，眉黛雙蹙，更含着一臉的愁容，雙手支着桃腮，靜沉沉的似乎在那裏想什麼心事。你道她爲什麼呢？原來她聽了秋兒的話兒，知道夢霞喝醉了酒，躺着，所以她吩咐秋兒，即刻去把鵬郎依舊領回。在秋兒剛剛退出，鵬郎還沒有回房的一刻，夫功，梨娘的一顆芳心，既是紀望着鵬郎，又是想念着夢霞，暗想夢霞平日雖是喜歡喝酒，但是從來不曾聽見

他有喝醉的時候；怎麼今天一人獨酌，竟會喝得這樣大醉？這不用說，一定是受着了劇烈的刺激，又沒有地方可以伸訴發洩，因而故意遁入醉鄉，借着酒來澆消胸中的愁恨，這樣豈不是萬分可憐，而又萬分可悲嗎？『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梨娘此時的一縷芳魂，差不多已跟着秋兒一同前去，一直到夢霞榻前，做夢霞的看護婦去了。梨娘正是這樣凝神靜思的當兒，忽然聽得一聲媽媽，回頭一看，秋兒已是同着鵬郎一塊兒來了。

## 第八章 贈蘭

闌風長雨，入夜紛紛，淅淅瀝瀝，好像在那裏和愁人對話一樣，梨娘坐房中等候鵬郎，一見鵬郎到來，便詳詳細細的向他詢問，夢霞畢竟醉到怎樣田地？鵬郎先將夢霞的醉况一說了，然後在衣袖內取出一張紙來，交給梨娘道：『媽媽這是先生叫我帶來交給你的，』梨娘接過來向鏡箱半邊一放，打發鵬郎上床先睡，這時候已將半夜，外邊的風聲雨聲，更比剛才鬧得厲害，天氣也寒冷了不少，一絲絲的冷氣，從窗子縫裏直透進來，使人受了竟會發抖，梨娘在這時候，並不卸粧就寢，斜靠在床半邊，拔下簪兒來，剔亮了銀燈，把剛才鵬郎帶進來的

一張信箋，展開一看，但見一幅米顛狂草，字字帶着欹斜，好似龍蛇飛舞。知道夢霞一定是在酒醉後寫的，所以筆勢這樣的放佚自然，不能齊整一致。細看那上面的句兒，却一首長歌，把它從頭至尾細細一讀，但覺夢霞心中的萬斛閑愁，一腔憤火，一肚子的鬱勃，一齊在這篇歌裏發洩了出來。自怨自艾，沒有一句話兒不含着悲憤，好似對着那茫茫的前途，發生那百端交集的概況；可憐他有了這種的才情，却遭遇這樣的境地，這也真是太傷心了。咧！唉！從古以來的名媛淑女，誤在憐才，這一個念頭上的，真也難以勝數。梨娘自從丈夫死後，一顆心簡直像止水一般的沉靜，不知怎樣，此刻遇着了一個素不相識的夢霞，忽然會動了憐才的念頭，無意中給她見了一面，兩下就會纏綿起來。既沒有前因，又沒有後果，一個好似春蠶作繭，一個又好似飛蛾撲火，兩口兒同沉苦海，竟是不能回頭，到了懸崖，尙是不肯撒手。這不完全是冤孽纏擾，沒有法兒能夠自由解脫嗎？夜窗風雨，淒寂無聊，這時候的夢霞，已從醉鄉而入，了睡鄉，沉沉地睡熟了。可是這位梨娘呢？却是心旌搖搖，一心一意的紀望着夢霞，挨着寒冷，獨自一人坐着，淌着珠淚，將夢霞的長歌反復細讀，淚水濺在紙上，深深地帶着殷紅的顏色。梨娘兀自不肯放手，只管把它來反復展誦，讀到了「人才東渡正紛紛，不隨驥尾甘守雌」



的兩句，頓時想起了前天自己給夢霞的那封信，實在太傷了夢霞的心，但是自己那封信，實在是一片至誠，完全是當他一個知己看待，所以會那樣竭誠相告，再也想不到夢霞見了這封信，竟會觸動了心事，要害他這樣悲傷的啊！梨娘這樣的在深閨中想念夢霞，她又那裏知道書齋裏面的夢霞，這時候正是恹恹迷離，夢境隨心，正夢着在梨娘的香閨內，和梨娘相對而坐，把他一肚子的心事，細細地的正在告訴梨娘哩！

寒鄉孤鬼，愁苦萬狀，『村深絕賓客，窗晦無儔侶。』要想忘却憂愁，可又找不到萱草，終於只得借着酒來消解愁悶，然而一人獨喝的悶酒，却依舊不能消愁，結果只得再把詩來橫掃胸中塊壘。所以夢霞這幾天，既是中了酒而害病，又是爲了詩而瘦損，古人有句說話，叫做『客子鬥身強。』就是說一個人寄寓在他鄉異地，全靠要身子強健，方才能夠和環境掙扎。夢霞因爲昨天晚上喝醉了酒，第二天早晨，竟是疲乏得不能起床，可是想到了學校裏面的功課，一天也不能夠荒廢，這就不勉強掙扎起身，但是他披好了衣服，腳還沒有踏到地上，只覺得一個身子飄飄蕩蕩，好似懸空的一樣，頭暈目眩，一顆腦袋，好似有千斤重的石頭壓着，胸中非常煩懣，心顫作嘔，好似要嘔吐一樣，一個身子，完全失了健全作用，恰好這時候，

館僮送了洗臉水到來，夢霞只得強勉掙扎走下地來洗漱，可是他一低下腦袋，便立刻感到一陣暈眩，心窩裏一陣奇痛，喉嚨裏似乎有一樣東西，向上直冒，他便張口向地下一吐，把喉嚨裏的一樣東西吐了出來，館僮瞧見了，指着地下驚問道：「先生，這緋紅的是什麼東西？怎麼先生會吐起血來，真把我嚇死了！」夢霞吐出了一口鮮血，就覺得心窩裏空空洞洞，似乎一樣東西都沒有了，一個身子好似昇入了雲霧，飄飄悠悠的站立不穩，幸而他是靠着桌子站着，總算沒有栽倒，聽得館僮這樣一問，強振精神向地下一看，果見一汪鮮血，像紅冰一樣的鮮紅奪目，這就不由得自己也十分駭愕，再要想強自鎮定，可是那裏還支撐得住，要使沒有館僮在一旁將他扶着，恐怕這時候早就脫離了桌子而栽倒的了。

館僮把夢霞扶到床前，讓他躺下，這時候夢霞的臉色早已慘白的沒了人樣，微微地只有一絲兒氣息，過了半晌才吩咐書僮叫他到校中向李先生請假，並說這時候已是不早，恐怕上課時刻已經延誤，那些學生已經守候了一會了，校內的那位李先生，也是蓉湖人氏，就是夢霞的助理員，館僮聽了夢霞吩咐，就應命退去，於是這屋子裏面，就只有一個剛剛得病的夢霞，獨自一人在床裏轉輾反側，心窩裏像刀攪一樣的疼痛，地下的那口鮮血，此時已變

了般紅色，不似剛才那樣鮮紅，夢霞看了，心裏一發難受。深院寂寂，長日遲遲，夢霞這樣病了，竟沒有一人到來探望，過了這一會，夢霞勉強支持，掙扎起床，取過鏡子自己一照，不由得長嘆了一聲道：「唉！我的心是傷極了！我的病是深極了！我的壽命也從此減短了！傷心啊！夢霞，恐怕你不久就要與世長辭了！家中老母，恐怕這時候正是倚廬而望啊！傷心呀！夢霞，你怎麼竟到了這步田地呢？夢霞這樣一陣悲痛，一顆心就頓時冷得像冰雪一樣，身子也一發不能支持，只得扔去了鏡子，重新回到床裏，直僵僵地躺了。」

淡日籠窗，淒風入戶，夢魂飛越，病骨支離。唉！輕輕的年紀，就到外邊去作客，這是人生最不幸的事情，尤其是在客中害起病來，這就一發的大不幸了！於今的夢霞，既是年少作客，又是在家中害起病來，兩件不幸的事情，同時挨到了他身上，自然是非常痛苦，再是時刻不忘的紀掛着家中，心裏就一發傷慘，床前三尺，便是天涯，危險呀……夢霞！你這樣重重疊疊的壓着愁恨，轉輾自思，能不傷痛欲絕嗎？

亭院陰涼，蜂靜脾香，這寂寞無人的書齋裏面，只聽見夢霞呻吟的聲音，好似病猿啼月，老馬嘶風，使人聽了，竟會發生恐怖。過了這一會，才有兩個人到來探望，一位是崔父，一個就

是館僮。原來館僮，剛才退出之後，就把夢霞的病狀先去告訴崔父。崔父聽得夢霞突然患病，不由得大吃一驚，一面另外差一個僕僮上學校去請假，一面便隨着館僮，親自到來探望。夢霞一見崔父到來，竭力掙扎，要想起身迎接。崔父連忙把他阻止住了，望定了他的臉兒問道：「三日不見，怎麼你就清減了！這個樣兒了！夢霞帶着喘哮答道：『蒲柳一樣的身子，朝晨難保，夜晚偶然有了一點感冒，便衰憊的不能起床；多承長者這樣的關懷，殷殷賜問，真使我愧不敢當。』」

當崔父道：「賢姪春秋鼎盛，天姿英俊，日後窮的希望，全靠着一個有用的身子，稍微有點不舒服，本來無足介意；但是在我這裏，一切起居飲食，十分簡慢，我慚愧做了這裏的主人，却不能夠盡調護的責任，心裏非常不安！你的症候，莫非是抑鬱所致？這咯血，可不是平常的小症候，你總要放開了心懷，拋却了煩惱，找些歡樂的事情消遣消遣，只要能夠把一顆心營養好了，這症候就自然會霍然而愈。一個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情很多，何必放在心裏抑鬱呢？況且常常把不如意的事情憂鬱在心裏，就能夠把一生的壯志，消磨盡絕，暗地裏種下了病根，將來的日子正長着哩！何苦這樣年紀輕輕的，自己推殘自己呢？夢霞聽得崔父這樣一說，心裏非常感激，連忙答道：『你說的這番話兒，真似金玉，使我沒齒難忘，我又怎敢不自己實』

愛而辜負你這番惓惓相勸的美意呢！崔父又道：北鄉有一位姓費的大夫，醫學很是精深，我現在就去把他請來替你診治。夢霞本來不願意服藥，但見崔父那般的殷殷相勸，不便過於執拗，也就勉強答應了。崔父便即吩咐館僮叫他去北鄉招請那姓費的大夫，沒多幾時，館僮便領了大夫到來，替夢霞診過脈後，便道：這是心病，藥石恐怕不能奏效。我且開一張藥方，讓他吃一劑，再說。最好是要病人能穀靜養，把一切事情都丟開，別把不如意的事情放在心頭盤算，這樣服了藥，才有效力咧！大夫說完了話，開好了藥方，獨自去了。這時候天色又是將晚，崔父恐怕夢霞多說話兒要傷神，便囑咐館僮留心看護，又叫夢霞靜心調養，倘使要什麼東西，就叫館僮來對我說，我當立刻照辦。崔父這樣一連叮囑了好幾遍，才撐着拐杖慢慢地退了出來。

暮靄蒼蒼，關山色死，這是什麼景象啊！單床冷蓆，孤寂如鶯，這又是什麼地位啊！藥爐茶灶，相依爲命，這又是什麼生活啊！夢霞一個人處着這三種境地，豈不是危險極了嗎？夢霞此番害病，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病的來源，並且不知道怎麼會病得這樣迅速！剛剛放開酒杯，便和湯藥結了因緣，形容憔悴，瘦骨嶙峋，夢霞不覺自己也有些担心，恐怕病染沉疴，就此不能

再起，所以成天到晚的總是心煩意亂，非常焦急；可是這樣一來，他的症候就只會加重，因為一個人有了症候，最好能夠把一切憂悶一齊丟開，自尋歡樂，最要緊的又是那看護的人，最好能夠處處引病人歡樂，這樣就自然容易痊愈；至於醫藥倒還在其次咧！原來一個病人成天到晚的躺在床裏，當然萬分無聊，一樣一樣的念頭，就會兜的上心，腦海裏充滿着煩悶；要是病在家中呢，看護的人一則是自己的骨肉，對於寒暖飲食，一切料理的非常週到，時時刻刻留心着，有時候借着閒談解除病人的愁悶，有時候想出些話兒來安慰病人的心神，周詳審慎，體貼入微，一定要使病人能夠忘却痛苦，完全不覺得一些苦楚。可是病在客中呢？這些話兒就難說了！一燈一榻，舉目無親，除了藥餌之外，更沒別的東西可以療病，就使有人臨床盪被，調湯進藥，然而事不關心，心思總有些隔膜。夢霞在沉悶之中，時時刻刻想到家中的老母，一定不會知道自己有病還要當我是平安無恙，在家早晚盼望。家兄劍青呢，他是遠客，固省，久已不通音信，自然一發不會知道我有病症，萬一在這時候，我竟是一死，那麼非但對於母親不能報答鞠育撫養的恩德，就是劍青也要累他感到雁行折翼的傷痛。夢霞鎮日價這樣昏昏沉沉地愁思萬種，臉色就一天一天的愈見慘淡，病勢也一天一天的一發沉重，服下

去的藥餌，竟是沉在大海裏的一樣，一些都沒有效驗，一個天姿英俊，丰神爽颯的好青年，差不多就要變成坟墓中的遊魂了啊！

夢霞有了這樣的症候，又是處在這樣的境地，又担着一肚子的愁恨，真是極盡人世間的苦痛；像他那樣的身子沒有病，尚且難於支持，現在病得這樣自然，更沒有生存的希望。那裏知道天下的事情，往往出於意料之外，在三天之前，夢霞之症候是只管加重，可是在三天之後呢？夢霞的症候，又只管減輕，不上幾天，竟霍然地全愈了！這也真是奇怪。夢霞的症候，來的時候那樣迅速，現在去也去的這般容易，這又是什麼緣故呢？列位看官，你們在夢霞害病時候，也曾想到梨娘嗎？那多情的崔父，他聽見了夢霞害病，尚且不時的到來探望慰問，難道一個知心的梨娘，平日對於夢霞非常關心，現在聽見他有了症候，倒反置之不問嗎？倒反不能想法兒來安慰他嗎？我想梨娘一定不會這樣的咧！原來梨娘一聽見夢霞有了症候，便立時腸斷心摧，萬分傷痛；但是因為格於嫌疑，不能直接前去探望，只好在暗地裏背人偷泣，這幾天功夫，她也不知道流去了多少眼淚。現在夢霞的症候是痊癒了！可是梨娘的心血，却早為着夢霞而罄盡，梨娘的淚水也早為着夢霞而流乾的了。

病耗飛來，愁腸百結，梨娘知道夢霞的症候，不是藥石所能奏效，所以對於夢霞病中應用的東西，無論一湯一水，也得親自檢視過了，方才肯給婢僕們拏出去，又不時叫鵬郎去探望夢霞的病情，鵬郎了夢霞那裏，總是戀戀不捨，不肯就走，就在夢霞的床前，做出種種小孩子的遊戲，非常活潑可愛，夢霞雖然在病中，然而瞧了鵬郎的爛漫天真，也就會破涕爲笑。夢霞害病的第三天，鵬郎同着秋兒一同到來，看他的樣兒，是非常的欣喜，秋兒已經將捧來的兩盆蕙蘭放在桌上，鵬郎便去告訴夢霞道：先生！這兩盆蘭花，是我們後院子裏的東西，我們母親最是寶愛，是我見先生患着症候，知道你是十分寂寞，所以向我母親討來送給先生，好讓先生在病中得到一個好伴侶，咧！夢霞聽了這話，心裏很是感激，便向鵬郎道謝，鵬郎瞧得秋兒已經走了，便從懷中取出一封信來，向夢霞的枕頭旁邊一扔，撥轉身子，很快的就走了。夢霞怕他栽倒，便放高了聲音叫道：鵬郎仔細別奔得那樣快！別給門檻絆倒了啊！

幽芬綿逸，清氣吹噓，靜沉一室，暗襲重衾，夢霞病了幾天，正是悶極無聊，突然聞聞着蘭花的奇香，神志頓時一清，胸襟頓時一爽，真好似服了一劑清涼散，心想梨娘將這兩盆蘭花送給我，這真是能夠知道我的病源，真是能夠治愈我的症候，這個情分，就不知道有多少高



厚，我這場病，倒是害的真值呢！但是梨娘知道了我這樣的害病，一定要替我擔憂。這幾天功夫正不知她爲了我，要多添上幾重心事哩！夢霞這樣一壁想，一壁在枕邊取過那封信來觀看。這時候夢霞薰着了蘭花的香味，心地豁然，症候已經減輕了大半，和以前那昏昏悶悶的情形大不相同。翻轉身子向着外邊，就把那封信舖在枕上，細細展讀。

你的醉歌，剛才做好，那可惡的病魔，就來纏擾你了！我聽見了這個消息，心裏是非常難受，可是內外隔絕，瓜田李下的嫌疑，應該要躲避，所以不能夠親自到來探問，你稍微盡一點看護的責任，真是說不出的焦灼。又聽見你是多喝了酒，才成功的症候，然而多喝酒，不過是症候的引線，我知道你此番的症候，其實是爲了傷情所致啊！這咯血的症候，難道可以兒戲的嗎？茫茫情海，你竟甘心身殉，而捐棄你的昂藏七尺之身嗎？唉！你也愚極了啊！你是上有老母，下無後嗣，你的肩膀上是非常沉重，你是切不可這樣灰頹的啊！我委實不敢將我這薄命的身子，重重的來累你，你如果真是愛我，還得先愛你自己，留着你的身子守候着，隨時隨地找些歡樂，眼前雖是有一點兒煩惱，將來也許有機會，也未可知，俗語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還請你把這兩句

話兒的意旨，細細地玩味一下，「愁城」不是「長生國」你怎麼好久居不出，弄得自困自囚呢？昨天聽得大夫說：你的病是心病，服藥不能見效，本來心病是要把心藥醫的！苦惱和快樂，雖同是一個觀念，然而這就生死的關頭啊！只要心靈不昧，幹嗎要服那湯藥，制恨抑愁，清心平火，只要情火一熄，病魔自然會遠避開的。我的話兒是說盡了！但願你千萬不要忘卻啊！芳蘭兩盆，割愛相贈，這花倒還不是俗品，一株名字叫做「小荷」，一株名字叫做「一品」，病中有這東西，非但可以安慰寂寞，並且還可以營養的心神哩！寫這封信的時候，魂靈已先飛到了你的身邊，所以寫得很潦草，紙短情長，祝你珍重。

臨了再有兩首小詩，原來是詠賦那兩枝蘭花的；

一品名休羨，家貧無好花。素心人此夕，應共惜芳華。

「大一品」

故與淡烟遮，銷魂是此花。藉茲情種子，伴爾病生涯。

「小荷」

深情若揭，好語欲仙，夢霞看了信，又看了詩，頓覺神魂齊醉。他的症候，本來爲着傷心而起，夢霞自己也明明知道的，不過這傷心的症候，夢霞却是沒有法兒能夠自己治愈。現在梨

娘的這封信，非但洞悉夢霞的病源，而且對於事理上十分貼切，竟像諸葛亮把十六個字醫治周公瑾一樣。一封信含着妙用，兩枝花聊慰相思，夢霞害的是真病，梨娘便把真情來感動他。雖然夢霞頓時便全愈了！奇病奇醫，奇人奇事，愛情的把人們作弄，它的轉移力竟是這樣的巨大，感化力竟是這樣的迅速，真是使人不可思議。前天崔父勸慰夢霞的話兒，雖是萬分誠懇，萬分週至，然而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藥爐烟裏，蘭幕香中，患病的夢霞，早已霍然而起，精神復舊，言笑如常的了；這時候他正伏在桌上起草，他寫的什麼呢？原來是回復梨娘的二首詩。

多承你贈了名花，又贈我佳句，深情刺骨，我的症候竟是痊愈了！很虔誠心答復你兩首詩，暫且報答你的高恩於萬一。

馨香遠贈寄深情，露眼如將肺腑呈。君子有心同臭味，美人此意最分明。瘦來只恐香成淚，淡極應惟我稱卿。今日素琴須一奏，忘言相對兩相傾。

春風識面太遲遲，令我瀟湘係夢思。佩豈無緣總不解，芬猶未盡恐難持。任他羣卉誇顏色，只願終身伴素姿。一掬靈均香草淚，蘭桂同此斷腸時。

## 附詠名花小詞兩闕

## 思佳客 (大一品)

報答春暉擢素芽。盈筐合獻帝王家。頭銜品自無雙貴。芳國香應第一誇。承雨露。嗜烟霞。却甘淡泊洗鉛華。余情已向幽叢託。不愛春風及第花。

## 憶蘿月 (小荷)

花嬌欲語。搏露如擎雨。冉冉情根還乞護。恐有鴛鴦魂註。相遺多感情深。合歡夢裏同尋。卿心幽如蘭性。儂心苦比蓮心。

## 第九章 題影

日子長得像年歲，人瘦得像黃花一樣，夢霞此時已經戰退了病魔，脫離了鬼趣了！然而病了幾天，已是消瘦的，只有了一把骨頭了！症候痊愈之後，他把鏡子自己一照，已是減盡了舊日的丰采，頭輕脚重，兀是有些站立不穩。原來他的症候雖是好了，然而身子已是大受影響，已經不是以前那樣的腸肥腦滿了！梨娘知道他精神還沒復原，還得好好兒的調養，便勸

他不要急急乎進校辦事，且在家中靜心調養幾天再說，恐怕一經辛勞，症候又要反復。梨娘一壁這樣寫信勸他，一壁請了那位姓費的大夫，依舊叫他服藥將補。至於一切飲食，尤其是非常注意。夢霞受了梨娘這樣的恩德，雖是刻骨銘心，感激涕零，然而一時也從報答，只好放在心裏，慢慢地再說。

爐烟裊裊藥裏層層，前幾天夢霞吃的藥，好似石沉大海，一些也不見功效，可是這幾天吃的藥呢，却又似迅風掃葉，效力非常宏大。原來這並不是湯藥的有靈有不靈，一半是激發心理作用哩！夢霞這幾天閒居無事，有時候看書消遣，有時候也去院子裏疎散疎散練練腳力，自己覺得精神已是逐漸復原，不過很是怕風，不敢回外邊多跑，獨自一人覺得無聊，便和筆墨相周旋，或是賦幾首詩，或是寫一封信，寄給梨娘，將自己的心事告訴她。鵬郎替他們兩下遞送，一忽兒去，一忽兒來，忙個好似樑上燕，一樣這樣十幾天一來，梨娘對於夢霞就一發誠摯。夢霞對於梨娘也一發感激，兩下的熱度，就頓時增加到沸點以上，比以前一發懇切了。

夢霞患了症候，校內的功課已是荒廢了二十多天了。從石癡動身到現在，算起日期來，

應當早好到了東洋，但是音信杳然，始終也不曾有過信來。石癡的父親，在夢霞尋病的當兒，也曾到來探望過幾次。現在夢霞的症候已經全愈了，成天到晚的悶在書齋裏面，也覺得很無聊。預備第二天要到校內受課，順便就去探望一下石癡的父親，答謝他前幾天到來探病的美意。這樣預算好了，便帶早就寢，預備養足了精神，明天好起早辦事啊！

天色黎明，夢霞就起身了；洗漱過後，一看時候還是很早，恐怕感冒清晨的冷氣，不敢便走，獨是一人在室中徘徊着。過了一會，忽然想起了家中的老母，不知近來怎樣情形，便走近桌邊寫了一封家信，只說自己在外面很好，並不提起害病的事情；原來他恐怕上了年紀的人，聽得自己害病，一定要心裏不安，所以並不提起寫好了信，又拏來封固了，才交給館僮叫他去郵局投寄。

屋簷上棲滿了許多喜鵲，齊齊兒的在那裏歡躍狂鳴，也不知有什麼喜事，到來報告主人。這時候壁上的時計恰好噹……的報了十下，夢霞鎖了門戶，正待要走，忽然郵差送上了兩封信。夢霞接來一看，有一封信面上寫着『石癡自長崎發』的字樣，不禁喜出望外，連忙拆開一看，上面寫着『我此番上日本，路上很太平，你可放心，今天已是到了長崎，不過在半

路上忽然下起雨來，把我的行裏一齊打溼了，使我受盡了旅行的苦楚。打算在長崎逛幾天，再向東京進發，大約要端午節前後，才能到達目的地哩！」夢霞看罷，且把這封信放在一旁。再看這第二封時，却是胞兄劍青從福建寄來，他就不得一發欣喜。原來劍青是去年秋天上的福建，到現在差不多要一年了。夢霞這番出門，劍青本來是不知道的。後來夢霞到了蓉湖，就接連發了二封信給他，但是一向不會接到他的回信，現在忽然在無意之中接到了這封信，叫他怎麼不要喜出望外呢？夢霞當時拆開信來一看，方知道劍青現在充當一個衙門裏的文牘，近狀很好，並且說他在五月底邊要回家一行，他已算定自己那時候也放了暑假，一定可以兩下見面。至於他是不是再上福建，要過了夏天再定。夢霞看了這樣的信，真是說不出的歡喜。預算和劍青會面的日子，已是不遠，分別了這許多時候的弟兄，到那時候突然相見，那就真不知要快樂到怎樣田地呢？夢霞這樣一想，不知不覺竟是想出了神，好像這時候已經和劍青對面談話，大家正在訴說別後的事情呢！唉！哀樂這兩個字，隨着時候變遷，真是沒有一定，並且不論是「哀」是「樂」，總不是單獨降臨，總是重重疊疊的到來！夢霞在害病的當兒，時時刻刻想着胞兄，想着好友，可是劍青和石凝兩人，却是消息沉沉，始終也沒有

音信寄來現在症候剛剛痊愈兩重好消息竟會同時到來似乎有人在冥冥中特地將他播弄，故意使快樂事情在同一時間聚會的一樣。送來十分歡喜，卸却一担離愁，唐貫休有句詩，叫做『綿綿遠念近來多。喜鵲隨函到綠蘿。』夢霞在這樣的情景，倒恰好合上這兩句詩意呢。

早晨的太陽，吐着皎皎地的光輝，夢霞含笑走離崔宅，一路上和風拂袖，嬌鳥喚晴，田隴間的麥浪，一層層翻着金黃的顏色，迎面的青山，撲人的爽氣，遠水連天，寒光映樹，早晨的景物，另外有一種清新宜人的景致；『烟消日出人不見』。不是在鄉村居住的人，決乎領略不到這種天然佳趣的。夢霞在這半個月以內，鎮日裏蟄伏在斗室裏面，好久沒有吸收到野外的新鮮空氣，真是說不出的苦悶；今天這樣一早，獨自在野外走着，只覺得野情駘蕩，堤旁楊柳，一路鮮明；再且剛才看了兩封信，喜事尙在心頭，再對着這樣天然的佳景，真使他耳目一新，胸襟頓爽，感到無窮的愉快。不過同是一樣的景物，在失意的當兒遇到了，就會覺得可憐，在快樂的時候遇到了，就會覺得愉快，心裏隨着時間變遷，目光也就會跟着兩樣。這時候的夢霞，要不是在快樂的時候，那麼瞧到這樣的景色，一定又要發生草草勞人，前途茫茫的感想，正不知徘徊路側，要懊喪到怎樣田地呢！



夢霞一到學校，校內同人都來致候，那些學生，一齊到來歡呼致敬，個個含着欣喜的臉色，這也可見得夢霞平日對於學生的感情了！這個校裏，連夢霞一共兩個教員，一位就是李先生！石癡沒有上日本去的時候，每日自己也担任一二小時的課程，石癡動身以後，他的課程就歸夢霞一人担任，後來夢霞害病，這全班的課程，李先生就只好獨自承當。這位李先生，也是新學界裏人物，可是他却沾染了時下的習氣，和夢霞不很投機，而且這李先生平日總是歡喜揚人之短，炫己之長，夢霞當面雖然不和他計較，但是心裏却很有些鄙夷他。這時候李先生聽得夢霞到來，便欣欣然的到來接見。夢霞便向他道謝道：我病了這幾天，這荒廢的功課，要你一人担任，真使我非常不安。李先生聽了這話，略略謙遜了幾句，便道：現在你的貴恙，幸而全愈了？近日的天氣，十分和暖，風清日朗，正是很好的旅行時候。聽得鵝湖地方的許多學校，成績都是非常優好，我想趁着星期日的空兒，領着全校學生到鵝湖去旅行一次，一則可以調查調查他們的成績究竟怎樣，二則也可得到一點互相觀摩的益處，況且在這初夏的天氣，萬綠叢生，到處觀察觀察，也可增進一點植物上的知識，不過我怕你的症候，剛好，禁不起長途跋涉，如果你能夠同去，那是最好沒有了！夢霞聽了這話，也便點頭應允，當

場約定明日一早起程

鵝湖是無錫縣裏的一個重鎮雖然是一個小市集可是人烟却非常稠密商業也十分繁興差不多竟是一個城市的縮影。地方上姓華的是個大族，歷來所出的人才很多而且很有名望，真是一處山明水秀，人傑地靈的所在。地方上的風氣比別處開通的早，已經成立的學校，有果育學校，鵝湖女校，並有私塾改良的小學校，很小的一個地方，學校却是很多，學務非常發達，而且辦理的很是合法，成績也非常優美，不但無錫縣屬的一切學校裏面，不可多得，就是全國各地的許多學校裏面，恐怕也不容易多覲呢！這地方和夢霞担任教務的那個學校約摸距離二十多里路途，走水路要半天功夫才能到達。夢霞自從到了太湖，本來早就想一逛鵝湖的名勝，只是一向沒有閒空，提不起遊興，現在乘着這個旅行的機會，總算能夠一償宿願，所以平日雖然和李先生不很投機，可是這番李先生提議旅行鵝湖，他却十分贊成咧。

第二天的早晨，夢霞一早就到校內，五十多名學生，此時已都穿了新衣服，聚集在一處等候，李先生正在吩咐校役，他預備一切應用的東西。這時候已是八點左右，船夫也早來

崔促。夢霞便道：我們此去鵝湖，一來一往要四十多里路途，路上要好些時間，若不早一點兒起程，恐怕要來不及回來。說了這話，便和李先生領了學生，一齊到操場上，排列了隊伍，報了名數，將平日教授他們的旅行規則和旅行儀制，重新申述了一遍，吩咐那些學生，各自牢牢記住。訓練過後，便整隊出發，船隻停泊在半里之外，一共是兩隻。大家到了河濱，夢霞和李先生兩人，便各自領着二十多名學生，分坐了兩船。一會兒便解纜起程，恰好遇着順風，帆飽舟輕，船就駛得非常迅速，約摸十一點鐘左右，便到了目的地。這時候岸上那些人家，已是炊烟四起，大家都在做午飯了。夢霞便和李先生率領了學生登岸，預備先去參觀果育學校。當下問明了路徑，便向前進發。這時候恰好日高風小，塵土不揚，囊囊的履聲，翩翩的旗影，步伐非常整齊。路旁那些瞧熱鬧的人，一齊嘖嘖稱羨道：這是鵝湖地方小學校裏的學生，你看他們的精神多麼活潑，步伐多麼整齊，要不是受過良師的教育，怎麼能夠這樣啊！

『果育』是鵝湖地方一所開辦得最早的學校，至今已有了幾年的成績。担任校務的人，都是些學界名流，經驗學識都是十分豐富。夢霞這番能夠到鵝湖來，和這些人把晤，心裏萬分愉快。果育學校裏的校長和教職員，聽得他們一到，便率領了全體學生，整隊出迎。行過了見

面禮一面唱着歡迎歌一面又唱着參觀歌表示出萬分敬愛的誠意。過了一會，便散了隊伍，陪他們進校室參觀，到了午飯時候，又備了很精緻的菜蔬留他們午餐，吃罷了飯，稍微休息了一會，便由果育學校的學生引導，再去別家學校參觀，一路上軍樂悠揚，歌聲宛轉，曲曲折折像常山的蛇兒一樣。跟着許多瞧熱鬧的人，路也幾乎給他們阻斷，真可稱得感極一時。到各處去參觀完畢，天色已是將晚，果育學校裏的校長還要請他們到野外去玩拋球的遊戲，夢霞因為時候已是不早，便緩言謝絕，一般學生也都想着要回家，這就依舊排了隊伍回船，果育學校的全體學生，一直把他們送到江邊，兩下方始作別。落日歸舟，放乎中流，一帆風送，雙槳如飛，然而回到蓉湖時，已經是萬家燈火闌黃昏了。

學生各自回家，夢霞已覺得十分疲乏，便和李先生作別，回到崔宅，一進門，便見鵬郎迎面問道：「今天是星期，先生却到什麼地方去尋樂？真叫人望穿秋水呢！」夢霞便將旅行鵝湖的話兒告訴他，鵬郎不等夢霞說完，就撥轉身子走了。夢霞走入書齋，也沒有精神再問別事，便向榻上和衣而倒，原來他辛苦了一天，身子已是十分疲乏，急待將息，可是他一輪到床上，就覺得被窩裏有一樣東西，突然碰着了胸脯，冰冷得好似冰水一樣，心裏暗吃一驚，連忙用手

去一摸，黑暗中，也瞧不清楚是什麼東西，再移過燈來一照，方始瞧清楚是一具鏡架，裏面放着一張照相，剛才正是碰着下玻璃，所以那樣冰冷似水，仔細一看，那鏡架裏面的人物，不由得心花怒放，肺葉大張，原來鏡架中不是別人，就是梨娘的肖影！這一來，頓使夢霞喜出望外，暗想梨娘今天一定獨自到這裏來過，見我不在，故意留下這張照相在被窩裏，安慰我相思的苦楚，怎麼她的用情這樣深，而寄意又是這樣的遠呢？後來又想梨娘既是到來，留下這張照相，那麼除了照相以外，一定還有什麼遺物可尋，這時候的夢霞，己是把身子的疲乏完全忘却了，起身下來，擎着燈，先向書桌上詳細檢視，但見那硯台上墨藩尚存，筆尖兒又是溼着未乾，可見得梨娘一定在這兒寫過字，但是把書桌上的東西一齊翻遍，也找不出一點字跡，這就不免有些疑異，再一看地下，方始瞧見了零亂的紙灰，飄得滿地都是，最後才在灰爐內找出了一條沒有燒過的紙角，連忙取來一看，上面有七個字，叫做「悠悠人亦去如潮」，夢霞看了這七個字，心裏一發狐疑，暗想梨娘既是寫了這個詩稿，不知幹嗎又要把它燒掉，既是把它燒掉了，那麼爲什麼又單單留着這七個字呢？想了好一會，也是想不出個理由來，這個悶葫蘆，一時却不容易打破咧！

倩影雖然不留，可是這幾個字跡，却大可玩味。夢霞擎着那張紙角，一面想，一面又不住的思索，過了好半天，也想不出梨娘的命意所在。一天歡喜，就頓時製成了滿腹疑團，橫梗在心窩裏了。一時再也放不下去，晚飯也不吃，只顧細細地搜索。這樣又想了好一會，忽然明白過來道：「哦！是了！今天是個星期假日，梨娘知道我今天決不會上學校，因而特地到來探訪，也許她還有什麼事情，要來和我商量，想不到我今天偏偏會不住這裏，她這個詩句，分明懷着『室邇人遙』的感想，似乎惱我不對她說明行踪。夢霞這樣一想，心裏十分懊悔，不應該聽了李生的說話，去鵝湖旅行，並且臨走的當兒，又不曾留下一點消息，逕自默默無言的走了；累得梨娘這樣的來空跑一回。想到這裏，情不自禁的拍着桌子狂喊道：『罷了！罷了！不先不後，偏偏今天去逛鵝湖，大好良緣，就此輕輕錯過，我的命辰，怎麼竟會苦到這個田地呢？』列位看官，你說夢霞這個猜想對嗎？梨娘是詩禮人家出身，現在雖然做了孀婦，然而畢竟不是那些蕩檢褻閑的婦女可比。她和夢霞，雖然是關着戚誼，不妨和他以禮相見，然而親疏有別，內外有嫌，又且是在青天白日，若使她果真要幹這些密約幽期的勾當，那麼她自己雖是不覺害臊，難道就不怕給人家撞破了，要騰爲話柄嗎？這就可見得梨娘無論如何戀愛夢

霞，也決不致於會這樣輕狂冒失的。原來她來的時候，早就探明夢霞今天是不在家中，夢霞那個理想，是完全錯誤的。不過夢霞在這時候，却是如醉如癡，認定梨娘是有心到來幽敘，却口口聲聲的怨恨自己不該出外旅行，錯過了這樣的大好良緣哩。夢霞既是這樣萬分懊恨，便抽起筆來賦上兩首詩。

鵝湖泛掉偶從行，負却殷勤訪我情。湘管題詩恨宛在，紙灰贖字意難明。室中坐久餘蘭氣，窗隙風過想珮聲。我正來時卿已去，可堪一樣冷清清。

暫駐芳容獨自看，入門如見步珊珊。更勞寄語悲人遠，爲覓餘香詩漏殘。命薄如儂今若此，情真到爾占應難。青衫紅袖同無主，恨不勝消死也拚。

夢霞賦了這兩首詩，又把梨娘的照相，將來端詳細看，但見她穿着西洋女子的服裝，花冠長裙，手裏挾了一本洋裝書籍，風致嫣然，真是亭亭玉立，飄飄欲仙。夢霞目不轉睛的把那照相把玩了好一會，心裏是說不出的愛慕，但是畫上美人，無論如何叫喚，她也不會答應，這就又覺得萬分難受，當下便拆開了鏡架，取出相片來，在她的背後又題了兩首詩。

意中人是鏡中人，伴我燈前瘦病身。好與幽蘭贈素質，定從明月借精神。含情欲證三生

約不語平添一段春。未敢題詞寫裙角。毫端爲恐有纖塵。

眞眞畫裏喚如何。鏡架生寒漫費呵。一點愁心攢眼底。二分紅暈透腮渦。深情迤邐抵瑤  
贈。密意重重覆鏡窩。除是焚香早夕共。於今見面更無多。

## 十章 情耗

心上難拋。只要一思量。心裏就曾非常難過。梨娘接到了夢霞的詩，就寫信回復夢霞。那信上說：我來，你不在書齋裏，要是你在書齋裏，我也決不會來的那留下的一句詩，原是出於無心，你可不要放在心上。至於我送你的那張照片，實出於情，不自己，所以不避瓜田李下的嫌疑。這樣毅然地送給你，然而我並不是要望你報答的，因爲我把你當一個知己，你也能夠對我曲意垂憐，大家引爲同病，然而我自己知道這一輩子，恐怕沒有機緣和你相見的了。種玉無緣，還珠有淚，既不敢辜負你，也不敢耽誤你，斷梗飄蓬，聚散本來是沒有一定。的。現在我倆雖然只隔着幾重牆壁，然而却似阻斷了千水萬山，有幾萬里路的距離一樣，要想見一下面，可是千金難買，日後也許你到了別處，我却依舊獨守空閨，那麼更從何處再能



瞻仰你的丰采，重圓我的詩夢呢？所以我現在送這照相給你，一半固是我的癡情，一半也是留給你做日後的紀念的。夢霞看了這樣一封信，頓時好像受着了當頭的棒喝，又好似突然聽到了清夜的鐘聲，一腔達到沸點以上的熱情，不覺漸漸地由熱而溫，由溫而冷，由冷而竟至於死。魂銷魄散，抽聲咽泣，眼淚撲簌簌地像聯珠一樣的淌下。過了這一會，才含着淚水長嘆了一聲道：「相見不相親，何如不相見。」要說是沒有因緣吧？那麼無意中怎麼會見到她？要說是有因緣吧？那麼怎地又這樣顛倒不順？畢竟是情緣的錯誤呢？還是命辰的乖舛呢？還是冤孽的深重呀？老天爺的作弄人們，竟是怎樣的殘酷嗎？浩浩茫茫的人海之中，像梨娘這樣知心的人，再到何處？找出第二個來，我怎麼還好可惜這淪落的殘生，不爲了她情死呢？於是立即做了兩首詩答復她道：詩中有『來生願果堅如鐵，我誓孤棲過此生。』這樣的兩句。梨娘讀了他的詩，心裏大爲不安，她就再寫信去勸慰夢霞，委曲陳詞，情至義盡，字字都從肺腑中流出來；等得一封信寫好，她的一顆芳心，早已粉碎，柔腸早已一寸寸的斷了！在近來的幾天之內，她和夢霞的信件來往，一發比以前來得忙碌，院子裏那個埋香塚，這時候也是淚雨淒迷，籠罩着一層層的愁雲，觸到耳內都是斷腸的聲音，映入眼簾又盡是傷心

的景象，這黑暗無光的愁城裏面，幾乎是一些光明都沒有了啊！

大凡愛情的作用，發生的時候是非常迅速，追求的時候，又是非常熱烈，它的吸引力和膨脹力，都是非常偉大，然而愛情的能夠成功，中間必須經過無數階級，由淺入深，由薄而厚，才能漸漸地達到成功。決不是含糊糊糊一樣，就能達到纏綿不解的目的。好像夢霞和梨娘，他倆個起初，不過是游絲似的一點愛情，兩下牽惹，能力很是薄弱，後來日子已久，交接一多，愛情也就漸漸地真切起來，直到現在呢！大家都是肺腑相傾，心腹相吐，已是達到了固結不解的地步了。假使梨娘肯學卓文君，夢霞竟是一個司馬相如，那麼玉容無主，金徽有情，儘可繼續那前人的風流韻事，書齋裏面，晚上又是沒人踏到，儘可了結他們的一重公案！然而梨娘並不是蕩婦，夢霞也並不是輕薄兒，發乎愛情，不能不止乎禮義，雖是深情欲醉，而好夢總是難圓，只能憑着十幅烏絲，痛寫一腔憤血，雙生紅豆，誓結再世因緣，他倆的才情雖然可敬，可是他倆的境遇，也實在可算悲哀的了！夢霞的賦詩立誓，却是出於真誠，梨娘多一句話兒，勸慰他，就使他多添一分苦痛。夢霞接到梨娘的信，一發不能不說個明白，這就濡淚和血，披肝瀝胆，又寫了一封最後的誓書，信上是這麼寫着。

接到你的來信，殷殷勤勤的苦勸我，一發見得你的多情，也就一發傷我的心，也不知你怎麼忍心單單用這些無聊的言語來安慰我，真使我的孤腸寸寸而斷，心裏萬分難受。啊！你要知道我並不是一個到處都會鍾情的人，也並不是一個輕諾寡信的人，你只要這麼一想，爲什麼我要直到現在還不對親事？我這樣的愛你，感激你，甘心爲你而死，這又是爲什麼呢？你看我的『紅樓影事詩』想必也可以知道我平日的心地，再看了我近日寄給你的詩稿，想你連我現在的心地也可知道了；你說我在新學界中閱歷，這句話是錯誤的，我經過了十年的坎坷境遇，名利心久已死了！現在世界上的事情，不時在那裏變遷，學界新張旗幟，我又怎麼能夠在波逐流和那些新學界中人物，到詞林藝圃中去角逐呢？我這番到蓉湖來，完全是爲了飢寒所迫，才到這裏來暫時託足，要說是熱心教育呢！我可委實不敢承當，你看現在的新學界裏面，畢竟有我這樣的人嗎？至於女界裏面，那我更不敢妄想，我並不是一個登徒子，以前的信上，已經告訴過你了！狂花俗豔，我是一向不放在心上的，這番對於你，會這樣的一見傾心，豈不是前世的宿冤嗎？可是陰成綠葉，徒然傷了杜牧的心懷，洞鎖白雲，已經絕了漁郎的略途。『還君明珠雙

派重何不相逢未嫁時。『你的命是薄極了！我的命不比你更薄嗎？別說今日的女界裏面，不能有第二個像你這樣的人，就使有我也決不肯再去鍾情他人的！如果對於你不能如願，我就甯可鰥魚終身，活着既沒有緣分，還是趁早一死，今世種了前因，來生定能收到後果，何必一定要在今生多做一場春夢，反而使來世多添一重魔障呢？至於宗嗣問題，我也預早想到，我雖然沒有伯叔，幸而有一個胞兄，去年已經成婚，差不多就好抱兒子了！只要能夠使得祖宗的血食，不至由我而斬，那麼不孝的罪名，也許可以稍微減輕一點啊！古人有一句說話，『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如果我說的話兒要反悔，那麼我情願同薄待人一例的受罰，你就算了吧！不必說了！我且問你，你的愛我，還是可愛我的才呢？還是感激我的情呀？這兩種問題，畢竟又是那一種來得重，那一種來得輕呢？但願你能夠發乎情，止乎禮，那麼我的心就很安的了！你又幹嗎要替我不安呢？也許長生一誓，能夠感動雙星，冤死千年，人間尙留孤坟，情愛如果不變移，因緣如果好繼續，那麼今生雖是鴛鴦獨宿，來世定可鸞鳳雙飛，此後活着一天，就和你同受淒涼的况味！萬一老天爺能夠見憐，不使我倆的因緣就此斷絕，有一日能夠和你對坐談詩，大家訴說訴說

飄零的苦楚，那我的志願雖然深，恐怕仍在不可知之數咧！唉……我自己勸自己，你勸我也勸不醒，至於要我把你所勸我的話兒，再來勸你，那麼我的心苦透了，我的恨長極了，悠悠蒼天，怎麼有個盡期呢？我的身子，素來不很結實，而今既爲情傷，又給病魔，前天突然的咯血，想必也是隱恨所致。一個人從小就多情，便不是幸福，我年紀雖還很輕，然而人世間的一切發憤，一切苦痛，已是沒有一樣不嘗過，這樣的憔悴餘生，再有什麼可惜，但願你從今以後，不要再想念我了。

後面再有四首詩。

杜牧今生尙有緣。撥燈含淚檢詩篇。聰明自誤原非福。遲暮相逢倍可憐。白水從今盟素志。黃金無處買芳年。回頭多少傷心事。願化閒雲補恨天。

顧影應憐太瘦生。十年心跡訴卿卿。佳人日暮臨風淚。遊子宵分見月情。碎剪鄉心隨燕影。驚殘春夢喊鶯聲。客中歲月飛星疾。剩剩空條繭盡成。

萬里滄溟涸片鱗。半生蕭瑟歎吾身。文章增命才爲累。花鳥留人意獨真。浮世百年成底事。新歌一曲惜餘春。金樽檀板能消恨。莫負當前笑語親。

才盡囊餘賣賦金，果然巾幗有知音。寒衾今夜憐同病，滄海他年見此心。靜散茶烟紅燭冷，凍留蕉雨綠窗深。蕭條影影空酬酢，夢醒重添苦楚吟。

鏗心作字，嚙血成詩，萬千心事，一齊在此中表現出來，「一字一吟腸一斷。」梨娘讀了這封信，看了這四首詩，真是說不出的悲傷，一顆芳心，好似受了刀刺一樣，淚水像聯珠的滾滾而下，再也想不到夢霞竟會癡心到這步田地，他既這樣說了，如果日後要實行今天的誓言，那麼他就要一輩子做鰥魚，一輩子得不到人生的樂趣！雖然他咎由自取，然而細想起來，他的處境也委實太悲哀，性情也委實太懇摯了，萬一他果真依着今日的話兒行去，那麼我雖不殺伯人，伯人由我而死，只爲了憐才兩個字，竟演出這樣一幕慘劇，我怎麼對得起他，又怎麼對得起自己呢？天哪！天哪！沉沉的浩劫，已經把我陷入了淒涼寂寞的境地，而冤孽牽連，再有這樣一個自投羅網的夢霞，抵死到來纏擾，絲毫不肯退讓，鎮日價迷迷惘惘地顛倒在愛情的漩渦裏面，不能解決，真是從何說起呢？這樣看來，我竟是一個不祥之物，自己誤了不算，再要去誤別人，誤了一次不足，再要誤第二次，真不如早些死了，免得再在人間多受苦痛，有恨難平，有情難遂，在這奈何天中苦度歲月，一忽兒酸眼，一忽兒皺眉，一忽兒刺心，一

忽兒剗腸，刀山劍樹，生受那地獄裏一樣的苦楚，這又何苦來呢？夢霞你也未免太癡情了啊！怎麼這般不自寶愛，又不相原諒呢？你這樣的挖心嘔血，把你的真誠向我表示，我並不是不感激你啊！不過我的環境，你是知道的，委實沒有法兒能夠答你啊！你就是對我再癡情一點，也是沒有用處啊！倒不如大家撒手，各自把心念丟開，幹嗎要這樣囉囉嗦嗦的賭咒呢？況且你這樣一說，叫我能夠過得過去嗎？癡情的夢霞，你也未免把我逼的太厲害了啊！我真不知道我前生欠下了多少孽債，要到幾時才還得清啊！唉！梨娘雖是這樣怨慕哀感，然而也實在沒有法兒好替夢霞想啊！原來梨娘到了這種境地，對於夢霞，最多只能負一點兒勸慰的責任，實在沒有能力好解決他的慾望；但是夢霞的誓言已經說出，他的意旨就，一定很堅決，決不是空言勸慰所能奏效。然而梨娘明明知道，却又沒有法兒能夠挽回，心裏越是感激得厲害，也就越是怨恨得厲害。不過梨娘雖是怨恨夢霞，却又無論如何總是放不開夢霞，既是放不開夢霞，那就無論如何也不忍使他實踐誓言的啊！

情之所鍾，正在吾輩，勞塵滾滾，只博得青娥一笑，長夜迢迢，更流下白傅千行熱淚，一句話兒說得激烈，就有生死的關係，夢霞的舉動雖然不算過份，然而『餅師鏡已荒荒破，霍女

釵難兩全』秋娘已老，杜牧休狂，一個人不幸而遇到了這種境地，那就只有運用慧劍，斬斷情絲，竭力把癡念抑制。夢霞對於梨娘，既是不會有過非禮的舉動，那就儘可把他放棄。如果大家能夠放棄了，那就大家能夠保全，不則事情不能成功，反而多添煩惱，這其間的得失，也很是分明的！然而『當局者迷』，事情揆到了自己身上，就總是要倒行逆施，強要做到成功，不知道兩下的情愛交戰，結果必有一場，甚至於兩敗俱傷，所以一個人的用情，應當要用在可以用情的所在，不能用在不可用情的地方；假使你強要把你的情愛，用在不可用情的所在，冒冒失失的闖進了情關，那麼起初如佛經上所說『恐怖顛倒，夢想究竟』，受盡萬種淒涼，嘗遍一切苦楚，結果依舊是得不到美滿的效果；不過除下幾種離奇愴怛的事實，使後人見了吊去幾點眼淚罷了！這樣豈不可憐，豈不可嘆嗎？在下寫到這裏，雖然感嘆夢霞的多情，然而又深怪夢霞的無情，照他的舉動看來，恐怕他是一定要把一個可憐的梨娘置之死地，然後方肯罷休，這簡直不是癡情，竟是毒情了啊！

諸位讀者，你們可知道梨娘看了夢霞的信，要拋拋不開，要戀戀無從，碧血和芳魂齊飛，芳心和珠淚並熱，也不知道爲了夢霞，要多添許多愁恨，原來梨娘決不肯使夢霞爲了自己，



把人世間的一切幸福犧牲盡淨，一定要想一舉兩全其美的方法，使他把誓言打消了，心裏才能安穩；可是無論如何打想，也是想不出來一個妥善方法，這就使她夢魂不安，飲食無心。像她這樣一個多愁多病的身子，怎麼禁得起再加上許多磨折，不上三天，就害起症候來了！

## 第十一章 心潮

夏氣初和，春寒猶惡，這樣的天氣，最容易使人困乏無聊；窗外的雲，像夢一樣的帶着愁容，太陽慘淡的沒有一點光輝，那閒寂的院子裏，罩滿了一層陰慘慘的空氣，靠近窗口的一株芭蕉，正是對着窗口卓然而立，臨風聳翠，葉子大的像旗幟，看去好似一個愁懷難開的捧心西子一樣！唉！這也真奇怪了，芭蕉有什麼憂愁，却也要這樣愁眉不展，滿臉憂容呢？它受了慘淡的陽光微微地一烘托，那慘綠的影兒，在窗紗上面若隱若現的掩映着，變成了一種水墨色。在這時候，窗外沒有一個人影，只有這棵映着陽光的芭蕉，這時靠近窗口，做出一種窺探的形狀，似乎在驚訝窗子裏的人，每天早晨一定要當着窗口，對鏡理粧，怎麼今天到了這個時候，窗子依舊鎖着，窗內還是寂無聲息呢？莫非是昨天晚晌睡得遲了，所以此刻還

是躺着沒有醒嗎？或者是遇着了這樣困人的天氣，竟是疲倦得不能起床嗎？芭蕉是這樣的發着疑問；其實窗子裏的繡榻之上，這時候正躺着一個一病奄奄的梨娘，但見她眉尖帶雨，鬢角翻雲，顯出一種萬分憔悴的狀態。她並不是失眠，也並不是春困，原來她是病了！她有病了！獨自一人躺在深閨裏面，竟沒有一個伴侶，除了鵬郎秋兒二人之外，竟沒有一個看護慰問的人。鵬郎和秋兒這時候又都不在房中，鴛帳半垂，爐香全熄，淒淒黯黯的一間屋子裏，竟是聽不到一點聲息，絕好的一個香閨，竟成了幽宅一樣。梨娘伏在枕上，正是萬分無聊的時候，突然瞧見窗子上現出一段黑影，起先還只道是有人在窗外偷瞧，後來仔細一認，方才知道是芭蕉樹的影兒。唉！病骨支離，足音闕寂，呻吟的苦痛，孤零的况味，真可謂極盡人世間的淒慘。只有這棵多情兒芭蕉，却是當着窗口不住的搖曳着，好像在那兒時作慰問；一個病人當着這樣的情景，你想她心裏要傷感到怎樣田地啊！幸而這天還有一點兒陽光，要使換了下雨天氣，那麼一陣陣的雨聲，滴滴答答的敲在芭蕉葉上，斷斷續續，送進病人的耳朵裏，「窗外芭蕉窗裏人，分明葉上心頭滴。」這時候的情景，恐怕一發要難受咧！

梨娘因爲感念夢霞，所以成了症候，夢霞那立誓的信，就是梨娘害病的媒介；除此之外，

再有一種特別原因，古人說的『憂能傷人，勞以致疾。』一個人只要有了過份的憂愁，或是過度辛勞，就會害病。梨娘爲了夢霞，既是萬分傷心，再加近來幾時，她又是萬分辛勞，所以現在這場病，她是無從避免的。原來荅湖地方的育蠶事業，非常發達，每年在春末夏初，田裏的麥，黃得像酒一樣，樹上的桑葉，碧綠得像油一樣的當兒，大家小戶，就都在這時候採桑育蠶。田野間採桑的婦女，這時候便絡繹不絕。崔家的屋子後面，也種着十幾畝田的桑樹，崔家就把這桑葉來育蠶，這些事情，都是梨娘一手經管。可是梨娘並不是一個身強力壯的女子，那些提筐摘葉的勞苦工作，雖然是雇着佣工幫忙，但是祭祀蠶神，清理蠶室，白天搬遷所在，夜間餵飼桑葉，審別冷熱，察辨燥溼，真像撫養嬰孩一般的辛勤，一直到三眠之前，上箔之後，梨娘總是整日整夜的沒有睡眠，盡心盡力的做着蠶娘，等到三天後開出箔來，雖已一片皆白，萬繭成團，可是已不知道費去了多少心力了！『蠶老人先老，蠶眠人亦眠。』這時候的梨娘，也實在是辛苦極了；可是夢霞那封立誓的信，又恰好在這時候到來，你想梨娘這樣一個嬌弱的身子，又在這萬分疲勞的時候，怎麼經得起再受這樣的創痛，要是不害症候，又怎麼能夠呢？

祛愁無術，招病有媒，梨娘害了症後，獨自一人在床裏躺着，心裏蘊藏着無數愁鬱，比了

夢霞害病的時候還要苦痛萬倍從古以來的女子本來比男子們要容易受到感觸因為她成天到晚的深閨獨處未出閨門一步行動既是失去了自由腦筋裏的思想又格外來得多要是在平日不害病的時候或是做些刺繡或是翻閱書本總還有一個法兒可以暫時消愁眼前解悶可是一旦患了症候那就成日成夜的和枕蓆做了朋友舊恨新愁就會一齊勾起縈繞在心頭打想無論怎樣也是擺脫不開思量不盡有時候好像驚波有時候好像駭浪一刻兒的功夫竟會發生出無數不可思議不可名狀的幻象原來這就是人世間所稱的「心潮」啊！這時候的梨娘腸迴九曲芳心如割真有說不出的苦痛回想到從前深閨待字沒有嫁人的時候時常和一般姊妹們鬥草輸釵簪花對鏡那時候多麼快樂此刻想起來真好似已經隔了人世一樣再回想到初次嫁人的時候有肩皆並無夢不雙二口兒恩深似海同盟白首誰知紅顏薄命不上幾時便晴天霹靂突然間驚破了好夢現在只落得要受這樣的淒涼苦痛梨娘這樣顛來倒去只管把以前的事情一件件不住的回憶着如蠶抽絲如蟻旋磨連那些家常瑣事閨閣閒情平日所毫不記憶的事情此刻也一樣一樣的從心窩裏翻騰出來清清楚楚地好似眼前的事情一樣最後又想到自己和夢霞的交往起先是花前酒

淚，後來是燈下傳書，這兩月的功夫，也不知種了許多情苗恨葉，直到現在夢霞有了那位立誓的信，總算暫時有了一個歸結。不過梨娘雖然這樣病思昏昏，心裏却還是一刻忘不了夢霞，一寸心潮，忽起忽落，總想想一個妥善方法來對付夢霞，可是她伏在枕上，反反復復的想了許多時候，也是想不出一個得當的辦法。在這時候，恰好有兩隻燕子穿簾而入，沿着屋子不住的飛鳴，聲音是十分淒厲，一聲聲和梨娘病中的呻吟聲音呼應着，再也不是以前那樣呢呢喃喃的快樂了！燕子呀！燕子！你怎麼這樣的多情呢？一個多情的梨娘，和一雙多情的燕子，做了病中的好伴侶，這個情形，委實也是太可憐了啊！

梨娘這樣的害病，完全是爲了夢霞一封立誓的信，要是夢霞的一片癡情，永遠不能打消，那麼梨娘的症候，也就永遠不能痊愈，這是勢所必然的事情啊！梨娘也並不是自己情願受這個苦痛，不過因爲夢霞不肯自愛，她也跟着不能再顧自己的身子，所以這時候梨娘的心裏，反把自己病的症候看得輕，却是把夢霞的癡情看得重呢！俗語說的『心病還須心藥醫』，以前夢霞害病，梨娘就用兩種名花，一封錦字，去醫治他的心病，果然夢霞的症候，立地就痊愈了！這番梨娘的症候，自然也不是藥石所能奏效，夢霞要是不忘記她的恩德，自然

也應該想一個法兒去救治她原來梨娘的症候却是跟着夢霞的心境轉移，如果夢霞要梨娘病愈，却也不是一件難事，只要再寫一封信給梨娘，說明自己以前那封信是鬧着玩的，從今後當豁開心地，勘破情天，永遠不再作繭自縛，這樣一來，梨娘的病症就自然會立刻痊愈。不過夢霞要果真這樣對付梨娘，那麼梨娘的症候雖是痊愈了，恐怕夢霞的症候，立地又會反復起來，甚至於竟會丟了性命，夢霞一死，梨娘又怎麼活得成？所以他倆的關係，今生今世，恐怕無論如何也是斷絕不了，不但大家要害病，甚至於大家都會送掉性命咧！唉！愛情竟能這樣的誤人，這也是要算是慘酷極了！

月韜鏡匣，風約簾鉤，這幽寂的病室裏面，半天沒人過問，最後才聽到有人在裏面和病人問答，原來是鵬郎來探望母親了！小孩子雖是沒有知識，但是他瞧着自己母親，病得不能起床，也曾把平日的頑皮狀態改去了，此刻正挨近床邊，用他的小手，按着梨娘的胸脯叫道：媽媽！媽媽！媽媽不是病了嗎？媽媽要服藥嗎？我去向祖父說了，叫他們去請大夫來好嗎？梨娘聽了這話，連忙阻止他道：你可不要多事！你還不知道我心裏的苦楚嗎？我的心頭，已是苦得難受，要是再服起那苦口的湯藥來，那就真要使我苦死了啊！鵬郎聽她母親這樣一說，頓時

哇的一聲大哭起來道：「媽媽！媽媽！你有什么麼苦楚，我情願替媽媽代受！」梨娘聽到這裏，不由得伸出手來，握住了鵬郎的手，微微一哭道：「這是什麼事，也好由你壽！」你……急，我實在是沒有什麼病，鵬郎這才反愛爲喜，擦乾了淚痕，立地從懷中取出一封來，放在梨娘的枕頭上面道：「媽媽，今天先生沒有上學去，我把媽媽害病的話兒告訴了他，他就寫了這封信叫我帶來。」梨娘聽了，微微地帶着怒容道：「誰叫你又去向他饒舌！」接着長嘆了一聲，慢慢地從枕上取過那封信來觀看。鵬郎站在一旁，不說什麼，一間屋子裏，頓時又寂無聲息。

梨娘讀夢霞開病的信道：

聽見你有了症候，心裏非常悲痛，你害的什麼症候呢？你的症候又是從何而起的呢？我和你雖只相去咫尺，中間只隔着幾重牆壁，然而照現在的情形看來，竟似隔絕了千萬重的蓬瀛仙島一樣，怎麼能夠身輕如燕，飛入你的香閨，揭開羅帳，一看你的臉面，使我這苦惱的癡情，也好稍微得一點兒安慰看了。『聊齋誌』上的孫子楚，變了鸚鵡飛進阿寶房中的故事，我的神魂，就會頓時飛去。然而我仔細一想，又覺得我倆總是沒有因緣。

所以要相見一下也是辦不到不過照我們現在的情形看來就使能夠見了。恐怕也是開不出笑臉，只能夠大家淚眼相對看了你病裏的秋顏，反而要提起我心頭的憤火，倒不如不見面的爲妙啊！唉！梨姊夢斷魂離，幾天我的情形，現在居然挨到了你身上嗎？你的症候爲誰而起，這又何消說得，心緒縈繞，就是引病的媒介，我的誓言，就是摧病的靈符，然而我要是沒有那封立誓的信，你這場症候也是逃不了，不過不至於會這樣的迅速罷了。『夢霞夢霞！無才薄命不辭身』是我害了梨姊了！傷心啊！那萬分殘酷，萬分暴虐的病魔，怎麼竟會來找到了你呢？這可驚可痛的惡消息，又怎麼會透入我的耳朵呢？偌大的天地，可愛的歲月，又怎麼會有我們這兩個人呢？我要想替你醫治，可是又沒有什麼藥好贈給你；要想安慰你幾句，可是又沒有那麼話兒好說；要想爲了自己痛哭一場，可是又沒有淚水可以揮洒；我不能阻止你不害病，我又怎麼能夠保得住我自己不害病呢？近來積恨愈多，歡情一天一天的減少，現在又聽到了你的病信，我的愁懷就一發撩亂，恐怕不久的將來，就要和你一樣的病了。現在我還有一句話兒，要請你垂察，但是我寫到這裏，我的心委實痛極了，哭也沒有聲音寫出來也不像字的了。原來我



的誓言，實在是出於萬不得已啊！世上的多情，人他就一定是薄福，我自己這樣癡狂，本來不能怨誰，你的要做孀婦，是你的命該如此，我的要做鰥魚，也是我的命該如此，明明知道命該如此，可是依舊要這樣牽連不解，抵死相纏，要弄到這種地步，這恐怕也是命啊！我自己既是不憐惜，你就更不必替我憐惜了！更不應該爲了我而害病了，還望你減消愁恨，勉力保留着你的身子，莫教人去樓空，竟是斷絕了今世的一點希望。

這封信筆意蕭瑟，墨色慘淡，從瘦勁裏面，露出凄苦的態，初一看，幾乎認不出是夢霞的手筆，可見他寫這封信的時候，一定是百感交集，手隨心轉，所以字跡竟會這樣失却了常態，信後另附一箋，上面寫着八首七絕，斑斑點點的淚珠兒，濺滿了字裏行間，好似一朵朵的梅花一樣，還沒有看他的詩句，已經覺得觸目不堪了！

麥浪翻晴柳颭風，春歸草草又成空。庾郎未老傷心早，苦誦江南曲一終。  
 一日偷閑六日忙，忽聞卿病暗悲傷。舊愁不斷新愁續，還較蠶絲一倍長。  
 佳期細叩總參差，夢裏相逢醒不知。訴盡東風渾不管，只將長恨寫烏絲。  
 半幅蠻箋著小名，相思兩字記分明。遙知潑盡香螺墨，一片傷心說不清。

怯試春衫引病長。鷓鴣特爲送淒涼。粉牆一寸相思地。淚漬秋來發海棠。  
啼晴多在柳梢邊。獨步徘徊思杳然。目送斜陽人不見。遠山幾處起蒼烟。  
惻惻輕寒早掩門。一絲殘淚閣黃昏。不知今夜空床夢。明月梨花何處魂。  
綠窗長合伴殘燈。一度劉郎到豈曾。只覺單衾寒似鐵。爭教清淚不成冰。

梨娘還沒看完，臉色頓時慘變，一陣劇痛，猛刺心頭，不由眼前昏黑，悠悠忽忽的竟是暈迷了過去，喉間只有游絲似的一些氣息，淚眼盈盈，忽開忽閉，手指微微地顫動；這樣過了一會，經過鵬郎一盪連的幾次叫喚，梨娘總算痛定而醒，睜開眼來看着鵬郎，滿心要哭，却又不哭，恐怕要驚壞鵬郎。這時候的信箋詩箋，還在手中，她便慢慢地把它納入信套裏面，向枕邊一扔，微微地吁了一口氣，似乎已沒有力量長嘆。接着便向鵬郎道：我此刻覺得十分疲倦，要想將息一會，你可退出，不要來驚吵我。說了這話，便閉上眼睛，做出要睡眠的狀態。鵬郎見她這樣，便退了出去。唉……梨娘並不是真的要睡啊！原來她是要背着鵬郎，偷偷地啼哭一場，搵去一掬傷的淚水啊！

## 第十二章 情敵

藕絲不斷，樂性難投。梨娘一病二十來天，至今還是沒有起色；昏昏沉沉地好似受了鬼祟一樣，成天到晚不說一句話兒，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也不進什麼飲食。前後不過半個多月，一個閉月羞花的梨娘，已經花薦月暗，瘦得不像了人樣。床前的一尺土地，竟是變成了萬盞愁城，枕邊被角，斑斑點點的滴滿了淚痕，反正這也只有梨娘自己瞧見啊！氣息微弱得像了游絲，肌肉清瘦得只見了骨頭，瞧這樣兒，離開死期是不遠的了！這畢竟是誰害得他這樣的呢？

在下寫到這裏，既是替梨娘危險，也不能再寬恕夢霞的了！夢霞這個人，竟會這般忍心，梨娘已經給他一封賭咒的信，逼得害病，夢霞却竟會再來一封信，逼得他加重症候。這不是存心要斷送梨娘的性命嗎？這樣的人，還有什麼天良嗎？唉！路邊的枯骨，仁人見了就會惻然心動，門內的哭聲，過路的人聽見了也會愀然變色。夢霞和梨娘，既有那樣好的感情，不知他又怎麼忍心把那些無聊話兒，來做梨娘的催命符。世上不乏多情，誰能不替梨娘叫屈。

原來夢霞並不是不知道梨娘的症候是從何而起，也並不是不知道梨娘的症候，應當用什麼藥來醫治！不過因為自己的誓言已經說出，萬萬不能再行反悔，並且對症的藥，雖然能夠醫治梨娘一時的症候；然而往日的情愛，勢必一旦拋却！所以夢霞是再也不肯這樣幹的。夢霞遠存着這樣的心，他想梨娘害病，我情願跟着她害病，梨娘死，我也情願跟着她死，生死的事情來得小，只有那嘔心嚼血的誓言，却要地久天長的永遠保存着，決不能讓它無端消滅。所以他寫信去安慰梨娘，也明明知道梨娘看了他的信，症候是只會加重，不會減輕；不過夢霞既已知道了梨娘害病，要使不寫信去慰問，那麼不但心裏不安，就是情理上也說不過去。唉！梨娘這樣病着，夢霞雖然不病，然而也沒有一刻不在奈何天裏，用眼淚洗臉，一天十二個時辰，沒有一個時辰不是心戀神傷！一夜五更天，沒有一更不是魂飛夢杳！自從梨娘害病到現在，他也不知道絞出了多少淚汗，瘦減了幾多丰神了！他和梨娘雖是身處兩地，然而他倆的四隻眼睛，就早已同時乾枯，要使他倆這樣的一見面，恐怕一定要相對失聲，互相驚訝，掉過一位來一看，兩下的苦痛，差不多竟是一樣的啊！

榴火飛紅，荷錢漾碧，這是什麼時候呢？不是已到了各學校暑假之期嗎？夢霞離別了家

鄉已有好幾個月，頭這時候歸思如雲，一心只望着假期到來，就好離開愁城，重回樂土，一則安慰老母倚門倚闥的盼望，二則和久別重逢的劍青握手言歡，重敘天倫的快樂。可是假期已經到來，而梨娘的症候，却是依舊沒有起色，爲了這上頭，夢霞就不得不暫且留下。夢霞本來捨不開梨娘，何況此刻梨娘還在病中，夢霞自然更不肯掉頭竟去，然而梨娘的症候，却不是短時期內就能痊愈，梨娘一日不痊愈，夢霞就一日不能回家，所以這幾天夢霞既是紀望着梨娘，又是想念着家鄉，一顆心好像轆轤一樣轉輾不定，一重愁變成了兩重愁，一個人並不是金石之軀，怎麼得起這樣的摧殘，唉！夢霞恐怕你也快要害病了。

相持不決，兩敗俱傷，旁觀的人，這時候不但替梨娘危險，並且和夢霞擔憂，那裏知道梨娘這番的症候，竟和前次夢霞的症候，是一樣的病情，又是一樣病態，不上幾天，梨娘竟已霍然而愈，夢霞就此可以安心回家，這樣的驚波，這樣的駭浪，一切的危險情狀，都在一剎那間煙消雲散，一點痕跡都沒有。『天有不測風雲，有旦夕禍福。』古八說的這兩句話兒，真不是欺人之談，原來到了這各學校放暑假的時候，梨娘身邊，除了鵬郎秋兒之外，忽然又多了一個侍奉的人，梨娘就從這人身上，突然想出了一個對付夢霞的方法，心事一了，症候

也就立刻痊愈了！這人畢竟是誰呢？原來是梨娘病中的救星。但在夢霞一方面看來，却又實在是一個眼中的勁敵啊！

在下寫到這裏，有一句話兒要報告讀者：你們不是都知道這部『玉梨魂』的主人翁，就是夢霞和梨娘嗎？不知除他倆以外，再有一個賓中之主，主中之賓的人在着哩。在這人有出現以前，這部『玉梨魂』是一種情書，在這人已出現以後，這部『玉梨魂』就頓時變成了一部千秋恨史；只有離奇的情節，而沒有良好的結果的了！這人畢竟是誰呢？原來她是崔宅的幼女，名字叫做筠倩。

閱者諸君，還記得本書第一章『葬花』的一回事嗎？當時夢霞所葬的是已經彫落的梨花；院子裏不是還有一株正當盛開的木筆花嗎？梨花就是梨娘的影身，那麼這弄姿鬥豔、妍喜媚的木筆花，它又是誰的影身呢？我知道列位看官們早已存着這個疑問的了。原來這豔麗的木筆花，正是暗暗地替一位美人寫照。不過這美人一夢霞和梨娘兩人的情愛，就要一發淪入悲苦的境地。所以在下遲遲推到現在，直是不忍下筆啊！

在下說到這裏，更有一個疑難問題，要和諸君解決。夢霞已在崔宅寄寓了三個月頭，你

們可知道夢霞的心目中，除了梨娘、鵬郎等以外，他可知道崔宅的親眷裏面，還有筠倩這麼一個人嗎？諸君只要檢閱本書第二章，夢霞咏木筆花的二首詩裏，結尾不是有「題紅愧乏江郎筆，不稱風前咏此花。」這兩句詩嗎？原來這兩句詩，並不是夢霞借寄花興，漫無所指，不過筠倩是一向※鵝湖地方女學校裏面讀書，每月回家探望一次父親，夢霞僅僅在初到崔宅的時候，見過筠倩一面，後來是不曾見過。現在我先把筠倩的歷史，略為補敘一下。原來崔父一生，就養兩個子女，兒子就是鵬郎的父親，女兒就是筠倩，筠倩是十歲死的母親，一向把梨娘當胞姊看待，梨娘也把她當作自己胞妹一樣，兩口兒很是親愛。梨娘本是詩禮人家出身，家學淵源，文字很是精深。筠倩呢？臉兒既是長得十分美麗，天資又非常敏慧，真好似前世帶來的聰明一樣，梨娘見她穎悟異常，便教她讀書；於是筠倩既把梨娘當作胞姊，又把梨娘當作老師，兩口兒，同桌而食，同床而眠，就是人家的嫡親姊妹，也沒有她倆來得親暱。後來梨娘的丈夫死了，梨娘自然是十分悲痛，可是筠倩呢？也只有這一個胞兄，當時的傷痛，也正和梨娘一樣，大家都怨恨自己命薄。從此她倆便一發親愛，大家性命相依，大有一日都不能離開的概況。平日間雖然也有那鄰家的嬌娃，欽慕她們姑嫂倆的慧美，不時間到來陪伴她

們的寂寞對她們非常親暱；可是她倆却看的非常淡漠，對於她們不很接近；不過那些姊妹們却總是纏擾不休，時常要來招她倆去踏青，或是約她倆去鬥草，她倆就一發覺得厭煩，後來竟拒絕了，不讓她們再上門來。常常自相談論道：這些都是俗物，胸中沒有一點文墨，只講究塗脂抹粉，弄得醜態畢露，真使……見了要作十日嘔，誰有閒功夫和她們饒舌呢！唉……俗語說的『癡人多福』他們雖是俗物，然而她們的命運却是十分豐隆，却是生長在富貴人家，一輩子享受家庭間的幸福。至於那些不是俗物呢？雖然是才清貌秀，矯矯不羣，然而不給惡魔摧殘，也要遭天公忌妬，弄得負才畢世，飲泣終年，從古以來紅顏都是薄命，竟是成了打不破的慣例！『世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唉……小青的話兒，到現在竟是應驗了，那梨娘和筠倩，她們不就是小青一類的人物嗎？

筠倩一年一年的長大成人，面貌也一發長的秀麗柔美，傾絕人寰；可是她生就一種兀傲的氣概，却不時在眉宇間流露出來，有不容易接近的態度；古人所說的『豔如桃李，凜若冰霜。』正好和筠倩寫照咧。筠倩在去年的秋天，上鵝湖女校讀書，這就有機會結識四方的賢良女子，眼界因之大開，學術也因之驟進；從前禁錮在深閨裏面，感受到無數不平之氣，到



這時候，總算能發洩。她回到家中，老是這樣說：黑暗的女界，直到今日才算放了一線光明；但是世界上那些女同胞，尤是一個個沉埋在地獄裏面，不知道覺悟過來。別的我都不可惜，所可惜的就是一個梨娘！像梨娘那樣的天資聰穎，心竅玲瓏，要使她研究了新學識，在這個科學昌明時代，和那些青年女子相角逐，我知道她一定能夠橫掃千軍，獨樹一幟！可惜她生不逢辰，有了好才情，却沒有好命運，竟只能長此湮埋，辜負了青春，向誰去討還乾淨的身子，黑獄沉沉，早失盡了自由的幸福！就使來者猶可追，然而往者已是不可諫的了！唉……梨嫂！梨嫂！哥哥死得太早，然而你却生得太早啊！

自從筠倩到鵝湖去讀書之後，梨娘失去了一個良好的伴侶，心裏就一發沉悶無聊；就使遇到了良辰美景，她也總是鬱鬱不樂，看了人家的勃然奮發，嗟嘆自己的命運不通，心裏真是說不出的怨憤！幸而筠倩每月總是回家一次，回家後總要三四天才走，積了一個月的離愁，作連夜的長談，也可以稍微發洩一點胸中的憤慨。筠倩又善於談諧，常常能夠說的梨娘開顏，兩口兒總是整夜的不睡，擁着被兒談到天明，待到分別之後，就大家用書信替代，一二十天之內，一定有幾封信札來往，魚箋蠶蠶，簡直忙煞那送信的郵差。梨娘孤棲了半世，

在社會上已成了一個畸零的人兒，除了筠倩以外，就更沒有第二個親愛的人，誰知她的冤債，她的孽緣，還都沒有償滿，所以又會來了一個癡情的夢霞，使她的腦海裏，頓時又添了一個親愛的影象，然而她的對於筠倩，雖是爲了夢霞而分去了一些情愛，可是心裏却總是時刻難忘，信札來往，依舊是沒有稍微冷落啊！

夢霞初到崔宅的時候，恰好筠倩告假在家，夢霞從窗子裏面見了一眼，當時雖然驚訝她的豔麗，不過又覺得她在嫵媚之中，似乎含着一種英爽的氣概，使人不敢平視。所以夢霞見過一面之後，就像浮雲飄過太空一樣，腦海裏不留一點痕跡。至於筠倩對於夢霞，却更是淡漠，況且她是在家中的日子少，在學校裏的日子多，平日她只知道家中有夢霞這麼一個人，而對於夢霞的年齡，面貌，品行，學問，她是一樣都不知道，就是夢霞姓名以及家鄉何處，她也未能一一詳悉。她的天性本來是落落寡合，素來不歡喜像小兒女們那樣喋喋多言，又且在這時期她正是一心一意的在研究學問，除了校中功課之外，別的事情一樣都不管，這也並不是她過於忽略，原來她是實在沒有閒空管到別的事情，咧！就是她平日回到家中的時候，要是和梨娘談話，不則終日兀兀，像老儒一樣的鎮日價伏處在書桌邊首，或是溫習舊

課，或是翻閱初書，家事也一概不問！所以梨娘和夢霞倆的交往，她也是一些兒不知道。至於梨娘呢？也把這件事兒瞞得非常結實，輕易不敢使小姑娘知道。

入門帶笑，見面含愁，筠倩和梨娘分別了好些時候，心裏着實盼望；近來這兩星期裏面，又爲着準備考試，連信也不會通過一次，所以考試的事情一了，她便即日雇船回家。一路上暗自打想：這番回家，又可和分別了多時的梨娘，握手言歡，深夜長談；從今後夏日遲遲，家庭間的快樂事情正多，正好像以前一樣，同床合被，作長夜的清談，追償這幾個月來分離的苦痛。帆影如飛，隱隱約約的家鄉，似乎已可望得見，風花片片，烟草迷離，以前看了這種景物，就會牽愁惹恨，發生傷感；可是在此刻見了，竟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梨娘的觀念，想必和我一樣；她要一看見回家，正不知要歡喜到如何地步咧！

炊烟四起，柔橈數聲，一隻船兒靠着岸邊泊定，接着就有一位女郎登岸；但見她淡粧革履，手裏攜着書本，丰神翩翩，好似迎風的乳燕，一個船夫背着行李，在後面跟着，一望而知是一位從校中回來的女學生！這位女學生，原來就是筠倩！筠倩上岸之後，便一眼望着家門，很快的走去；履聲窸窣，形色匆匆，似乎失去了平日的那樣靜態，沒有以前那樣鎮靜；原來她歸

心如箭急於要拜見父親，會晤梨娘，所以會不知不覺的露出這樣倉皇急遽的形狀來。她當時到了家中，進得門內，不聽見一點聲音，一直走入裏面，也不見半個人影，這就不由得好生驚異；暗想自己開了家門，前後不過三個月頭，怎麼竟會冷落到這個田地呢？我這不是在做夢中嗎？沒有進門時候所見的景物，樣樣能增進愉快，現在進得門時，却處處都呈着悲慘的景象，十分歡喜，立地變成了滿眼淒涼，眼前的感觸，竟是變化的這樣迅速，頓時把一個筠倩弄得如癡如醉，呆了好一會，就在廊下徘徊着，不再向裏面走去。就在這當兒，裏面却出了了一個人來，那人一見筠倩，便撥轉身子歡呼道：「女公子回來了！我去報告老主人去……」筠倩認識她是秋兒，便也跟着進內。這時候，鵬郎已是迎面而至，一見筠倩，便搶前來扭住了她的衣角，叫道：「阿姑回來了，帶了什麼東西來給我呢？」筠倩笑答道：「有有一璧說，一璧抱過鵬郎來，撫摩着他的頭頂，問道：『你媽媽呢？』她只問了這一句，鵬郎就立刻換了一副很悲切的容顏，回答道：『媽媽已是病了好幾天了。』阿姑回來是很好，媽媽有了阿姑陪伴，這症候就一定會立地痊癒了。」筠倩一聽這話，大吃一驚，連忙拋開了鵬郎，先去見了父親，匆匆忙忙到來探望梨娘。

## 第十三章 心藥

梨娘病了十幾天，筠倩從校內回來了，這十多天功夫，梨娘每日和藥爐、灶結伴，蘭缸、枕蓆交朋友；只有鵬郎和秋兒兩人，在房內侍奉湯藥。然而來去也沒有什麼，也並不是一天到晚守在房內不走開的。這樣冷清清的境地，寂測測的時光，一枕淒涼，大有夜台風味。深沉沉的庭院，黯黯寂寂的簾櫳，已有許多日子不聽見說笑的聲音。這時候筠倩回家，鵬郎已是先進去報告梨娘，沒多一會，筠倩果然走了進來。她匆匆忙忙的一直奔到床前，揭開羅帳，向梨娘一看，不由得大吃一驚，幾乎要失聲痛哭起來。怔了半晌，才忍痛叫道：「嫂嫂！妹妹回來了！梨娘一見筠倩，便喘息着說道：『筠倩！我的病厲害，不能夠起床，請你原諒我吧！』筠倩含着淚水說道：『嫂嫂！梨嫂！一個月不見，嫂嫂怎麼會病到這步田地呢？看了你的臉色，真使肝腸寸寸而斷了！梨娘長嘆了一聲道：『薄命的身子，早晨難保夜晚，孱弱的體質，很容易摧殘，可憐我又並不是傾國傾城的容顏，却不知道怎麼會這樣的多愁多病，我的心是早已死了；茫茫的天道，竟使我生就這樣的薄命倩姑呀！筠姑！你的可愛的梨嫂，恐怕不久就要長離人世！』

了呢！像我這樣薄命的人，留着也本來無所留戀，與其這樣沉沉悶悶的沉埋在愁坑裏，而不乾乾淨淨的死了來得痛快，所以我現在也一點沒有別的想法，只有僵臥着等死罷了！我也沒有什麼放不開，一心所忘不了的只有你筠姑，深恐守不到你回來，我就先死了；幾年來相親相愛像同胞一樣的好姊妹，臨死竟是見不到一面，那就死了也難瞑目；現在可巧極了！你回來得恰好，鵬郎這孩子，今後は拜托你的了！每年到了春秋佳日，如果你不忘記今日的情愛，能夠用一盃冷飯，一朵鮮花，到那白楊荒草間去憑弔一下，那麼我在泉下，也當感激不盡啊！梨娘說這話時，筠倩早已哭不可仰，直待梨娘說完了，她才擦着眼淚說道：嫂嫂你別說這不吉利的話兒！上帝！上帝！我和嫂嫂祈禱上帝，別給你受痛苦，別給你受煩惱，替你驅逐病魔，替你謀覓幸福，說到這，屈膝向床沿一坐，低着頭，閉上眼睛，嘴裏喃喃地做出一種暗暗祝告的狀態。這樣過了好一會，忽地睜開眼來，看着梨娘說道：好了，好了，嫂嫂的病馬上可以好了！梨娘看着她這樣的形狀，不由得破涕一笑，說道：筠妹，你不是瘋了嗎？怎麼做出這個樣兒來？你在學堂裏讀書，怎麼學會了這個師婆子的法術呢？筠倩聽了，也含淚一笑。筠倩和梨娘畢竟是多年的姑嫂，梨娘的心情，她却一一知道，料想梨娘這番的症候，一定是爲憂

鬱而起；這就早夜不離，做她的看護，殷殷勤勤的調湯進藥，十分留心的替她加被換衣，日長無事，便和梨娘談天說地，滔滔不絕，將自己在外邊的一切所見所聞，也有各處的風物，也有兒女的私情，有的是親身經歷，有的事件事遺聞，一樁樁，一件件，只要腦海裏的記憶得出，便傾箱倒篋的，盡量對梨娘供獻；另外再加上許多穿插談諧，無奇不有，像海客的談瀛州，花雨繽紛，像名伶的扮演戲劇；又是熟悉，又是詳細，直使梨娘聽得樂而忘倦，忘記了自己是在病中。筠倩只要哄得梨娘快樂，有時候的引吭高歌，展開她那宛轉的珠喉，唱那好花之歌，春遊之曲，聽得梨娘心曠神怡，萬愁盡消，簡直把病中的苦痛完全忘記了！筠倩在白天看護梨娘，晚上又陪着鵬郎，躺在梨娘的病榻之旁，原來筠倩對待鵬郎非常之好，所以鵬郎也當他是生母一樣，情願跟着筠倩同睡。這一間奄無生氣的病室裏面，自從筠倩歸來後，便大放光明，頓時把一重重的愁幕揭開，充滿了生機，簡直變了一所世界上最優等的療病院。梨娘前幾天雖是病得十分沉重，許多名醫都是沒有法兒好想；可是此刻有了筠倩這樣一位知心的看護，曲體病情的看護，病魔也就會退避三舍，頓時打開一條生路。況且梨娘的症候，完全是心懷惡感，胸積憂鬱，孽情和愁塊凝結而成，所以弄得兀兀不安，巖巖難起。現在筠倩用極有

趣味的談話，引逗她的歡心，遏制她的愁恨；這樣不上幾天，梨娘的症候，早已十成中減了八成，漸漸地能進飲食，面容雖還很是憔悴，可是精神已活潑了不少。再過幾天，一定就能恢復原狀。筠倩這番回家，真是梨娘的造化；不過梨娘的症候能夠痊愈，倒還不在筠倩的看護週到上面，原來她還另有作用呢。

筠倩侍奉梨娘的症候，時時和她談話，解除她的愁煩；可是梨娘的心事，筠倩却依舊不得而知；雖然向她極意慰藉，可是在梨娘一方面，却正似隔靴搔癢，實在還沒有搔着癢處。有一天，筠倩問梨娘道：嫂嫂久處深閨，可知道現在世界文明，男女的婚姻，都可自由嗎？梨娘道：我聽是聽得說過，但是沒有目覩。筠倩道：舊時候的婚姻，必須聽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兩方面，一個都不能自己做主，並且還有那『六禮三端，問名納采』等種種手續，往往成婚之後，你也不知道她的才貌，她也不知道你的性情，弄得貽誤終身。古往今來，也不知有多少才子佳人，葬埋在糊裏糊塗的月下老賊手裏；而今歐風東漸，風氣漸漸開通，那些新學家中人物，沒有一個不把『結婚自由』當作一輩子第一件的要緊事情，一定要男女兩方面自己情願，爹娘既是不能硬作主張，媒妁也不能再花言巧語，鼓弄他們的如簧之舌，等到成婚



之後，無論半路上生離死別，那就大家不會怨恨；那些「回文織錦」「終風賦詩」等一類的事情，就永遠不會再發生的了！筠倩一口氣說到這裏，陡覺自己的話兒說的太冒失；暗想梨娘已是個孀婦，一切生離死別的苦楚，她都一一嘗遍，一一親身經受；怎麼我現在再好把這些無聊的話兒，去撥動她的傷心呢？筠倩這樣一想，心裏就很是擔憂；誰知梨娘聽了筠倩的話兒，却是另有一種思想；而且她的這種思想，竟是出於筠倩的意料之外；原來這時候梨娘的腦海裏面，好像突然得到了一樣東西，頓時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歡喜，可是不上片刻，她又忽然好像失去了一樣東西一般，心裏又頓刻一種說不出的懊喪；沒多一會功夫，她的心窩裏竟是哀樂紛乘，愁喜交併，然而失意一方面的感想總是，敵不過快意一方面的念；這時候委覺得非常愉快，頓時把胸窩裏的一塊石頭，完全消滅了！筠倩的一番說話，簡直做了梨娘的「續命湯」，「返魂丹」；這也真要算是人世間第一件奇幻事情啊！唉！梨娘遇着這樣的救星，是何等僥幸；然而筠倩只為梨娘這一個念頭，竟至要和他們同墮情劫，這又是何等的不幸呢？

惡感在心，好言入耳，柔腸欲斷，異想忽開；梨娘聽到了筠倩的說話，忽然想出一個移花

接不的方法；僵桃代李的計較，她想只有借重筠倩，才可以對付夢霞。像筠倩這樣的品貌年齡，學問志向，如果和夢霞配合起來，真正天生一對，地沒一雙的天然佳耦，我的愛筠倩，簡直和愛夢霞一樣。現在我就替他倆從中撮合，能夠把這件事情辦成功，倒也真是一件好事情。夢霞得了筠倩，就可算如願以償，筠倩得了夢霞，也一定能夠心滿意足。這樣一來，自己對於夢霞，就可完全脫卸，薦賢自代，這個法兒的確是再好沒有。梨娘這樣一想，心地大開，症候頓減，輕了一大半，臉上立地顯露出一種愉快顏色來。坐在一旁的筠倩，這時候正擔憂着剛才所說的話兒，能夠使梨娘觸動愁腸，提起傷心，正是一壁擔憂，一壁偷看梨娘的顏色，看她可要惱怒；誰知梨娘却是反憂爲喜，臉上病容頓減，反而轉了一種愉快的顏色。這一來，倒使筠倩出於意外，簡直摸不着頭腦，正不知梨娘聽了『結婚自由』的話兒，心裏有何感觸，有何思想，才會這樣改變常態。筠倩雖是這樣懷着疑問，然而也不便多問，梨娘呆怔怔地想了半晌，也覺得自己的主張，不便向筠倩出口，這就呆呆地望定了筠倩，一句話兒也沒有。筠倩也只顧呆瞪瞪地看着梨娘，四目相對，靜默了好一會，梨娘忽然又變了顏色，露出一種萬分失望的樣兒。原來在這時候，梨娘又忽然想到筠倩的爲人，平日頗自矜貴，性情又落落難

合並且和夢霞又沒有覲過一次面，談過一句話兒；現在她正是醉心自由，在外邊讀了一年書，相識的人一定很多，也許她的心裏已經有了如意郎君，也未可知！要是現在強替她作合，干涉她的自由，她一定不能允許！這樣一來，豈不是白費心機，徒勞口舌；至於夢霞一方面呢？恐怕也很是難辦；只要看他的誓書上面，一片的苦心孤憤，誓願終身作繯，至今已成了騎虎難下的形勢，我也曾千方百計的諷勸過他，他也總是不肯聽從，恨重如山，心堅似鐵，他的情愛是非常專一，意志是十分堅決；如果我現在強要他去向筠倩求婚，他一定要把『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這兩句話兒來回答我，反而怪我做了他的知己，就不應該再把這些話兒去絮聒他；這樣一來，叫我再把什麼話兒去對付他呢？梨娘這樣一想，就覺得自己的主張，對於兩方面，都有阻礙，不必等到發表，就可斷定這件事兒一定要失敗；所以她又頓時會改變了容顏，頃刻之間，歡容又變了愁容，好似一場好夢，立刻又沉入了華胥國一樣，心裏非常難受，後來又暗自尋思：現在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只有這一絲生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且盡我的心力做去，幸而能夠成功了，那是最好，否則筠倩仍可另選如意郎，夢霞就是一輩子作繯，也不能再怨我，我也可以對得起他的了！

深闈病質，寓館吟身。夢霞自從校內放了暑假，本來歸心切切，早要回家一行；現在爲了梨娘的症候，不知不覺的就耽延了十幾天，獨自一人，住在書齋裏面，各樣心事兜上心頭，時時刻刻想着回家，夢魂中也是縈繞着，成天到晚的耽着憂悶，心裏真是說不出的難受。連那庭院中的草木，在夢霞的眼光裏看來，也覺得充滿了悲慘的狀態。心懸一綫，腸結千層。正和李後主說的「此中日月，以眼淚洗面」同一境況。原來梨娘自從有了症候，因爲手腕乏力，已是好久沒有寫字，因而夢霞這邊，也就好久沒有信來。夢霞自從梨娘初病的時候，寫了一封信去慰問之後，沒有一天不向鵬郎探問梨娘的病情；但是鵬郎畢竟年幼無知，說起話來總是模模糊糊；梨娘究竟病到如何程度，鵬郎却總是說不清楚。這就使夢霞一發愛懼不安，然而重門深鎖，就使有了翅膀，也不能飛入香閨，親自去查探一下真相。所以這幾天功夫，夢霞竟是寢食不安，一顆心幾乎要急的粉碎；他也明知梨娘的症候，決不是一時所能痊愈，也許就此香消玉殞，竟至斷送性命，也非不可能的事情；然而自己雖是明明知道，却又沒有法兒能夠救她，只好徒喚奈何空担憂急罷了。後來聽見筠倩回家，梨娘得到了一個親愛的看護人，不覺暗暗地替她歡喜；暗想梨娘的症候，原是爲了憂愁辛勞而起的；現在有了一個知

心看意的筠倩，替她調護，再向她勸解，打破她的愁悶，解放她的心懷，也許這症候就能夠霍然而愈；這不但是梨娘的幸運，簡直還是我的幸運咧！夢霞對於筠倩，本來談不到什麼情感；然而在這個時候，却不能不深深地仰望筠倩，感激筠倩，心想筠倩如果能夠把梨娘調護痊愈，那就不但對於梨娘有再生之恩，就是自己也間接受了她無窮的恩惠咧！然而天公見憐，夢霞這個思想，居然能夠實現，筠倩回到家中，不上幾天，梨娘的症候就一天一天的減輕，居然脫離了危險，夢霞也出了愁城，心裏是非常感激筠倩，從此夢霞對於筠倩，便暗暗地結了一重好感；這樣的奇情幻事，恐怕古往今來的情場裏面，也可算得是絕無僅有的咧！

## 第十四章 孽媒

草閣寒深，蕉窗病起，光陰草草，心事茫茫。梨娘這番一病纏綿，險些兒名登鬼籙；幸而有了一個『妙人兒』的筠倩，運用她的粲花妙舌，施展她的回春妙手，既是開發了梨娘的心懷，又是成就了夢霞的奇緣；梨娘病得那樣子厲害，可是不上幾天，竟能霍然而愈，好似那密佈陰雲的天氣，忽然放出了晴光，梨娘的心裏是何等愉快，夢霞的心裏又是何等快慰；就是

筠倩這時候，自然也和他倆一樣，心裏是非常愉快；然而梨娘這場病的起因，那可只有梨娘自己和夢霞兩人明白。筠倩是一些兒不知道的；至於梨娘現在怎麼會痊愈得這般迅速，那就非但筠倩不知道，簡直連夢霞也不明白的。梨娘也明知道自己的主張發表後，成功不成功，尚難斷定；不過因為自己急急乎要解除心裏的煩惱，所以不能不急急乎的發表。夢霞本來爲着梨娘有了症候，因而不能回家；可是現在梨娘已經痊愈了，爲什麼夢霞還不走呢？原來夢霞這幾天功夫，實在是想思過度，所以梨娘雖是痊愈了他却一定還要守着梨娘的病後通訊，才能放心回去，否則他還是放不下的咧！有一天早晨，夢霞起身之後，忽然瞧見桌上有一封信放着，連忙取來一看，密密地封得很是堅固，正是梨娘的來函，細察信面上的字跡，似乎還沒有什麼腕力，所以不像以前那樣的勁健有力；料想這封信裏面，一定有什麼好消息，因而不曾拆看，心裏便是萬分欣喜；誰知折開一看，却完全出於意料之外，竟使他忽而喜，忽而悲，忽而搔頭，忽而皺眉，呆怔怔把那封信看了半天，只是躊躇不決。看官們，這信上畢竟怎麼說呢？原來是梨娘發表心中的計劃，要夢霞去向筠倩求婚，信上是這樣寫着：

我病了這十幾天，恍恍惚惚地好似隔了人世一樣。前幾天承你寫信來慰問我，恰好我

在症候最沉重的時期，所以不能夠答覆你。想必你也能夠原諒我的，症候本來爲了自己憂傷而起。現在幸而痊愈了，請你放心吧！你前次給我的信，句句說話說得非常激烈，未免過於癡情，你將一肚子的憂憤，完全宣布在這封信上，對於我情愛，固然是深極了！然而我倆眼前所處的地位，你確不會把它仔細想一想啊！像我這樣的人，雖然不敢自愛，然而我也決不願愛你反而害你。自己就誤了，再來就誤你啊！你對待我的情分，我是很明白，並且也很感激的；不過像你信上那樣的話兒，我可再也不敢贊同！你說那樣一來，你的心就能夠安了；但是你也曾顧到我嗎？你能安心，我也一定能夠安心嗎？我仔細想來，恐怕你的心畢竟還是難安的呢！『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從前的舜，尙且不告而娶。『夫婦居室，人之大倫。』先代的聖人早有明訓；現在你，上有五十多歲的老母，下沒三尺應門的童子，『宜室宜家，樂爾妻孥。』無論何人都不能廢棄這個倫常；你却要大背人道，逞着自己的意思，一意孤行，不做關雎好逑的君子，甘心做社會所不齒的獨夫；那麼，偌大年紀的老母，不知你叫誰去侍奉，家庭間的瑣事，不知你又叫誰去料理，丟開了幸福，而甘心淪入悲境，湮沒了天性，而情願殉你的癡情，既然做了情境的怨鬼，又

做了名教的罪人，你是一個讀書明理的人，怎麼你的行爲就會這樣乖偏？思想竟會這樣謬訛呢？這是很替你可惜的啊！古語說的：『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你現在這樣癡心，難道真要戰勝天道嗎？恐怕那無情的碧翁，要把你的話兒當怨言，一發把我倆淪入淚泉冤海，歷盡萬劫，也不能解除這種苦痛咧！況且像你這樣青春年少，就灰心到這個地步，就使你自己不愛惜，難道不要替爹娘寶愛身子，替國家保留人才嗎？你的品性學問，真可稱得冠絕一時，將來的事業，真是未可限量；怎麼爲了我這樣薄命的人，就輕輕易易的犧牲一切，一輩子存着悲觀？如果把這話兒傳播到外邊去，豈不使人笑話？永遠把你當作話柄嗎？況且你有了那樣的才識，有了那樣的志向，却爲着一個女子而脚冤終世，遺恨千秋，我想你就是死了，恐怕也不見得能夠安心吧？你說能夠安心，這自然是你的多情，然而你這樣的多情，未免太過了分，結果還是和無情的一樣；我就是愛你，委實也有些不敢了啊！總而統之一句，今生今世，我決不能和你有什麼關係。『羅敷自有夫，使君自有婦。』大家都有未了的心事，大家留一點未了的情緣，今世雖是良緣別締，來生定可如願以償。就是你不立盟誓，我也決不會忘却你的情愛，否則你就是



立了盟誓，我也沒有法兒能夠報答你的情愛；人世間不少多才多貌的女子，組織了家庭，自然會有樂趣，何必這樣誓不回頭的自找煩惱，學那殷浩的書空咄咄，甘心像鄧伯道一樣的沒有後嗣，做那大千世界裏面的第一個癡人呢！所以我替你想，還是從速掃除魔障，斬斷情絲，不要……我這薄命人放在心上，我把你當作老師，我把你當做好友，我呢盡我未亡人的天職，好好兒的撫養孤兒，你呢全你做兒子的孝道，趕速娶個賢婦；從此我倆的情愛，就可以作一收束；不過你對於我的情愛，我是始終忘不了，我現在已替你物色到了一位多情的美人，這人真可做你意中人的替身，恢復你一生的幸福，這就是我真心報答你的啊！但是世人的事情，越是求得緊急，却越是成功得遲緩；前幾天我就是爲了要報答你，却又一時辦不到，所以會急出這場病來；爲了你的的一封信，真使受了苦痛。霞君啊！你不是愛我的麼？你不是把我的痛苦當你自己的痛苦一樣？如果你不願給我再受痛苦，那麼你就應該想到我替你籌劃的一片苦心，不要把你這番話兒當作不入耳的言談，要想到我這番的主張，實在是沒奈何的辦法，鑒諒我的苦衷，委曲聽從；這就是我日夜虔誠禱告，總要望你不辜負我病後的一封信啊！我替你計劃的事情，

現在已經辦到了，這人就是崔家的幼女，名字叫做筠倩，就是今的小姑，委實是當今青年女界中的翹楚，豈蔻年華，凌雲志向，你有了這樣一個人，也儘可以抵償我的了！阿翁只有這一個女兒，平日非常愛他，以前本來說過，一定要找一個像你一樣人才的好女婿，以樂晚年；後來因見筠倩醉心自由，所以這件事兒到今還沒有辦。你現在回到家中，可趕速請媒人到來求婚，這事情一定可以成就；筠倩和我很是親暱，你去向阿翁求婚，我再替你轉求筠倩，事情就沒有不成功的。這是『失隴得蜀』的計劃，事情成功了，非但我可以報答你，你也可以安慰我。現在我的病是好了！你能夠聽從我的說話，我是一輩子感激不盡；假使你再是執迷不悟，以爲你誓言不能改變，我的說話不能相信，一定要和我這薄命人堅持到底，纏擾不休；那就我的症候不難復發，除此之外，也沒有別的方法好報答你，只有一死報答你的了！不過我就是死了，也忘不了你，我的靈魂，也要到你的睡夢中來，求你萬一的覺悟啊！你是一個非常痛惜我的人，我知道你一定能夠聽從我的說話，決不願意再使我爲了你而害病，甚至於爲了你而死啊！草草率率的寫了幾張信紙，淚水和墨跡弄成了一起，很急切的盼你回音，祝你康健。

夢霞看了這封信，不覺如醉如癡。沉吟了好半天，一時間竟難以自主；後來想梨娘說這話兒，可算得情至義盡；她責備我用情過度，我自己也明明知道我這個用情太癡深了；然而我現在的境地，也是處於進退兩難的局面，要解脫吧，沒有這個毅力，要結合吧，前緣已是耽誤了，一切願望，一切都不能顧及，所以在下筆的時候，簡直以為不是這樣辦，就對不起自己；至於那後來的一切問題，委實一些也不會想到，我的話兒既經說，我就情願犧牲一切。做一輩子的鰥夫，我也明知道這話兒說得太過，可是我決不願中途反悔，致惹人家議論，說我是負心人，現在她這樣宛轉陳詞，反覆勸諭，辭嚴義正，簡直使我難忍難受；最後還把性命來要挾，這分明是她要逼得我不能不走這條路；如果我不肯回頭，一定要力持前言，那也就許會發生意外的變故，真正鬧出人命來；不過我要聽從了她的主張，竟把前言打消，那麼她對待我的這番無限深情，勢必盡付東流，那我心裏又怎麼過得去？『失隴得蜀』法子自然是很好，不過價值連城的白璧，怎及得中郎焦尾的琴；一個曾經滄海的人，怎肯作『再上別枝』的想望；就而要是不依她呢；她的症候還是剛剛痊愈，那無情的病魔，還是虎視眈眈的伺候在一旁，她的症候勢必又要反覆，我不能使她不病，可是又怎能忍心害她再病呢？夢霞這樣反反

覆覆籌思了好一會，才想出了一個緩兵之計，立刻寫一封回信給梨娘，只說自己歸心如箭，方寸已亂，代謀的事情，這時候委實不能決斷，請你給我一個月的限期，守秋涼來校後，再作求婚之舉；這事的成與不成，此刻雖還不得而知，然而你這樣的對待我，我是再也不敢違拗的了！信後再有四首詩：

勸儂勉作畫眉人，得失分明辨自真。  
蜀道崎嶇行不得，傷心怕探隴頭春。

俯仰乾坤首戴盆，人生幸福不須論。  
一技木筆難銷恨，終愛梨花有淚痕。

天荒地老願終賒，那有心情戀物華。  
不見青陵孤蝶在，何曾飛上別枝花。

便教好事竟能諧，誤却東風意總乖。  
最是客窗風雨夕，癡魂頻夢合歡鞋。

孤燈獨宿，孽債雙債，一段奇情，百年幻夢。梨娘今日的一封信，就定了筠倩的終身，「小姑娘居處，本是無郎。」筠倩既是沒有對親，梨娘就一定要玉成她的婚姻結果，只落得惡信誤為喜信，良媒竟是鳩媒，誤了筠倩的終身，在下寫到這裏，不暇和夢霞梨娘倆嗟嘆不遇，竟要先替筠倩喚奈何了。原來夢霞是情有獨鍾，一條心只在梨娘身上，除是雲英，願她下嫁，若非神女，那是生涯。這時候夢霞對於梨娘的情愛，已經自立過誓言，就是到死，也永遠不會

改變，那怕是蘇秦，張儀，重生人世，也不能說得他有一心，南威，西施，站在面前，他的心也不會變動，無論如何，他是不能把對待梨娘的情愛，移過來轉愛筠倩的了！梨娘也明明知道夢霞的心地，她要勸夢霞向筠倩求婚，實在是出於萬不得已，夢霞回絕了梨娘，現在又重新答應，這也是夢霞的萬不得已啊！他們兩口兒都不必說，所苦的只是一個筠倩！筠倩這幾天瞧着梨娘的症候，已經痊愈，心裏很是快慰，她又那裏知道梨娘已經把她驅入了陷坑裏面呢？冤孽牽連，誤了自己再誤別人，情場中的變幻，竟會離奇到這步田地！多情的人，往往給情愛耽誤，這都是他們自己找的煩惱，咎由自取，本來是怨不到誰的咧！不過像筠倩那樣輕輕的年紀，對於這些事情，尚是不很明瞭，然而她也竟遭天公妬忌，又給愛嫂牽累，將她一輩子的幸福犧牲盡絕，那她畢竟又有什麼罪過呢？人世間那些善於談愛情的人，對於筠倩這件事情，又當作什麼解釋呢？

梨娘接到了夢霞的回信，知道他急於要回家，未免觸動了離懷，又使他增添了不快，又知道他對於筠倩的婚姻，已經能夠答應，心裏非常快慰，暗想這件事情如果成功了，那麼自己，和夢霞，日後見面的日子正多，暫時的分別，儘可不必放在心上的咧！第二天早上，鵬郎又

擊了一封信進來，梨娘拆開一看，才知道夢霞已是一早坐船起程，信內另有留別詩六首；

寓館樓遲病客身。憐才紅粉出風塵，傷心十載青衫淚。要算知音第一人。  
 梅花落後遇卿卿。又見枝頭榴火明。無限纏綿無限感。於今添得是離情。  
 略整行裝不滿舟。會期暗約在初秋。勸卿今日姑收淚。留待重逢相對流。  
 兩情如此去何安。愁亂千絲欲割難。別後叮嚀惟一事。夜寒莫凭小闌干。  
 夢醒獨起五更頭。月自多情上小樓。今夜明蟾涼似水。天涯照得幾人愁。  
 分飛勞燕悵情孤。山海深盟永不渝。記取荷花生日後。重尋鴻爪末模糊。

## 第十五章 渴暑

南國言旋，北堂無恙，夢霞在五月底邊，回到家中；他回後的第二天，劍青也從福建回來，分到了許多時候的弟兄，一旦重行聚首，入門帶笑，互看往日的容顏，聯床追歡，大家訴說異鄉的風味；一個人的快樂事情，再沒有比久別重逢來的快樂，更沒有比天涯地角，久久分離的骨肉，突然聞游子雙歸，一旦重逢來的更是快樂。劍青自從去年秋天上了福建，離別了家

鄉，忽忽將近一年，對於家鄉的景物，早已生疎；此番回家，正可趁着這長夏的光陰，上各處去遊逛，和夢霞兩口兒，有時候乘車，有時候坐船，賞鑒姑蘇風物，流連吳中山水，有時候去借宿在寒山寺裏，聽那清夜的警鐘，有時候去胥江之邊觀潮，憑吊那江上的忠魂，兩口兒到了外邊，總是並肩同行，回到家中，又是抵足共眠，白天遊逛了一天，晚上再長談到天明，極人世間的幸福，盡家庭間的樂事，葛巾芒鞋，意致飄然，誰都見了要嘖嘖稱羨，竟會錯認他們是二位陸地神仙咧！誰知好是不常，樂極就要生悲，他們弟兄兩口兒遊逛的還不上十天，夢霞忽然又害起病來；他一向在外邊作客，性情又很會感觸，起居又沒人調護，身子本來就不十分強健；現在回到家中，又盡情的遊逛了幾天，不知不覺的就受了委屈，況且『傷心人別有懷抱』他的心窩裏，本來懷着一種說不出隱痛，是不能告訴劍青，並且也不能使劍青知道的，這樣深深地種下了病根，只要有一些感冒，症候就會立刻發作，不上幾天，夢霞已是和藥爐病榻結了伴侶，不能再跟着劍青同遊了！

竹影梳簾，藥烟罨室，劍青瞧着夢霞患了症候，遊興也就頓時消滅，成天到晚守着夢霞，不忍離開。夢霞這番的症候，來勢非常沉重，寒熱交作，頭上的汗珠，涔涔下滴，有時竟會昏迷

的不省人事，神魂顛倒，滿口說着夢話，他的母親見了這種情狀，心裏非常憂急，劍青也暗暗叫苦，連忙請了大夫，替他診治，劍青本來也懂得醫道，大夫開的藥方，他再拏來很慎重的參酌一番，然後煎給夢霞吞服。這樣盡心竭力的調治了十幾天，夢霞的症候才漸漸地減輕，變成了瘡疾。這時候夢霞的神志雖然比前幾天清楚一點，可是瘡疾時發時止，身子覺得十分疲乏，昏昏沉沉的只是要睡，怕和人家談話，原來他病了這幾天功夫，元神已在無形中大受虧損。要想脫離床席，尙待調養，決不是短時間內就能霍然而起的。

劍青的天性十分友愛，自從夢霞患病之後，鎮日價杜門不出，在家守着夢霞，調湯進藥，一切都是親手料理，那慈愛的母親，爲着夢霞害病，也是一天到晚的沉憂難解，劍青只得用話兒向她勸慰，只說夢霞的症候，並沒有什麼要緊，不日就可痊愈，可是劍青表面上雖這樣安慰母親，自己心裏却是萬分不安，成天到晚的陪伴着夢霞，有空閒的當兒，便去坐在桌邊看書，以作消遣，有一天，劍青無意中在夢霞的竹箱裏面，檢出了幾張信箋，取來一看，不禁大爲詫異，原來夢霞在蓉湖的時候，所有和梨娘唱酬的詩詞，以及來往的信件，一齊留有底稿，至於梨娘給他的作品，更是什襲而藏，加意愛護，半年功夫的成績，一齊藏在那隻竹箱裏。



面這次帶回家來，便放在几案旁邊，自以為這樣深藏不露，一定沒有誰能夠發覺這個秘密；再也想不到劍青居然會在無意中，探出了他的這個離奇消息。劍青當時萬分詫異，細細地把那詩詞一詳察，只覺語不離情，句句都有用意，這才知道夢霞在外邊一定有了奇遇；後來又檢出了長長短短的幾封信，於是夢霞的一腔心事，便和盤托出，一齊給劍青窺破；最後劍青又在那竹箱內細細一搜，但見梨娘的詩詞，梨娘的手札，以及梨娘的小影，連連續續的一齊發現，五光十色，簡直使人看的眼花撩亂；劍青一口氣把梨娘的作品一一看完，這才知道梨娘是一位多才多貌的嬌婦，已經和夢霞通了兩個多月的情愫；這些詩詞和信札上面，一句也沒有邪言，處處都勸夢霞走上正路，這樣的佳人，真是可敬可愛，人世間委實不易多得。夢霞沒有長卿那樣的因緣，却有樊川那樣的愁恨，一肚子的閒愁，沒有地可以訴說，所以會這樣憂憂鬱鬱的成了症候。劍青想到這裏，暗暗地很替夢霞擔憂；再看了他倆最後一次的通訊，梨娘要僵桃代李，把她的小姑筠倩作代表，信上的說話，既是纏綿，又是哀豔，劍青不由得眉飛色舞，暗自想道：「償他萬種癡情，還你一生幸福。」這是一件最好沒有的事情，我一定要叫夢霞依着梨娘的主張，把這件事情辦成功，決不使夢霞一意孤行，逞着一己的癡

情，弄得鰥魚終身，遺恨無窮。這個當兒，夢霞的症候已比前減輕，只是不能起身，離開病榻，成天到晚，躺在床上，心裏非常煩悶，最好要劍青時常和他閒談，稍微好減少一點苦痛。劍青便乘着空兒，向夢霞質問在蓉湖有沒有什麼意外的奇遇？怎麼你老是這樣憂鬱的厲害呢？夢霞聽了這話，雖是回說沒有，可是說的話兒却非常支吾，又露出十分羞赧的神色，接着又用別的說話來掩飾。劍青看了他的神情，微微一笑道：「霞弟！你可不用隱瞞，你們的事情，我已原本本完全知道了；你說沒有豔遇，那麼那張照片上的女子，又是誰呢？夢霞一聽這話，知道自己的秘密已被劍青窺破，心裏好生惱怒，後來又想：劍青是自己的胞兄，又不是外人，何必要這樣隱瞞，倒不如將實在情形告訴了他，也可稍微發洩一點愁鬱。這樣一想，便把自己和梨娘交往的事情，從頭至尾，一一告訴劍青。說話的時候，臉上滿含着悲憤的神情，聲調非常慘淒，結果竟至流淚吞泣。

床頭喋喋，枕角斑斑，劍青瞧着夢霞聲淚俱下，心裏也替他十分難受，只得想些話兒來安慰他道：「多情自古空餘恨，好夢由來最易醒。天下多無可奈何之事，人生有萬不得已之情，一從古以來，也不知有多少英雄豪傑，公子王孫，消磨在一個『情』字上面，那情愛的境

界裏面本來不是胡亂可以踏進去的；像你這樣多病多愁的身子，要去和那至強至大的愛情交戰，你想怎麼不要失敗呢？況且『梨花薄命，早嫁東風，豆子多情，偏生南國』，那梨娘既已獨除塵夢，詩心不比琴心，你又何必一定要在她身上浪用愛情，弄得好事翻成恨事，成天成夜的勞盡心力，事情既不能如願以償，反而要惹人譏笑，這不是一件可痛的事情嗎？我也並不是一個無情的人，故意要說這煞風景的話兒；不過你看那古往今來沉迷在愛情裏面的人們，到頭來個個都要後悔，好似做了一場春夢，徒給世人留下了一個笑柄。『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得失分明，怎好不慎之又慎呢？我自己知道我的一生，別種學問都比不上你，但是對於愛情上面，却還能夠把持得定，歷年來所遇到的才貌雙全的女子，不能算不多；然而我眼睛裏看過了，腦海裏却不留一點痕跡，前面看過，後面就忘記了！至於你，從小就多情，性情又容易感觸，遇到了一點孽緣，就這樣的一往情深，懸崖勒馬，應該要有非常毅力，苦海回頭，方能算是絕頂聰明，我可愛的霞弟啊！『名花老去，拍手徒嗟，好夢醒來，噬臍何及』，這時候擺脫，或者還是來得及，所以我要望你趕快醒悟，別再這樣沉醉，況且梨娘給你想的計劃，真可說是情至義盡，如果一辦成功，大家都有利益，一舉三得，法兒可算妙絕。

你萬萬不可執迷不悟，甘心身殉癡情，現在你年已及冠，像我們這樣門衰祚薄，只有我和你兩個血胤，父親死了，也應求嗣，母親呢，更是希望着早些能夠抱弄孫兒，這件事情如果成功，一則可以安慰慈母，二則可以安慰梨娘，三則你也可以自己安慰，這樣一舉數得的事情，你又何樂而不爲呢？劍青說這話時，雙眼望定了夢霞，守他答復。夢霞却微微地只顧點頭，默不作聲。

驀陽眩眼，溽暑炙心，夢霞的症候，由溼溫變成了瘧疾，病勢雖然比較減輕了一點，但是却時發時止，不能即刻痊愈，在這炎夏酷熱的當兒，卸去了衣服，一天到晚揮着扇子，兀是得非常困頓，何況夢霞患着症候，成日成夜在床裏躺着，蓋着棉被，有風不可納，有水不可飲，你想他的沉悶苦痛，要到如何地步呢？幸而他的瘧疾，還是每隔一日，發作一次，在瘧疾不發作的時候，還能偶然起來閒坐一會，不過一輪到床上，便會遠遠地想念着梨娘，這天他伏在枕上，改成了八首詩，起身騰寫好了，寄給梨娘，告訴她近來的狀況。八首詩如下：

無端相誤逐天涯。到後心期各自知。南國只生紅豆子。西方空寄美人思。夢爲蝴蝶身何在。魂傍鴛鴦死亦癡。橫榻窗前真寂寞。綠陰清晝閉門時。

第 五 十 章 渴 暑

天妬奇緣夢不成。依依誰慰此深情。今番離別真成個。若問團圓是再生。五夜有魂離病榻。一生無計出愁城。飄零縱使難尋覓。肯負初心悔舊盟。

半捲疎簾拂臥床。黃蜂已靜蜜脾香。吟懷早向春風滅。別恨潛隨夏日長。滿室樂烟情火熱。誰家竹院午陰涼。塔前拾得梧桐葉。恨少新詞詠鳳凰。

海山雲氣阻崐崙。因果茫茫更莫論。桃葉成陰先結子。楊花逐浪不生根。烟霞吳嶺催歸思。風月梁溪戀病魂。最是相思不相見。何時重訪武陵源。

一年春事太荒唐。晴日簾櫳燕語長。青鳥今無書一字。藍衫舊有淚千行。魚緣貪餌投情網。蝶更留人入夢鄉。欲識相思無盡處。碧山紅樹滿斜陽。

碧海青天喚奈何。樽前試聽懷儂歌。病餘司馬雄心死。才盡江郎別恨多。白日聯吟三四月。黑風吹浪萬重波。情場豔福修非易。銷盡吟魂不盡魔。

夜雨秋燈問後期。近來瘦骨更支離。忙中得句閒方續。夢裏行雲醒不知。好事已成千古恨。深愁多在五更時。春風見面渾如昨。怕檢青箱寄舊詞。

齋燈火斷腸時。春到將殘惜恐遲。一別竟教魂夢杳。重逢先怯淚痕知。無窮芳草天涯

已負荷花生日期，莫訝文園因病懶，玉人不見更無詩。

夢霞做好了這八首詩，用鑿箋膽寫好了，再用一個錦套護封妥貼，然後交給劍青，托他郵寄。光迅速，不覺又是夏去秋來，夢霞病了一個多月功夫，總還未能全愈，瘡疾還是發作，過了幾天，梨娘的回信，和校中勸駕的信，同時到來，原來這時候盛夏已過，金風

荐爽，玉露滴秋，離得秋季開學的日子已是不遠。夢霞接到了信，想着梨娘，恨不得立刻趕上蓉湖，但是病魔纏綿，似乎和夢霞十分愛戀，不肯給他即日就痊，劍青和母親等都是阻止他，不放手動身，他的母親更對他說道：「霞兒，你病的這副樣兒，豈可再受風塵的苦痛，舟車的勞頓，且再調養幾天，讓症候全愈了，再上學校，否則你就索性寫封信去辭却了職務，或者推薦一個人去暫時替代，這想來也沒有什麼打緊的咧！」夢霞聽了這話，沒法可想，只得先寫封信去校內諮照，只說自己症候不曾痊愈，不能起行，只得暫緩幾天，守着症候，一有轉機，就當即日來校開學。夢霞這樣回復了校內，身子雖還躺在床裏，一顆心却早已飛到了梨娘身邊去了！隔了一天，有一個親戚到來探病，見夢霞病的是瘡疾，便說藥房裏有一種藥品，名字叫「金雞那粉」，真是治愈瘡疾的聖品，效驗如神，只是藥性非常猛烈，味兒很苦，所以有瘡疾

的人總是不敢多服。夢霞聽了大喜道：「只要症候好得迅速，別的都可不問！當時便依着親戚的話兒，去買來吞服。這藥品果然靈驗，僅僅服了兩次，瘧疾已不再發作，飲食也頓時復原，不過病了這許多時候，精神却不容易立地恢復，然而夢霞却自以爲症候已經全愈，卽日便要上學校去就職。劍青和老母等見他已經痊愈，都說『良藥苦口利於病』，也就很是放心。當下便揀了一個日期，替夢霞整頓行裝，劍青也放下了愁懷，預備和夢霞同日起程上福建。這時候是己酉年秋天，七月下旬的天氣，劍青和夢霞一古腦兒只有弟兄兩人，此番久別重逢，本想長期暢談，敝個痛快，不想夢霞又給病魔作祟，整整地害了一場大病，以致未能盡歡，這還是夢霞的不幸呢？還是劍青的不幸呢？結果只落得歡會未終，又將長別，一聲長笛，兩片秋帆，那無情的流水，又分着路徑，把兩個征人載着去了。」





# 白話玉梨魂(下)

何樸盒譯

## 第十六章 燈市

一帆飽雨，雙槳划風，夢霞上船的時候，恰好是旭日初升，照看那水面上的樓台，掩掩映映地，幻成了五色光彩，剛剛駛出河港，陡地起了滿天烏雲，不到片刻，便狂風暴雨的亂刮起來，天空中剎那間呈露着慘黯的顏色，昏黑模糊，山光樹影，一些都分辨不出。原來初秋的天氣，本來陰晴不定，江南地方又多着雨水，初夏時候有梅子雨，初秋時候有豆花雨，炎夏剛才過去，剛剛生了一點新涼，在這時候，便時常有那斜風細雨，一陣陣的送着寒涼的空氣，來肅清那炎夏的餘威，迎接那初秋時節的涼爽之氣，這就算是釀秋。夢霞這番起程，恰好遇着這個當兒，無情的風雨，咄咄逼人，回過頭去看望家鄉，却已分辨不出方向，渺渺的烟波，茫茫的雲水，一眼望去，真似墮入了大霧之中一樣。唉！出門遇到下雨，最容易使人斷魂，何況還在船中，何況這船還行駛在茫無涯涘的太湖中呢？但見狂風驟雨，包圍着船身，搖搖擺擺地萬分顛播，風勢又逆又急，橫拖倒曳的走着，也分辨不出東南西北，船夫相顧失色，驚駭得不知

所播；一扇布篷，已是十分破舊，那殘酷的狂風，便揀着那破的所在，儘力的吹打，只聽得呼呼一片亂响，又像虎嘯，又像龍吟，而這時候的雨師，又像禰正平一樣的含着滿腔怒氣，將那扇破篷當作敗鼓，亂敲亂打，好似在那裏打着『漁陽三搥』再和那風聲一應，錯錯雜雜的成了節奏，凝神細聽，正好似八音齊奏，倒也很是悅耳。勉強駛到了中流，風勢便一發狂暴，船身一些也不能前進，顛簸的一發厲害！就在這時，突然聽到砰的一聲巨響，接着便聽得一個船夫叫道：「不好！不好！桅子斷了！同時又一個船夫叫道：「趕快！趕快！下篷！趕快下篷！緩不得，船要翻了！」這時候只聽得一片聲嘈雜：那扇破篷已是卸了下來，可是船身却依舊顛簸不定，雨花和浪花激戰，把船頭船尾一齊撲濕了！夢霞戰戰兢兢的坐在艙中，一些不敢亂動，偶而探出頭去一望，那無情的雨點，便迎着臉兒亂打，這就不敢再動過了一會，一個船夫走入艙內說道：「這樣的狂風暴雨，驚波駭浪，前無去路，後沒來船，實在是行不得了！夢霞聽了，不去理會，只叫他鼓勇前進，情願加倍償還船金。船夫呆了片刻，才長嘆了一聲道：「你這樣一定要前進，萬一遭了不測，我輩就只能陪着你一齊葬身魚腹中咧！」船夫這樣說了，依舊冒着危險向前行駛；過了一會，風勢稍微減低，雨點却仍是十分稠密，款乃一聲，秋山無色，篷窗聽雨，點點滴滴，正是好不悶殺人也麼哥！

帶着症候起程，半路上又受了風雨的欺凌，心旌搖搖的倒臥在船艙裏面，迷迷糊糊的也不知自己到了什麼地方，緊閉着船艙，那無情的雨珠，還從那窗縫裏面不住的躍入，行李也盡給打溼，風勢既是惡逆，水流就一發緊急，兩個船夫雙櫓齊舉，衝着波浪，發出那很不自然的響聲，船身進行的十分遲緩，雖然用足了氣力，還是像倒挽九牛一樣的費力。這時候夢霞的身子一發不支，心裏也就一發焦急，於是敲着船舷，做了四首詩。

藥緣不斷苦愁中，假塞居然老境同。只爲相思幾行字，又拚病骨鬥西風。  
翩然一棹又秋波，流水浮雲意若何。兩面船窗開不得，亂秋攢似亂山多。  
烟水蒼茫去路無，秋槎獨泛客星孤。人生離別真無限，風雨漂搖過太湖。  
急雨飛來亂打篷，舵師失色浪山中。不須更祝江神助，舟載離人例逆風。

蘇台到無錫，不過一百多里路途，可是走了一天，計算路程還不及一半，行行重行行，天色已是將晚。長天色死，古渡人稀，悵望前途，混茫一片；一會兒，走進了一條河港，但見斷橋孤倚，老樹交橫，岸上漁舍，鱗次櫛比，四處騰起炊烟，微微地能夠聽到人聲，岸邊停着三四隻漁船，兩三點漁火，映着在水面上，一閃一閃的好似幾點燐光。舟夫道：這是最好沒有的停船所。

在了說着，便把船隻攏岸泊定，點起燈來做晚餐。這時候風雨一齊停止，天空中一輪皓月光明如晝，照得那湖面上的碧波，一道道好似白練，夜色非常之好。舟夫已是倦極，吃罷晚飯便睡了；夢霞却是一時睡不穩，起身走出船艙，獨自一人在船頭上坐着，領略秋江夜景；在這時候，那天空中的一輪明月，正是照澈江面，雨後新霽，顏色一發澄清，隔岸漁笛吹出那參差斷續的節奏，聲音十分悲慘，聽到了就會觸動愁腸；一點點的流螢，在那水藻旁邊掩映着，好似在那裏和魚火比賽。夢霞對着這樣可憐的夜景，不由得觸動了離思，潛潛地流下淚來，大有赤壁舟中所歌的『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的感慨。雖然境遇各異，情致不同，然而當着這種景色，誰都要發生慨嘆，這是大家都是一樣的哩！夢霞在俯仰之餘，又隨口吟了一首詩，聊抒心中的愁鬱。

日暮扁舟何處依。雲山回首已全非。流螢黏草秋先到。宿馬驚人夜尙飛。寒覺露垂蓬背重。靜看月上樹梢微。茫茫前路真如夢。萬里滄波願盡違。

月光之下面，冷氣襲人，微風起於蘋末，砭膚欲粟，這時候已夜深人靜，夢霞是個病後的身子，忍着露水坐了一會，已是不能忍受，這才回入艙內就寢。這時渡頭的更鼓，正是敲着三

更夢霞輸下之後，覺得枕兒被兒都是寒冷似鐵，瑟瑟縮縮地再也躺不穩，於是離鄉背井的苦痛，梨娘相待的情愛，一齊在這時候翻騰腦海，一發不能入睡；只恨自己不能像莊周一樣的化爲蝴蝶，飛入梨娘香閨，一親芳澤，『求之不得，輾轉反側』。夢霞今晚的情況，就合上了這兩句詩辭；一直等到村鷄亂啼，篷窗的隙縫內透入了一線曙光，這才找到了睡魔，迷迷糊糊的艙艙。船夫已在這時起身，解纜開船；今天的風勢已是轉了方向，船上便扯起滿帆，蕩着柔櫓，載着一個香夢沉甜的夢霞而去。船開了半天，夢霞還是不曾覺得，將近午飯時分，船已到了目的地，泊定之後，船夫才將夢霞叫醒。夢霞聽得已經到遠，連忙推枕而起，洗漱畢後，便命船夫挑着行李，一同上岸，一直上崔宅。嘉賓賢主，久別重逢，相見後自有一種說不出的歡慰。夢霞依舊在書齋內下榻。船夫領到了船金，也就開船回去。崔父略略向夢霞詢問了一番別後情形，便備了盛筵和夢霞洗塵。席散後，夢霞便獨自上學校而去。

人來前度，秋闈今宵，夢霞一路走去，舊地重臨，只見那條平日很冷落的街市，今天却變得十分熱鬧，和以前大不相同；十里彩棚，錯錯落落的掛滿了燈彩，笙歌繚繞，許多紅男綠女，點綴其間，咳……這是怎麼一回事呀？找了一位年老的鄉人，一問方才知道是鄉間的習俗，每

年到了初秋時節，如果年歲豐登，秋收有望，鄉民便聯合了團體，竭三日的誠意，懸燈敬神，春祈秋報，已是成了慣例。今天却是第一天。夢霞聽鄉老樣，這說了心裏，雖是暗暗地笑，那鄉民的迷信，然而想他們能夠不忘報本，還存着醇厚的風氣，含哺而嬉，好似重見太平的景象，而且不先不後，恰好我今天來校，便碰着這個佳節，我這眼福，倒真是不淺呢！夢霞這樣一壁想，一壁已走到了學校門前，但見校門上高高地揚起國旗，旁邊還掛上三四盞紅燈。不覺暗暗好笑，心想鄉民諂媚鬼神，學校和他有什麼關係，却也這樣子去附和，不是有些傻嗎？後來又想：這裏鄉民的風氣，還沒有開通，迷信的事情不能破除，教育勢必也難於普及，要不是這樣，就不能在鄉民面上取信，學校的前途，勢必大受影響。夢霞畢竟已在這裏擔任了半年的教職，這種情弊是一向知道，一經想明白了，便也不再見怪。一進學校，便先去見那位李先生，恰好這時石癡的父親秦翁也在校內，大家相見之後，自有一番寒暄。夢霞這才知道校內已在前天行過開學禮。今天起，又放三天燈假，所以停着功課。秦翁當時，便邀夢霞到家中去晚餐，並說有石癡的來信給他觀看。李先生也約夢霞晚飯過後，一同上街遊逛燈市。夢霞便一齊答應了。

征塵甫息樂事偶逢夢霞從秦宅回校便和李先生攜手出門一同去遊逛燈市這時候恰好玉兔東升金風不起但見那雜雜沓沓的遊人悠悠揚揚的雅樂煞是熱鬧一會兒萬燈齊放燦若明星照耀得全市通明像白晝一樣鄉下人雖是樸陋却也知道出奇鬥勝競巧爭妍燈的形式各自不同使人看了眼花撩亂既是元宵佳節又不是錦城勝地然而燈火紛繁人聲嘈雜也居然有萬丈光明十分喜氣化去了無數金錢只把它來付之一炬那些鄉民看了一些都不可惜這完全是中了迷信的毒啊夢霞和李先生兩口兒沿着街道繞了一個大圈子把全市的勝地一齊逛到了偶而走到一個所在忽然瞧見一座露臺上面聚着許多游女鶯聲嚶嚶鴻影翩翩夢霞心裏暗想這一定是大戶人家的眷屬今天也出來看燈他正這樣想着忽然瞥見燈光之下衣香人影之間一個女子酷似梨娘但因李先生一同走着不便站定腳頭仔細辨認只得若無其事的依舊向前走去過眼曇花一現便沒有形影不過樣一來夢霞的一顆心已貫注到了梨娘身上再也沒有心思去看那些游人徵逐就是燈也這不要看了但看李先生却還是游興正濃便推說自己已是十分疲倦不能支持李先生也知道他病體新痊不便多受辛勞也就不再強留夢霞就和他作別而歸。

看官們夢霞在台上看見的那個女子，畢竟是誰呢？原正是梨娘，梨娘自從接到夢霞的信，得悉他有了病症，一顆芳心，便立刻飛到了夢霞左右，時時刻刻縈繞着，現在聽得夢霞到了蓉湖，料想他的症候已經痊愈，急急乎要見他一面，瞧看一個究竟，才好把這顆心放下。明知夢霞上了學校之後，一定有校內同人邀去看燈，因而自己也借着看燈的名目，淡妝素抹，帶着鵬郎一同出門，其實她並不是要看燈，却是要看一看意中人近日的丰采，在夢霞瞥見她的時候，她也正是凝着精神向台下望着，燈影與人影齊明，燈光和目光互射，兩口兒恰好打了一個照面，古詩說的『看燈兼看看燈人』，他倆這時候的情景，似乎還不但是『兼看』，咧夢霞回到崔宅後，梨娘也就同着鵬郎回家，原來她的目的既已達到，一顆心就能放下，至於那些良辰美景，儘可讓給那般及時行樂的人們去享受，她可完全不在心上，咧夢霞回寓後，獨是一人宿在書齋裏面，直至夜深人靜，他還沒有睡穩，挑燈拈筆，做了幾首詩，以記當日看燈情形。

尋樂追歡我未曾，強扶殘病且攜朋。  
愁心受盡煎熬苦，何忍今宵再看燈。  
繁華過眼早相忘，今日偏來熱鬧場。  
不爲意中人悵望，客窗我慣耐淒涼。



萬燈一例放光明。逐隊遊人喜氣迎。滿耳笙歌聽不盡。誰知都作斷腸聲。  
叮嚀千萬早登程。猶記當時別爾行。盼到相逢難一語。最無聊是此時情。

『繁華到眼輕消遣，過後思量總可憐』秋天的景物，本來沒有千金一刻的價值，有了病症的人，更不會有及時行樂的精神；一轉眼而三日的燈期已經過去，收拾繁華之景，依然寂寞之鄉。從此夢霞朝朝夜夜，理不清教育生涯，冷冷清清，嘗不盡思想滋味！前幾天在家中害病的時候，愁恨重重，心裏焦急得像火炙一樣，時時刻刻記憶着梨娘，魂靈兒每夜隨着天邊的明月，一直飛入梨娘的深閨，等得症候稍微有些痊愈，便匆匆忙忙的出門，倉倉皇皇的起程，瞧得自己的家庭好似驛亭，倒把那崔宅當作安樂窩，好像這番重臨舊地，對於梨娘的事情，一定能夠如願以償，而且有十分把握的一樣。誰知到了蓉湖，一切景物，却已變了模樣，至於梨娘的事情呢？却依舊是徒勞妄想，咫尺天涯，望美人兮何處，等閒秋半，問相見以何時，竟是一點希望都沒有；他在前幾天冒著危險服了猛藥，病魔雖然暫時退避，病根却依然沒有澈底剷除，再且他起程那天，又受了風雨的侵凌，晚上又坐在船頭上看了好些時候的月色，未免也沾了一點風寒，現在到了校內，又是早夜奔波，不會能夠好好地將養，所以不上幾

天症候就重又反覆，瘧疾依然發作起來；幸而不十分沉重，兩天裏面還有一天可以勉強起床；恐怕曠課輟學，要貽誤學童，所以每天仍是帶着病症上課；可是這樣的強支了幾天，病勢就一發加重。梨娘聽到了這個消息，便不時的叫鵬郎來探問病狀，要替他請大夫診治。夢霞却不要服藥，只叫他們去買『金鷄那粉』，可是『金鷄那粉』是一種西藥，從外國過來得還沒有多少時候，鄉下地方竟是買不到，夢霞也只得罷了。梨娘一向聽人家說，瘧疾不治，愈日子一久，便要成功癆瘵，所以很替夢霞擔憂，便命鵬郎去向他轉言，只說先生的症候已經到了這步田地，再是不肯醫治，豈不是要坐着等死嗎？這地面上沒有好的大夫，不能醫治先生的症候，又且沒人侍奉，使先生多受痛苦，所以我母親要在明天雇了船隻送你回府，不知道先生的意思怎樣啊？夢霞聽了這話，一盪連的搖頭道：『我不回去，我不回去，我情願死在這裏的。』鵬郎聽得夢霞這樣一說，也會知道悲楚，頓時嗚嗚咽咽的哭了。夢霞到這時候才反悔，不應該說這樣的重話，使小孩子受驚，這就又安慰他道：『鵬郎，你別啼哭，我雖然有一點兒症候，那裏就會死呢？你回去對你母親說，叫她不用替我擔憂，我的症候是就會好的，不必來來往往，多費一番跋涉。』一壁說，一壁支持起床，寫了四首詩，交給鵬郎，叫他轉達梨娘，四首詩的

題目是「病中吟」

用情深處尺難量，病中新秋瘦沈郎。悔把當時腸盡斷，而今欲斷更無腸。  
帶病登壇漫討論，胸前還漬淚雙痕。人生此苦誰禁得，口欲言時眼又昏。  
鰥魚照影夢難成，莫恨吟虫訴不清。便使蟲聲都寂寂，何曾合眼到天明。  
病骨朝來漸不支，爲伊憔悴至於斯。西風落葉蕭蕭夜，恐是羈魂欲化時。

## 第十七章 魔劫

好夢還沒有成功，忽然又中了別人的奸謀；無情的老天爺，把他倆這樣的顛倒播弄，離苦病困，一種種的摧殘，難道還是不足；現在再要弄出這樣一個惡魔來暗算他們，使夢霞和梨娘兩人，永遠在千荆萬棘之中存身，一天也不得安甯，連續演出一幕幕悲痛的慘劇，以至於沒有盡期；這想必是得罪了老天爺，所以要使他們這樣的爲難，一輩子沒有好結果。夢霞雖是帶着症候；然而每隔一天，總是勉力去校內上課。梨娘幾次阻他不住，便着人去校內替他請假。校內的那個李先生，聽得夢霞害病，乘着閒暇，便時常到來探望。夢霞情形很是殷勤，

夢霞本來一向和他不很接近；可是表面上却依舊虛作周旋，兩口兒仍然不是什麼深交，然而也沒有什麼惡感；現在夢霞害病，校內的功課，完全是他一人担任，已是十分繁重，可是他還居然能夠偷着空兒，時常到來探望夢霞。夢霞見他這樣殷勤誠懇，心裏自然是說不出的感激；當認定他是一個好人，反而懊悔從前不應該把他當作輕薄少年看待。然而世界上的奸徒，往往口蜜腹劍，笑裏藏刀，骨子裏存着除毒險狠的心腸，表面上却總是謙恭誠敬，使用一種虛偽功夫來對待你，使你在不知不覺之中，落入他的圈套；夢霞此次錯認了李先生是好人，他一次一次的到來探望，夢霞竟不拒絕，這簡直是引狼入室，揖盜開門；那姓李的一天到來，不上幾天，便鬧出了亂子來了。

一天下午，那姓李的又來探視夢霞來了！他見夢霞躺在床裏，便走近床前，就床沿上一坐，絮絮叨叨地只顧和夢霞談着不相干的話兒。夢霞覺得十分厭煩，便閉了眼睛不作理會；可是那姓李的很不識趣，只顧坐着不走。正在這個當兒，鵬郎忽然匆匆忙忙的奔了進來，手裏擎着一封書信，一壁揚着，一壁高聲叫道：「先生媽媽……鵬郎只說了兩個字，夢霞大吃一驚，連忙假裝咳嗽，把他的話頭打斷。鵬郎一抬頭，瞧見了姓李的，便把話頭立刻縮住。夢霞板

着臉兒責備鵬郎道：「你已這麼大了，怎麼還是這樣的頑皮；這位是李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怎麼你當着長者的面，竟會做出這樣狂叫亂跳的樣兒來，豈不要給人家見笑，說你是一個沒有教育的孩子嗎？」鵬郎受了夢霞的嗔怪，目不轉睛，望定姓李的，不發一語。夢霞便指着他對姓李的說道：「這孩子名字叫鵬郎，是舍親的孫兒，自小就死了父親，他的祖父囑托我好好兒的教導他，至今已足半年了；可是他仍是這樣頑皮不改，這就可見得我的教導無方，耽誤了這孩子啊！姓李的聽了，連忙笑着說道：「你這話兒，真是說得過分謙遜了。我看這孩子，面貌聰明，態度活潑，實在是一個好孩子，你怎麼倒去責怪他呢？」他說這話兒的時候，鵬郎已乘着空兒將手內的一封信，偷偷地往夢霞床邊一扔，撥轉身子要走。那姓李的却只做沒有瞧見，站起身來打了一個伸欠，說道：「時候已是不早，我要回去了！又向夢霞說道：「你自己保重一點吧，我明天再來看你，接着又向鵬郎道：「鵬郎，和我一同到外邊玩去，別在這裏吵擾得先生睡不穩啊！」一壁說，一壁握着鵬郎的手，拉着他一同向外面去了。

姓李的攙着鵬郎走出門外，這時候天色已將夜晚，一角斜陽，在林梢上，掩映着，天空中的飛鳥，一齊帶着倦意，在飛回它們的窠巢，一切景物，都含着蒼蒼茫茫的暮色，可憐的鵬郎，

他並不知道這時候和他同行的人實在是一個神奸巨惡，不日就要將一種最劇烈的慘痛，加到他母親身上。這時候竟還不知不覺的跟着他出外同遊，這真是走入了最危險的境地了啊！姓李的攜着鵬郎，一壁走，一壁談着閒話，先把無關緊要的話兒向鵬郎問道：你現在讀的什麼書？先生待你好嗎？鵬郎一一回答了。兩口兒又逛了一陣，姓李的突然站定腳頭，驀地向鵬郎說道：我想到了一件事情，正要問你，你可不能說謊。鵬郎點頭答道：好！什麼事情？你說吧！姓李的搖着頭兒問道：剛才的那封信，不是你母親叫你送給先生的嗎？鵬郎突然聽了這話，目瞪口呆，臉色異常慘淡，嫩弱的神經，似乎受了非常的刺激，鵬郎竟說不出話來。這樣過了好一會，他才開口答道：不是的，這封信是先生家中寄來我媽媽叫我帶給先生的。姓李的笑着不肯相信，他又向他問道：你門家裏一起有幾個人？你的母親叫什麼名字？今年幾歲了？鵬郎一聽這話很不歡喜的說道：李先生你這樣嚙嚙地查問我的家事，你究竟存着什麼心眼呢？這些話兒我是不要聽的咧！天色快要黑暗，恐怕母親要盼望，我要回去了；說到這裏，便撥轉身子向家門飛奔。姓李的一壁叫一壁追，可是鵬郎已經走得遠了。姓李的只得沿着堤岸回校，一路上暗自尋思道：這孩子真這樣狡猾，竟敢用謊言來欺騙我，如果他的母

親和夢霞沒有關係，那麼幹嗎他要那樣慌張？況且那封信，要果真是夢霞家中寄來的家書，那麼終可不用隱秘，爲什麼鵬郎只叫着媽媽兩個字，夢霞就要假裝咳嗽阻止他，這其間已不無可疑；再且後來在路上，鵬郎被我突然一問，他就頓時露出驚惶失措的形狀，噤若寒蟬，不能回答；後來過了好一會，他才說是夢霞家中寄來的家信，這其間的暗昧，不問可知，那封信也可斷得定是鵬郎的母親所發；現在既已給我，在無意中撞破，那就一定要揭破他們的秘密，好讓這兩個情婦奸夫知道我的手段；然而這偵查底細的手續，就不能不從鵬郎身上着手，今天不成就明天，明天不成再有後天，這樣一天天的苦功夫下去，或是計誘，或是威脅，那怕這孩子再狡猾一點，我也不怕他不入我的圈套咧！

自從這一天起，崔宅的門上沒有一天不見李先生的踪跡，門檻也幾乎給他踏壞了！他仗着慰問疾病的名目，來做偵查秘密的間諜，來的時候，有時帶些食物，有時帶幾樣玩具，到來哄騙鵬郎，交給鵬郎；鵬郎雖薄狡黠，可是年齡幼稚，知識淺薄，畢竟瞧不透李先生有用意，只道姓李的是真心愛他，所以天天帶着食物玩具來送給他，心裏却很是歡喜，不上幾天，竟和姓李的十分親暱，等他來了，總是依依不捨的要他陪着玩耍，姓李的自然來得正好，時常

用甘言蜜語把鵬郎哄得忘其所以。有一天竟把夢霞和自己母親交往的事情完全告訴了他。這實在是姓李的用的毒計，不能責怪鵬郎。不過夢霞和梨娘倆的祕密，此時却完全給一個小孩子破壞了。愛河滾滾，情海茫茫。一剎時間頓起了絕大風波，演出一幕幕劇烈的慘劇。姓李的既已探悉了夢霞和梨娘的真實消息，從此便一去不來，不復再到崔宅。

夢霞靜養幾天，精神已漸漸復元，那多情的瘡鬼，以前和夢霞朝夕不離，此刻又不知怎樣，知這夢霞身邊不能久留，竟和夢霞宣告了脫離關係，另尋別的門路去了。夢霞因為病體已漸漸復元，校內的功課，已荒廢了好些時候，便想即日到校內上課，彌補從前的缺縫。這天早上，夢霞一早起身，剛剛穿好了衣服下床，忽然館僮匆匆忙忙的奔進來說道：有一個船夫在外面，說是先生家中雇了他的船兒，來迎接先生回去的，並且要請先生趕速上船，因為老夫人吩咐，今天無論如何要趕到家中的咧！夢霞聽了這話，不由得吃了一驚，心想家中一定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事情，所以要這樣着忙，連忙叫館僮去喚進船夫來一問，船夫也回答不出所以然，所說的話兒和剛才館僮說的一樣。夢霞更是驚疑，又向那船夫問道：你來的時候，老夫人身子好嗎？船夫答道：好的。夢霞又問：家中別人都好嗎？船夫答都是好的。夢霞道：這



又奇了；畢竟爲了什麼事情？就這樣急急乎的要我回去呢？船夫道：「這個我可不知道；老夫人，在昨天晚上，叫人來雇我的船兒，吩咐我連夜趕上這裏，只說在今天能夠載得先生回家，就當加倍給我船錢，別的話兒可沒有說起。」夢霞心裏一發疑惑，再也猜不透家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船夫又一疊連的催促，要他趕快上船。夢霞知道這一趟是免不了，只得把桌上的亂稿略爲收拾，寫了兩張字條，交給館僮，一張是留給主人告別，一張是向校中去請假。這時候還是很早，崔宅的人還都不會起身；館僮送他出門，夢霞匆匆上船，江神助上一帆順風，船兒就像箭一樣的往前直駛，約摸午飯過後，便已到了家門。夢霞捨舟登岸，就匆匆的連忙回家拜見母親。他的母親，一看見夢霞回來，頓時露出十分驚訝的神情，問道：「你的症候不是已經全愈了嗎？怎麼我接你昨天的來信，還說你症重要回來呢？」夢霞聽了這話，真是丈二金身，摸不着頭腦，怔住了好一會，才開口說道：「怎麼有這樣的奇事？我這幾天並沒有寄什麼信回來，這封信一定是假的。」何物奸徒，使這樣的促狹，使母親飽受虛驚，這話真是從何說起。一壁說，一壁向她取出書信一看，字體非常艱澀，完全是假仿自己的筆跡，却又處處露出本態，仔細一認，原來是校內李先生的手筆。夢霞暗暗頓足道：「唉！我中了奸

賊的計了；但不知他安着什麼心眼兒，要弄這樣的玄虛！低頭一想，忽的恍然大悟：哦！我知道了！前幾天害病的時候，他不是很殷勤的天天來探望我嗎？後來我的症候還不會痊癒，他不是就絕跡不來嗎？對於這上頭，我本來有些着疑；現在再發生這封信，那就他的心地，不問可知也；許我的祕密，已經給他偵探明白，所以用這樣的好計，使我回家，他就好去加害梨娘；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他一定另有奸計去賺梨娘，梨娘是一個可憐的弱女子，一定要受他糟蹋，這又如何是好呢？夢霞想到這裏，幾乎要失聲痛哭，狂呼奈何！但是後來又想，這不過是自己心裏一面的猜測，也許事情不是這樣，也未可知，這些話兒，暫時是不能告訴母親的。夢霞這樣一想，只得編了一篇謊言，安慰母親道：這封信，原來是校內一個姓李的同事假造的，我能夠認識他的筆跡，他和我很是要好，前幾天看着我的症候不肯就痊，他便幾次三番勸我回家，校內的教務，他情願和我替代，因為我幾次三番的不答應他，所以他假造了這封信，好讓母親着人到來呼喚，使我不得不回來，這也是他的一片苦心咧！夢霞的母親聽了這話，便道：這是朋友們的美意，不能說他是惡作劇，現在你既已回來，就索興將養幾天再去；我看你的臉色似乎還帶着幾分病容，不曾完全痊愈，咧！夢霞也只好唯唯答應。

夢霞從此又過着家鄉的日子，心裏總是放不下梨娘，時常紀墨着她，又把那封假信反覆審察，看他究竟存着什麼心眼兒；又姓李的這個人，實在是一個卑鄙不堪的小人，自己和他同事了半年功夫，雖覺意見不合，可是再也料不到他的心地竟會這樣險惡；要是我的祕密果已給他窺破，那麼他能偵查我，我不能偵查他，他能陷害我，我不能陷害他，這豈不是養虎貽患？我斷不能縱容這樣一個惡魔，在暗中纏擾，破壞我的好事。石癡下東京的時候，本來把校務歸我一人主持，我對於這所學校，實在負着完全責任，教員的進退，我也自有權衡，李某的人格，就可從這一封假信上斷定，學校裏面，怎能容得這樣一個沒道德的教師？豈不要誤盡生徒？我現在決意把他辭歇，爲公爲私，都要把他辭歇；他的進退，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他倒居然還敢設這樣的好計來陷害我，難道說我不能辭歇他嗎？不過他現在既已賺我回家，那麼在這幾天之內，難保沒有意外的變化，像他這樣詭譎多端，如果要去欺凌一個弱女子，那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梨娘這可危險極了！況且他不是要存心加害梨娘，那他又何必用這樣的狡猾伎倆，我尚且給他愚弄了，何況梨娘是一個女流呢？夢霞想到這裏，心裏就片刻不能安甯，一忽兒怒，一忽兒懼，一忽兒驚心，一忽兒切齒，心想姓李的如果存心要幹這樣喪

天害理的舉動，那麼我甯可性命不要，一定和他勢不兩立；這樣越想越恨，越越怕，恨不得臨下能夠立刻長出兩隻翅膀，飛進香閨，一看玉人是否無恙；可是轉身一想，也許姓李的不會幹這件事情，自己的理想，也許和事實不符，甚至於姓李的現在，還不會窺破自己的祕密，或者是已經窺破，而不至於會來存心破壞，或者是姓李的窺破了祕密，竟去加害梨娘，而梨娘靈心慧眼，能夠識破他的奸謀，不受他的欺凌，也未可知。夢霞只願這樣反反覆覆的想着，心裏一亂，精神上就感到非常苦痛，獨自一人靜坐在一間屋裏，真是如坐針氈，如被芒刺，前面好像有鬼魅，後面又好像有虎狼，只覺得一舉一動，一起一坐，都藏着非常的危險，最後竟是忘餐廢寢，成日成夜的胡思亂想，照這樣子下去，恐怕不消幾天，好好地一個夢霞，就要立刻變成瘋子了呢。

一天早晨，夢霞恰好在進早餐，忽然郵差送了一封信來，夢霞接來一看，臉上頓時變了顏色，雙手捧着信，只顧發顫。看官！你道是什麼奇的信？原來是梨娘的通辭。夢霞雖然還不曾拆開觀看，可是他已料定裏面的消息，一定凶惡，連忙拆開一看，信上是這麼寫着：

你此番突然回家，簡直使我出於意料之外，臨走又沒有半句話兒留下，就使是你們母

親的慈命你也不用這樣的急忙啊！你並不是什麼神龍，怎麼你的行蹤竟會這樣飄忽呢？難道怕我要來阻擋你嗎？況且你此番回去，並不是從此絕跡不來，暫時一別，不久就要重來，那你又何必說上一番空話？這樣無意識的來安慰我呢？況且你就使要寄信來，那你爲什麼不直接寄給我？倒要間接的寄給姓李的，再叫他來轉遞，請問這是什麼事情？也好經過人家手的嗎？你現在這樣一來，簡直是公開我倆的祕密，豈不是有意要去向人家宣示？有意要使人家知道嗎？那姓李的又是何等樣人？你竟能夠相信他不拆開你的信來偷看嗎？我倒真有些瞧不透你的用意呢！就使你不替自己的名譽打算，難得連我一生的名節也不想到嗎？我一向知道你是才大心細，什麼事情都非常謹慎，那裏想到你現在竟是這樣荒謬，難道你此刻突然患了神經病嗎？我是一個孀婦，一顆心已像古井一樣，不會再生波浪，和你不過是文字之交，並沒有一絲一毫的非禮舉動，你一向束身自好，這個心跡可以質之天地神明，不過我倆雖然於心無愧，却還恐怕有人要飛短流長，受名譽上的損失，現在你非但一些兒不顧及，竟還把這樣祕密信札落到人家手裏，使人家就把這封祕密信札來要挾我，我的一生名節，完全在你這封信上掃

地的了；不知道怎樣對得住我？又怎樣對得住你自己啊？現在事情已經決裂，我也決沒這個厚顏再偷生人世；不過我對於這封信，未免有些懷疑，因為你此番的舉動和你平日的行爲截然不同，好像不是你一個人做的事情一樣，因而我又疑心到這裏面也許另有別情，或者是郵差誤投，或者是暗地裏有奸人作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可實在解釋不透；我也沒有別的話說，只望你趕速到來，先把這件事兒弄清楚了，然後再談別的事情；我現在的心是亂極了，寫的信十分潦草，請你原諒；臨了，我是忍着死守你到來，請你趕快起程。

夢霞看完了這封信，不由得大爲驚駭，心想自己回來了這幾天功夫，從來也不會拉筆寫過字，怎麼倒說有信寄給梨娘？不用說這一定又是姓李的假造的了；姓李的這個惡賊，他倒居然敢用這樣的毒計去陷害梨娘，這件事情，我怎麼饒他得過？梨娘受了他的欺凌，竟是氣憤到這步田地，一朵憔悴的孤花，怎經得起再受這樣一番狂風暴雨？這時候正不知要悲痛如何樣兒了。她既是要我迅速前去，那我再能在家中片刻逗留嗎？想到這裏，便藏了書信，連忙去見老母，只說自己的病體已經痊愈，精神已是復原，要去校內供職去了；徵求了母

親的同意，便即刻起程。

## 第十八章 對泣

茫茫然歸，皇皇而去，名花多難，原是前世種下的禍根，秋雁無情，怎禁得眼前飛來的驚信，何物么魔，竟把人家捉弄到這個地步，席不暇暖，十餘天功夫，已是奔波了兩次，這時候夢霞又在船中了；兩岸青山，列成了隊伍，送遊子遠去；夢霞對於家鄉景物，一些沒有留戀的狀態，只望江神幫忙，借助幾陣仙風，立時立刻能夠把自己送到蓉湖，秋水長天，碧雲紅樹，一路上縹渺的烟波，正可乘此大尋詩料；可是在夢霞看來，却沒有一樣不是惱人的景物，匆迫撩亂的心事，正好似萬疊雲山，縈繞複雜，說不出的紛亂，一些兒閒情也着不得，你想他再有什麼心思去船頭上遊覽憑眺呢？可恨江神和他作對，偏偏算小江面上一些風都沒有，船夫用盡了氣力，雙櫓齊舉，船兒也是慢吞吞地不肯前進，真把個夢霞焦急得難以言宣，不時從窗子裏探出頭去，看着水面發愁，又一連催促船夫，叫他們努力前進，暗想你們今天如果誤了我的行程，恐怕姓李的那個惡魔，再有奸計發生，那麼可憐的梨娘，豈不是再要受惡魔的踏

踢嗎？這叫她怎麼經得起呢？

天色將晚，船已到達目的地，夢霞總算已經上岸了；當時他迷迷惘惘地懷着一肚子鬼胎，心想我此番到來，不知再要演出怎樣的慘劇！走到了崔宅門首，反而退退縮縮不敢走入，在門口徘徊了好一會，只見天色已是漸漸黑暗，心想這樣的天寒日暮，不見得好在露天過夜！這才放膽子，硬着頭皮，一直向裏面走去；這時候鵬郎恰好在園中遊戲，一見夢霞到來，連忙迎上前去問道：先生回來了嗎？此番回去幹什麼事情？怎麼臨走一句話兒也沒有？真叫人盼望煞啊！夢霞聽了，不作回答，挽着他一直走進了室內，這才突然問道：你媽媽好嗎？鵬郎道：先生回家後的第三天，學校裏就有一个人送一封信來，這封信恰好送在秋兒手裏，秋兒接到了，便立刻去交給媽媽，不知怎樣我媽媽看了這封信，便立刻臉色慘變，接着又是嗚咽咽的大哭，問她爲了什麼，她又不肯回答，給她東西吃，她也不肯吃，看她非常驚悸，好像丟了魂靈一樣，我真不懂這一張紙條兒，上面寫着什麼話兒，會使我媽媽變成這個樣兒，現在她已有兩天不進飲食，成日成夜的只是哭泣，此刻恐怕還在床裏痛哭呢！夢霞聽了這話，心如刀割，連忙對鵬郎說道：你趕快去告訴你媽媽，只說我已經來了，別的話兒可不必多說。



鵬郎答應了一聲，便匆匆奔入，沒多一會，鵬郎擎着一封信來給夢霞。夢霞接來一看，信上的話兒十分簡略，只說今天晚上人靜之後，她叫鵬郎來引自己去和她見一下面。一古腦兒只有這兩句話兒。

寒更三逗，明月一方，在這時候，庭中正有一人獨步徬徨，沿着迴廊，一直向西，到了目的地，敲門入室。這種情景，假使給局外人瞧見了，一定要說他不幹好事，一定要說他是去陽台幽會。夢霞是何等樣人，却也會幹這樣的暗昧行爲。『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難道不怕人家要飛短流長嗎？看官，這其間『耶穌自有道理』。原來這時候夢霞的心裏，含着一種無窮的冤憤，急於要向梨娘申雪。蓄着一種絕大的疑難，急於要解決。受着一種無量的恐怖，急於要鎮壓，自己覺得此番前去晤見梨娘，關係非常重大，比了自己的名譽損失，更要重大了。什百千倍，所以會這樣毅然決然，冒着危險前去，再也不顧到其他一切的了。半載相思，一旦見面，燈前攜手，簾底談心，照理夢霞和梨娘見面之後，一定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樂，可是他倆這次的見面，却是一個奸人從中介紹，雙方都含着一種說不出的悲憤鬱勃，因而完全沒有一點快樂可言。夢霞悄悄地折人香閨，梨娘恰好斜背銀缸，低垂粉頸，在那裏暗暗啜泣，神情

更比以前慘淡；臉色也更比以前憔悴；樣子是萬分可憐；夢霞見了，險些兒要失聲痛哭起來。燈心吐黑，人淚飛紅，以前他們兩人本來非常迫切的要想見面；可是此刻達到了目的，却不知怎的又是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大家沒有一句話兒。鵬郎當時引着夢霞進房，便上床就寢。這時候已發出一種微弱的鼾聲，除此之外，再有壁上的時計不住的搖擺叮噠，震盪他倆的耳鼓；而夢霞的心事，也正重重盪盪的在肚腸角裏往復盤旋，沒有片刻停留，和那時計搖擺的聲音，恰好成了一種心理上無形的應答，在這深邃幽密的境地，夜靜更深，只有兩個愁眉苦臉的人，坐在那半明不滅的一粟燈光之下，陰森森地好像死灰；這種情景簡直不是人間，竟和陰曹地府一樣了；兩口兒，着眼淚對看了好一會，梨娘不時微嘆始終不發一句話兒。看她的意思，似乎對於夢霞十分忿恨。夢霞只得把姓李的所施的好謀，一一的告訴梨娘，聲明自己並沒過惡。梨娘聽得夢霞這樣一說，不覺萬分驚訝道：照你這樣說來，你並不會有信寄給我，而且你此番的回家，也是他使的狡獪，我倆不知不覺的一齊中了他的奸計，給他暗算了去；這樣說來，我還怎好怪你；不過我倆的秘密，他又怎能知道？竟敢這樣把我倆像嬰兒一般的播弄呢。夢霞道：這可連我也不知道。梨娘沉吟了一下，忽地猛省道：不對，不對，你

這話兒說的不對，他送來給我的一張紙，分明是你的詩詞，你的筆跡，我一見就認，怎麼你倒說不會有信寄來呢？

梨娘一壁說，一壁在腰間一個紫囊裏面，掏出一張紙來，遞給夢霞道：你自己去看罷；這不是你的親筆寫的嗎？上面的詩，也不是你自己做的嗎？那姓李的雖然狡猾，我想他也未必能夠仿了你的字，再學你的詩，竟能假造得這樣一般無二的吧？夢霞聽了這話，連忙接來看，不由得怔住了半晌，十分駭愕的說道：這可真是奇怪極了！再有別的什麼東西嗎？梨娘道：沒有，只有這幾首詩，他先把這幾首詩，叫秋兒拏來給我，倒說另外還有一封信件，我當時便叫秋兒再去向他索取；可是他又不肯便給，倒說這封信關係重大，一定要當面交給收信人，否則甯可由他保存着，依舊交還寄信人。你倒替我一想：就是最卑賤的淫娃蕩婦，要她到一個素不相識的男子手裏，去要一封情人的書信，恐怕也知道羞赧，沒有這個臉面去見人家索取，我又是何等樣人，倒肯幹這些事情嗎？我知道他存心不良，藉此要挾，便也不去向他索取，因為無論如何的祕密信件，已經將內容給外人看破了，就失去珍貴的價值，所以我也不再注重。我並不恨那姓李的詭譎，只怪你自己不謹慎，弄得彼此的名譽，都在這封信上一旦

破壞，所以我想來想去，除却一死，委實沒有別的法子；不過在這件事情沒有辨明之前，我就是死了，也懷着滿腹疑團，死了也不能甘心；況且還有小孩子的牽累，所以我寫信給你，要你趕快到來，證明這件事兒的真假；爲了這件事情，我的心早已粉碎的了，不知你再有什麼話可說呢！梨娘說到這裏，淚水就像斷線珍珠一般，撲潑潑的往下直流，頃刻間已把衣襟溼透。夢霞見她這個樣兒，心裏萬分難受，硬也含着淚水答道：「唉！這事真冤枉極了！你還把這件事兒當作真實的嗎？紙上的字的確是我所寫；可是這幾首詩，却並不是我所做，而且並不是做了寄給你的；我在閒居無聊的時候，時常歡喜伸紙弄墨，所以我的襟袖上面，也時常給墨漬沾污；這幾首詩，不過是在校內課餘無事的當兒，作爲消遣，原是抄錄一個朋友的四首無題詩，寫好之後，我就把它扔入字紙籠，不知怎樣他會檢去藏了，現在就拏它來欺騙你，當時我原是在無聊的時候，以此遣興，那裏會想到就從這上頭種下了禍根；好人的心計，竟是這樣的險毒，這可實在使我意想不到，一筆鑄成大錯，這自然是我疏忽的過失，害你受這樣的奇恥大辱，叫我怎樣對得住你。梨娘聽夢霞這樣一說，頓時恍然大悟，擦乾了淚痕說道：「我本來疑心你決不會躁率到這個地步，又那裏知道這其間竟會有這許多的變幻，現在既已

水落石出，證明了誤會，那麼你也沒有什麼罪名，我也不應該有什麼怨惱；不過直到現在，我還是有點弄不明白，我想那姓李的一定要先探悉了我倆的祕密，然後可使用這樣的奸計；那麼這個祕密究竟又是誰洩漏的呢？究竟又是誰替他做的間諜呢？夢霞一壁點頭一壁說道：現在連我也是莫明其妙，讓我慢慢地想一想再說。

夢霞說了這話，低着頭沉思了半晌，忽的恍然大悟：我想起來了；前幾天我害病的時候，他每天到來探望我來的時候，總是帶些果餌食物給鵬郎，並且帶鵬郎到外邊去遊逛，我見鵬郎對於他很親近，也不會去禁止他，後來那姓李的忽然絕跡不來，我就很是疑心，心想這幾天功夫，鵬郎年幼無知，倒不要給他哄騙引誘，竟將我們的祕密告訴了他，他在小孩子口中探到了真情，竟要法兒來陷害我們，所以突然的絕跡不來，我正是這樣猜疑着；三天後又發現了家中的假信，這其間的情節，就不問可知，一發來得明瞭，再也想不到我此番的一場症候，竟會做了引進奸人的導火線，這個可愛的鵬郎，竟會做了破壞好事的罪魁；這都要怪我自己糊塗，沒有知人之明，每天和虎狼混在一起，一些也不提防，所以弄出這樣的滔天大禍；至於鵬郎呢，畢竟是年輕識淺，夠懂得些什麼？無論如何，你是只能饒恕他的。梨

娘聽到這裏，深深地長嘆了一聲道：「我怎捨得責備這個孤兒？這都是我自己不是，已經做了孀婦，却還不能夠割斷情愛，好好兒的守節撫孤。雖然不會琵琶別抱，但是這樣一來，怎麼免得了瓜田李下的嫌疑，貽玷女界，辱沒家聲，要使泉下有知，又怎麼能夠寬待於我？如果爲了這說不出口的事情，再要將他愛兒來責備，那豈不是一發加重我的罪孽，更有什麼臉面到泉下去見我的丈夫呢？」夢霞聽了這話，心裏一發驚惶，心想梨娘既是這樣自怨自艾，那我心裏又怎麼過得過去？夢霞想到了這一層，心裏就非常不安，頓時覺得背心上有芒刺刺着，一樣恍恍惚惚地好似看見梨娘的丈夫在燈光之下顯現形影，突出眼珠，惡狠狠的向自己望着；再加上鵬郎的打鼾聲音，以及梨娘的啼哭聲音，一聲聲的向耳朵裏直鑽，這就一發覺得心傷神悸，非常恐怖，舉動頓時改了常態，天下最難安的事情，人生最難受的境地，委實沒有再比這一刻兒功夫來得難過的了！這樣過了好一會，他才嘆上一口氣道：「我誤了你，我害了你，總要請你格外原諒，並且要請你從此和我斷絕，別再把我放在心上；這一重公案，也可趁這時候了結，還你一個冰清玉潔的身子。安你一種慰死撫生的志向，而我也從此去了！夢霞說到這裏，梨娘忽然停止了哭泣，說道：「霞郎，霞郎，你說這話，不是在怨我嗎？我剛才

的話兒並不是怨你。要請你原諒。梨娘說到這裏，又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夢霞也止不住流淚說道：我並不是怨你。我是怨我自己啊。然而我倆的情愛，已經到了這步田地，現在要一旦決裂，我也知道非常爲難。天哪，天哪！你幹嗎這樣的情形，既使我倆遇合了，幹嗎又要設這許多障礙，使惡魔得以乘隙使用陰謀，無端到來陷害，照這樣子下去，日後的磨難，恐怕正還挨受不盡咧。說到這裏，略爲頓了一頓，忽然又恨恨地說道：姓李的這個惡賊，我和他誓不兩立，我一定要拔去這個眼中之釘，免得日後再被他陷害。梨娘聽了這話，頓時大驚失色道：這怎麼使得呢？難道你給他一個入知道了，還不夠？再要使世上的人人，人人都知道嗎？他能這樣千方百計來偵查我們的祕密，就沒有替我們嚴守祕密的道德，那麼我們的事情，只要他一開口，就能夠傳播出去，弄得盡人皆知。你如果不去和他計較，依舊和平日一樣，交以道，接以禮，只當沒有這回事，那他受了你的感化，也許倒還天良發現，自己知道慚愧，想道自己不應該做這樣的事情，就從這上頭，終身箝口，不向人家傳播，贖他自己的過惡。你如果一定要去和他爲難，在他身上發洩一口憤氣，那麼他對你的怨仇，就一發加深，一發要來算計你。這豈不是要使他加緊的來陷害我們嗎？你能使他走，難道能夠掩沒他的口，恐怕你剛剛辭去

他的職務，而我倆的醜名聲，已是四處飛揚，大家都知道的了；事前既沒有防範，事後再不能設法彌縫，發洩了一時的怨氣，這後患又何堪設想呢？夢霞聽到這裏，一盞連聲點頭道：「不差，你這話兒，真是說得有理，真能審事慮禍，趨吉避凶；不過從今以後，我也再不敢作問津之想，好似驚弓之鳥，漏網之魚，處處都要存着戒心，就使自己問心無愧；但是有口難防，給人家飛短流長，這又何苦來呢？」好事多磨，孽緣終挫。』如果再迷而不悟，日後更不知再要受怎樣慘痛的魔劫，犧牲我一己之名譽，縱然沒有什麼可惜；但是你爲了一點憐才的心念，竟要犧牲一輩子的幸福，這又從何說起呢？總而言之，我再也不忍使你陷入苦惱的境地，再也不忍使你擔負不潔的聲名。唉！梨姐，再有什麼話兒可說！從此一別，後會無期，不知何年月再能相見？然而言猶在耳，誓既忘心，你是一輩子的孀婦，我也做一輩子的鰥魚，今世的緣分雖然盡了，來世的日子却正長着呢，我只能到泉下去守你了啊！夢霞說到這裏，哽哽咽咽的再也說不下去，淚水像泉流一樣的滾滾而下，一壁哭，一壁又忍着疼痛咏了四首詩，那吟詩的聲調，就是巫峽哀猿，也沒有他那樣的淒涼酸楚啊！

金釵已斷兩難全，到底天公不見憐。我更何心愛良夜，從今怕見月團圓。



煩惱重土總爲情。何難一死報卿卿。只愁死尙啣孤憤。身死吾心終未明。  
詩成六十有餘篇。諫付無情火裏捐。遺跡今生收拾盡。不須見惹後人憐。  
望卿珍重莫長嗟。來世姻緣定不差。死後冤魂雙不得。塚前休種並頭花。

夢霞咏完這四首詩，已是哭得抬不起頭來。梨娘也掩着臉兒只管悲啼。這時候那米粒大小的一點燈光，已給他倆的淚花障礙，一些兒沒有光明，屋子裏露出天愁地慘的景象，簡直有『別有天地，非復人間』的概況！當初兩地想思，本來是苦痛極了；又那裏知道見面之後會更是苦痛，受盡了萬種淒涼，只博得一場痛哭，這也真是冤苦極了！若合若離，不生不死，一角情天，竟會這樣的迷離變幻；這時候的情景，就是局外人看了，也得酸鼻流淚，何況他倆是身當其境，你想怎麼不要椎心泣血呢？他們兩口兒哭夠多時，夢霞忽的站起身來，剔亮了殘燈，向梨娘要了紙筆，又做了四首詩；心中的苦痛，也難以言語形容，只得借着詩詞聊以發洩，他倆這次的見面，除此之外，就更沒別的事情可以記載了。

秋風一棹獨來遲。情既稱奇禍史奇。十日離愁難筆訴。三更噩夢有燈知。新詞輕鑄九洲錯。舊事旋翻一局棋。滾滾愛何波浪惡。可堪畫餅不充飢。

一聲哀雁入寥天。火冷香消夜似年。是我孤魂歸枕畔。正卿雙淚落燈前。雲山渺渺書難到。風雨瀟瀟人不眠。知爾臨江頻問訊。迎朝數遍往來船。

脚是飄萍我斷蓬。一般都是可憐蟲。驚弓孤鳥魂難定。射影含沙計劇工。北雁無情羈尺素。東風有意虐殘紅。誤他消息無窮恨。只悔歸途去太匆。

風入深林無靜柯。十分秋向恨中過。情場自古飄零易。人事於今變幻多。豈是浮雲能蔽月。那知止水忽生波。乾坤割臂盟終在。未許焚香懺爾魔。

浪浪清淚，上紙不知，測測殘宵，爲時已促，夢霞把四首七律做好，丟開筆，只顧長嘆。梨娘把他的詩取來一看，只見滿紙都是淚痕，忍不住流着珠淚說道：你幹嗎這樣太悲哀呢？我是一個怎樣的人，當得起你這些話兒；雖然你這樣的悲痛，都是我這個薄命人害你；然而你也未免用情太過，我不願你爲了我而沉迷不悟，怎忍再叫你爲了我而鰥魚終身；筠倩的事情，現在已是怎樣了，這就是我所報答你的；就是你不願意，我也一定要替你們強爲撮合，一則可以了我的心願，二則鵬郎這孩子，日後有你提攜，就能不使門庭衰落，這又是你所報答我的。你應該知道我現在的忍辱偷生，啣冤飲恨，完全是爲了鵬郎這一塊肉啊！夢霞沉吟了一

會，才道：這件事情，也只好慢慢地進行，且讓石癡從東京回來，再請他做這個媒；然而這實在是多事，雖然依了你的話兒，我心裏可實在不願，我已自誤而誤了你了！怎麼再好去誤別人呢？梨娘道：你要說這件事兒是多事，那麼我和你倆的交往，豈不一發是多事嗎？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你幹嗎再要推諉？我總是深深地祝禱你種了惡因，而收了佳果啊！你到我這裏來，可一而不可再，下次你切莫再來；天快要亮了，請你快些走吧！這地方是不能久留的啊！說到這裏，又低低地唱着泰西羅米亞名劇裏的『天呀！天呀！放亮光進來，放情人出去。』唱完了，就催促夢霞動身。夢霞也知道不能再留，只得道了一聲珍重，慘慘切切的就此分別。

## 第十九章 秋心

枝頭上的黃葉，蕭蕭地往下直落，蒼苔的顏色，已經像死的一樣，海棠花開過，鴻雁來的時候，這就是深秋到了！風風雨雨，催遍幾番秋心，悽悽切切，送來一片秋聲，秋館空空，秋燕已做了秋客，秋窗寂寂，秋蟲偏惱着秋魂，秋色是非常荒涼，秋容又非常慘淡，秋情是非常綿邈，秋興又非常闌珊，此日秋闌，獨尋秋夢，何時秋月，雙照秋人，重重疊疊的秋愁，併成了綿綿不

絕的秋恨匆匆急急的秋景惱煞那負負徒呼的秋期儘管有無限的風光到眼，可是傷心人看了，總是覺得魂銷，最難堪的是節序催人，作客他鄉的遊子，更是容易感觸，原來這時離開中秋佳節，已是不上十天了。夢霞自從經過了這番風浪，神經便大受震盪，心想自己和梨娘兩口兒，大家費盡了心機，歷盡了艱苦，現在却恰好做了好人的資料，心裏真是說不出的憤激。後來又想，自己和梨娘的愛情，雖然已經達到極點，然而紙上傳情，秋邊問訊，時常借着筆墨，間接的通達款曲，半年功夫，積下了無數相思，含蓄了日子一多，想望也就更是熱烈。我本來早要拜倒妝台，把我一肚子纏綿複雜的情思，向我心愛的玉人，細細地訴說一下，只要對方能夠明白了我的衷情，那我就可死而無怨。然而我和梨娘是內外隔絕，禮法防範，犯着重大的嫌疑，我也難於啓齒，所以直到如今，還是不曾一親芳澤。現在呢，奸徒在身旁竊發，禍星從天外飛來，恐怖顛倒，立時陷入了最難堪的境地，可是因這上頭，却竟能和梨娘長談了一夜；以前無論如何希望而希望不到的事情，此刻却竟能如願以償，好人的毒計，恰好玉成了我倆的好事，雖說是不幸，然而也差堪自慰。夢霞這樣一想，就把對於姓李的的一番惡感，完全無形的消滅了。梨娘本來諄諄地囑咐夢霞，叫他防着後患，千萬不要去和姓李的計較，夢

霞當時也非常佩服梨娘，說她思想周密，前後的事情都能頓到，反而埋怨自己不該一時鹵莽。因而第二天到了校中，竟和平日一樣的和周旋。姓李的一見夢霞突然到來，不由得大吃一驚，倉皇失措，臉色也就頓時改變，又見夢霞和平日一樣，並沒一句話兒向自己提及，心裏更覺愧赧，瞪目結舌，脹紅了臉兒，露出萬分不安的狀態。原來這是他的天良發現，新機萌動，想到自己做的事情，實在有些不應該，所以一個人無論怎樣的狠毒陰險，只要受害的人能夠唾面自乾，一切都不和他計較，自然就能夠消滅他的邪念，反生他的悔心。古語說的『至誠可格豚魚』。姓李的雖然冥頑陰惡，畢竟是個人類，總比豚魚稍微有一點兒人心。夢霞這樣的對付他，使他當場就感覺到跼蹐不安，從此他的梟獍的心地，已受了夢霞感化，復歸於正，盡心教務，不再干涉別的事兒，反而變得溫文爾雅，把以前那躁率多言的脾氣一齊改去，再也不敢多管夢霞的事情了。

大凡一個人在愛情熱烈的時候，雖然碰到了惡魔的阻撓，也會發生意外變化，但是這一個惡魔，却只能破壞愛情的外部，而不能破壞愛情的內部，甚至於它的效力，反能使雙方的愛情，一發增加熱度，兩口兒格外親熱起來。夢霞自從見了梨娘，證明了雙方的誤會，就一發

感到世道的艱險，人心的難測，像姓李的那樣，每天在一起共事，真可算得耳提面命，可是他竟會這樣的設計陷害，可見一個人要求一個知己，簡直比登天還難，感情這兩個字，真是不容易談咧！夢霞這樣一想，就覺得宇宙之間，真正能夠愛自己的人，除了泉下的亡父，和五十多歲的老母，以及千里睽隔的胞兄之外，就只有一個可敬可愛的梨娘，和我有生死難忘的關係。夢霞這番受了意外的驚怖，本想要斬斷情絲，和梨娘大家撒手，解除魔障，悟澈情天，竭力在苦海中掙脫，可是一想到來世的因緣，很是渺茫，而今世的希望，却還不會斷絕，一場幻夢，還是未見分曉，如果就是這樣的一旦決裂，和她斷絕關係，這可委實有些不能甘心，就是情理上也有些兒說不過去，但不知那悠悠的蒼天，幹嗎要這樣的把他們播弄，不使他們不遇，却又不使他們早遇，不使他們常離，却又不使他們遽爾便合，這才弄得他們一同陷入夢想顛倒，迷離惆悵的境地，永遠不能解決。天哪，天哪！搔着頭兒向它質問，它又不曾開口，誠心同它禱告，它又沒有靈性。夢霞想到了這一層，心裏真是說不出的憤悶，恨不得拔劍而起，和那酷虐的天公大戰一場，分明知道不能勝利，那我甯可丟着這條性命，不要天心雖然十分渺茫，人情雖然非常變幻，但是我不要了性命，再有什麼事情不能幹呢？從此以後，夢霞便

加重了一層病根，又多縛了一重情網，抱定了「不得生爲鸞鳳，終當死作鴛鴦」的念頭，一心一意奮着全力向前進行。

四時之佳景難窮，一生之行樂有限，一個人的境遇，本是各不相同，因而各人的感想也就兩樣；然而各人的感想，又都隨着時序而變遷；因爲四時的景物，各有佳處，大塊文章，有時候非常絢爛，有時候也會非常平淡，形形色色，一樣樣都能各極其妙，一樣樣都能娛悅人們的耳目，愉快人們的性情，這是天然行樂的資料，原是老天爺獨厚於人們的啊！不過人們對於那四時的景物，又會隨着各人的環境，表示出各個不同的悲歡哀樂！如果加以統計，又是歡樂的人少，悲哀的人多，歡樂的時候少，悲哀的日子多。那四時的景物，絢爛和平淡，兩相對照，便成了春夏秋冬四個時季，人們就在這四季裏面，表演出各種悲歡離合的性情，時序上的反映，就做了心理上的反映；然而在無憂無愁的人看來，那麼秋天那樣的荒涼冷落，雖然比不上春天那樣的嬌豔明媚，但是青山紅樹，淡白疎黃，映入眼簾的一切景物，也會另有一種可愛的地方；所以天地間的人們，未必人人會對着西風而流淚，望着衰草而傷神的啊！但是在傷心的人看來呢，那就無論怎樣的良辰美景，也會存着悲觀，如果是羈旅他鄉的遊子，

那就一發覺得悲苦，遇到了秋天更會斷腸；像夢霞那樣的別有懷抱，又遇到這個傷心時節，一發覺得滿眼閒愁，不招自來，如癡如醉，正是難以自遣；而天公故意狡猾，更在這時候宣布它的肅殺之令，不時間使出那陰晴的變態，有時候晴光淡麗，秋色宜人，有時候又是陰霾掩日，冷氣襲人，一日之內，竟是炎涼互易，榮悴不常，好似替那浮世人情，作一個絕妙的寫照；抬頭一望，半天都是慘淡的狀態，回眸四顧，無一不是蕭森的情景。夢霞是何等樣人，對着這種寂寞陰慘的景物，自然會發生無窮的傷感，一發要中心憂鬱；在沒事的時候，到屋後去閒散閒散，便會看到烟消山瘦，日落草枯，四野無人，冷風砭骨，一片都是蕭條零落的景象，心裏就一發難受；再看那溪邊的幾株殘柳，也早風情消歇，只剩了幾根又黃又瘦的乾枯枝條。在那斜陽影裏搖曳着，上面有幾隻歸巢的烏鴉，哇哇地叫着，似乎在那裏送行路的人們；地方不一定要是白門人，不一定要是張緒，當着這種景物，無論何人都會觀物傷懷，發生身世悲哀，古今一例的感想，像夢霞這樣多情的人，叫他怎麼不要撫樹低徊，發生樹猶如此的感嘆呢！

天寒日暮，獨步徘徊，在這時候，就是牧童樵叟，也都絕了蹤跡；只有那餓鷹從空中盤旋



而下，狡兔見了人，影而驚竄，潺潺的流水，似乎在那兒和傷心人細訴不平，抬頭看那山色，暗淡得像死了過去一樣，重重盪盪的愁雲，把山巔籠罩着；一個人當着這種境地，正好似走入了廣大無垠的沙漠一樣，凜冽的空氣，危慘的景象，竟能使人心傷神眩，簌簌地發抖，夢霞在這時候，想起了自己飄然一身，前途非常蒼茫，心裏真是說不出的悲痛，便當着風洒着眼淚，悲吟了幾首客懷的詩；

明日黃花蝶可憐，西園夢冷雁來天。知伊尙爲尋芳至，瘦却秋風舞不前。

鴻雁誰教南北飛，杜鵑枉說不如歸。只今剩有傷秋淚，依舊浪浪滿客衣。

兩三宿鷺點寒沙，秋老空江有落霞。開到並頭真妬絕，芙蓉原是斷腸花。

寒風瑟瑟動高樓，極日斜陽天正秋。獨立獨行人莫會，更從舊地得新愁。

蕭蕭落葉掩重門，斷送秋光暮氣昏。芳草斜陽終古在，天涯猶有未消魂。

鏡裏浮花夢裏身，烟霞不似昔年春。錦城不少閒花柳，從此風光屬別人。

淒越的吟詩聲音，好似山鬼在那裏對泣，飛過天空的雁鳥，聽見了這種聲調，也會飛不迅速，遲遲徊徊的不向前進；這時候天色已將黑暗，景象就一發慘淡陰沉，凜凜然的不可再

留只得仍從後院回入室內，可是到了書齋門首，却又不便進內，獨自一人在院子裏徘徊着。過了一會，天空中的一鉤新月，已經照上了簷梢，院子裏的一株梨花，一顆木筆，這時候已各自剩了一些枯枝敗葉，大家在月影之下，微微顫動着，似乎在那裏互相弔唁一般；再看那假山石旁邊的那座花塚，上面衰草已成了黃色，碑上的苔蘚也變了紫色，塚內的花魂，也不知要到何時才能甦醒。夢霞看了這種情景，立刻就悲從中來，兩行清淚，止不住奪眶而出；這就一直走近塚前，放開喉嚨，盡情一哭。原來夢霞自從埋葬了梨花之後，好似另闢了一個斷腸境地，每到極傷心的時候，便去對着花塚大哭一場，後來竟成了習慣，每日將泉水一樣的情淚，去把那已死的梨花竭力灌溉，心裏是這樣想着：如果梨花真有靈性，那麼精誠所聚，日後這塚上一定會產生一種奇異的名花，來消洩這口久久鬱結的憤氣。唉！從這上頭，就可瞧出夢霞是何等的癡情啊！

在下寫到這裏，又要掉轉筆來寫梨娘了！原來女子的神經，總比男子來得薄弱，總是經不起猛烈的刺激；梨娘本是一位蘭質蕙心的絕代佳人，現在已做了一個拍操霜節的空閨嫠婦，成日成夜的獨守深閨，不能越雷池一步；她的綺情豔思，本來早像泡影曇花一樣，已經

消滅盡淨，各樣事情，只怨自己命薄，並不去怨恨別人；但是阿翁年老，全靠她來侍奉，鵬郎年幼，又全仗她來撫育，一切家務瑣事，都在她一人身上，靠着一雙纖纖玉手，要支撐崔家這樣一個衰落的門庭，其中的困苦艱難，只有梨娘自己能夠知道，雖然有幾個親友也能知道她的艱苦，然而沒誰會來幫她負一點兒責任，所以梨娘在平居無事的時候，也沒有一日不在奈何天中過日子，可是那無情的天公，既使她和夢霞倆的孽緣湊合，又使一個魔鬼來從中摧殘，使她的一縷柔情，頓時像死灰一樣的復燃起來，而千百種的煩惱，無量數的恐怖，就從這上頭一二連三發生，現在更於意外受到了一種極大的刺激，好似一陣陣的狂風暴雨，把她吹打着，使她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苦痛；既是傷心，着身世的顛沛流連，又是痛恨着名節的犧牲淨盡，心裏真是說不出的怨憤，只覺得活又不好，死又不是，要是活着吧，一重重的磨難，又怎能消受；要是死了吧，鵬郎這孩子，又叫誰去撫養；她這樣將前前後後的事情，反反覆覆的一想：一顆芳心，頓時粉碎，九迴柔腸，也立刻寸寸而斷，這時候的情況，也簡直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當初她寫信去叫夢霞來的時候，本來下了決心，預備和夢霞決絕的了；誰知等得夢霞到來，證明了一切事情都是誤會之後，她又感到夢霞的對待自己，完全是出於真情，這就

頓時又把怨恨夢霞的心腸，一齊丟入九霄雲外去了。從此以後，她的神經就一發悵惘，一會兒要和夢霞決裂，一會兒又把夢霞不住的在腦海裏縈繞，心思越想越多，情絲越抽越亂，夢霞在那裏臨風興嗟，她却在這裏獨坐長嘆，那滿院的秋色，就沒有了一樣不做了她的斷腸資料；珠簾不捲，翠袖生寒，一絲絲的殘淚，時常在腮邊攔着，如果到了黃昏，那就更是無聊，這天在燈下呆坐了一會，便拈起筆來做了一首詩：

西風吹冷簾，團扇尚徘徊。寂寞黃花晚，秋深一蝶來。玉鉤上新月，照見暗牆苔。爲恐缸花笑，相思寸寸灰。

## 第二十章 盟夢

荻穗如綿，蕉心漸裂，風物江南，殘秋已將盡了，古人說的「客子鬥身強」。這就是說一個人作客他鄉，全靠要身子強健。夢霞第三次來了蓉湖之後，雖已擺脫了藥爐生活，然而他的病根，却是一向未能盡除，他的身子是像蒲柳一樣的孱弱，不到秋天就要彫零，本來不能像黃花一樣的到了秋天，反而會精神振作啊！光陰似箭，心亂如麻，獨自一人在他鄉作客，

滋味本是非常悲苦；遠遠地望着家鄉，也沒有一封書信寄來，一心想着老母，不知道一向的起居可否安泰；又想到夏天在家中和劍青聚首，因為自己有了症候，始終也不會和他好好兒的歡敘一番；後來便又南轅北轍，各不相顧，直到此刻，已是過了中秋，將近重陽到了，一轉眼間，便又離開了這許多時候，真使人要發生『不勝今昔』的感慨。又想到石癡上了東京，也已好些時候，遠遠地望着故人，却是海天縹渺，雲樹徒勞；在初秋的時候，倒還由他父親那邊轉了一封信來，總算稍微知道了一點消息。當時我也寄了一封回信給他，可是直到現在，秋天已是過去了，他却還是沒有第二封信寄來。兩下的消息，就隔絕得絲毫不通；在那風晨月夕，便會神魂飛越，渡過了千山萬水，飛到他身邊去和他相會，就是在夢寐之間，也時常會聆略到他的言語。丰采，讀了『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的詩句，心頭總是鬱鬱不樂，又誦了『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兩句詩，心裏就更是爽然自失。原來夢霞自以為除了梨娘之外，就只有有一個石癡可以作為第二個知己，所以在寂寞無聊的時候，竟會想念得這樣厲害；不過夢霞想念石癡的主要點，却還並不就是這樣簡單，其中原來另有別情。這樣的思想，他只不過是連帶關係罷了。原來，霞這時候寄寓他鄉，本來就非常淒涼，怎麼禁得起

再加上一個情人時時刻刻的縈繞心懷。一天總要幾回斷腸。這個痛苦自然更爲難受。況且近來這幾天，每天總是刮風下雨，風聲雨聲，時時刻刻的在愁人耳邊喧擾，這就使他一發難受了。而且鵬郎這孩子，恰好又在這時候害起病來，已有好幾天不來上課。每天到了晚晌，夢霞只能挑燈獨坐，這就一發覺得岑寂無聊。踰到床裏，也是睡不穩，只得將複雜的情思，纏綿的哀怨，一重重的從詩裏發洩出來。一二十天功夫，已是積下了不少詩稿。現在且把他的感懷詩八首錄在後面。

秋娘瘦盡舊腰肢。恨滿揚州杜牧之。不死更無愁盡日。獨眠况是夜長時。霜欺籬菊猶餘豔。露冷江蘋有所思。暗淡生涯誰與共。一甌苦茗一瓢詩。

愛到清才自不同。問渠何事入塵中。白楊春雨悲秋旅。黃葉西風怨惱公。鴛夢分飛情自。蛾眉謠詠恨難窮。晚芳零落無人惜。欲叫天閻路不通。

相逢遲我十餘年。破鏡無從得再圓。此事竟成千古恨。平生只受一人憐。將枯井水波難起。已死爐灰火尙燃。苦海無邊求解脫。愈經顛播愈纏綿。

好句飛來似碎瓊。一吟一哭一傷情。何堪淪落偏逢我。到底聰明是誤卿。流水空悲今日

逝。夕陽猶得暫時明。才人走卒真堪嘆。此恨千年總未平。  
 說着多情心便酸。前生宿孽未曾完。我非老母真無戀。卿有孤兒尚可安。天意如何推豈得。人生到此死俱難。雙棲要有雙修福。枉把金徽着意彈。  
 對鏡總疑我未真。蹉跎客夢逐黃塵。江湖無賴二分月。環珮空留一刻春。恨滿世間無劍俠。才傾海內少詞人。知音此後更寥落。何惜百年圭壁身。  
 今古飄零一例看。人生何事有悲歡。自來豔福修非易。一入情關出總難。五夜杜鵑枝盡老。千年精衛海須乾。愧無智慧除煩惱。間誦南華悟達觀。  
 死死生生亦太癡。人間天上永相期。眼前鴻雪緣堪證。夢裏巫雲跡可疑。已逝年華天不管。未來歎笑我何知。美人終古埋黃土。記取韓憑化蝶時。

風雨在窗子上不住的打着，晨鷄已在喔喔的亂啼，夢霞這就披衣下床，只覺有一股子冷氣，從窗縫內透入，凜凜冽冽的砭人肌骨；他先沿着屋子四週繞了幾個圈兒，然後走到桌子邊坐下，閉目凝神，兀坐沉思。看官，你說夢霞這時候是想的什麼事兒？原來他是想一個離奇的夢境；他在前天的晚上，獨自一人對燈坐着，窗外風雨瀟瀟地吹打個不休，他覺得非常

煩悶便取了一本『長生殿傳奇』在燈下觀看。可是看了不多幾頁，便覺冷氣襲人，身子有些支持不住，這就放下書本，上床就寢。躺下被窩之後，便把棉被蒙住了臉兒，等候睡魔的降臨。可是這時候窗外的風聲雨聲，比剛才更是緊急，點點滴滴，一聲聲的沁入心脾。夢霞本是懷着一肚子愁悶，這時候更想起了家鄉，一重重的愁思，像潮水一樣的湧上心頭，要想入睡，可是再也睡不穩，正在這轉輾反側百無聊賴的時候，忽然聽得有人在枕頭旁邊大聲叫道：『夢霞快些兒起來，快些兒起來，你要見你的意中人嗎？』夢霞一壁起身，一壁連連答應道：『要的要的，這就再好沒有，我真感激不盡呢！』那人也不再多說，引着夢霞只顧向外面走去。夢霞隨着他走到一個所在，但見一灣流水，繞着四圍粉牆，折進園門一看，幽花乍開，簾影垂地，風景非常清麗。回頭一看，那同來的人已是不見，暗想這不知是誰家的繡闥，心裏倒有些兒疑懼起來。脚步也就隨着趨趨不前，正在徘徊觀望的當兒，忽從簾縫中瞧到裏面有一個美貌佳人，微露半面，而且似曾相識。她一見夢霞，便含笑問道：『你來了嗎？你的意中人還沒有到你，可到裏面來稍待一會。』夢霞懷着一肚子鬼胎，答應了一聲，便掀起簾子走入裏面。那美人兒見夢霞進內，接待得十分殷勤，屋子裏並沒別人，只有那美人兒和夢霞絮絮地對記着，談了一會。



夢霞頓時覺得非常厭煩，不願再和她多談；這就站起身來，掉頭便走；可是走出門外一看，却不是剛才來時的路徑，已是變了平原曠野，浩浩漠漠的再也辨不出東南西北，也不知那條路可以回家，正在驚皇駭愕的時候，忽又聽得背後有人追趕上來，脚步非常緊急，心裏就格外着慌，要想不顧路徑的向前奔逃，可是自己的兩條腿兒，却已癱軟得不讓自己做主，再也提不起半步，這就一發慌急，正在這萬分驚皇的當兒，忽然瞥見一團關自己半里路遠近，有一個女子在前面走着，脚步放得很緩，樣子很像梨娘，他便放開喉嚨，極聲大叫，梨姐救我！梨姐救我！在這時候，兩條腿又頓時會像飛的一樣，向前竭力追去，一刻兒功夫，已是追上了那女子，仔細一看，一些兒不差，是梨娘，夢霞此時已是滿頭大汗，呼呼地只顧喘氣，於是和梨娘一同到路旁一塊大石上坐了，梨娘開口就向他道賀道：好了，好了，現在你已經離了虎口了！梨娘的話兒還沒說完，夢霞又頓時覺得天旋地轉，一個身子搖搖擺擺的不能自主，最後竟連坐下的大石也沒有了，但見茫茫大海，一望無際，自己和梨娘不知怎的竟會同坐在一隻小船之中，一時間波浪大作，檣斷樞摧，船身立時顛播不定，好似馬上就能翻下水去一樣，梨娘在這時候，早已驚駭得沒了人色，夢霞見身旁有半截斷篙，便搶在手裏，很快的跳

上船頭，慢慢地向水裏撐着；誰知一個失足，撲咚一聲，夢霞早已墮入大海，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極聲的連叫救命；可是就從這一驚之中，他已頓時清醒，只覺得自己依舊躺在床裏，連忙睜眼一看：桌上的殘燈尚明，光波映入帳內，變成了慘綠的顏色，一條被兒已給自己的驚汗，一層層的溼透，冷得像在冰裏一樣；這時候窗外的風聲雨聲，遠是不住的吹打着，呼呼滴滴地鬧成一片；夢霞心裏非常駭怖，恍惚自己的一個身子，這時候依舊在驚濤駭浪中，兀夢已醒了，夢境還是歷歷在目；夢霞這時候驚魂稍定，不免暗暗地流起淚來；窗外的風雨，兀是不住的打着，夢霞那裏還睡得穩，只有伏在枕上守天亮。原來夢的這樣東西，却是從心理上發生出來的一種幻象，一個人一定要心理上發生了幻象，睡夢中才會發現那樣的幻象，所以一個心地清淨的人，就是有夢，也不致于會有驚惶駭怪的夢。古人說的『至人無夢』，這句話兒真是說得不差。夢霞在近來這幾時的心理，正像有千百團紊亂複雜的亂絲，在他的心上回環縈繞，不能解脫，竟是說不出的難受。一忽兒喜，一忽兒悲，一忽兒覺悟，一忽兒又入迷頃刻之間，竟會發生無數幻象；所以晚上躺了要神思恍惚發生那樣驚怖駭愕的怪夢，這樣奇奇幻幻的夢境，既是從他的心理上頭發生出來，那麼說真是真，說假是假，當它真就真。

當它假就假；不過從這上頭推算到梨娘和他倆的結局，就一定不見得會圓滿，不一定要同沉苦海，而他倆的劫數已是難逃；所以夢霞這時候一個幻夢，既可做眼前怨紅啼綠，鎖愁埋恨的鐵證，又可算將來月落人亡，鳥啼花謝的預兆。『心能造境，果必隨因。』夢霞將前後夢境仔仔細細一想，只覺前途茫茫，斷定這個夢境決不是好的預兆；從這上頭，他自然一發難受，却也不能說他和愚夫愚婦一樣，竟會迷信這樣一個妖夢啊！

淒風苦雨，依舊是成日成夜的吹打着，一時間不肯放晴；夢霞獨自一人在書齋裏住着，覺得非常岑寂，殘夢留着痕跡，也像風絲雨片一樣，零零落落的繞在心頭，一時間再也沒法消滅這個影象；一個多情的公子，現在竟做了說夢的癡人，這天恰好是星期日，夢霞便將夢中經歷的幻象，寫信去告訴梨娘，信後再附上兩首詩，也是記的夢中的事情。

分明噩夢是同沉，駭浪驚人萬丈深。竟不回頭冤不醒，何年何地得相尋。  
一念能堅事不難，情奢肯遣舊盟寒。可憐萬劫茫茫裏，滄海乾時淚不乾。

梨娘接到了夢霞的信，也十分驚奇，心想這畢竟是夢呢，還是真有這事呢？說它是真，世上的事情又何一非夢，說它是假，世上的事情又何一非假；他們兩口兒的孽債重重，情緣草

草，不論天公能否見憐，姻事能否成功。他倆終是沒有情緣。只能神合形離，生填恨海；所以夢霞現這時候的夢，既是幻夢，又是驚夢，既可驚醒夢霞和梨娘，又可驚醒情天恨海中無量數的癡男怨女，使他們同時回頭；可惜世上那些癡男怨女，竟有沉迷不悟，把性命看得像鴻毛一樣；就是有一千一萬個警夢，也不能使他們警醒分毫，明明知道希望已是斷絕；然而總是不肯回頭，總是兩心相印的紀望着，這真是可痛極了！梨娘自從看了夢霞的信，心旌搖洩，恍恍惚惚的好似入了夢境，似乎和夢霞一同在大海之中飄蕩着！這就流着淚水，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依着夢霞的原韻，和了兩首詩；

淒風苦雨夜沉沉。魂夢追隨入海深。不料一沉人不醒。翻身還向夢中尋。

金石心堅會合難。殘宵我患者生寒。重重魔障重重劫。淚到乾時血不乾。

梨娘含着眼淚做好了這兩首詩，便命秋兒暗暗地去交給夢霞；原來這時候鵬郎正是病着，不能替他們做送信人啊！秋兒去了好一會，等得回來，又帶來了夢霞的兩首詩；

積得相思幾寸深。風風雨雨到而今。詩惟寫怨應同瘦。酒爲排愁只獨斟。五夜夢留珊枕恨。一生身作錦鞋心。歡場不信多奇險。便到黃泉也願尋。

心如梅子澀奇酸。愁似抽絲有萬端。苦我此懷難自解。聞卿多病又何安。情根誰致生前種。癡恨無從死後寬。但是同心合同命。枕衾莫更問溫寒。

梨娘看了，便又依着原韻和了兩首：

頻添緘札達情深。冷隔歡踪直到今。怨句不辭千遍誦。濁醪誰勸滿杯斟。青衫又溼傷春淚。碧海常懸捧日心。不道相思滋味苦。愁人只向個中尋。

苦吟一字一心酸。誤却毫端誤萬端。月魄不圓人尙望。雨聲欲碎夢難安。恩深真覺江河淺。情窄那知宇宙寬。我更近來成懶病。和郎詩句怕凝寒。

## 第二十一章 證婚

意外奇緣，夢中幻劇，印兩番的鴻爪，證百年的鴛盟；夢霞和梨娘，既不能斷絕關係；那麼夢霞和筠倩，也就一定要發生連帶關係。梨娘既是竭力主張夢霞和筠倩的婚事；夢霞也只好守着服從主義，心裏雖是極端反對；然而爲了梨娘，也就不能不勉強順從；不過他倆都是各自爲計，各自替自己的知己着想；對於筠倩的一輩的悲歡哀樂，簡直一些都沒有想到。在

下寫到這裏，委實要替筠倩感嘆惋惜，所以在這證婚一節，不能不對夢霞梨娘略有怨言啊！

夢霞和筠倩，本來是絕無關係，現在突然的有證婚的這回事情，完全是梨娘的主動，筠倩却是『爲人作嫁』。夢霞也是出於被動，再有一個局外人替他們從中介紹，玉成其事，這人是誰呢？原來就是秦石癡。梨娘當時想出了這個李代桃僵的法兒，在她自己固然好解脫一身的牽累，又好保全夢霞的幸福，至於筠倩能夠嫁着夢霞這樣一位夫婿，想她也一定情願，決不致於會有怨言。所以夢霞無論如何不願，也一定要用強制手段，把這頭大好良緣撮合成功。她又那裏知道夢霞已經抱定宗旨，到死也不肯變卦呢？古語說的『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大凡一個富於愛情的人，他的愛情就只肯用在一個人身上，決沒第二個人能夠分沾。夢霞的心目中，已經有了一個梨娘，怎容得再有一個筠倩！在梨娘的思想，以爲夢霞和筠倩的姻事能夠成功，那麼三口兒各得其所，連自己也有裨益，她却不曾想到這件事兒如果不成，那不過是夢霞和他兩口兒做了同命的冤禽，筠倩依舊是一隻自由的雛鳳。如果這件事兒成功了，那麼雖恨天裏面，頓時又要多添上筠倩的一個位置，所以夢霞對於這件事情，却最好望它不要成功，可以保全筠倩的自由，使他不要致同墮恨海。但是夢

霞又恐怕梨娘要傷懷，因而對於這事，又不敢當面拒絕；不過在詩詞之中，却時常有拒絕的意思流露，他曾經有過這樣的幾句詩：『誰識良姻是惡姻。好花不放別枝春。薄情夫婿總相棄。不是梁鴻案下人。』從這幾句詩上頭，就可瞧出夢霞對於筠倩的姻事，畢竟怎樣意思的了。梨娘自從受了奸人的播弄之後，早已心灰情死，因而對於倩筠的姻事，就一發要望他們早日成功，接連有好幾封信去催促夢霞，叫他上勁辦理。夢霞給他催逼得沒法可想，只得用緩兵之計，寫信去回復梨娘，只說讓石癡東京回來，請他做這頭媒，眼前却沒有做媒的人，所以只能暫緩。梨娘見他這樣說了，也只得耐心守候，可是不上幾天，石癡已經有了信來，只說陰曆十月裏，校內就要放年假，一等考試完畢，就當回家。那時候大家又得聚者，一敘桑麻之樂了！唉！屈指不滿十天，石癡就要回來了！石癡一回來，夢霞的難關就立刻到了！石癡早回來一天，這姻，就早成功一天，這時候一紙露巾，簡直可以當作筠倩的生死簿看啊！

滄海歸客，東窗事發；秦石癡原是夢霞的第二個知己，兩口兒結識了不上幾時，石癡便上了東京。夢霞對於他，真可謂沒有一天不想到，現在石癡的歸期已定，不日就可回家，照理夢霞應當要怎樣的欣喜呢？然而理想往往和事實相反，夢霞聽得石癡要回來，非但不表示

歡迎，而且望他最好能在東京多留幾天，甚至於望他不要回來。看官！這並不是夢霞對於朋友的交情比較以前冷淡，不願和他見面；原來石癡此番的回家，和夢霞有極大的關係，只要他一到家，那久懸待決的姻事，就能立刻變成不能磨滅的鐵案。夢霞對於這件姻事，本是萬分不願，因而對於石癡，也就最好望他不要回來了。

諸君看到這裏，恐怕一定要懷着疑問，一定要疑問到夢霞對於筠倩的姻事，畢竟抱着怎樣的態度？他的心裏，畢竟願意不願意？如果是願意，那麼媒人一到，事情就可立刻成就，斬斷了情絲，和筠倩正式結婚。這不是很好的事情嗎？何必再裝腔做勢的腥腥作態呢？假使他不願，那麼結婚自由，就是自己的爹娘，也不能強制執行；架娘是誰？她又怎能將強迫手段來對付夢霞？筠倩的婚姻，承認不承認，主權完全在夢霞手裏，要拒絕，就儘管直截爽快的拒絕，爲什麼那樣的優柔寡斷，模稜兩可？既不能拋開架娘，又不能放過筠倩，這不是聚集了九洲的兵鐵，鑄成天下第一大錯嗎？夢霞怎麼會昏聩到這個地步呢？難道夢霞存着一箭雙雕的念頭，存心欺負人家孤兒寡婦，竟想謀自己一輩子的幸福嗎？夢霞果真安着這樣的心眼，他的人格，也就太卑下了，要是將這些話兒去質問夢霞，我想他一定要噤口結舌，回答不出。



半句話來；然而古人說的，「旁觀者清，當局者迷。」何況這愛情的作用，更是存着極大的魔力，往往能夠使人身不由主。夢霞對於梨娘的那樣戀戀不捨，他自己也未嘗不知道這件事兒是過分；然而這就是愛情的魔力，明明知道了也無從抑制，假使掉過地位一看，梨娘對於夢霞，豈不也是一樣的嗎！梨娘不能和夢霞決絕，所以一定要主張筠倩的姻事成功；夢霞不能忘情梨娘，所以不能拒絕筠倩的姻事；不過想起了筠倩的無辜受累，心裏也是非常不安，明明知道姻事就使勉強成功了，自己的愛情，也決不能移注到筠倩身上；因而在這將成未成的當兒，愛情和良心交戰，憂愁和快樂交併，不知不覺的會流露出遲疑不決，進退兩難的態度來。夢霞的錯誤，錯誤在以前對於梨娘妄用愛情，現在既已造成了這樣牽連不解的局勢；那就筠倩的這頭姻事，也就變成了必經的手續，無論如何，也逃不了這重公案；這時候非但石癡已經回來了；就是筠倩恰好在這時候請假回家，這都是不期而然的奇巧事情，都足以使他倆的姻事，趕早成功的啊！

鴛鴦簿上，錯注姓名，燕子樓中，久虛位置，夢霞和筠倩的姻事，將次發表的當兒；而他們的主人翁和介紹人，還是在悶葫蘆裏面，對於這件事情，一些都不會知道。夢霞呢，也是懷着

滿腹疑團，身處萬難之境，只有梨娘聽得石癡回家，心裏却是非常欣喜，巴不得這件姻事能夠即日成功，可以了却一頭心願；因而幾次函囑夢霞，叫他和石癡見面之後，就把一切事情告訴他，叫他到來作媒，事情一定能夠成功。原來梨娘這時候還沒有知道夢霞憂疑交迫，所以會這樣幾次三番的去函催促。夢霞看了梨娘的信，也只有默然無語，心裏一發憂慮，最後竟弄得廢寢忘食，一籌莫展罷了！在這時候，那遠隔千里的胞兄劍青，北雁南飛，遠客閩中，本來已好久不通消息了；可是在這當兒，也忽的寄了一封信來，信上除問候起居之外，全篇都是談着婚姻事情，而且說得非常懇切，並且在信後再三叮囑，事情一有眉目，就趕速給他回信，免得他日夜懸念。唉！這也真是奇怪極了！石癡回家，筠倩也回家，梨娘的信剛到，劍青的信也恰好在這時候寄來，好像他們都是預先約定了，有意到來湊趣的一樣；但是這樣一來，那四面楚歌的夢霞，受了重重疊疊的壓迫，就一發沒了主張，四顧茫茫，差不多天地間竟沒有他的立身之地一樣了！石癡回家的第二天，就到校內和夢霞相見，久別重逢，見面時自然另有一番景象；石癡先問夢霞別後狀況，夢霞便一一回答；後來石癡又很高興地談起東京的事情，口如懸河，滔滔不絕，青年氣概，大是不凡！然而夢霞是一個滿肚子担着憂愁的人，

恍惚惚地那裏有心思受聆；石癡雖是慷慨淋漓的說着，他却竟是一句也不會入耳；以舊石癡在東京，夢霞在蓉湖，兩下幾千里路的睽隔着彼此，都是時刻盼望，恨不得即日能夠見面；可是這時候已經見面了，照理是促膝談心，共話離情，興味一定非常濃厚；又那裏想到他倆此時竟會這樣冷淡呢！

夢霞和石癡閉門長談，石癡是精神振作，意興濃厚，滔滔不絕地將遊學東京的事情從頭至尾，一樁樁話講個不休；從早晨一直談到正午，花影頻移，他的話頭却還不會打斷；可是夢霞却非常冷落，好似一個泥塑木雕，聽了石癡的話兒，只是唯唯地一聲連答應着，並沒有半句話兒攪入。石癡在高談闊論的時候，倒也不會留心細察；後來才覺得夢霞的態度，似乎有些異乎尋常；心想夢霞這個人，平日非常豪放，每天在一處，總是談笑縱橫，談諧百出，有時候竟脫盡形跡；什麼事情都不講拘束；況且現在又是久別重逢，見面之後，照理他要怎樣的表示欣喜；大家晤言一室，補償這半年以來的荒疎交誼；可是現在的夢霞，却不知怎樣突然會改變了態度；一方面是口講指劃，逸興遄飛，談得非常有趣；一方面却是愁臉皺眉，神情蕭索，好似不曾聽見；一切周旋應接，都是十分牽強；一些兒沒有活潑的狀態；也許他懷着滿肚

子憂疑神經已失去了效用，所以會現出這樣滿面愁容的景象來。嗎？石癡這時候看了夢霞的臉色，默察夢霞的心裏，反覺一塊疑團，不能打破，正想用話兒去探問他，可是夢霞已經聽得石癡的話兒，忽然中斷，又見他雙目炯炯，目不轉睛地只顧射定了自己，這就料定石癡已經看出了自己的破綻，便忙裝出一副笑容來向他掩飾。石癡看他這副情景，心裏就一發狐疑，最後竟是不能忍耐，便站起身來向夢霞問道：我瞧你的態度，似乎非常憂愁，畢竟爲了什麼？你才憔悴到這個樣兒呢？夢霞聽得石癡這樣一問，心裏一發跼蹐不安，一時沒有話兒回答，只好扯幾句謊言來向他支吾。石癡聽了笑道：你有什麼疑難事情，儘可說出來大家商量商量，何必在我面上，也瞞得這樣結實呢？我雖然沒有師曠那樣的聰明，但是聽了弦歌，就知道雅意，你縱然不肯直截爽快的告訴我，可是你那憔悴的臉色，蕭索的意興，簡直已做了你心裏的代表，我和你既是知己，憂樂自當同受，禍福自當共享，請你不容遲疑，畢竟爲了什麼事情，趕速對我直說，倘使有用着我的地方，我總是竭力幫忙。夢霞聽了這話，微微地嘆了一口氣道：唉！你這樣真誠相待，真使我一發慚愧了。我也知道這件事兒，到底總是瞞不過你，但因事涉暗昧，總覺得難於啓齒，所以這樣躊躇躊躇的不便向你直說，又那裏知道神情恍

態度早已給明眼人窺破，這叫我怎麼再敢用謊言來欺騙你呢！不過這件事兒，無論如何，不能給外人知道；現在我先和你約好，我把這件事兒告訴了你，無論如何，總要替我守着祕密，否則我甯可有苦往肚裏咽，決不願把人家寶貴的名譽，掉換我一人獨享的幸福。夢霞說到這裏，石癡憤然作色道：「你不是把我當作『投井下石』的一類人嗎？你放心，我無論如何，總替你守着祕密，如果你不能見信，我可賭咒給你聽。夢霞連忙陪罪道：「這件事兒委實有許多牽累，所以不能不出以鄭重，並不是我倒會疑心你，這可要請你原諒的。石癡道：「既是這樣，就請你趕快對我吧！夢霞到這時候，已成了一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情勢，只得將纏綿轉折的一篇斷腸曲，從頭至尾，一一的告訴了石癡，說到後來，竟是聲淚俱下。石癡聽了，也替他黯然魂消，連說恨事恨事……

石癡聽了夢霞的話兒，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道：「唉！梨夫人這個人，我久已聽見他的聲名；你在這裏作客，還不上一年，竟能從文字上頭締結了這許多奇緣，真使我要羨極而妬；只可惜『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大家都是各有心懷，不過這一段癡情，竟能這樣纏綿不解，墨花淚點，亂飛狂洒，蓉湖地方的風月，幾乎給才子佳人完全佔盡了！雖說是恨事，也未嘗不是

豈事啊！你情願做一輩子鯉魚，這事可太過分了！要安慰你的知己，只有依了她的主張，和篤情聯姻，篤情既不是個尋常女子，你又何必再固執呢？日後二幸既具，萬難全消，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這本來是，我的素願，這個月老，我就極願担任，我現在就替你去好嗎？說到這裏，略頓了一頓，又笑向夢霞道：我替你辦成功了這件事情，將來你打算怎樣的謝我呢？這是切身的的事情，所以我現在不得不先和你約定啊！夢霞聽了這話，微微地笑着，不作回答。石癡含着笑容，站起身來道：現在我立刻就去拜見崔父，替你向他求婚，晚上就叫你聽好消息。說到這裏，又笑了一笑道：我的心竟比你急，這不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嗎？說了這話，又大笑了一陣，方才出山而去。夢霞從後叫道：且慢，且慢！石癡只做沒有聽見，竟是揚長而去。

石癡一逕趕到崔宅，用子姪禮拜見崔父，大家寒暄了一陣，崔父便向石癡詢問來意。石癡恭恭敬敬的答道：特地來和女公子做媒。崔父道：很好，對方是一個什麼人呢？石癡便很直截的對他說是夢霞，並向崔父問道：請問夢霞這個人，尚能合得上東床之選嗎？崔父道：夢霞嗎？他是老夫的遠親，現在就住在我這裏，他像這樣青年飽學，我一向就非常欣愛，能夠有他這樣一個子婿，那就真是蓬華增輝了！現在既承你盛意作伐，我再有什麼不願意？不過小女

的生性，非常驕劣，以前有好幾家大戶人家來說親，她都是不願意，已經反對了好幾次，她自從進學校讀書之後，就醉心着自由結婚，我也不願因我一人的主張，誤她一輩子的大局，這番倒是機會湊得很巧，她在前天也恰好請假回里，且讓我和她商量，明天就好有一定的答復。石癡聽他這樣說了，也不便再多說，只得告別而出，預料這件事兒已有七分成熟，爲倚既是位女學生，一定有新知識，一定有識人慧眼，像夢霞那樣的人物，要是再不合意，那就再到什麼地方去找如意郎君啊！

石癡上崔宅的時候，是館僮引他去見崔父，秋兒在窗外瞥見了，便急急地進去告訴梨娘道：外邊來了一位生客，脚下踏着皮鞋，走起路來囊囊地响，頭上沒有頭髮，到來要見主人，現在已和老爺在廳上會面了，不知是誰，也不知是來幹什麼的。原來石癡這時候已剃了髮辮，換了西服，秋兒看他的服裝很是離奇，所以說出這樣驚奇道怪的話來。梨娘聽了，真是又氣又笑，便向她叱責道：這關你什麼事？要你多管，要你這樣張皇，快些去院子裏瞧瞧梅花開沒有開，別再在這裏囉唆吧！秋兒只得啞啞連聲應命而去。

梨娘讓秋兒走後，暗想自家這樣的冷落門庭，已經好久沒人降臨，今天究從何處來？

一位貴客；靜着心細細一想：就料定沒有別人，一定就是那位秦石癡；並且料定他一定是來林夢霞求婚；所以當時聽得秋兒一說，便立刻把秋兒打發開去，仿着蔡夫人的故事，悄悄地到屏風後面去偷聽；於石癡和崔父兩口兒問答的話兒，就句句進了梨娘的耳朵；等得石癡走了一會，她才轉身回房。崔父送石癡走後，便一逕折入內廳，叫了梨娘出來對她說道：有情要和你商量；我已有了這點子年紀了，還有一樁心願沒有了結，筠兒已是這麼大了；她的親事還沒有定局，她幾次三番不聽我的話兒，違背我的意旨，難道她預備一輩子不嫁人嗎？現在我已替她找到了一位佳婿，剛才媒人到來說親，我已允許了他了；你可去告訴筠兒，叫她別再執拗，再要害我傷心。梨娘聽了這話，假作驚訝道：阿翁已前不是說過，一定要像夢霞那樣的人物，方能做得筠姑的夫婿；怎麼現在又丟開了夢霞，再去另找別人呢？崔父道：我現在說的，就是夢霞啊；可見我的目光還沒有模糊，像夢霞那樣的人，真是一個不易多得的好青年咧！他在這裏寄居了半年，我本是萬分愛他，要想把筠兒許給他；現在他却先央了媒人到來求婚，這真是求之而不得，你想我還怎麼不一口答應他，却再錯過這個好機會呢？梨娘又故意裝出十分欣喜的態度，來道：筠姑能夠配上了夢霞，這真是天生一對，地設一雙，人間



無兩的佳耦，我也萬分希望這件事兒能夠成功，現在既然有阿翁做主，筠姑能夠得着這樣一位佳婿，難道再有什麼不願意的嗎？我此刻立地去報告她好消，順便就向她賀喜；說到這裏，便整了整衣襟，匆匆的向裏折入，向筠姑報暈去了！

## 第二十一章 琴心

珠簾半捲，微風動鈎；筠倩正是午睡未醒，梨娘已是悄悄地走了進來。梨娘一看筠倩，正是枕着玉臂，躺在一張湘妃榻上，手裏一卷書本還沒拋掉，微風吹着書頁，一片片的做着掌上之舞，細看她的睡態，秋波不動，笑口微開，情思昏昏，似乎十分困倦，一種嫵媚的狀態，使人看了既是可愛，又是可憐，就是從前的西施，醉後的貴妃，恐怕也不過這樣，無論怎樣的丹青妙手，恐怕也不能描寫入神，要使夢霞見了，正不知要怎樣的消魂失魄咧！梨娘這樣看了一陣，深恐筠倩要感冒風寒，這就輕輕地把她推醒了；對她說道：筠倩！你怎麼睡得這樣困倦啊？幹嗎不閉了門窗睡呢？無情的風寒，侵入了肌骨，便能招致病魔，你是不是要嘗試嘗試藥爐滋味嗎？她這樣說時，筠倩已是醒來，睡眼惺忪，支着繡枕，坐起身來說道：剛才我閒着無聊，便

把舊日的功課翻出來溫習溫習不知怎樣一陣困倦就躺熟了嫂嫂到來我竟一些兒沒有知道真是簡慢極了！梨娘便開她的玩笑道：你的情興正是不淺，不知夢裏遇到了什麼喜事？才張開櫻口只管笑啊！筠倩聽了，臉上微微的一紅，呆了片刻，才含笑說道：請你不要開我玩笑，我正要問你的來意呢！梨娘笑道：你是一個聰明透頂的人，我的來意，我且不說，你試猜上一猜？筠倩細細地想了一會，才道：你不是要來和我論文嗎？梨娘道：不是的。筠倩道：那麼談詩嗎？讀畫嗎？梨娘搖頭道：都不是的。筠倩道：那麼要和我下棋嗎？梨娘微點着腦袋笑道：『無與彈棋，有心報喜。』你怎麼聰明一世，也有懵懂的時候嗎？我就老實告訴了你吧！今天阿翁已和你找到了一位如意郎君，所以我特地到來同你賀喜的咧！筠倩聽了這話，頓時紅暈雙頰，眉翻睛翠，又是含羞，又是着惱的說道：嫂嫂怎麼這樣惡作劇？真是使人難受，我正不知你畢竟在那裏說的什麼啊！

紅窗雙影，綺語如絲，筠倩因為梨娘用不入耳的話兒來和自己開玩笑，心裏很有些不樂。梨娘含笑相謝道：這都是我不會說話，因而使你着惱；不過這件事兒是有證據的，並不是我捏造了謊言，故意來開你的玩笑啊！剛才阿翁對我說：說你已經有了佳婿，不日就要下聘，

剛才媒人到來，你老人家已是一口答應了；並且他還說不怕你不願意呢！我當時聽了這話，暗暗地倒是吃了一嚇，便向他婉言相勸，只說這婚姻大事，萬萬不能含糊，如果選擇不慎，就要犧牲一輩子的幸福；又說且讓我來和你商量一下，然後再定去取；你想我倒這樣替你代抱不平，你現倒反還要怪我嗎？筠倩聽她這樣一說，似乎這事情並不是假，滿面羞態，頓時就變了愁容，因向梨娘問道：你這說話是真的呢？依舊是和我鬧着玩呢？梨娘也把臉色一正道：誰和你鬧着玩，不信，你可去問你爸爸，到那時候，自然可以證明我的話兒不是假的啊！筠倩聽梨娘這樣說了，才恨恨地說道：爸爸他不是發了昏嗎？他難道還不知道我的性情嗎？爲了這件事情，已不是衝突過一次，他也有過說話，一切由我自己做主，他不再加干涉，這自然是愛我，所以不忍拂我的意；但不知他現在怎麼又這樣昏憤起來，難道一定要奪了我的自由，將我去放在黑暗中嗎？嫂嫂啊！我並不是沾染了新學界的習氣，失却了做女子的本份，有意要違背了他的意旨，侈談自由，實在因爲這件事兒關係重大，家庭專制的黑獄之中，也不知埋沒煞了多少女同胞；我自從進了學校以後，便立下宏願，要革除家庭專制，提倡婚姻自由，救渡那黑獄中無數可憐的女同胞；這原不是替自己一人着想，却是要以身作則，做

一個改良社會的倡導者；現在這樣一來，豈不是自己先陷入地獄？什麼事情再比這個可痛可恨呢？要是照這樣幹去，非但我自己無以自解，更把什麼話兒去對付那些女同學呢？筠倩說到這裏，忍不住一陣傷心，兩行熱淚，頓時奪眶而下。

梨娘替夢霞到筠倩那裏去作說客，聽了筠倩的一篇話兒，不由得頓時觸起了自己的身世，想到自己以前若是能夠結婚自由，也許現在不至於會有這樣的結果；十年舊恨，陡的上了心頭，臉色突然慘變，和筠倩兩人默然無語，相對的坐了好一會，忽然長嘆了一聲道：唉！筠妹！我聽了你的話兒，心裏只覺非常傷感；我和你相共了這許多日子，兩下的感情是非常濃厚，今天這事情，只有勸你委屈成全；阿翁是何等把你寶愛？況且又只有你這樣一個女兒，對於你的婚姻，怎肯草草了事，將來受你的埋怨；現在他選中的佳婿，原來不是別人，就是鵬郎的老師何夢霞！這人的文章道德，卓絕人羣，如果你配成了婚姻，那就彩鳳文鸞，真可稱得天然佳耦，這樣的夫婿，真也不能算辱沒於你；你再要反對，阿翁就一定要飲恨無窮，說不出的傷心；你只想他歷年來受盡顛沛，妻喪子亡，人世間最難受的境地，他都一一身受，你想他的心要傷痛到怎樣地步呢？現在他總算替你選到了一位快婿，這就他的心裏，也可

稍微得到一點安慰；況且鵬郎這孩子，沒人提攜，你的姻事如果成功了，那就孤兒寡婦，一齊有了依靠，將來一切事情，全仗你夫婦二人照料，你應該替偌大年紀的老父着想，又應該想到泉下的亡兄，如果這樣一想：我知道你就一定能夠犧牲了一己的自由，而顧全這危如累卵的大局的了！梨娘說到這裏，不禁一陣心酸，兩行珠淚，就頓時撲簌簌地往下直流。筠倩聽了她的話兒，又看了她的情狀，一顆芳心，不由得大為感動，竟也掩着臉兒哭起來了！

筠倩對於夢霞，本來有半面的相識，夢霞的文章詩詞，筠倩平日本也非常欽佩；夢霞雖不能比宋玉潘安，可是翩翩地畢竟是一位濁世的佳公子。至於筠倩呢？年方二八，正像一枝迎風稚柳，剛才有些懂得風情，一點芳心，還不會有歸宿；雖然和夢霞一無關係，然而她的腦海中，却早有夢霞這個人的影象盤繞在內；所以這時候聽了梨娘的一篇說話，一顆芳心，就頓時感動，心想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正像受了誣攀，給人家牽入牢獄一樣，事勢已十分急迫，想來也沒法再擺脫的了；但不知這事的主動，還是夢霞呢？還是父親？還是另有他人從中作合？到來做媒的那個，也不知畢竟是誰？這其間的疑竇似乎很多，也許只有梨嫂能夠知道詳細；不過這是什麼事情？羞人答答的，怎麼能夠向人家詢問原由呢？這個悶葫蘆，一時總

也難於打破，只好慢慢地再說，倒是眼前却把什麼話兒來對付梨娘呢？筠倩正是這樣默默地想着；梨娘見她一手支着香頤，只顧低頭不語，似乎在那思想什麼事情，這也就停止了哭泣，靜靜地守她答覆，這樣過了一會，筠倩才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道：「梨嫂啊！梨嫂我是伶仃一身，愛我的人，只有父親和嫂嫂；我既不忍拂逆嫂嫂的話兒，怎麼倒肯違背父親的意旨？現在我這個身子，已似飛絮沾泥，再也不能由自己作主的能力；今後的幸福，雖然不能因之而滅，消然而我的心願，却已盡付東流，求學的心，也從此死了啊！」

梨娘在筠倩那裏出來之後，便去向崔父說道：我已將一切事情告訴了筠姑，她已一一答應，這件事兒是一定能夠成功的了！崔父聽了大喜道：我兒有了夫婿，我的心願就可終了，她能夠不反對我的主張，這委實使我很快慰的啊！我想也不必先去告訴石癡，好在夢霞不是外人，等他回來的時候，先和他訂定了婚約，然後叫他去轉央石癡出來做這個媒。這樣豈不直截了當，可以省却一番手續嗎？梨娘當然也很是贊成。原來崔父平日本來很愛夢霞，不過夢霞以前是他疎遠的子姪，現在却做了他親密的子婿，因而他的寶愛，也就更增十倍；這時候天已將晚，崔父知道夢霞就要回來，心裏很是盼望，要等他回來，和他訂定婚事，誰知守

到天晚老眼也幾乎望穿，夢霞却依舊不見回來，一直守到黃昏時分，依舊不聽見打門聲音。夢霞也真是可笑極了，難道事情還不會發表，他就學做新婿，不好意思來見老丈人了嗎？不則他又幹嗎這樣遲遲不歸，累得人家穿秋水呢。

這一晚，夢霞竟沒有回寓，原來是給石癡邀往他家，開樽敘舊，暢談離情，夢霞又都是宏量，一直喝到深夜時分，夢霞已連乾了十餘大杯，「酒逢知己千杯少，」兩下的興致十分濃厚，石癡看他已有些醉醺醺，脚步顛仄，深路黑，一定是不能回去，這就暗暗地派一個僕人上崔宅去報告，只說夢霞因為多喝了酒，今晚上不能回來，請你們開了門兒安心睡吧，不必再守候了。僕人應命去後，石癡又陪着夢霞開懷暢飲，喝了一會，兩人都已沉醉，但聽得笑語雜作，狂態畢露，大家都現出了本色，直至漏盡更深，方纔停杯不飲，接着又喝了一陣香茗，口兒方才抵足同眠。

第二天早晨，夢霞和石癡起身之後，石癡便陪着夢霞一同上崔宅去見崔父，探問箇情的姻事。夢霞却因為事情未必定能成功，如果一同了，事情不妥洽，反而要受人家奚落，況且世上也決沒有新郎跟着媒人到岳家去議親的道理，就使自己不害臊，可是也太覺忘

形了這就想些話兒來推諉道：我還要上校內去上課，不能奉陪，有你一人去就夠了，何必再要我去呢？石癡不允，跟着夢霞一同上學校，守他功課完畢，便扭着他同去兩口兒，到了崔宅，先到夢霞書齋裏去坐了一會，崔父已是支着手杖到來，原來他們一進門，館僮便入內報告，所以崔父先行到來。夢霞把崔父接入裏面坐定，先向他笑謝道：「昨晚因為秦兄請喝酒，不覺過度了一點，喝醉了不能回來，累你老人家盼望，真使我不安極了。」石癡便攙言道：「老伯別去聽信他的謊言，小姪昨晚並沒有請他喝酒，他自己沒有臉面回來見丈人峯，強來向我要酒喝，後來又推說喝醉了不肯回來，小姪幾番向他催促，他總是向我苦苦哀求，不肯動身，我看他委實可憐，只得留他在東軒過了一夜，今天他功課完畢之後，又想到我那裏來規避，現在還是我把他強扭到來，一路上也不知費盡了多少氣力，咧！夢霞且怒且笑道：「一派胡言，不知你怎麼想得出來，你也太惡作劇了。」石癡現着很得意的態度說道：「誰叫你早上推三諉四？這就是報復！崔父也看着石癡大笑道：「你也真可謂善於戲謔的了！聯姻一層，我本來很是願意，小女方面也已徵得她的同意，一切謹如尊命。」崔父說這話時，雙眼望着夢霞，夢霞却是低着頭，不發一言。石癡站起身來，笑道：「既承金諾，小姪也不虛此一行。」崔家女配何家郎，是



天造地設的一對佳耦，也是天然的佳話，像這樣的美滿良緣，世上能有幾人！所可惜的是小姪沒有才能，慚愧做這個冰人，自己也覺得不稱其職咧！說到這裏，又向夢霞道：岳丈已經允許你了，還不趕速起身拜謝。夢霞聽了這話，接連瞞了石癡幾眼，臉上微現赤化，似乎含着十分羞惱。

崔父又向夢霞道：請你不要見怪，老夫不揣冒昧，還有一句話兒要對你說呢！我鰥獨了半輩子，現在只有這個女兒，依依膝下，聊娛晚景，所以我也不忍叫他離遠他往，再且鵬郎那孩子年齡還是幼稚，像我這樣的老邁龍鍾，風中殘燭，恐怕瞧不到他成立，家室飄飄，門庭冷落，來日的大難，真是何堪設想！現在你既然能夠不嫌寒門，兩下結這頭婚姻，這就大足爲蓬門生色；有了你這樣一個佳婿，豈獨是筠兒的幸福，簡直是我崔氏一門的幸福咧！鵬郎受了你的教育，將來一定能夠成立，還要請你始終提攜；至於我的意思，要請你入贅寒門，這事就能兩全；但不知你能夠俯從嗎？崔父問了這話，夢霞還沒回答，石癡却也向夢霞問道：你看怎樣？夢霞躊躇了半晌，才開口答道：家中尚有母兄，對於這事，我可不能自己做主，讓我寫信回去奉告家母，如果她能同意，我就決沒什麼不願意的。崔父點頭道：這是正當辦法，我又怎

敢勉強，請你趕快寫信回去向母夫人取決；如果有了好消息，就請你即刻見告。夢霞聽了，一連點頭應是。崔父又坐了一會，才站起身來作別而出。石癡又向夢霞調笑了一會，直到黃昏時分，夢霞要留他住下，石癡不允，作別而去。

夢霞讓石癡走後，就在燈下寫了兩封信：一封奉告老母，一封回復劍青。信上的言語，就是白天崔父所說的話兒；原來夢霞的母親，非常寶愛夢霞，以前夢霞也曾拒絕過幾次婚姻。他的母親，知道夢霞一定要自己擇配，便允許他結婚完全自由，所以這次的婚事，夢霞竟能自己做主，所要商酌的，就是崔父要他入贅，也許母親不能同意，因而一定要寫信去請示。不過他的母親，既許他婚姻自由，不加干涉，那就入贅的事情，一定也沒有什麼關係，十成的一定有八九成能夠贊同。至於劍青呢？對於此中祕密，已是完全知道，本來極希望這件事兒能夠早日成功，現在聽到了這樣的好消息，一定非常歡欣，怎麼再有破壞的道理？所以入贅這件事，從表面上看來，似乎還有一重阻礙，其實呢？一些兒不容考慮，夢霞這時候簡直就好算崔家的贅婿了咧！

海濱歸客湖上寓公，「浮雲一相別，明月幾回圓。」石癡自從上了東京之後，暮湖風月，

也不知閒却幾許；這次回來，重做林泉的主人翁，江山未改，松菊猶存，水雲猿鶴，一偶歡迎，禽事重提，故人無恙，與夢霞見面之後，還沒有暢談離情，且看他先成了好事，好事既已成就，然後再談離情，茫茫宇宙，人世間能得幾個知音，落落半生，一輩子能有幾件快事？夢霞的愁懷既已消釋，石癡的豪興也正是濃烈，於是一觴一詠，兩口兒暢敘幽情，亦步亦趨，鎮日間共探佳境，流連山水之間，放蕩形骸之外，這時候的快樂，簡直無以復加，石癡鷄黍留賓，每夜置備了酒筵，留着夢霞作長夜之飲，夢霞就差不多夜夜不回崔宅，這樣子十幾天功夫一來，石癡已遊覽得十分疲乏，夢霞也因此病起來了。

夢霞鎮日鎮夜的與石癡共在一起，崔宅的事情，也就無暇多問，就是梨娘方面的消息，也是一些兒不通，雖然時時刻刻記念着梨娘，但是也不願十分追求，所以這一方面，這幾天簡直沒有什麼事情可以記載。石癡回家到現在，前後已是二十多天，碰到星期休假的日子，不是夢霞去找石癡，就是石癡來訪夢霞，兩下會晤之後，便飲酒吟詩，盡一天的快樂，等到第三次星期休假，夢霞因為連日多喝了酒，精神十分委頓，這天直睡到午後方才起身，只覺神思昏昏，也懶着出門焚香掃地，獨自一人坐在書齋裏，等候石癡到來，可是等了半天，石癡

還是不見降臨；夢霞覺得非常沉悶，這就站起身，向院子裏去散步，在這時候，恰好日影在地，雲思滿天，深深的院落裏，一點都沒有聲息，那忘機的小鳥，穩穩地棲在枝頭，見了人也不驚起，有時候風掃殘葉，窸窣窸窣發出一種極細微的响聲，除此之外，就聽不到一些別的聲息，回來回去的踱了一會，也覺很是乏味，正想回身進內，突然聽到有一種聲音從廊內發出，隨風悠揚，冷冷入聽，夢霞驚訝道：「噫！這也奇怪，這是風琴的聲音啊！從什麼地方來的呢？」一壁想；一壁便隨着聲音找去；這時候，廊下靜悄悄地寂無一人，夢霞忘了避開嫌疑，隨着脚步向前走去，走盡迴廊，就到了後院子裏，夢霞知道院子東邊是梨娘的香閨，可是這時候的琴聲，忽又從院子西首一所小屋裏發出來，這所小屋，正不知是誰住着，夢霞這樣一壁想；一壁已走近窗前，站定腳頭，側着耳朵仔細一聽，却是只能聽到聲音，不能瞧見人影，也辨不出是按的什麼譜；正在凝神靜聆，忽然又聽到窗子裏曼聲低唱道：

阿儂生小不知愁，秋月春風等閒度。怕繡鴛鴦愛讀書，看花時向花陰坐。嗚呼！一歌兮歌聲和自由之樂樂則那。

珠喉嚦嚦，轉圓無比，歌聲和琴聲相應，彷彿就是鸞鳳的和鳴，再一聽，裏面却又歌道：

有父有父髮皤皤。晨昏孰個勸加餐。空堂寂寂形影單。六十老翁獨長嘆。嗚呼再歌歌兮難吐。話到白頭淚如雨。

又歌道：

有母有母土一坯。母骨已寒兒心摧。悠悠死別七年纔。魂魄何曾入夢來。嗚呼三歌兮歌無序。風蕭蕭兮白楊語。

又歌道：

有兄有兄胡不俟。二十年華奄然死。我欲從之何處是。泉下不通青鳥使。嗚呼四歌兮歌未殘。中天孤雁聲聲寒。

『指上調從心上轉，斷雲零雨不成聲。』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琴聲漸漸提高，歌聲也漸漸悲苦，怨徵清商，好似寒泉的迸瀉，再不能有第一曲那樣的瓏瓏入耳了。夢霞聽了這樣的哀音，不覺淒然欲絕，再也不願多聽，可是又不忍不聽，只覺得自己的身子，已和琴聲同化，渾身癱軟，再也沒有氣力能夠支持，恰好身旁有塊大石，這就挨近前去坐下，他還剛剛坐定，窗內的歌聲却又作了！

有嫂有嫂春窈窕，嫁與東風離別早。鸚鵡淒涼說不了，明鏡韜光心自皎。嗚呼五歌兮歌思哀，棠梨花好爲誰開。

第五曲既是唱完，琴聲就突然轉了急調，繁聲促節，入耳洋洋，正像疾風暴雨的同時而至；不過琴調雖然急促，歌聲却又十分和緩，原來歌只一字，而琴譜却有幾十聲，高下抑揚，宛轉纏綿，就是空山的猿嘯，深竹的鳥啼，恐怕也沒有這樣嗚咽淒惻，悲動人咧。

懷欲憐人還自憐，爲誰擺佈人情天。好花怎肯媚人妍，明月何須對我圓。一身之事，主權願將幸福長棄，捐嗚呼六歌兮歌當哭。天地無情日月惡。

歌到這，琴聲就豁然一聲停止了，餘韻繚繞，從窗縫裏，嫋嫋不絕的向外送來，在夢霞的耳鼓裏盤旋着，一曲終人不見，窗外夕陽紅，一夢霞聽了這樣的歌聲，雖然沒有聽見唱歌的人，但是那唱歌人的心意，夢霞早已猜透，細細地把那六首歌曲來一回味，只覺一字一句，都深深地嵌人自己的腦海裏，這就不由得憤火中燒，自怨自艾，恨不得立刻就找條死路，答謝那唱歌的人，表明自己的心跡，償還她這幸福。要知道「落花空有意，流水本無情」，蕭郎原是路人，這件事情本不是我的主動，既是這樣的意見參商，怎好做得鸞鳳佳侶，倒不如謝

絕鳩媒，討還鴛帖，大家把婚約打消，這樣豈不好嗎？夢霞只顧這樣氣憤憤之地想着，簡直是忘了自己是在小屋的窗外；後來急地清醒，就立刻想到這地方不是自己所應踏到，就是那歌曲，也不是自己所應偷聽；夢霞這樣一想，站起身來正待要走，窗內又突然發現了人聲，只聽得有一個人走進房去說道：「阿姑，你在這兒幹嗎？我剛才聽到了琴聲，知道這兒沒人會弄，一定是你，所以特地來訪你，要聽你的雅奏，可是你却不能因為我是個門外漢，就把我推出去喇！那人說到這裏，便聽得另一個人答道：「我已好久不彈此調，今天實在覺得無聊，所以譜了這幾首歌曲，自恨未能入妙，要想合正節拍，所以偶爾一弄，却不道已給嫂嫂聽見了！歌譜就在這裏，可否請嫂嫂我點摹一下好嗎？先前那人又答道：「白雪陽春的曲調，高山流水的佳音，不是個中人，就不能體會它的妙處，你是一位音樂大家，慚愧我沒有師曠那樣聰明，又沒有下里巴人那樣的見識，你却要請我點摹，這不是有意找弄我嗎？後來那人又答道：「嫂嫂不容過於謙遜，從前我聽見你在月下吹的『離鸞』那支曲子，真夠使人意消，蕭和琴雖然不是兩樣東西，可是曲理還不是一樣，像你這樣的聰敏過人，假使用心學習，只要三天，就可完全學會了！這又何足為奇呢？她們兩口兒這樣絮絮答答的，只顧講着，夢霞站在窗外聽了好

一會，恐怕有人出來要瞧見，不敢再逗留，這就沿着牆壁悄悄地走了。

## 第二十三章 翦情

『茜紗窗下，我本無緣，黃土隴中，卿胡薄命』這四句，就是從前賈寶玉弔唁晴雯的聯語；日後夢霞就可將這四句聯語去弔唁筠倩；原來他倆的婚約一訂成功，筠倩立刻埋伏了死機，筠倩眼前的地位，正和晴雯一樣，所不同的，就是晴雯和寶玉，他倆的愛情是非常濃厚，後來受了人家構陷好事，就沒有成功，晴雯也就從這上頭丟了性命，至於現在的筠倩和夢霞呢？一個也不是自己做主，實在談不上愛情的兩個字，兩口兒都是強給人家撮合，結果就成了怨耦；在這時候，筠倩雖還不會知道夢霞的心地，可是夢霞却已知道筠倩的心不向自己，在未婚之前，兩下就這樣隔膜，那麼將來成婚之後，不用說，一定是意見不合，感情不會融洽。夢霞愧對筠倩，筠倩也不願見夢霞，她的用情，雖然和晴雯不同，然而她的結果，却和晴雯正是一樣；日後夢霞弔唁筠倩，恐怕也只能用『我本無緣，卿胡薄命』這兩句話兒，來表示自己的哀悼和惋惜罷了。



從此筠倩就不去讀書了。大好青春，芳心已灰，竟把以前所習的功課，一概置之不理，只是鎮日價的悶坐房中，在詩詞上用功夫，用淒惋悲涼的詞句，寫鬱勃傷感的心懷，苦吟足以傷心，對着鏡子自己一照，儼然變了小青化身了！至於梨娘呢？自從夢霞和筠倩的婚姻訂定之後，便和夢霞不通音問，一二十天功夫，竟不會有過一封通情的信，或是一首示愛的詩，兩方面不期而然的遽形冷淡，夢霞好像忘却了一樣，梨娘也竟是棄之如遺，兩口兒好似互相會意，而寄他們的愛情在不言之中，這其間的理由，似乎也不是局外人所能知道究竟，難道他倆到了現在，竟有了悔心了嗎？然而大錯已是鑄成，就要反悔，也是來不及的了；果然不上幾天，情海裏陡地起了風波，從此這部『玉梨魂』便由熱鬧而入於冷淡，由希望而歸到結束，一篇斷腸曲，慢慢地就要唱到尾聲了啊！

夢霞在無意之中，偷聽到了一曲風琴，雖然不是知音，然而已別有會心，暗想這婚姻的事情，在筠倩呢，固是沒有主權，但是我呢？也是給人家強迫成功，她在這時候就這樣自怨自艾，傷心薄命，那就日後一定要嘆遇人不淑，李代桃僵，本是無端牽合，聽她歌中的意思，似乎已預先料定我這個薄情夫婿，將來一定要把她捐棄，我的愛情既不能專屬於她，我就也不

望她的愛情能夠專屬於我做使她的愛情果能專屬於我那麼我罪孽就一發深重遺恨也一發沒有窮期了；所以我只望她的腦海裏最好不要有我夢霞兩個字，現在我所最不安的就是筠倩也許這時候還不會知道這件事兒是從何發生，竟誤會是出於我自己的主動，這就一定要把我當作神奸巨惡，一定要說我奪她的幸福，欺負她沒有母親的孤女，稱償我自己一人的色慾，這就她的怨我恨我，一定要沒有窮期；我對於這件事兒，雖不能一些沒有罪過；不過她要這樣的疑心我，那我可萬死不敢承認的：筠倩啊！你要知道這件事情，另外有人從中作合；在你自然是『爲人作嫁』；在我却也是『代人受過』！咧！然而這個委曲，却又只能我一人承受，決不能使梨娘知道的啊！

筠倩和梨娘相憐相惜，兩口兒的感情，本來和同胞姊妹一樣。筠倩這番回家，本來只請十天的假，可是自從和夢霞的婚約成功後，她就無心讀書，不願再上鵝湖去了；這年冬季，筠倩本來好畢業，這樣一來，豈不是『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梨娘很是替她可惜，幾番勸她依舊進校，筠倩却只是不理，並對梨娘道：『嫂嫂！你別再勸我吧！我的心已是灰透了！從今後杜門謝客，不願再多問人世的事情。古佛青燈，了這殘生，自願做紅樓夢裏的惜春的了！說到這裏，

又不住的長嘆。梨娘聽了這話，不由得很是駭愕。筠倩在校內，成績非常優良，全校師生，沒有一個不敬愛她。這番因為她一去不來，大家都很為詫異。一齊寫信來探詢原因。筠倩只得扯着謊，暫時推諉。另外又寫了一封退學的信，寄給校長。從此鵝湖這地方，就永遠不再有筠倩的腳跡。踏到有名的女學校，少了這樣一位好學生，也要大為減色。全體師生，知道了筠倩不再來校，沒有一個不十分惋惜。然而筠倩畢竟因何退學，她們可都是不明其妙啊！

梨娘因為筠倩突然改變了態度，鎮日憤鬱鬱不樂，心裏也十分驚疑。但是也想不出把什麼話兒去安慰她。她們兩口兒雖然並沒惡感，可是在見面的時候，卻冷淡得像冰霜一樣。既沒一絲笑容，又不說一句開笑的話兒。姊妹間很圓潤的愛情，至此竟逐漸減少。幾乎是一些都沒有了。像筠倩那樣的人，氣度既是雍容鎮靜，性情又是洒脫不凡，似乎不應該這樣放在臉上。況且她和梨娘的愛情，又是比了什麼都好。以前只要瞧到梨娘有一些兒不快，她就會有意裝出嬌憨的形狀，哄得梨娘快樂。梨娘也總是給她引逗得破涕為笑。可是現下她倆却已轉了地位。反而是筠倩不快樂。梨娘有時候雖然也學她的樣子，這些話兒去安慰她，可是竟不生效力。那麼筠倩又怎麼會這樣突改常態呢？在婚姻問題沒有發生以前，她不是

好好兒的依舊和平日一樣嗎？在梨娘的初意，還只道筠倩這頭婚姻是雙方允洽，十分美滿，夢霞固是得計，筠倩也未嘗不樂；論人才，那麼夢霞的容貌，美似潘安，論才情，那麼筠倩的清才，不輸道韞，日後兩口兒合歡同夢，定能不羨鴛鴦，飲水思源，還該不忘媒妁，千辛萬苦，抽盡情絲，百六韶光，還他豔福，我雖然沒有份兒，心裏也好稍微得一點兒安慰。誰知人各有心，情難一例，紅絲還只剛才繫上，便賦起白頭的詩來，良緣竟成孽緣，好意反變惡意，弄巧成拙，反喜爲愁，筠倩既是沒有一刻兒的笑顏，梨娘又怎能有一刻兒的安甯呢？至於筠倩，她也並不是對於夢霞有什麼惡感；不過因爲自己一些兒得不到自由，所以要怨恨痛憐，自嘆命薄；就是對於梨娘，也並沒有什麼不樂；不過梨娘却存着一片癡心，一心一意，竭力要想玉成他們這頭好事；誰知事情還只剛剛成功，居然就有這樣不情的態度，映入自己的眼簾，費去了許多心機，只落得叫了一聲懊惱。這真使她何以自解？又何以自慰呢？從此以後，梨娘和筠倩見面的時候雖然很多，可是再也沒有以前那樣無話不談，融融洩洩的快樂；一方面是含憤不平；一方面是有口難分，兩口兒若即若離，感情便一天一天的冷淡下去。這樣一來，梨娘爲好成惡，心麼更是加上一種奇痛，而不知高低的夢霞，又恰好在這時候，送一封信來給她。

梨娘接到了夢霞的信，暗想這信上一定不是別的消息，一定是入贅的這回事，已得了家庭間的同意，所以寫這封信來安慰我，如果不是呢？那麼滿幅琳瑯，一定又來要我酬和了！霞郎霞郎！你可知通我這幾天爲了你重生煩惱，正是憂愁得日夜不安，有什麼心情，再和你來作筆墨間的酬答呢？梨娘對着夢霞的信，這樣自言自語的說着，心裏可料定夢霞這封信一定是掃愁帚，一定是續命湯，暗想自己和筠倩，也可算得最親愛沒有的了，然而她現在竟會這樣的對待我，除了夢霞之外，恐怕再沒有第二個人能夠安慰我的了！她這樣一壁想着，一壁拆開那封信來一看，誰知竟是大失所望，信上的說話，完全出於梨娘意想之外，梨娘竟是一句都不願聽的。信上是什麼話兒呢？怨望的言語嗎？決絕的話兒嗎？人情輕薄，覆雨翻雲，厭故喜新，大概都是一樣，夢霞真是忍心極了，剛才有了一個，便立刻拋棄一個嗎？然而像夢霞這樣至誠的人，決不會食言而肥，情願做薄倖郎的。原來他寫這封信，實在因爲受了重大的刺激，所以不知不覺的寫了出來，不過他對於梨娘，却依舊存着生死不解的愛情，他自從聽了筠倩的琴歌之後，心裏便說不出的悔恨，急急乎要向梨娘伸訴一下，因而他的信上，便不知不覺的都是怨憤口吻，至於梨娘和筠倩，這幾天已大傷感情，他却完全不知道的，要是

知道了他就再也不肯寫這封信來加重梨娘的苦痛的啊！這封信上的說話，在下已不能完全記憶，只記得中段有這麼幾句：

……齊大不是我的配耦啊！我誤聽了你的說話，現在反悔已是不及；她的心裏，對於這件事情，實在是大大不滿意，我却已經知道了！你每天和她共在一起，也曾探過她的衷曲嗎？這頭姻事，本來是你一人的主張，我是恐怕你要不快，所以勉強從，現在才知道是給你誤了我自己怨自己，我又不得不怨你我自己憐惜，我又不能不替人家憐惜；因為我受慣人家冷眼，尤其是不願人家爲了我而失去幸福啊……你一定要辦成功，一件事情，你畢竟是什麼意思呢？難道你要脫離自身的關係，就不惜把我兩人，陷入極不愉快境地嗎？……我愛你，我決不放手自由，我也決不受你的愚弄，你畢竟是愛我，絕我，我總而統一句，要出奈何天，除身死日……

書上這這樣的語兒，自然是非常唐突，你想梨娘怎麼能夠受得了呢？夢霞寫這封信的時候，也明知這話兒說的過於激烈，然而一字一句，盡是出於至誠，料想梨娘看了，一定能夠原諒，要是在平日呢？這樣一封信本來是一種極普通的通訊，也不致因此誤會而發生齟齬。

但是這時候的梨娘恰好在左右爲難的當兒，正望着夢霞能夠安慰自己，又那裏想到夢霞非但不加安慰，竟也像筠倩一樣的怨起自己來，這就再也辨不出言外自有深情，只覺得字裏行間處處都含着芒刺，當時看完了信，不由得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大有山窮水盡，日暮途窮的感慨，暗想筠倩她是失去了自由權，心裏含着怨望，這倒也不能怪她；至於夢霞呢？對於這其間的委曲，他可完全知道，我這樣費盡心計，要幹這件事情，不爲他，却是爲着誰呢？現在他也這樣不能見諒，竟寫這封信來責問我，試想筠倩的終身大事，和我有什麼關係？我不過因爲要酬報他對於我的一片癡情，所以強做這件事兒的主動人，早知道要造成這樣的局面，我又何苦『爲人作嫁』惹他們大家來怨我呢！唉！夢霞！我想你的心肝，也不見得是鐵做的，你竟忍心這樣的來對付我，天地雖大，簡直沒有我的容身之地了！梨娘想到這裏，不覺一陣心酸，珠淚就像瀑布一樣的往下直瀉，越想越哭，越哭越苦，夢霞那封信，一剎那間，已給淚水完全浸透，字跡模糊，不能再認；這一陣哭，竟比前次月夜哭花塚，還要淒慘萬倍，原來她這時候實在是傷心極了！要使夢霞聽見了，更不知他要傷痛到如何地步呢？

二更天氣，一盞燈光，鵬郎讀罷了書，回房，夢霞親自起身，關了門戶，獨自一人坐着看

書，一會兒覺得有些疲倦，便伏在桌上打盹，正在朦朦朧朧的當子，忽然聽得門外有人打門，聲音十分急促，連問了幾聲，却又沒人答應，等得開出門來一看，鵬郎已是很快的走了進來，但見他掣一個紙包往桌子上一放，撥轉身子便走，也不說一句話兒。夢霞看了這種情形，心裏很是錯愕，連忙將那紙包打開一看，裏面却是一封信，和一本書，另外再有一個手帕包，也不知裏面是什麼物件，先將那本書翻開一看，原來就是梨娘上次取去的『紅樓影事詩』。這卷詩稿本來是雙方愛情的介紹，夢霞以前本來有信給梨娘，叫她好好兒的收藏起來，作為永久的紀念，現在並沒有向她索取，她竟這樣掣來還我，這真不知她是什麼意思。再看那方手帕，却是一條半舊的羅巾，斑斑點點的淚漬很多，新痕也沾得溼透，取起來一看，却是輕軟得像棉花一樣，也不知道裏面畢竟是包的什麼東西，連忙打開一看，只見一種鬖然有光的東西，突然的映入眼簾，原來是剛才翦下來的一縷情絲。夢霞出其不意的瞧到了一縷髮兒，心裏非常駭怖，後來忽然大悟，哭了起來道：『梨娘一定是斷絕我了！金翦無情，下這樣的毒手，她怎個竟是這樣忍心呢？』說到這裏，又痛哭起來，淚水滴在手帕上面，和梨娘的啼痕混成了一起，晶瑩一片，好似水乳交融，哭了好一會，方才擦了擦眼淚，拆開信來觀看，一壁讀，一壁



哭不到幾行早已慘淡得沒了人色，滿面啼痕，成了一個淚人兒。原來這封信是梨娘憤極的時候所寫，所以墨色是很淡，行列疎疎落落的不能整齊，和以前的簪花妙格大不相同。可見她握管的時候，一定是心煩意亂，憤恨之極，信上是這樣寫着：

你是一個多情，我感你的情，本來情願爲你而死。可是我自己知道自己，已經是一朵墮溷的花，不能再受你的抬舉，所以萬分無奈，想出這樣一個極法兒。原想事情一成功，一則可以了我的情，二則可以償你的情，兩方面那有益處。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裏知道因這上頭，却更使我墮入了萬重暗霧，昏黑迷離，大有悵悵何之的概況。然而我還強自慰藉，以這你一定能夠知道我的苦心，爲了你的事情，就是受些勞怨，也決沒什麼怨恨。可是現在看了你的來信，却真使我大惑不解。照你信上的話兒看來，那你簡直還不會明白我的苦心，並且你的心裏，也沒有我這樣一個人。你怎不想想，我要使不是爲了你，那麼『羅敷自有夫，使君自有婦』，和我又有什麼相干？我又爲什麼要幹這樣接木移花的事情呢？唉！我和你，大家都給癡情就誤了！你固然沒有誤我，我也何嘗誤了你呢？現在你的信上，硬說我誤了你，這叫我再有什麼話說？我已經誤了你，以後我可不

敢再誤你，你要怨我，我可不敢怨你，半年的相思，好比做了一場幻夢。唉！霞郎霞郎！從此我倆可斷絕關係。『紅樓影事詩稿』一卷，現在也奉還了你，斷絕了我倆的情根，青絲一縷，請你留着做個紀念，既不能像陶女一樣的截髮留賓，也不願學楊妃一樣的割髮求寵，不過斬下我的情絲，斷絕我的癡念罷了！我對不住人的地方多極了，對不住活的，又對不住死的，辜負了你，又辜負了筠姑，非但對不住別人，並且連自己也對不住。從今以後，木魚貝葉，大好懺悔前情，人世間的悲歡，不願再問，請你自己寶愛，鵬郎也不敢再來累你，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命，由他去就是了！本來『色即是空』，能夠覺悟了拈花的微旨，就什麼事情都是空的，假使有未了的恩德，只能來世再報答你的了。

## 第二十四章 揮血

淚長如絲，燈暗無花，夢霞接到了這個意外的惡消息，一時間急痛攻心，竟是暈厥了過去；過了好一會，方才漸漸地清醒過來，像瘋子一樣的呆坐着，神色是非常沮喪；後來又把梨娘的信反復觀看，再把那頭髮細細地撫摩，心裏一發是說不出的疼痛，軟落落的淚珠兒，把

襟袖一齊打溼了！最後看到那本詩稿，心頭更是傷感，這就很淒涼的站起身來，就將那卷詩稿向殘燈的火焰上一燒，一剎那間，已是成了灰燼，心裏的悲痛，更是不可過抑。這時候的夢霞，竟是撲火的飛蛾，自己只向死路上追求，然而他的心裏是苦痛極了。

夢霞既把詩稿燒化了，依舊坐下，反覆沉思，要想寫一封回信給梨娘，可是一時間再也不想不出這封信是怎樣寫法。原來夢霞突然受了劇烈的痛苦，神經已替亂得失了知覺，心想自己這樣難受，那麼梨娘這時候的悲痛，一定更比自己厲害，假使再沒有一句話兒去安慰她，那就正不知再要演出何種的慘劇來呢？列位看官，原來梨娘剛才的那種舉動，完全是出於一時的悲哀激切，後來仔細一想，就知道夢霞一定要受不了，也覺得自己的行爲，實在過於激烈！所以夢葡躊躇不決的時候，也正是梨娘追悔莫及的當兒。不過這時候的夢霞，却因爲是自己開的禍端，因而並不怪梨娘無情，只怪自己過於鹵莽，不應該寫那一封信去傷她的心，害她悲憤到這個地步，做出這樣激烈的舉動來，這叫我怎麼再有臉面對待知亡呢？唉！他們兩口兒的深情，既是這樣的誠懇纏綿，若要解決，除非身死，現在突然要一旦決絕，這豈不是徒增煩惱嗎？夢霞在這時候，急於要寫一封謝罪的信，去解除梨娘的憤怒，但是心亂

如麻，竟是一個字都寫不出，時候已是一點鐘了；只得把梨娘的來信，以及她的頭髮，依舊用手帕裏好，向自己枕邊放了，忍着疼痛就寢。

夢霞輪到床裏，翻來覆去的再也睡不穩，約摸過了兩點鐘光景，夢霞忽然推枕而起，剔亮了桌上的殘燈，檢出了一張潔白的素箋，又取了一枝沒有用過的新筆，將左手伸到嘴邊，使勁一咬，那朱紅的鮮血，頓時就汨汨地流出，他使用新筆蘸了鮮血，向素箋上便寫；他咬破的所在，在左手將指的下面，傷處很深，鮮血直流，夢霞却是一些他不覺疼痛，隨出隨蘸，隨蘸隨書，沒多一會，已是滿紙淋漓，一律都成了殷紅的顏色，信寫好了，而鮮血還是流個不止；這時候夢霞稍微覺得有些疼痛，忍痛將那封血書封好，然後站起身來洗淨了手上的血跡，用手帕包裹了，再到床裏就寢，這時候天光早已大明，晨光早映上了窗紗了。唉：『男兒流血，自有價值』現在夢霞爲着兒女的愛情而流血，不也有些不值得嗎？然而天地是一個情窟，英雄一齊是情種，熱血就是製造愛情的原料，流血就是愛情的作用，愛情的作用也真是偉大極了；可放可卷，能屈能伸，下之極於男女戀愛的私情，上不極於國家存亡的大事，作用雖然不同，但是從愛情上頭發生出來，那就都是一樣的咧！所以能夠流血，這個人一定是多情。

人流血原是接濟愛情的窮盡的人世間的癡男怨女，能夠海枯石爛，不變初志，這就是愛情作用啊！偉人志士，能夠投艱踏險，不惜生命，這也是愛情作用啊！能夠爲了兒女愛情而流血，那麼他這個人，就也一定能夠爲了國家而流血；如果爲了兒女的愛情而不肯流血，那麼他又怎肯爲了國家，而拚灑他的熱血呢？像夢霞這樣的人，本來是一個有血性的好男子，他簡直把愛情當作第二生命一樣，所以他現在情願流血，以贖他的愛情，愛情固是寶貴，血也豈可空流，雖說不值得，然而他固是天下第一個多情人啊。

第二天，梨娘接到了夢霞的血書，驚駭得幾乎暈絕，但見一片血誠，使人見了目眩神蕩，斑斑點點，模模糊糊，這猩紅的畢竟是什麼東西呢？霞郎霞郎，你又何苦來呢？梨娘在這時候，心裏又驚又痛，臉色慘變，雙手是不住的顫抖，眼花撩亂，心窩裏好似有萬把利錐亂刺，疼痛得一刻兒不能忍耐，最後只得忍着疼痛看那封血書。

唉！你和我決絕了嗎？你竟和我決絕了嗎？這叫我再有什麼話說；然而我又怎可不說呢！我不說，我的心地就終於不能表白，你的憤恨也終於不能消滅；你誤會了我的意思，要這樣和我決絕，那我又怎能不先把我的心跡向你剖明了，然後再和你斷絕，但我敢

說我的心跡既經剖明，恐怕你就再也不忍和我決絕了啊！前次給你的信，話兒說得過於激烈，我自己也明明知道，不過我在當時委實受了劇烈的刺激。一腔怨憤，除了你又向誰告訴呢？誰知你在這時候，也和我一樣的受着刺激，不明事理的我，又恰好在那時候寫了那封信給你，這自然要使你一發傷心了。這原是我的過失，先來和你決絕，又怎能怪你要和我決絕呢？不過我雖然無情，可是要和我決絕的心，可稱絕對沒有的；我並不是木石，難道不知道你爲了我，已是心力俱瘁嗎？我感激你，實在已到了極點，此外就更沒別人能夠奪我的愛情，你固然是愛我憐我的，你不愛我，再有誰來愛我？你不憐我，再有誰來憐我？現在你却突然的要和我決絕，這不簡直是要我死嗎？你竟忍心叫我死嗎？你要我死，我怎能不死？然而我情願爲你而死，決不願和你決絕了而死，我就是死了，也總望你依舊能夠痛憐我的啊！我的話兒已經說完，我的怨恨却是沒有窮期，咬破了手指，用鮮血寫這封信給你，這是將死的哀鳴，還望你格外原諒。

己酉十一月十一日四鼓夢霞嚙血書

梨娘看完了這封信，心裏萬分不忍，幾乎把喉嚨也哭啞了；那一種驚痛的神情，簡直和

夢霞接到她的信的時候一樣，悲慘難受，沒來由的晴海裏翻起波濤，倒說淚珠兒自由價值其實他倆都是誤會，違着一時的憤激，受了莫大的痛苦，這都是自己找的煩惱，又能埋怨誰呢？他倆生於情，死於情，一層層的情網，只有越縛越緊，如果真能決絕，那又何必要到今朝呢？夢霞不是說過的嗎？「欲出奈何天，除非身死日。」這兩句話兒，真是說的不差，不到埋香的日子，怎麼會有撒手的時候？現在不過爲了言語不慎，就這樣自尋煩惱，這也真是何苦來的呢？這時候，梨娘早又將怨恨的念頭，變了憐惜的心腸，暗想夢霞原是一個堂堂七尺的男子漢，而今爲了一個女子，却有這樣過情的舉動，忘却了剜膚的苦痛，情願來向我謝罪，我的罪孽是深極了！現在沒有別的法子，只有趕快想法去兒安慰他啊！

錦箋往返，忙煞鵬郎，夢鵬接到了梨娘的第二封信，一顆心方才放下，暗想幸而有了這封血書，梨娘總算已是回心轉意，從今後再也不敢多說多話，再惹起亂子來。梨娘的信後，還附上一首七絕，起首的一聯是「血書常在我咽喉，一紙焚吞一紙留。」再有底下的兩句，在出，只記得她是押的劉字韻罷了。夢霞便也做了兩首去酬答她。

春風識面到今朝，強半光陰病裏消。一縷青絲拚永絕，兩行紅淚最無聊。銀壺漏盡心同

滴。玉枕夢殘身欲飄。風雨層樓空悵望。錦屏秋盡玉人遙。

時有風濤起愛河。遲遲好事鬼來磨。百年長恨悲無極。六尺遺孤累若何。豔福輸人緣命薄。浮名誤我患才多。萍根浪跡今休問。眼底殘年疾電過。

第二天，梨娘又寫信來約夢霞前去。夢霞便如約而往。這番是他倆第二次會晤。前次見面的時候，梨娘不是再三叮囑夢霞：「今日的事情，可一而不可再」嗎？今天怎麼又會約起夢霞來呢？這原來是梨娘的不得已。原來是梨娘要見了夢霞，剖明自己的心跡，解釋自己的疑團啊！只爲雙方誤會的緣故，一個是亂斬情絲，一個是狂拚熱血，演出這樣奇慘痛的怪劇。纏稿曲折的情節，本來不是筆墨所能形容萬一，青鳥無知，慣傳訛言，黃昏待到，便是佳期。他倆見面之後，自然另有一番情話。然而也不過像上文所說的一樣。大家用溫存體貼的話兒，互相諒解。現在也不必多說了。夢霞當時又做了六首詩，現在就把它抄出來，算了這一章的煞尾吧。

深深小卷冒寒行。一步回頭一步驚。計此時光夜將半。半牆殘月逞人明。  
迴廊曲曲傍高垣。舊地重經路轉昏。行到堦前還細認。逡巡未敢便敲門。



拈毫日日費吟神。苦說燈前一段因。後會不知何處是。卿須記取眼前人。  
情愛偏從恨裏真。生生世世願相親。桃源好把春光閉。莫遣飛花出舊津。  
保此微軀尙爲劉。我生不免淚長流。當初何不相逢早。一局殘棋怎樣收。  
誓須攜手入黃泉。到死相從願已堅。一樣消磨愁病裏。明知相聚不多年。

## 第二十五章 驚鴻

花前悵淚燈下盟心，去影匆匆，餘情惘惘，夢霞別去之後；梨姬兀自悄悄地對着殘燈，追想過去的事情；遠遠地聽到牆外的更鼓聲音，似乎在催人就睡，桌上夢霞的詩，墨痕尙溼，把來低低地吟哦了一遍，不覺又心傷神往，這也就提起筆來續了幾首：

寄書幾度誤青鸞。因愛成猜解決難。見面又多難訴處。了無數語到更闌。  
情絲抽盡苦纏綿。此後悲歡事在天。只是病軀秋叶似。如何支得二三年。  
薄命原知命不長。並頭空自妬鴛鴦。最憐費盡心機巧。只博燈前哭幾場。  
深院鈎簾坐小窗。無言暗泣對殘缸。飛蛾莫撲釵頭焰。留照情人淚兩雙。

萬千辛苦恨難平。一死頻拚死不成。如此風波如此險。可憐遠爲戀情生。

碧窗記得曾攜手。青鳥迴來重寄詞。雁夜鶯春愁一樣。楚魂湘血怨同時。

唉！豈料悲吟，竟成兇讖。薄命女不是長命女，生前心原是死後心，二三年固是不能支持。又那裏料到天劫紅顏，立刻就要演出月缺花殘的慘劇，連二三月也不能支持呢。唉！這酸楚的哀音，竟做了他倆最後一次的酬答，這一夜的幽會，就成了他倆最後一次的交際。從今以後，再沒有一次見面的緣分，這豈不是可痛極了嗎？

窮陰殺節，急景彫年，又過了三四個星期，已到了冬季放假的時候。石癡又要出門，夢霞也要回家。『君自南歸我自東，鞭絲帽影各匆匆。』他倆一走，蓉湖風月，又大爲減色，歡會無踪，別情如畫。他倆這次分手之後，從此竟消息沉沉，音容渺渺，知音的感慨無窮，聚的因緣難卜。石癡在臨行的時候，將第二年的校務，依舊囑托夢霞主持。夢霞本來要想辭職，但因石癡挽留得非懇切，沒有法兒，只得答應了他。石癡動身之後，夢霞又料理年假考試的事情，足足忙了三天，事情方才完畢，這也就整頓了行裝，即日回家。在這時候，夢霞和梨娘又已好幾天不通音訊。夢霞因爲歸心甚急，也不曾去探問她的消息，又想沒多幾天就要開學自己

就仍要到蓉湖來暫時的分別也不能算什麼一回事。把臨別的情形去告訴她，倒反要使她心懷撩亂。所以夢霞此番回家，竟沒有留言和梨娘作別；他又那裏知道這時候梨娘的症候，已是入了膏盲，離開死期已是不遠了！此番一走，便爾仙凡路隔，等得再來，已是難找人面，這真是夢霞萬萬也想不到的啊！

梨娘的死，表面上看來是爲了夢霞，其實却是爲了筠倩。原來梨娘和夢霞第二次見面之後，就知道夢霞的愛情專屬在自己身上，到死也不肯改變，真是可笑而又可憐；感泣之餘，又想到筠倩這頭的婚姻，完全是自己的主張，原希望他們日後鸚鵡鴛鴦，一同享受閨房的快樂，自己就好斬斷情愛，保留一個乾淨身子；可是照現在的情形看來，他倆的婚姻都是十分勉強，將來一定不會有好結果；這不是『愛之適以害之』，自己愛夢霞，反而誤了夢霞，自己愛筠倩，反而誤了筠倩嗎？爲我一人，而誤了他們兩人，我這個罪孽不也太深重嗎？我活着，夢霞的愛情始終不能變移，筠倩就要永遠淪入悲境；如果我死了，那麼夢霞的愛情也就因之而死，也許就能夠和筠倩和好；我這樣誤了筠倩，活着也沒有臉面對她，倒不如死了來得乾淨啊！我一死，一則可以保全自己的名節；二則可以成就了他們的好事；我又何樂而不爲

呢！梨娘這樣一想：從今以後，便存着一種決心，坐也想死，立也想死，腦海裏一點沒有別的觀念，時時刻刻只想往死的路上走。

死志已決，生機就漸漸地短促；可憐的梨娘，這幾天只想早些兒死，竟將孱弱的身子，拚命的糟蹋，有時候竟不進飲食，到了晚鐘，便當着風口睡眠，一意孤行，萬分蹂躪，像她那樣一枝憔悴的殘花，能夠經得起幾番摧殘，別人看她是沒有什麼症候，又那裏知道她已是病根深種，不日就要『與鬼爲伍』了啊！這樣不上幾天，早已心盡血枯，形銷骨立，對着鏡子自己一照，深深地嘆着氣道：唉！我的死期快要到了！從此以後，梨娘便臥床不起，這時候夢霞還沒有動身呢。

過了三天，夢霞不別而行的走了！梨娘的症候，也漸轉沉重，合家上下都來慰問，見她容顏雖是消瘦，神志却很是清楚，大家都知道她是患的一點小恙，不久定可痊愈，因而也不十分去注重，內中只有筠倩，却是非常憂急，流着淚水對梨娘道：嫂嫂！你的病是深極了！還請你自己保重……列位看官要知道筠倩對於梨娘本來沒有什麼怨恨，不過她倆却各有說不出的隱衷，因而表面上稍微覺得疎遠了一點，現在梨娘病得這樣沉重，筠倩對於她畢竟有

一點兒真愛情，怎能不留心細察，加意護持呢！不過筠倩雖是加意殷勤，而梨娘却是十分冷淡，似乎還不會知道自己的病勢已是萬分沉重；至於筠倩呢？她是並不知道梨娘已經存了死志，要替她延醫診治；梨娘却總是不肯，筠倩只得暗暗地告訴父親，只說梨娘的病勢十分沉重，要趕速替她醫治。崔父聽了這話，便連忙命人去請了大夫到來，這位醫生姓費，就是從前替夢霞治病的人，原來是鄉間的名醫，他來和梨娘診過脈後，斟酌了好一會，始立成了一張藥方，一面說道：「且把這藥方服了再說；但我敢說一定不會有效驗，她這症候完全是積憂久鬱所致，本來不是藥石所能奏效，而且外感也非常深重，症候沒有發作之前，飲食起居，已有許多時候失了營養，再是身體非常孱弱，一時要治愈，實在是難以爲力啊！」

崔家上下聽了大夫的說話，這才知道梨娘的症候，竟已成了絕症，大家就頓時驚擾起來，一齊環待着不肯走開；原來梨娘平日，事上盡禮，待下有恩，獨自一人管理家務，久已耗盡心血，一生積善，廣種福田，崔家這樣的破落門庭，有她這樣一個賢能的主婦，簡直是中流的砥柱，大廈的一木啊！崔家這樣門衰丁少，全仗着梨娘竭力主持，阿翁已是偌大的年紀了，筠倩還不出嫁，鵬郎還沒有成人，一副千金重担，完全要她瘦削的香肩來担負，茫茫身世，未了

的事情正還多着，你想這時候怎好死呢？然而梨娘竟是無意求生，有心覓死，不會害病之前，死機就早已深伏，所以現在症候一發，病象就非常危險，非但崔父和筠倩等看了，憂急萬分，延醫服藥，求神問卜，沒有一樣不做到，就是家中的婢僕，也沒有一個不愁顏相對，也有暗泣的，也有嘆息的，大家都是心慌神亂，一齊盡心竭力，只望梨娘能夠早日痊愈，可是全家上下，接連忙亂了幾天，梨娘的症候却只有加重，她又不肯服藥，有時候給崔父逼着，勉強吞服一點，然而湯藥進了她的肚子，竟是一些沒有效力，她的病容，也就一天一天的只是萎損，大家看了，也只有同嘆奈何罷了。

夢霞回到家中，他的母親見了，自然非常快慰，況且此番是入門帶喜，大家就一發快樂。夢霞也因為筠倩的姻事已經成功，今後和梨娘見面的日子正長，心裏也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又那裏想得到多情的明月，還沒有圓到天中，而無主的殘花，不久就要埋香地下一面已慳，自身莫賸，夢霞在回家的時候，還不會知道梨娘有病，所以直到此刻，還是徒勞夢想；這時候的梨娘，已是病得半人半鬼，而這時候的夢霞，却依舊是如癡如醉，夢霞回家後兩星期，忽然接到一個可驚可駭的惡消息，什麼惡消息呢？原來就是梨娘最後一次的手書啊！

哀鴻一聲愁魔萬丈。這封信原是梨娘病重的時候，勉力寫了寄給夢霞，做一個訣別的紀念。夢霞在滿肚子希望的當兒，忽然接到這樣一封絕望的信，一時間真似小鹿撞胸，又似冷水澆背，心裏又驚又駭。一分鐘的時間，腦筋也不知要震動幾千百次，驚痛得過於厲害，兩隻眼睛瞪瞪地呆住了，反而流不出一點淚水，只有怔怔地對着那封信坐了，暗暗地向天祝望和梨娘消除災難。梨娘的信上是這麼寫着：

我害病了！我的病已害了十天了！你動身的時候，我早已在床席間討生活了；爲什麼不使你知道呢？原來我恐怕你聽了這個消息，一定要替我擔憂，並且要誤了你的歸期啊！你臨走的時候，沒有一句話兒留下，想必是匆忙的緣故。我不把病情告訴你，你也不將歸期告訴我，兩下都是一樣，誰也不能怪誰啊！我在病中，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痛苦；不過是一時的感冒，並沒有什麼危險；你聽到了這個消息，最多也只好替我可憐，如果要替我擔憂，那是萬萬不可以的啊！但是我這樣孱弱的體質，已經受了情魔的磨折，怎麼再禁得起病魔的纏擾？所以我偶然有了一點病症，心裏便十分疑懼，不死不休，就是死了也沒有什麼憐惜。重重疊疊的縛在情網裏面，而不知解脫，滔滔滾滾的沉在愛得裏

面無不知拯救，這簡直是走到棺材裏面去求生啊！所以我這番一有病症，便覺得離開死期已是不遠；深恐早晚一死，我餘着未盡的情意，你要抱着無窮的悲痛，況且我活着雖是沒有什麼留戀，然而死了却又有許多放不下；七十歲的老翁，六歲的小孩，將來的扶持愛護，除了你又去託誰呢？這就是我今生未了的事情；如果我死了，就只能請你替我了結，不過我此刻正是希望着，最好能夠多活幾天，最好不要煩累你，但不知天意怎樣咧！我在這樣昏昏沉沉的當兒，也是忘不了你對待我的深情，所以伏在枕上，含着淚水，草草的寫這封信給你。霞郎，霞郎，恐怕我此番要和你長別了！我歸天上，你留人間，一枝木筆，也夠你銷恨的了；再也不要替我憐惜，要知道孽緣自有盡期。從今後你的豔福，正是難以限量，一切望你自己保愛。

己酉十二月十九日白梨影伏枕泣書

## 第二十六章

斷腸遺字，癡付青禽，薄命餘生，痛埋黃土。夢霞接到了這封信，驚駭定後，反而發生一種



疑竇：暗想前幾天晚上自己還親到她閨中見過一面，她雖然玉容慘淡，滿臉帶着愁恨，但丰神玉立，心跡冰清，愁恨之中，依舊不減她的天然嫵媚，並沒有一點病容，至今不過過了幾天，怎麼就會害起病來，而且病得這樣厲害，竟至於要死呢？這其間的猜息，真是大可疑猜。照她信上所說，我動身的時候，她已經病了幾天，可是我只因歸家心切，臨行匆迫，竟沒有一句話兒告訴她，這樣的荒唐疏忽，委實是辜負了我的知己，她就是不來怪我，我又怎麼過得過去呢？並且這其間還有一種疑點，那可愛的鵬郎，平日總是忙忙碌碌，來來往往，和我們兩人傳遞消息，只要是他母親的一顰一笑，一梳一沐，他也總要一樣一樣的來告訴我，怎麼此番他的母親突然患了這樣的暴病，他又是這樣一句都不告訴我呢？唉！鵬郎有什麼知識，恐怕也是受了梨娘的叮囑，叫他別把害病的話兒告訴我，所以她的信上有『恐誤歸期』的話兒啊！唉！梨姐你果真病了嗎？你畢竟病到如何地步了呢？你說你的症候，沒有什麼了不得的苦痛，這話還是真的呢？還是怕我要憂急，故意忍着苦痛來安慰我的呢？你病了幾天，尚是不使我知道，現在忽然又有這個惡消息傳到我面前，那麼你的病狀，我知道一定已非常危險，唉！梨姐你的症候竟是危險極了嗎？今世的情緣，難道只是這樣見了兩次面，就算完結

了嗎？天道茫茫，我又怎敢相信呢？夢霞想到這裏，雙眼雖是注定了梨娘的信，其實他的一顆心，却早已飛上了梨娘的香閣，自言自語，難解難明，要待親自去探望一下，可是在母親面前，又沒什麼話兒可以推托，行動不能自由，要是不去吧，心裏又委實放不下。從此夢霞便改變了常態，甚至飲食俱廢，無論張眼閉眼，都有一個梨娘的影兒觸映眼簾，不得已賦上兩首詩，聊以寄慰。

苦到心頭只自知。病來莫誤是相思。拋殘血淚難成夢。嘔盡心肝尙愛詩。錦瑟年華悲暗換。米鹽瑣屑那支持。知卿玉骨纔盈把。猶自燈前起課兒。

江湖我亦鬢將絲。種種傷心強自支。應是情多難恨少。不妨神合是形離。琵琶亭下帆歸遠。燕子樓中月落遲。一樣窗紗人暗泣。此生同少展眉時。

吟箋叠就，鳥使未逢，要寄相思，惟除悵望。原來這時候梨娘正在病中，假使冒冒失失的，竟把這兩首詩寄去，那麼一定不能直接寄到梨娘手裏，萬一給旁人聽破了秘密，那就一定要把這兩首詩來做梨娘害病的鐵證，說他的病是爲我而起，這叫梨娘怎麼受得了！豈不是要安慰她，而反使她多受一點痛苦嗎？況且這兩首詩，完全是傷心的話兒，一句也沒有安慰

她的說話，病得萬分苦痛的梨娘，怎好再把怎樣的酸聲淒語，再去添她枕上的溼潤，以及藥裏的苦味呢？夢霞這樣一想，便停筆不寫，不作一字的答復，只把梨娘的來信，反反覆覆的展讀，有時候拍着桌子，突地站起身來，仰望着蒼天亂呼亂號，有時候鎮日的坐着不動，也不開一笑口，似病非病，似瘋非瘋，家中也沒有誰能夠猜測他的心理，不知他這樣的舉動，畢竟爲了什麼原因，這樣過了三天，夢霞依舊是時時刻刻紀念着梨娘，癡心妄想，只望她的症候能夠早日痊愈，快些兒將好息寄來，安慰自己淒涼愁慘，誰知木筆驕春，才借題紅之筆，梨花菲月，突來飛白之書，恰好年初一這天，忽然接得情天的凶耗，爆竹揚灰，不報平安之桃，挑符作怪，竟作催命之符，唉！梨娘竟是死了。

在下寫到這裏，要補敘梨娘死前的病情和死時的慘狀，然而在下寫到這裏，委實有些不忍下筆，我的字沒有寫得成，我的淚水已是溼透了紙背，原來梨娘的死，極盡人世間的慘痛，事情雖然與我無關，然而人誰無情，老天爺怎麼這樣慘酷，像梨娘那樣的多才多情，却使她生得命薄於雲，身輕若絮，埋愁壓恨，椎心泣血，一旦玉碎珠沉，香消魂化，奈何天裏，不能久駐芳顏，前度人來，無復相依形影，茫茫後果，鴛鴦空祝長生，負負前緣，蝴蝶遽醒短夢，唉！以

才盡的江郎，寫傷心的恨史，箋愁賦恨，痛死憐生，握管沉吟，枯心寸斷，情根不死，低頭願拜梨花，文字無靈，寄恨徒憑香草，梨娘的結局，再似林黛玉沒有，在下雖是不才，却偏偏要學殷浩的書空咄咄，問蒼天而無語，碧海沉起黃土，今何年，黃塵茫茫，可憐知己無多，况並且出於飄零的紅粉，究竟干卿底事，不殺狼藉青衫，在下本是個中人，誰又是無情之物，寫到這裏，不能不爲梨娘情，更不能不爲着天下像梨娘一樣的薄命女子同聲一哭，聲聲帶恨，字字斷腸，想閱者諸君，一定也盡情願賠這一掬同情之淚啊！

梨娘的死，死得非常奇異，死的情形又非常悲哀，因爲梨娘這個人，非但死不得，並且也可以不死，不可以死而死，可以不死而竟死，這都是給愛情二字就誤的啊！從古以來，癡心女子爲着愛情而死的，固然很多，可是從來沒有像梨娘那樣用心苦楚的，她在沒有害病之前，就知道自己一定要害病，等得既病之後，又知道自己一定要死，自己一死，非但和夢霞的愛情可以了結，就是無論什麼事情，也都可以一了百了，所以她竭力掙扎着，寫信去給夢霞，誠懇懇的將身後之事向他囑托，可是信上却又說得吞吞吐吐，並不說定自己一定要死，原來梨娘的意思本來不要夢霞知道自己有病，更不要夢霞知道自己要死，她的這封信，在別

人看來，不過是一封病中的信，除非梨娘自己看了，才知道這是最後一次的絕命書，自己的症候，是再也沒有希望的了！

從此以後，病勢就一天沉重一天，一忽兒昏憒，一忽兒清明，從早晨到晚晌，病態也不知要經過多少次變化。家中人看了她這種狀況，一齊相顏失色，求神問卜，延醫服藥，一樣樣都做到了，也是沒有半點效驗。這時候的梨娘，已有十餘天不進一些茶水，骨瘦如柴，臉枯如鬼，再加上一種極厲害的咳嗽，這就一發不能支持。梨娘雖已病到這個地步，心裏却還十分明白，知道自己的病，一定不會再好，也就並不憂慮，把一切念頭去開了，閉着眼睛等死。可是梨娘雖然知道自己沒有起色，然而全家上下，却總希望她能夠痊愈，鎮日價忙亂得像午衙的蜂兒一樣，大家竭盡心力替她設法，但是梨娘早已成了死症，那裏會有什麼效驗。梨娘病中，怕和人家談話，親友輩到來探望，一概謝絕，就是家中的婢僕們，輕易也不使他們進房。一所屋子裏靜悄悄地，每天在她身邊侍奉的人，就只有一個鵬郎，和一個筠倩。筠倩瞧着梨娘的症候，萬分沉重，一天到晚，再也不肯走開，捧湯進藥，總是親自動手，似乎要和那萬惡的病魔，爭一個將死的病人一樣。梨娘見他這樣，心裏萬分不安，時常對她說：我這裏的事情，自有鵬

郎秋兒會科理，這樣猥瑣的事情，怎好要你費心主持？豈不加重我的罪孽嗎？筠倩聽梨娘這樣的說，一發流着淚水不肯走開。梨娘也只得由他。唉！自從梨娘起病到現在，筠倩可說沒有一天不是萬分擔憂，從來不會有一天離開病榻，襟袖間的淚痕，總是沾得溼透；不過恐怕梨娘要不安，不使她瞧見罷了！但是梨娘對於筠倩，却再也沒有以前那樣親熱，雖然病中心緒惡劣，似乎也不應該淡漠到這個地步；因這上頭，筠倩就想到以前爲了婚姻問題，兩下都有些兒不樂，現在她說出這樣的話來，恐怕她還沒有忘却前情，也許這番的病根，就是因這而起，也未可知。筠倩這樣一想，心裏就非常悔恨，一發要望梨娘能夠早日痊愈，暗想梨娘的症候要是能夠痊愈，那麼自己還可自贖萬一她的症候不能痊愈，竟是因之而死，那麼她的性命，實在是斷送在自己手裏，那就終天抱恨，要待懺悔，也是不可得了。筠倩這樣一想，就一發不肯離開，成日夜加意調護，只算自己補過。唉！梨娘這時候的心事，實在不能向筠倩直說；現在看着筠倩這樣的對待自己，心裏就一發不安，咬着被角，忍着苦痛，只望早死一天，就好少受一天的苦楚。唉！這也真是慘極了啊！

燈光撮豆，枕淚傾潮，梨娘澈夜呻吟，筠倩總是衣不解帶，一夜到天亮，眼也不閉一閉，梨

娘催她去睡，筠倩却總是不肯走開。梨娘也只得由她。一天晚上，梨娘的病勢，突然覺得減輕了不少，咳嗽也停止了！神志竟是清明得和平時一樣。筠倩心裏暗暗歡喜。梨娘對她說道：你待我真好極了，慚愧我不能報答你；但是你的身子也十分孱弱，能夠有多少精力？每天這樣的奔波勞碌，不要也像我一樣的害起病來嗎？今天我的症候，已覺得輕鬆了不少，疲乏得只想要睡，晚晌不用人陪伴，你也好好兒去將息一夜吧！筠倩聽了這話，起先還是不肯答應；後來給梨娘再三催促，方才回去就寢。筠倩一走，房內就只有一個鵬郎。鵬郎自從梨娘有了症候，書也不讀，每天只在房中侍奉湯藥，成天到晚，依依不捨的守在床邊，一刻兒也不肯離開。雖然年幼無知，然而母子天性也懂得保護他有病的母親。梨娘憂愁，他也憂愁；梨娘啼哭，他也啼哭。他的兩片小頰上，時常掛着淚痕。這天晚上，鵬郎瞧着母親的病勢，突然減輕，心裏也非常歡喜，就在燈下，弄着簪釵，嘴裏胡亂的唱着小歌，要博梨娘的歡心。梨娘見他這樣，便叫他近床邊，對他說道：你覺得困倦嗎？要是困倦，你就去輪吧！鵬郎連連搖頭道：我不倦，我不倦，我要等媽媽輪熟子，我再睡咧。梨娘嗤的一笑道：癡孩子，如果我永遠不睡，你也永不睡嗎？萬一我竟是長睡不醒，那你又當怎樣呢？鵬郎聽不懂這兩句話的意思，呆瞪瞪地只是望

定了梨娘，梨娘在說話的時候，微微地閉上眼睛，做出要睡的樣子。鵬郎見她這樣，便也默不作聲，恐怕要驚擾她不能安睡。過了半晌，梨娘忽然又睜開眼來，對鵬郎道：「你可替我把床頭那隻小箱子取來，原來那隻小箱子，却是用玳瑁製成，不過尺來長，製造得非常精巧，原是閨閣中人把它來貯藏妝飾品的。」當時鵬郎將那隻小箱子取來，放在梨娘枕邊。梨娘見鵬郎已經取到，又叫他幫着開啓。鵬郎一壁答應，一壁把那小箱子打開，裏面却有錦箋一束。梨娘取來一封一封的檢閱了一下，便命鵬郎將燈火移近面前，就將那一束錦箋燃着燈火焚化。鵬郎倒是吃了一驚，要想撲救，却早成了灰燼。梨娘見已焚去，便叫鵬郎依舊將箱兒去放在原處，又叫他把地上的紙灰也收拾乾淨了。這時候已在午夜，鵬郎見母親神色如常，並無什麼變態，自己也覺得倦極，這就倒在梨娘身旁和衣睡了。

鵬郎畢竟是個小孩，睡下了沒多一會，便呼呼地發出了鼾聲，很甜蜜的睡熟了！約摸過了兩點鐘，梨娘忽然咳嗽大作。鵬郎從睡夢中驚醒，連忙起身一看，只見母親兩眼直視，雙手捧着胸窩，急氣塞着喉嚨，喘哮得像牛鳴一樣，態度非常可怕，一盞連的喊着媽媽……梨娘却搖着頭兒不答，幸而這時候燈火還沒有熄滅，鵬郎便急忙起身，開了房門奔到外邊，一直



趕到筠倩房外，一壁打門，一壁直聲叫道：阿姑……阿姑……快些起來，媽媽的症候又大變了！他的叫聲非常急促，還帶着一種哭泣的聲音。筠倩從夢中驚醒，連忙披衣而起，踉踉蹌蹌的跟着鵬郎入內探視。這當兒梨娘喘得非常厲害，喉間只有游絲似的一點呼吸，像綫一樣的沒有斷絕，似乎頃刻間就能畢命。筠倩看了這種神情，真弄得手足無措。一會兒，梨娘忽然做出倒噎的形狀，似乎喉嚨裏頭有什麼東西要躍出來的樣子。筠倩便連忙用痰盂來承受。梨娘便張着痰盂大吐。筠倩只覺得有一陣膻腥的氣味，橫衝鼻管，讓她吐完了，湊近燈前一看，滿痰盂盡是殷紅的鮮血，不覺驚駭欲絕，險些兒要驚號起來；再看梨娘時，已是氣息奄奄，顏色慘白得像紙灰一樣，放着極微細的聲音問道：怎麼喉嚨裏覺得有點腥味？莫非痰盂裏有什麼東西吐出來嗎？筠倩道：沒有什麼，完全是痰啊！一面說，一面向鵬郎丟了一個眼色，叫他趕快把痰盂藏過，又取了半杯溫水，給梨娘嗽口。這時候天已大亮，家中人一齊起身，一齊來探問梨娘夜間的病狀，可是他們一進房，便見筠倩和鵬郎，已是變成了兩個淚人兒。料知必有變端，大家相顧錯愕。筠倩搖着手阻止他們不要慌張，囑咐鵬郎小心伺候，自己便去奉告父親；家人們也跟着她走了出來。筠倩到了外面，才含着淚水把梨娘夜來的病狀告訴他。

們只說昨晚黃昏時分，梨娘的病勢似乎稍微減輕，我也回房就寢，直到快要天明時分，鵬郎到來哭叫，把我從夢中驚醒，連忙跟着他到裏面一看，只見她喘哮得非常厲害，接着便咯了一痰盃的鮮血，等得血吐完，咳噎停止，她的臉色已是慘白得沒了人色，喉間也只剩了游絲似的一綫呼吸。家人們聽筠倩這樣一說，一個個都伸着舌頭縮不進去，大家面面相顧。筠倩又去報告父親，崔父聽了，大驚失色，急忙命人去請大夫到來診治，可是大夫到來診視過後，回出外面，却對崔父等說道：病人的心血，已是涸竭，樹皮草根，再也不能有什麼效驗，還是趕快替她料理後事，恐怕只在這半天之內，就要彌留呢！說了這話，便退還了診金，坐着轎子去了。

大夫一走，全家上下都知道梨娘的症候無可挽回，一個個都失聲痛哭；崔父也痛揮老淚，大家楚囚相對，好似開闢了一個眼淚世界，這樣過了一會，還是筠倩收住了淚容，起身說道：我們這樣只是哭是沒有用的，現在病人神志尚清，還能省得人事，大夫的話兒，怎麼就能憑信？一綫生機還沒有斷絕，倘能祖宗有靈，想到此後的老翁稚子，沒人侍育，在冥冥中替她挽回壽命，那就一定還有救星，剛萬一真是絕望，一些法子沒有想，那也免不了要替她辦理。

後事；像我們這樣的衰落門庭，又沒有什麼親戚，更有誰來弔唁？誰來襄助？衣衾棺槨，也要一樣一樣好好兒的替她籌備，難道是這樣一哭就可了事的嗎？崔父道：你這話兒說得不差，爲今之計，且去看了病人，看她有沒有變態，僥倖能夠轉機，那就如天之福。說到這裏，便和筠倩一同進內，家人們也在後跟着。

天鷄唱午，夢熟黃梁，大家一齊到了病室裏面，許多糊糊模模的醉眼，一齊將視線注射在病人的臉上。這時候梨娘雙目下垂，喘絲斷續，氣息十分微弱，完全失了神形。過了一會，梨娘的臉兒忽然轉了紅色，嬌豔得像桃花一樣。衆人見了，知道她是『迴光返照』，這就一發慌亂，一個個都是束手無策。鵬郎見自己母親臉色轉紅，只道有了轉機，倒是十分歡喜；後來見衆人都是非常慌亂，這才知道不妙，頓時又反喜爲憂起來。在這時候，梨娘忽然張開眼來，望定了崔父說道：我這症候是不能再好的了；我沒有福命，不能夠一輩子代盡子職，半路上拋棄了阿翁，又使你這大的年紀，還要經歷這樣的痛苦境地；我死之後，阿翁千萬不可過於悲痛，增加我冥冥中的罪孽，好在還有一個筠姑，可以早夜侍奉，我死在九泉，也得瞑目的了。說到這裏，又轉過目光去望定了筠倩，欲言不言的過了好一會，才開口說道：我辜負了你，我

辜負了你；你假使能夠不忘記十年來相愛的情份；那麼今後的鵬郎，就望你多多照應。筠倩聽到這裏，悲痛得再也忍不住，只叫了一聲嫂嫂；淚水早像拋珠撒豆似的滾滾而下，用袖口掩住了臉兒，再也不能有半句話兒。梨娘在這當兒，又很厲害的喘了一陣，等得一口氣平復了；才把鵬郎叫到面前，握住了他的手，對他說道：兒啊……我可愛的兒啊……你沒有父親，現在更要沒有母親了！我死之後，你也不用啼哭；從今以後，你依舊要像平日一樣的侍奉阿翁；對待阿姑呢，要像對待我一樣；對待先生呢，要像對待你父親一樣。這三句話兒，你可牢謹記，千萬不要忘了。鵬郎涕泣受命。梨娘一一囑咐完畢，這才含笑而逝；死的時候，異香滿堂，空中隱隱地聽見一派仙樂的聲音；這時候恰好是己酉年十二月大除夕四點一刻，享年二十有七。唉……臘鼓一聲，殘花自落，筠床三尺，餘淚猶斑；家事難言，身後幾多未了，癡情不死，胸頭尚有微溫，一剎紅顏，不留曇影，千秋碧血，應逐鵑魂，此恨綿綿，他生渺渺。唉……這也真是可痛極了！

## 第二十七章

## 隱痛

絕代佳人，一場幻夢，血枯淚竭，還她乾淨身子，蘭盡膏殘，了却纏綿情緒，梨娘的死，也真可算是悲慘極了；然而他致死的原因，梨娘苦於不能自言，家中也就沒有一人知道，就是早夜相共的筠倩，生死相從的夢霞，這時候也不會能夠洞悉底蘊，坐使梨娘忍淚吞聲，死得不明不白，這就一發覺得梨娘的死，實在是死得悲慘啊！梨娘死後，合家上下，一齊放聲痛哭，筠倩更是槌胸痛哭，哽哽咽咽的一壁說，一壁哭道：嫂嫂啊！你竟是這樣拋下了我，而獨自去了嗎？從今以後，我在世上就做了一個畸零人，再還有誰能夠像你那樣的愛我呢？蒼天呀蒼天！你怎麼這樣無情，竟把我的愛嫂也奪了去呢？留下我這樣一朵薄命的殘花，飄飄泊泊，再有誰來護惜？這叫我再能在世上生存幾時呢？嫂嫂如果有靈，那麼白楊荒草間，不要擔憂着寂寞，不久就有人來和你同受夜台的滋味了！筠倩這樣一壁哭，一壁說，淚下如雨，竟把梨娘身邊落成了一條小河，直哭得聲嘶力竭，心裏還是說不出的悲痛。筠倩和梨娘，不過是姑嫂的情份，並沒有什麼浹髓淪肌的親愛，也沒有什麼鏤心刻骨的情份，可是現在，梨娘一死，筠倩却哭得比同胞姊妹還真要悲痛，這使局外人萬萬也弄不明白啊！像梨娘那樣的多才多貌，却生就那樣的薄命，如果不是鈇作心肝的人，誰不替她愛憐？誰不替她痛惜？何況她平

日間又是端莊賢淑，溫柔得好似處女，慈善得存着佛心，像她這樣的人，死後要賺人家幾副眼淚，似乎也不是難事。不過感情有厚薄，所以悲哀也有深淺；別人哭梨娘，不過一時間觸目傷心的慘痛，好似天空中的浮雲，一過便沒有痕跡罷了；原來沒有深切的感情，所以也沒有深切的悲痛啊！筠倩的哭梨娘，却和別人大不相同，她的悲是刺心的悲，她的痛是入骨的痛，要不是梨娘重新復活過來，她的悲痛是一輩子不會有止境；除非自己也死了；這個悲痛才會消滅；那麼筠倩對於梨娘，畢竟爲什麼要悲痛到這個地步呢？原來筠倩想到梨娘生前，對待自己的情愛，已屬非深，現在她這樣一死，又抱着一種說不出口的隱痛；在別人看來，自然只知道梨娘是害病而死，可是筠倩呢？她就斷定梨娘決不是爲病而死，梨娘究竟爲着何事而死？梨娘生前，又不曾向誰說起，筠倩雖然知道她不是爲病而死，但是生前既不能問梨娘，死後又不能告訴家人，忍使一個可憐的驅壳，斷送在模糊影響之中，難言的悲痛，和忍死的悲痛，兩重併作一重，這叫她怎麼還能遏止得住？所以筠倩的哭梨娘，要比別人來得格外傷心啊。

天寒日慘，愁雲蔽空，雍歌一聲，路人魂斷。家人們哭夠多時，這才各自收了淚容，料理喪

事。筠倩哭得模模糊糊，已是不成了人樣。鵬郎伏在梨娘身旁，號咷大哭。崔父也雙袖龍鍾，痛揮老淚。一間屋子裏面，只聽得嗚嗚咽咽的哭泣聲音，只看見滔滔汨汨的淚珠，恐怕人世間無論何事，也沒有這麼悲慘。這樣哭夠多時，筠倩才止住了哭泣，取水來替梨娘淨身，可是一解開衣服，胸前就突現出了一封書信，這封信原來是梨娘的絕筆。她在病中偷空寫就了，留給筠倩的。筠倩在這時候，也沒有空兒觀看，便將它向懷中一揣，預備俾會再看，先替梨娘薰香沐浴，整易了衣冠，然後請羽士到來誦經禮懺。原來南方俗例，人死之後，一定要請羽士到來誦經，替死者指引冥途，和歐美人士的請牧師一樣。雀宅既請了羽士到來，家人們重又大哭，這時候衣衾棺槨都已齊備，接着便行大殮，在盛殮的當兒，全家上下哭得一發厲害，蓋上棺材的時候，筠倩險些兒要躍入棺中，和梨娘一塊兒死，幸而家人們竭力勸阻，方才不曾實現，等得安靈完畢，天色已是大明，忽然聽到爆竹的聲音，一聲聲震動耳鼓，家人們才如夢方醒，這才知道今天已是正月元旦。唉！薄命的梨娘，不過二十七歲的年紀，恰好在這年大除夕的一天，魂歸離恨，竟不能多活幾個鐘點，度過這殘年，人和舊歲同除，悲痛又和新年一同換新了。萬戶千門，春聲盈耳，桃符換舊，一色煊紅，只有崔宅門前，却是一片喪旛，高掛簷前，門

庭冷落風日凄清這也真是新年中的怪現象啊！

香魂已渺哀思難除。這天晚晌家人們都已疲極，大家都去將息，只有筠倩却是獨守空幃，一星燈火，照着自己的孤影，倍覺淒涼欲絕。既是替已死的人悲痛，又是替活着的人可憐，心頭真是說不出的難受，這就從懷中取出梨娘遺下給自己的那封信來，咽住了眼淚，觀看信上是這樣寫着：

我有一種說不出口的隱恨，本來是不能告訴你的，但是這件事兒和你的終身頗有關係，我要不對你說，很覺得對不起你。我的罪孽也一發難以消除，現在我快要死了，不能不將我心窩裏蘊蓄了好久的事情傾箱倒篋的和你一談，也許可以稍微減輕我一點罪孽。不過這事情太覺穢瑣，很難出口，所以我幾番要和你說，終於又幾番忍住了。我的病已經成了絕症，自己知道離開死期已是不遠，這件事兒不能不對你說，又不能對你明說，這就只有借着筆墨和你細談的了。我現在擱着筆寫這封信，就是我今生最後一次的拈筆弄墨，我直到今日才懊悔從小不應該認識了幾個字啊！我寫到這裏，前後不過幾行字，而我的手指已是發僵，眼睛已是昏化，頭上的汗，已是涔涔下滴，心頭更像驚



魚一樣的跳躍，淚水竟似連珠一樣的直瀉。唉：蒼天呀，蒼天！

我的話兒沒有說出之前，先有一樁事兒要要求你；原來我自己知道我所要說的話兒，一定不能進你的耳朵，你看了我所說的話兒，一定要色變眦裂，把愛我憐我的心一齊消滅了；反而要恨我罵我，說我有了這樣的事情，這時候死也已死得太遲，我不能禁止你不恨我；你如果能夠恨我，我倒是非常快樂，因為你恨得我厲害，就是愛得我厲害，我自己不好，不能怪你永遠愛我，也不敢望你再愛我；我死後的罪孽，也許反而爲了你恨我的原故，冥冥中替我消滅一點，也未可知；所以我倒是萬分希望你能夠恨我啊！這件事情，是我一輩子的污點，實在也要算前世裏的孽根，所以我雖是爲着這件事情而死，然而我心裏並沒半點反悔；不過這件事兒却是牽累了你，將我一人的私意奪了你的自由，強使你以難堪這就是我辜負你的地方，到現在一思想，心裏還是萬分懊喪咧！不過我的初念，也是因爲愛你而起；又那裏知道愛你竟變成了辜負你，這實在是萬萬想不到的啊！我現在將一死，答你贖我的罪，我一死，你的福幸，也就可以保全了，筠妹啊！我這一點良心，日後也許總能邀你見諒的吧？

我寫到這裏我的心就頓時大痛再也寫不成字，丟開了筆，伏在枕上過了好一會方才能夠繼續再寫。我想我的死期，恐怕就在這旦夕之間了；假使這時候再不把我一肚子的心事和盤托出的告訴你，以後就再沒有機會，再沒有日子了；所以竭力掙扎着寫這封信；你看了我這封信，想必一定能夠知道我的苦衷吧？我此番的死，原是我自己要死，並不是爲了病啊！可是家中人却一定要替我延醫診治，再把藥餌來苦我，好像我所受的痛苦還不夠的一般；我雖是不能拒絕，然而我的心裏，却一發痛苦，甚而至於苦到極點。我因爲要報答你，現在却反而害了你，我的罪孽一定要一發加重，眼前既是這樣的擾擾不安，我就愈覺我的死是片刻不能暫緩，因而這封信也是不能不在未死之前，忍着痛苦寫好了，然後閉上眼睛等死。

我年紀輕輕的就死了丈夫，獨自一人寂處孤幃，塵障盡空，一縷縷的情絲，早已隨風寸斷，紅顏薄命，照例要受摧殘，我本來是一些兒也不怨，又那裏知道那悠悠的蒼天，使我受了這樣的磨折，還不能算數，另外又從他方面步步逼迫，一種種的將我播弄，一定要把我置之死地，才能了事；我的情本來已像死灰，可是它竭力到來從中挑撥，使死灰重

復燃燒我的心本來已像枯井，可是它竭力到來從中鼓盪，使枯井再行生波，它這樣的對待我，一定是要我活着做了孀娘，死後再做冤鬼，不是這樣，恐怕我不會的啊！自己想這一輩子，對於那千層百結，極厚極密的情網，已經有好幾次出而復入，以前的出，只能算是幸出，以後的入，倒要算是深入，既是最後一次的踏進了情網，這就愈縛愈緊，永遠沒有解脫的希望；在這時候，我的身子已不能自己做主，只能一任情魔的顛倒播弄罷了！這不知是我自己誤自己呢？還是人家來誤我的啊？連我自己也莫明其妙了！然而自己誤和別人誤，同是一樣的誤。同是一樣要短促我的壽命的啊！現在我離開死期已是不遠了；那忍心的天公，和萬惡的情魔，他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一定可以拍手相賀了；但不知我前世作了什麼怨孽？今世又做了什麼罪惡？他們才要這樣慘酷的在冥冥中對付我啊！

這件事兒，前後的情節很是變幻，這時候我也來不及對你細談，你以後詢問夢霞，他一定會把詳細情形告訴你。現在我所不能不對你說的，就是我的片苦心，實在沒有辜負你啊！你的親事，我爲什麼一定要使它成功呢？原來我一則自己要擺脫；二則實在

是替你安排啊！誰知事情成功之後，你因為失去了自由，時常鬱鬱不樂，我的心裏就很恐懼；可是那夢霞呢？又是抵死相纏，再也不肯把愛情移到別人身上。我的心裏就一發恐懼；因為我已經誤了自己，萬萬不可再使你爲了我而犧牲一輩子的幸福；然而要保全你的幸福呢？非把夢霞對於我的愛情打斷不可；於是我的死念就決定了。移花接木，我想這樣一來，也是兩全其美的事情；直到今日，我才知道我的念頭是打差了啊！

以上的話兒，就是我致死的原因，好在我也沒有什麼不能告訴你的事情；偶而一動癡情，便遭了這樣的慘劫；然而我這一死，却並不是爲了愛情；一則是要報答你；二則是要答謝泉下的亡靈啊！我的求死，已經不是一日了；直到現在，總算能夠如了心願；我一死，我的宿孽，就可以清償，我的餘情，也可以拋棄；像我這樣的遭遇，簡直好做古往今來普天下第一個薄命女子的標本，再有什麼流戀，而寶貴我的生命呢！你看了這封信，也許就能知道我畢竟爲着什麼而死；但是你切莫當我是慘死的人，總要把當作樂死的

人看待，不應該痛我的死，惜我的死；而且應該因為我能夠及早脫離苦海，反而要替我慶賀呢。我一想愛你，你也一想愛我，姑嫂的情份，却比姊妹還來得親熱，十年來耳鬢

磨，蘭閨長伴，你沒有母親，我沒有丈夫，一樣是可憐蟲，幾乎是同命鳥，你固然不肯離開了我而去；我又怎捨得拋却了你而死呢？然而世上沒有不散的筵席，也沒有不了的棋局，我呢？已經成了一隻失羣的孤雁；你呢？剛剛還是一隻出谷的雛鶯，春蘭秋菊，早晚既是不同，老幹新枝，榮枯也是各別，我的快樂時期，已經隨着韶光，永久地過去了；至於你的樂境呢？正還隨着你的福命一同的增長，那麼我和你終於不能相共到底，也是勢所必然的事情啊！然而我當初只道不能和你長聚，誰知現在竟要和你不能兩全呢！現在我和你長別了；如果我忍恥偷生，使你一輩子的幸福，爲了我而犧牲，那麼我就是活着，有什麼快樂？恐怕我的苦痛，更比一死來得難咧！況且你這時候的幸福，能夠保全，和不能保全，完全要從我的一生一死上頭決斷，我活着，就要使你痛苦；而我自己也沒有什麼樂趣；倒不如爽爽快快的死，你既可以安樂，我也可以了却癡情，這又多麼好呢？我的話兒是說完了；不過再有一句話兒要要求你；我不幸爲命所磨，爲情所誤，心腸雖然糊塗；身子却還是個乾淨身子，現在情願一死，而保全你一輩子的幸福；你能夠見諒我，就請你保全我死後的名譽。至於家庭間一切未了的事情，情關骨肉，我知道你一定能

夠替我了的，也用不着我多說的啊！

## 第二十八章 斷腸

墨痕慘淡，語意酸辛，這一幅斷腸遺稿，一字一句，完全是血淚鑄成。筠倩看過後，對於梨娘的死，才恍然大悟；暗想像梨娘那樣貞潔的人，居然也會有這樣放蕩的行爲；後來仔細一想，忽然又嘆了一口氣道：「唉！韶華未老，歡愛已乖，蓮性難馴，藕絲難殺，深閨獨處，是多麼傷心的一回事啊！名士坎坷，佳人偃蹇，相逢遲暮，未免情牽，這不能算梨娘的病的啊！況且她和夢霞兩下都是飄零，大家同病相憐，她却能夠保住一個乾淨身子，沒有沾染污點，雖然也有人要譏評她沒有禮教，然而和懷春的女子畢竟不同，發乎情，止乎禮，感以心，不以形，還珠有淚，贈珮無心，她的癡情實在可憐，她的毅力却委實可嘉，從前那位司馬文君，應該要對着她含羞千古了，可惜她既是存了癡念，忽然又發生一種幻想，情深如癡，未能免俗，太空無物，着來幾點浮雲，底事干卿，吹皺一池春水，地老天荒，已癡誓來生的心願，李代桃僵，要強全今世的因緣，而我呢？原是一個了無關係的人，現在却做了他們愛情的代價，把『因緣簿』當

作『如意珠』這實在是她的用情太過，也可爲不顧前後的了！不過她是愛我的啊！因爲愛我而發生這個心念，因爲愛我而成就我這頭因緣，她的心是可以原諒，她的情份也可以感激啊！直到而今她明知事情沒有結局，却先自殺了，表明自己的心跡，我還不會代人作嫁，她却已經由我而死，在她是一知己，可以死而無憾在我呢？却是失去一個愛我的人，這叫我怎能不悲痛呢？梨嫂啊！你簡直使我感又不足，恨又不是啊！梨嫂啊！你會爲我而丟掉性命，我又怎忍賞了你而求我的幸福罷了，罷了！我又何惜這薄命的微軀，而不和我愛嫂同死呢？筠倩這樣一想，柔腸寸斷，芳心如割，不由得撫棺大慟，一聲愛嫂，淚水已像拋珠撒豆似的滾滾而下。唉！筠倩這樣傷心，筠倩的壽命恐怕也不會怎樣久長的了啊！

風雪天寒，棠梨花死，這番青鳥使，化作白衣人。夢霞夢霞！你聽到了這個可驚可痛的惡消息，你將何以爲情呢？夢霞前幾天接到了梨娘的信，知道梨娘害病，而且病得很厲害，但苦於不能成人，又不能答復，這幾天功夫，鬱着一腔心事，還希望東皇能夠偶發慈悲，護持這瘦弱的花魂，不讓東風把它吹斷，又那裏知道紅顏老去，竟不及等到春殘，驚心觸目的死耗，早和病人的手書，先後呈現於癡望者的眼簾，這又叫他怎能不能魂摧斷腸呢？

節屆元旦，人多喜氣。夢霞恰好和家人骨肉，在家歡喜團圓；而梨娘的死耗，却在這時突然飛到；於是夢霞的無邊哀痛，就在這元旦日開始了。夢霞自從和筠倩訂婚之後，就時常在老母面前贊揚梨娘的賢德；現在聽得梨娘一死，就沒有了一個不扼腕嘆惜。夢霞的老母，素心本來慈悲，這時候也流了不少眼淚。夢霞這時候，驚駭、悲痛，一齊達到了極點，幾疑自己已入夢中，不是再在人間。一個人受了劇烈的痛苦，要是可以哭，可以向人告訴，使他的痛苦能夠發洩，那就他的痛苦自然的會漸漸減少，以至於消滅；如果他所受的痛苦，是無名的痛苦，既不可對人申訴，又不可放聲一哭，受了外物刺激，只好在心裏鬱悶着，有恨自己飲，有淚自己咽，痛心疾首，莫可名狀，永遠不能發洩，也就永遠不能減少，消滅；於是因之而憂鬱成病，甚至於變文瘋癲，或者遁入空門，一輩子不能再有人生的樂趣。現在的夢霞，就挨到這種境地了。

一聲去了，喉嚨就頓時咽住，要想放聲痛哭一場，又恐怕家人們生疑；一時間目瞪口呆，鼻酸心刺，合併了人世間無窮的樂趣，也償不了夢霞這時候一刻兒的痛苦，兩行熱淚，不知不覺的奪眶而出，過了好一會，才嘆着氣向家人們掩飾道：我不是傷痛已死的梨娘，却是傷痛活着的人啊！六十歲的老，因為死了兒子，本來非常慘痛，只剩了這樣一般寡孀的媳婦，兀



是不能承歡終老，孫兒還沒有成人，女兒還不會出閣，哀哀箏獨，人世間的痛苦，豈不都讓他受盡了嗎？夢霞當時便向老母請示，要親自上崔宅弔奠梨娘。老母點頭道：「崔家和我們本來是親戚，現在你又和他們新聯了婚姻，他們突然遇到這樣的慘變，真要苦煞老翁了，你也理應去弔唁一下啊！」夢霞聽了這話，便草草的購辦了一點賻儀，雇了船隻，即日起行。

片帆無恙，前路已非，扁舟一葉，又載着征人遠去，兩行別淚，竟隨着江水長流。夢霞此番出門，好似登了鬼界，七八十里的水路，夢霞竟把它當作渺渺冥冥的黃泉路一樣看待。假使夢霞前幾天接到了信，知道了梨娘有病，立刻就動身，那麼在藥烟淚雨之中，也許還能和梨娘相見一面；到了現在，怎麼還來得及呢？然而罡風孽雨，專一摧殘短命的花枝，三島十洲，又到何處去找返魂的仙丹，相見更難乎爲別，目覩又慘於耳聞，照我看來，夢霞還是不看見梨娘的死來得好啊！夢霞所最痛心的，就是相知未及半載，此恨遽成千古，梨娘是夢霞生平第一個知心的人，梨娘的死，也就是夢霞生平第一件痛心的事；在夢霞心裏，正希望秋月重圓，再也想不到劫後的殘花，再會受狂風摧折，病不知其由，死不在其側，殮不憑其棺，天公作惡，刻扣良緣，平日間本是會少離多，連此番最後一次的死別，也有意使他們不能相見，這實在

是夢霞最堪痛心而不能解的。今日烟波一棹，不去作問津的漁郎，反而作登門的弔客，俯聽江流，幾聲嗚咽，抬頭向天空一望，一片都是蔚藍的顏色，山重水複，一齊變作了愁城恨海，江花江草，點綴閒情，鷗港魚磯，別饒野趣，一路江春早景，大足已使行客感到娛樂，可是在夢霞看來，就形形色色，一齊是組織愁絲的資料，招徠愁魔的媒介。

人來前度，魂斷當年，夢霞的上蓉湖，今天是第四次了，這番的意興，和以前大不相同，恨與時積，情隨境遷，以前的上蓉湖，好似身入桃源，步步走入佳境，今日的上蓉湖，却是走進了蒿里，行行漸近秋關，所以以前的在路上，只桎輕船兒駛得慢，今日在路上，却是只嫌船兒走得快，可恨那不解事的江神，今天却偏偏助上一帆順風，只有半日多一點，而七八十里的長途，已是很快的過去了，人世間有一無二，至慘至痛的境界，已是黯然地呈現在夢霞的眼簾中了。

野渡無人，衡門在望，有一樣東西，蹣跚躑躅地在屋角檐梢風風飄揚着，遠遠地一看，好像白蝴蝶在那裏臨風飛舞，又像酒家招徠酒客的青帘，這畢竟是什麼東西呢？這不是喪家的標誌嗎？你想夢霞的眼睛裏，怎麼能夠容得下這樣的東西呢？他看了隨風飄蕩的一尺布

旛他的心旌也就和布旛一樣的飄飄蕩蕩搖搖曳曳再也按捺不定，唉！這種境地，是人間而不是人間，上這地方來的人，恐怕一齊是到來找尋死趣，離開死期已是不遠的了。

舟無恙，客無恙，岸上的人家也是無恙，這是天台呢？還是蓬萊呢？夢霞在這裏作客，在這裏遇仙，在這裏開闢詩界，在這裏經營情窟，可是隔不了多少時候，而歡樂盡去，煩惱的哀情發生，愁雲慘霧，已是把一個村莊籠罩住了。畢竟這裏是離恨天呢？還是想思地呢？浩浩茫茫一塊塵土，生離在這個地方，死別也在這些地方，幾番悲痛慘殘的活劇，在這裏開場，也在這裏收場。夢霞幾次的到這裏來，雖然不是這裏的主人翁，可是不能說他和這地方沒有因緣；但是也不能說他和這地方一定有因緣；說他和這地方沒有因緣吧，那麼一個毫無關係的人，像飄蓬似的偶爾遇到了這裏，居然就會在這裏羈留了一年，醉吟了一年，要說他是和這地方有因緣吧，那麼這一年之中，爲何所遇到的一齊是失意之人？所經歷的一齊是傷心之境？過去的情懷，和未來的幸福，一到這地方就消滅淨盡；對於現在的悲歡離合，却又是戀戀不忘，頂着奈何天，唱着懊儂曲，迷迷惘惘，了而不了，在這極短的一年之內，居然會產生出這樣一段極複雜的情史，南國的青年，竟做了潯陽的白傅，月底西廂，忽變作夢裏南柯，這樣看

來這地方簡直是情天的幻境啊！走入了幻境的人，沒有一個不爲幻境所迷，身子和心靈，一齊給幻境牢牢縛定，等得參透了幻象，夢想跳出幻境，可是軀壳雖還存在，而魂靈却早已消滅。一輩子的事業，大半已經蹉跎過去了，倒不如飄流在荒島的人，雖然處於萬死一生的境地，然而總還有一線的希望呢。夢霞到這地方來，此番已是最後一次，從今以後，就和這地方永遠分別，問迷津而來，航恨海而去，夢霞雖依舊是個夢霞，然而他的氣概，他的抱負，却完全給情魔劫奪淨盡，一些也沒有餘留，這也真是可惜極了，那麼今後的夢霞，難道就此算數了嗎？這却又是不然，因爲夢霞是一個多情人也，是一個至情人，世上惟有至情人，他就一定不肯輕易地殉情而死，那麼夢霞的結果，也許還有驚天動地的事情要做出來咧！

夢霞此番到崔宅，開梨娘死的時候，不過兩天，這兩天的功夫，要是把時刻來計算，不過四十八個鐘頭，可是韶光移遞，人事變遷，在這四十八個鐘頭裏面，時日是隔了年歲，人且隔了一世了，像崔家這樣的衰落門庭，飄飄家室，就是路人見了，也當替他們發生傷感，何況夢霞是一個親歷其境的箇中人呢？在敲門的時候，却是雙扇虛掩，牆邊的睡犬不吠，走到庭中，又是四顧無人，棲在枝頭的烏鴉，却一齊聞聲驚起，這種淒涼的景象，真叫夢霞如何受得

了！頓時兩腿一軟，再也不能向前，勉強的扎着到了裏面，崔翁洒着老淚，向他訴說病狀，鵬郎含着悲痛，伏在地上迎接弔客。夢霞到這時候，自己不能安慰自己，却不能不想些話兒去安慰別人，酌幾滴無情的酒，淚味含酸，燒一炷斷頭的香，心灰寸死，餘藥猶存，桌上銅爐還沒有熄滅，倩魂不返，棺中的玉骨早已寒冷，已死的人是永遠完了，倒是教活着的人何以爲情，恨事也太沒來由，以後的事情，更不堪設想啊！這裏是淚世界，不是長生國，歸天吧，這地方是不能長留的了呀！夢霞雖是這樣想，然而他的心裏，畢竟捨不得掉頭回去啊！

空庭如洗，冷風乍淒，把樹枝搖撼得簌簌地發響，院子裏一塊荒土，杲杲的高起，前面立着一方斷碑，四面都長着蒼苔，地上長滿了亂草，繞着坟成了一個大圓形，陰沉沉的，不像是人世間景物，這時候約摸半夜光景，有一個人，迷迷惘惘的走到這地方，就草地上坐下，嗚嗚咽咽的大哭，哭得非常悲痛，唉：這是什麼所在，原來是斷腸地啊！這是什麼人呢？就是一手開闢這斷腸境界，一手豎立這斷腸標誌的夢霞啊！這標誌是什麼標誌，原來就是『梨花香塚』。

夢霞自從葬花之後，用眼淚來灌溉這個坟上者，不知有幾千萬斛，然而當時却還有一

人陪着夢霞流淚；這人就是花的影身，花的魂靈；因而感激夢霞的葬她，所以她也到來一哭；哭花的魂靈，就是哭她自己的影身啊！做了花的影身，就和花同一命運；花魂沒有再醒的時候，花影怎麼會有長留的希望；一剎那間，花影和花魂，已是無從辨認；人和花，一樣的在這坡中歸宿。那葬花的人，因為自己的傷心，而寄情於梨花，可惜這梨花，所以替它埋葬；不料這已死的梨花，竟會和葬花的人發生了關係，一掬香泥，就種下了孽因；起先是獨自一人哭花，後來有和人家同哭，現在再哭這個一同哭花的人，花魂是死了，花影是滅了，哭花又哭人，哭人又哭花，兩重哀痛併作了一重；到這時候，夢霞的淚水，還能夠餘存多少呢？唉！花可復活，而人死不能復生，眼淚要乾涸，而悲痛不會有盡期；這一部悲慘的玉梨魂，以前是一哭開場，現在也就是一哭收場了。

## 第二十九章 日記

在下編到這裏，打算就此結束，但是三人的結果還沒有明白，未免使讀者留下有餘的恨；因而只得濡筆和墨，依舊寫下去，只恨我的筆力脆弱，不能做神龍一樣的掉首啊。

我和夢霞本來沒有半面的相識，這部書中的事實，完全是從一位朋友處得來的消息。這位朋友和夢霞有交誼，自不必說，並且我還可以決定他在這部書中是一個很有關係的人；因為夢霞的歷史，外面知道的人竟是很少，而我這位朋友，他却能夠舉出夢霞的祕密事情，從頭至尾，絲毫不遺的來告訴我，這就可見得他一定是局內。咧閱者諸公，只要掩卷一想，想必能想到這人一定是秦石癡了。

石癡就是在下六年前的同學，我的故鄉是琴水，石癡的家鄉是蓉湖，兩下路離得沒有多遠，過後來散學之後，兩口兒就天各一方，不再知道他的行踪。庚戌年的冬季，我從吳門回到鄉間，就在桌上發現一封信，取來一看，是東京早稻田大學所寄，信外另有一個紙包，像是什麼印刷品，折開來一看，却並不是印刷品，原來是一部絕抄的哀情小說資料，這封信就是石癡寄來的，外面的附件就是這部玉梨魂小說的內容。現在就是這封信上和我書中有關係的話兒，節錄如後：

……何君夢霞，他是一個傷心人啊！去年在我們鄉間執掌教鞭，我才認識了他，他的爲人，却是放誕不羈，風流自賞，學問是非常豐富，而命途却又非常乖舛，富於情感，而又慳

於因緣，老天無情，却使這樣一個人常常在愁城恨海裏面度生活，假塞佗傑，蹭蹬龍東，書空咄咄，狂呼負負，買生流涕，抱着滿腔孤憤，而難以宣洩，苟倖傷神，抱着一片癡情，而不能向誰伸訴，茫茫若此，悵悵何之？這種人真是可憐，又可惜啊！好在他這個人，元龍豪氣猶存，司馬雄心未死，雖然一度限入情關，可是結果却依舊能夠擺脫，歛歛抑鬱，落落寡歡，看他的樣兒，似乎非常憔悴，然而像他這種人，却真是一個有用之材，如果有了用武之地，一定能夠替國家做一番事業，一定能夠替全國同胞謀無窮的福利。現在他這個人也在東京，有時和我談起以前的事情，便痛哭流涕，傷感不已，最後又嘆惜着說：如果那位梨影女士因為愛我而致於死，那就我也應該一死相報，才是道理。不過男子豈昂藏七尺，應該要為國家效死，怎好輕輕易易為着兒女子的癡情而死呢？況且梨影女士在未死之前，也曾勸我到東京來游學，以作日後奮飛之許，我現在想來她的話兒還在耳邊，可是夢已成烟，我和她已經隔了黃泉。此番我忍着疼痛，抱着怨恨的上東京來，就是從了她以前的說話，姑且等幾時再死，希望能夠有機會報答國家。如果能夠報答國家，那就可以對得住泉下的知己了。當時我聽了他這樣的話兒，心裏就非常佩服，想



他原來是一個至情中人，所以能夠使用愛，而不給愛情使用；比了那些薄倖負心的人們，真有天上地下的分別啊！就是從前寶玉的爲情迷禪瑯琊的爲情犧牲，把性命看得像鴻毛一樣，功名看得像敝屣一般，這種人雖是一往情深，然而他們的胸懷，畢竟太是窄狹，不能把愛情的作用鑒別它的大小，權衡它的輕重啊！我敬愛夢霞，我佩服夢霞，要想把他的歷史編成功一部書，好做青年們的借鏡，但是慚愧沒有生花妙筆，一定要辜負這個大好的資料，反而抹煞了一段風流佳話，素來知道你是一位再興的東方復生的江郎，專門描寫、家難以言宣的情懷，所以我把這人和他的歷史，約略的抄就了寄給你，請你用纏綿悱惻的妙筆，編成功一部可歌可泣的文章，將來一定能夠博得普天下的才子佳人同聲一哭。我想你也是一個多情的人，一定願意伸紙執筆，替有情人寫照的啊！日後這部書一出版，一定能夠風行全球，我準備着用薔薇露洗了手，雲水光擦了眼，等候這部新書的出世。

在下讀了石癡這封信，又看了他所抄給我的夢霞的歷史，字裏行間，似乎對於夢霞是非常傾倒。我當時却有些狐疑，以爲梨娘的對待夢霞，既是那樣的情至義盡，夢霞起初是去

挑逗她後來再逼得她丟了性命，既用非分的舉動，沾污梨娘，又用虛名，就誤筠倩，梨娘甚至於爲了他而香消玉碎，『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夢霞在這時候，如果能夠追蹤韓憑的化蝶，以一死報答知己，那還不失爲愛力界中的一個健將，可是他現在却偷生人間，遁跡海外，分明已做了王魁，還要藉端推諉，要想卸脫這個罪名，這也可算一個最最無賴的人了，怎麼還好稱他是情種呢？我當時這樣一想，心裏就十分鄙薄夢霞，不願答應石癡的要求，況且石癡來的信上，也只說到梨娘死後爲止，至於筠倩的結果，却是一句沒有提及，雖然筠倩是一朵飄泊的孤花，他的終身命運，不難猜測而得，然而全書的情節，既然完全是事實，如果稍微有一點是向壁虛構，那就一定要掩沒真相，如果不寫筠倩的結果，那麼關節很是緊要，全書就不能成爲完璧，因爲這個原故，我就不願浪費筆墨，寫這部斷碎破裂的情史，反而要使讀者諸君發生疑竇，將來受人家譏笑啊！

※ 我將這件事兒擱置了好些日子，後來竟是忘記了，況且我是一個歷碌風塵，東奔西逐的人，也沒有機會能夠閉戶閒居，從事塗抹，几案上常常會堆起灰塵來。過了一年，恰好武昌起義，海內外的愛國青年，雲集影從，那些文弱的書生們，爲了革命，戰死在沙場上的，也不知

有多少後來有一位姓黃的朋友從湖北回來告訴我戰時情形說這個起義革命雖然勇氣百倍但是那些兵將都大半是文弱書生拋棄了筆頭來擎槍桿腕力非常微弱槍法又不很熟悉。靠着一往直前的氣概衝鋒陷陣視死如歸往往有自己槍上的機紐還沒撥動而敵人的子彈就已洞穿了他們的胸腦血肉狼籍肢體破碎情形非常悲慘。有一次我親見一個人樣子像留學生齒白唇紅態度翩翩看他真是手無縛雞之力那時候身上已中了好幾顆子彈渾身都溼透了鮮血。兀是擎着槍瞄准敵人開放一連打倒了三個敵人這才丟了槍仰天栽倒身子還是蠕蠕而動。我不過在百碼以外看得十分清楚心裏非常震悼等得敵人已是去遠我就趕到他面前問他怎樣的痛苦他便睜目直視的看定了我好一會才開口說道：你是南方口音莫非是江蘇人嗎？我也是南方人。和你是同鄉現在受了這樣的重創已是沒有生望身邊有一樣東西我死之後請你替我收了！我聽他這樣一說正要向他詢問姓名他却已是咽了氣了；我在他的衣袋裏一檢檢出了二本小冊子來；我當時就把它留心藏好；後來便帶了回來；至於他的遺骸呢？後來有一個老教士將他收殮了埋葬在教堂旁邊。這人真不知是誰家的少年郎君拋棄了他的父母妻孥葬身在槍林彈雨之中恐怕他的家中

還是不會知道呢！『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說起來真是傷心啊！

姓黃的朋友講到這裏，便取出那本小冊子來給我觀看；我翻閱得不上一半，心裏忽有所悟；上半冊完全是詩詞，原來是那已死的少年，和一個多情女子唱和的詩，題目是『雪鴻淚草』四個字，只是兩口兒都不寫出姓名，情詞非常哀豔，看了使人意消。我看了一會，似乎這詩詞都在那裏見過，我的腦海裏，似乎還縈繞着這些詩的餘韻。但是在什麼地方見過，一時可再也記不起；後來竭力細想，才突然想起石癡前次給我的信裏，彷彿有這樣的詩詞。這就到舊紙堆中去把石癡那封信翻了出來，和這本小冊子兩下一對照，果然若合符節，一些兒不差。唉！天下竟有這樣奇異的事情嗎？那已死的少年，果真就是夢霞嗎？

石癡那封信上，既把夢霞的事兒詳細記載；現在這本小冊子，却又是從他身邊檢出；那麼這個已死的少年，不是夢霞再有誰呢？夢霞果真殉國而死了；以前我對於夢霞的不滿意，就是因為他不能一死以報答梨娘；現在這樣看來，夢霞却並不是難於一死；只因為不願殉着愛情而死，他所說的，得了機會報國，就是報答自己；他的用心是非常堅忍，他的立志是非常高明；只因為我不認識他這個人，用常情來猜測，就疑心他是一個怕死的人，負心的人，又

那裏知道一年之前，我心裏所不滿意的，就是一年之後革命軍中的無名英雄呢！我真也太過分了，到現在才知道夢霞固然是個磊落大夫，而梨娘也不是一個尋常女子，沒有兒女私情的人，一定不是真英雄，有了英雄氣概，才能夠算好兒女。梨娘在第一次會見夢霞之後，便極力勸夢霞出外游學，以圖奮發，這就是她萬分愛惜夢霞，不願他做一輩子的窮讀書人；她的心地是何等光明，見識又何等高超，柔腸俠骨，真可謂兼而有之的了；至於夢霞呢？不能夠在她生前聽從她的說話，却在她死後依舊聽從她的說話，暫時忍着一死，終於能夠成了她的志願。在這一年內的臥薪嘗胆，苦心孤詣，實在比一死還要難了萬倍；因為殉情而死，和殉國而死，這其間的輕重得失，實在不可以道里計。假使夢霞當時竟是陪着梨娘一死，做了韓憑第二，也不過替茫茫情海，多添一個冤鬼，莽莽宇宙，多添一樁恨事罷了；這本來不是夢霞的報答梨娘；而梨娘也並不是這樣希望夢霞的啊！人世間只有至情的人，才能夠有時候好像把愛情完全忘却，夢霞不跟着梨娘同死，這並不是他的怕死，他的不死，正所以要安慰梨娘啊！終而至於爲國宣勞，死在戰場之上，死於戰，依舊是死於情啊！夢霞有了這樣的一死，就可以潤我這枝秃筆了；不過飛鳥投林，各有歸宿，那薄命的筠情，這時候却不知飄泊到

了什麼地方！我有怎好就把她遺漏下呢！

在下正要探訪筠倩的結果，可是一時間却又實在沒處打聽。夢霞的死信，本來是從意外得來；這時候的筠倩，還是和夢霞梨娘一樣的已經死了呢？還是尙在人間呢？非但讀者諸君在悶葫蘆裏面；就是在下這時候也一樣的悶葫蘆中啊！在下既想上窮碧落，向月下老人取因緣簿，擎來查看；又想下及黃泉，向閻羅天子取生死簿來檢閱；正是這樣胡思亂想的當子；而這本小冊子似乎對我說道：筠倩的消息，就在這裏可以求得，不必到遠處去探方的咧！等得我把這本小冊子看完，才發現一個奇異的消息。

這奇異的記載，上面寫着日期，下面敘着事實，不知所始，也不知所終，看過後，反而茫然不解，最後又把細細檢閱，方才有幾個字突然現入我的眼簾：『夢霞』、『梨嫂』。我看了這兩個人名，這才恍然大悟，喟然嘆道：『筠倩果真死了，這不是她病中的日記嗎？這日記上的記載，語意非常酸楚，不能卒讀，我也不詳細觀看，但看那日記上標揭的時日，却是從庚戌年六月初五日起，到六月十四日爲止，暗想這日記的開頭，就是筠倩得病的時候，這日記的結局，就是筠倩臨死時候的說話；而這本日記却又落在夢霞手裏，想必筠倩死後，夢霞一定

又再上蓉湖，將她的零香殘粉收拾過了；然後了無罣念的脫離情海，再上東京。這雖然是我  
 的猜測；然而和事實料想也不見會差到那裏；況且筠倩病中的情形和死後的狀況，在下在  
 沒有知道詳細之前，實在無從下筆，沒奈何，只得就把筠倩的日記，照錄下來介紹給諸君  
 的了。

六月初五日。自從梨娘死後，我就忽忽地如有所失，我痛梨嫂，我痛梨娘的爲我而死，  
 我要不是一死，實在不能報答梨嫂好了，現在果然病了！我這個症候，我自己也不知從  
 何而得，但是無論何人，總沒有不病而死的，我既是要求死，又怎能沒有症候呢？現在我  
 既已有了症候，那就離開死期，想來一定不遠的了；不過我死之後，也許人家不明我死  
 的原因，要疑心到別的問題上去，所以我不得不先有這番聲明，從今以後，只要我活着  
 一日，能夠伏在枕上勉強握筆，就做我一日的日記，把每日的情形記載下來，『春蠶到  
 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尚流。』這方方的硯，尖尖的筆，恐怕始終成了我的附骨疽了。  
 初六日。自由自由我所崇拜的自由，西人恆言，『不自由毋甯死。』我就是這句說話  
 的實行家啊！回想去去年今日，我正做着鵝湖女校裏的學生，在課餘無事的時候，便和同

學一般的姊妹，一同到操場上，玩各種新遊戲，心曠神怡，活潑潑地，何等的快樂！有時候和同學們促膝談心，憤恨家庭的專制，慨嘆社會的不良，很興奮的將提倡自由當自己的責任，又是何等的有希望？現在能有多少時候？而人世間最不自由的事情，竟要我來經。嘗受好好的一朵自由花，突然的墮飛絮輕塵的魔劫，硬給東風拘管住了，直到而今，我的快樂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我的希望又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從今以後我在世上已成了了一個傀儡，我的心已經和死灰一樣，鵝湖女校裏，再也不會有我的踪跡了！要使我能夠自由，不對這頭親事，那麼這時候校內已經畢業，或上外邦去留學，或者到什麼地方去當教員，天空海闊，什麼地方不能聽憑我去翱翔？我又何至於會這樣的抑鬱而死呢？再想我從前索興不進學校讀書，一輩子在黑暗中度生活，連自由是什麼東西也不要知道，那麼就是有了意外的變端，也計反而能夠處之泰然，我又何至於會這樣的抑鬱而死呢？現在却是罷了，大錯已是鑄成，再有誰來安慰我？哀哀身世，寂寂年表，一身願謝世緣，孤處早淪鬼趣，最可悲痛的，那誤我制我的人，却是平日最親熱的梨嫂；而梨嫂的幹這件事兒，偏又藏着許多離奇因果，委曲心情，弄到結果，她還爲着我而



丟了性命這真是我再也不想不到而再也不願受的天呀天呀！梨嫂死得這樣的悲慘，我怎麼再敢怨她呢？我非但不敢怨梨嫂，並且也不敢怨夢霞啊！因為夢霞也不過受了愛情顛倒，一切都不是他自己的主張啊！我想他現在也不知要悲痛到如何地步呢？『煩惱不尋人，人自尋煩惱。』唉！可憐蟲，何苦何苦。

初七日。我已病了五天了，我畢竟患的什麼症候呢？這症候也說不出個名目，但覺瘦骨稜稜，樣子像是枯鬼，病得長久的人，倒反沒有這樣的狀態。我自己也知道決無生理的了，今天一早，我掙扎着起床，對着窗口，收一點新鮮空氣，胸窩裏覺得稍微舒暢一些，只是沒有氣力，長久支持，搖搖擺擺的站立不穩，好似隨風的楊柳一樣，站了一會，再也支撐不住，只得依舊回床就寢，抬頭向四面一看，鑽台上面的灰塵，差不多有一寸來高，原來我在沒有害病之前，就好久不用這件東西了，現在我的臉兒，更不知憔悴到怎樣地步，恐怕更不能和窗外的黃花，比較肥瘦了。美人愛鏡，原是愛的自己的影子，我不是美人，而且是一個將死的人，所以這鏡子，我就不愛，我也不願再看見我自己的影子，反而觸動自憐的念頭，一發使我心裏傷痛啊！

初八日。昨晚又稍微受了一點風寒，這症候就一發進步得神速，寒熱大作，昏昏沉沉的不知人事，一直到晚上，熱度方才略為減輕，神志也稍微清楚了一點，老父請了大夫來，立了一張藥方，傭人煎好了藥送來，我不吃，偷空兒便把它倒去了；這晚倒沒有什麼苦痛，睡得穩。

初九日。這天早晨，寒熱又發作，頭腦暈沉，額上的汗像雨一樣，在這時候，我是非常的念梨嫂，因為梨嫂最會害病，病中况味，她是深深地的領略過，最後才脫離病域，一瞑不視想死了；我要死，不能不先受病中的苦痛，難道一死也有必經的階級嗎？我並不是怕死，倒是這病中的苦痛，一天厲害一天，我可實在受不了，梨嫂啊！你的陰靈想是不遠！你應該諒我的苦心，助我的魂靈趕快脫離我的驅壳。

初十日。沒有娘的孤兒，真是淒慘極了！世界上那一個人沒有父母？父母又那一個不愛他們所生的兒女？然而母親愛兒女，往往比父親更要愛個厲害。我是生就是苦命，愛我的母親，拋棄了我已經七年了；我這孤零的身子，就和我的哥嫂相依為命，誰知家門不幸，阿兄又中道夭傷，阿兄的愛我，簡直像母親一樣，母親死後，愛我的人，尚有兄嫂等

得阿兄一死，而愛我的人就寥寥無幾，誰料天道殘酷，一定要一齊把愛我的人奪去，使我在人世間一點沒有生趣，才肯罷休。不到幾年，竟又把同胞姊妹一樣的愛嫂奪去，到地下和阿母阿兄做天倫之樂去了。現在我病在這一間屋子裏，眼前並沒有一個安慰我的人，這幽深的曲房，一天到晚竟是沒有一人踏到，如果母親和兄嫂三人之中，只要有一個存在，那我就決不致於要這樣的冷淡，於今我處在這個萬不能堪的境地，要想不死，恐怕萬萬也是不能咧！然而因為我死去的母親，又想到現在活着的爸爸，他已是這麼大的年紀，在這十年功夫裏面，生亡相繼，門戶凋零，他的心境真是悲劣極了；假使我再一死，那麼再有誰來早夜承歡，風燭殘年，怎麼能夠保養得住。我這樣一想，我又希望我的症候不至於死，能夠侍奉他老人家壽終天年，但是我的病體又這樣的萎頓，早晨難保晚晌，這個心願恐怕終於難償，使他老人家那大的年紀，再要受失珠的悲痛，唉……這也只好饒恕我實在沒有力量和命運掙扎啊！

十一日。大夫又來了，我感激老父的盛意，才稍微飲了一些湯藥，然而終於沒有效驗。老父知道我病得厲害，時常進來看我，不時用手按着我的頭額，覘體我冷熱的程度，樣

子是非常憂急。我是快要死的人了，還能瞧見我心愛的爸爸，我的心是悲痛極了！

十二日。今天再也不能支撐着起床，昏昏悶悶中，閉上眼睛就看見梨嫂，這還是我憶念所致？還是精誠團結呢？茫茫泉路，我知道梨嫂一定守候了我多時了！我的歸期，當必也是不遠，我很盼望夢霞到來，將我的衷曲一樣一樣對他說個明白，然後死了也可瞑目；我和夢霞雖然不是精神上的夫妻，然而名義上總已成了夫妻，我沒有情義，不能夠愛他；就是他也未必能夠愛我，然而我是知道他的心地，也未嘗不愛憐他，痛惜他啊！我現在這樣的盼望他到來，可是他這時候還沒知道我害病，他又怎麼能夠來呢？就使他現在已經知道我害病，恐怕他也不會怎樣把我放在心上，依舊是不見得會來的。唉！我現在快要死了，我死之後，不知他心裏要發生怎樣的感情，我雖然不能去問他，然而照我想來，恐怕他這時候，已經沒有餘淚再能哭他未婚妻的了啊！我此番的死，也實在出於萬不得已，他知道了，想必也一定能夠原諒我，原諒我是爲着梨嫂而死的啊！

十三日。這幾天正是盛夏炎，天我因爲害病，所以不覺得天氣炎熱，我素來怕熱，可是現在却蓋着幾條棉被，還覺得寒冷，自己用手摸摸自己的心窩，只有稍微的一點熱氣。

分明已成了伏在繭子裏的春蠶了！啊！

十四日 午後大夫到來診視過了，露出一臉爲難的顏色；躊躇了好一會，才寫成一張藥方，暗暗地關照婢僕們，我也聽不出他是說的什麼；不過可以斷定他一定不是說的吉利話兒。從此以後，老父便守着我，不肯走開，並且含着淚水對我說道：兒呀！你這幾天失了形了，怎麼會病到這步田地呢？我沒有話兒好回答，我的淚水從枕邊曲曲的流出，溼透了自己的衣襟，唉：傷心呀！我實在不能拏出我的心來給老父看啊！

## 第三十章 憑吊

這筆日記，筆跡和上半冊完全是一樣，都是夢霞所抄寫，並不筠倩的手筆，日記的後面，另外有夢霞附記的幾句話兒，現在也把它錄在這裏，寥寥地幾百個字，也可見得夢霞對於筠倩，是並沒有忘情啊！以下便是夢霞的附記：

這是我未婚妻病中的日記啊！她是十八歲，死在庚戌年的六月十七日，這日記只記到六月十四日，原來以後的三天，她的症候已到了危險時期，不能再握筆，所以缺了這三

天等得我聽到她的病信，已是嫌遲，連忙趕去，已經來不及和她作最後一次的決別，聽得她在病中，時時刻刻的盼望我，直到死還叫着我的名兒，這日記是她留下給我的，我負了她，她却能夠原諒我的心地，到死也沒有有一句怨言，我活着不能報答她，死後還可以安慰她嗎？「無才薄命不祥身，直遣凶災到玉人。」害了一個梨娘，還不算現在竟還要害了她嗎？她的死，完全是我害她的啊！生前担上一個虛名，死後再做一個孤鬼，一場慘劇，就此結束，我不能立刻死了，答謝我的愛妻，然而我又怎能終於不死？以答謝我的愛妻呢？好啊！終於有這樣的一天，死而有靈，就在離恨天中，和我留下一個位置就是了。

宛轉淒涼，悱惻纏綿，我讀了筠倩的日記，我也真替她傷心，一枝木筆，不會受到東風的吹拂，突然遇到狂風暴雨的摧殘，筠倩的薄命，和梨娘一樣，可是她的遭遇，却更比梨娘慘酷，夢霞是一個情種，也是一個情魔啊！對於一人鍾情，又牽連到了一人，顛倒情緣，離奇因果，只爲了誤中情愛原故，坐使一對玉人，雙雙地同遭慘死，好夢成了幻境，茫茫萬古，消不盡的是相思，草草一壞，填不平的是長恨；在下也是一個傷心人，寫到這樣的斷腸史，事情雖和自己沒有關係，然而這個情懷又怎能自己呢？扔開了筆，嘆息着，不知不覺地，也不知這個涕淚是

從什麼地方來的啊！

我寫到這裏，似乎好和諸君告別了；然而佳人才子，已有了這樣的結果；那麼還有那窮老孤兒，現在又是怎樣的狀況呢？似乎不能不窮探他們的究竟，以收拾這一局殘棋啊！梁溪和琴水兩下的距離又沒有多遠，我又何惜這幾天功夫，不去做上一番偵探呢？主意想定了，便獨自一人，雇了船隻，逕上蓉湖；我的目的，原想先去找尋石癡，找到了石癡，就好由他介紹，再去拜訪崔翁，然後慢慢地探訪一切消息；不過到了蓉湖，要是找不到石癡，那末，我和崔家素來沒有瓜葛，自然不直接上崔家去拜訪崔翁，這就未免要使我失望了。我這樣一略想着，誰知一到蓉湖，石癡恰好從東京回家，前後還不上十天，他見了我似乎有些詫異；我和石癡分別了已有七年，歲月漸增，人們的容顏也隨着變換，所以見面的時候，大家都有些兒不大認識；等得開樽話舊，情形就格外親暱。石癡便詢我的來意，我便對他說道：我此番到來，就是爲了你去年的一封信啊！石癡聽了這話，起先似乎有些記不起，側着頭想了半晌，才恍然大悟；哦，有的記你的事情，現在怎麼樣了？能不能使我窺個全豹呢？我聽了這話，只得將一向擱置的情形告訴他。石癡聽了，默然無語過了一會，我又突然向他問道：現在葦霞這個人呢？石

癡道武漢革命的事情一起留學生紛紛回國，夢霞比我先走半月，臨別的時候，他對我說：「許此番並不回家，當去投入革命軍，替國家効力，償我的宿願。現在我和他別了，已有一個多月，還沒有知道的消息，要是你今天不來，我倒正想雇了船隻到他家中去探訪他了。」我聽石癡這樣一說，便對他說道：「夢霞近來的消息，我倒有一點兒知道：我還正要請你看一樣東西呢！當時我便從身邊取出那本小冊子來送給石癡，叫他觀看；石癡接過小冊子去，看得沒多幾行，就很驚訝的說道：『這是夢霞的『袖中秘』啊！他在東京的時候，也曾給我看過一次，現在你又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呢？』我聽石癡這樣一問，便黯然答道：『夢霞死了！』」

石癡聽得夢霞已死，立時大驚失色，問我是怎麼說；我就將武昌回來的朋友告訴我的說話，從頭至尾，詳細細細和他說了。並且說這一本小冊子，經過滄海，歷過戰場，我那朋友在槍林彈雨中得來，後來竟會慢慢地落到我手裏，這是誰牽引的呢？誰介紹的呢？這其間也許自有道理；要不然，武漢起義這回事情，也不知有多少仗義的青年，不著姓名，竟拋頭顱；現在夢霞靠着這本小冊子，竟能使姓名不至湮沒無聞，這也許是那已死的梨娘，一縷芳魂，時時刻刻縈繞在情人左右，暗暗地替他布置，好使她愛人的奇情偉績，能得憑着文人的筆墨永



遠在八世間遺留着，這一定不是偶然的事情啊！石癡聽我這樣一說，長嘆了一聲道：夢霞和我分別的時候，雖則說了寥寥數言，我就知道他一定要實行他的志願，現在果然轟轟烈烈的流血去了！他這樣一死，可以無恨，這本小冊子，既是落到了你手裏，那麼替死者表揚的責任，你是再也不能推諉的了呢！我以前的信也在你那裏，事實都有查攷，夢霞能夠這樣一死，更足使全書生色不少，趕快請你濡染大筆，實行我去年的要求呢！我聽得石癡這樣一說，只好唯唯答應。

後來我又對石癡說道：我還有一件事兒要問你，就是那崔家的窮老孤兒，現在都好嗎？石癡帶着很悲慘的神情答道：崔翁嗎？恐怕骨頭兒已經爛掉了！說起來真好悲痛咧！自從筠情和梨娘兩口兒死了之後，那矍鑠的老翁，就像碩果的僅存，老境太覺不堪，不上幾時，便鬱鬱悶悶的患病死了；他家又沒有什麼親屬，只有一個外家的親戚，遠隔城鄉，當時之來弔喪，後來便經衆提議，將崔家的遺產委他管理，鵬郎也寄養在他處，等得日後鵬郎成人長大，娶妻成家之後，再把財產交還他，讓他重整門庭，這樣計議好了，那鵬郎就由那外戚領去，所有房屋，另外僱了兩名僕人看守，總算現在還不曾廢爲丘墟，幾年之內，全家盡毀，像他們這樣

迅速的衰敗，悲慘的死亡！我們這裏鄉間，實在是不曾有過咧！你聽了這樣的情形，恐怕也免不了要發生滄海桑田的感慨吧？我當時聽了這話，長嘆了一聲道：「宇宙間的事情，盛衰興亡固然是沒有一定，然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好在現在還留着一個孤兒，遲至十年，一定能恢復舊業的。」石癡聽了，接連把頭兒點了幾點。過了一會，石癡又對我說道：「你既已來了，也有意思到夢霞葬花的地去，一吊『埋香塚』的遺跡嗎？如果要去，我願做你們嚮導。」我連忙答道：「好好！這是很願意的，能夠得到一點零香剩粉，回去就可做這部書的結局，着一點『江上清風』啊！」

幾枝敗柳，一曲清溪，老屋數椽，深鎖重門，這時候恰好是孟冬天氣，百草皆死，門外一片荒涼，不堪入目。境地非常沉幽。石癡便對我說道：「這就是雀家的舊宅啊！夢霞以前住在這裏的時候，我也常到這裏走着，現在可有一年多絕跡不來了，這是後院，裏面就是看守的人住着，前門已被鉄將軍佔據，好久沒人問津，恐怕門上已經長長蒼苔了啊！這樣一面說，一面走，已經到了門首，石癡使用手打門，析析地發出一種敗鼓的聲音，敲了好一會，才有一個老媽媽開出門來，那老媽媽見了我們，呆癡癡地只顧對我們看着，似乎非常驚訝，半晌才聽她

開口問道：你們不是來訪崔家的舊主人嗎？可惜遲來了一年，現在他家已沒有人了。石癡聽他說完了，才道：姥姥不認識我嗎？那老媽媽仔仔細細的看了石癡一會，方才說道：你不是秦公子嗎？我真是老眼昏花了。石癡便將來意告訴她，大家跟着她到了裏面，走過一方小圃，但見晚菘盈畦，青滑可愛，曲曲折折走到一所書齋前面，書齋門上已是有鎖鎖着，上面堆滿了紙灰，面前便是一個院子，不到一畝大小，院子裏的景物，很像一所古廟，牆壁上長滿了蒼苔，不露一絲空隙，原來已好久沒有人跡了。石癡把我引到一個所在，地上黃土坎起，纍然成一小塚，原來這就是夢霞葬花的地方，小塚就是『埋香塚』。要豎碑石，不是再也我石着。恐怕是日久月深，給地心吸力吸入了地下去了吧？或是給人家接去，當然是秦磚漢瓦，珍藏起來了嗎？這就不得而知了。『埋香塚』的一週，都是長上了亂叢叢的短草，一此也沒有生機，稿泥凝結，結成了無數小塊，彷彿傷心地才留着淚痕喇！憑弔了好一會，我又向四面看了一下，突就問石癡道：你冤我，這感院子裏空空如洗，什麼地方有梨花和木筆呢？石癡也很錯愕的說道：咦：這也真奇怪了！從前這院子裏的確有一枝梨花，一枝木筆，現在怎麼連枯枝敗葉也沒有一點呢？難道美人已返瑤台，而這美才的靈根，也給司花吏後種到天上去了嗎？當時

便細把那老媽子來詢問；那老媽子答道：以前這院子裏委實有兩顆樹，自從梨夫人死後，那年春天，梨樹就不發牙，木筆花雖是開花，可是也不像往年那樣開得茂盛，這年六月裏，筠姑娘一死，兩顆樹便一天一天的枯萎，和往日的柔條曼葉，大不相同，等得老主人一死，我們到這裏來的時候，但見兩枝枯幹，兀然直立，枝葉是一些也都沒有的了，石癡聽了這話，連忙問她枯幹在什麼地方？老媽子道：早已斫了當柴草燒去了。我聽了他倆這樣的回答，不由得長嘆了一聲道：唉！這不可惜嗎？這真是焦桐綠綺一類啊！無知的草木，竟其殉人而死，這也真所謂情種了；孤單單的兩枝枯幹，大可留着做後人憑弔的資料，何物老嫗竟這樣的大煞風景，致使那已死的情根，尙不能留在人間；那些癡男怨女，生生死死的爲着愛情，怪不得要一剎那間便成爲情史上的人物啊！我這樣一說，石癡也嘆惜了好一會。

當時我又指着那所書齋問石癡道：這不就是夢霞從前寄寓的所在嗎？石癡道：是的。我以前就和夢霞在這地方促膝談心，還記得有一年秋天，我來探望夢霞，夢霞買了酒菜留我吃喝，並且指着院子裏的『埋香塚』對我說道：這就是我的埋愁地，消魂窟啊！我死之後，如果能夠埋葬在這個所在，讓我這個身子，長伴花魂，我就可以死而無恨的了；又指着院子裏

的兩顆樹說道：梨花是我的膩友，木筆就是我的愛妻。啊！從前林和靖娶了梅花做妻子，千古傳爲佳話；你現在娶了這兩種花，林和靖尚且要比不上我的豔福了。說罷大笑，最後又對我說道：明年這兩株花開的時候，你如果能夠回家，我一定要和你對着花痛飲一醉，將餘瀝澆花，替二花上壽。唉！那裏想得到酒杯才冷，人事已是全非，人既云亡，花亦不壽，只剩上這傷心的境地，透進我的眼簾，情長緣短，室邇人遙，既含宿草之悲，又下哭花之淚，你想我是一個怎樣的人？怎麼叫我受得了呢？從今以後，我也不會再到這個地方來的了。石癡說這話的時候，淚水簌簌地的流下，早已沾溼了襟袖。我也覺得滿目淒涼，百感交集，心裏非常難受；然而想來想去，又是想不出一句話兒來安慰石癡。

石癡又叫那老媽子開了書齋的門，和我一同進內；但見塵灰滿地，裏面陳設一點都沒有，窗上的玻璃，碎的碎，就是不碎的，也是塵灰蒙蔽，沒有一點光明。石癡一處一處的指給我看：那是夢霞的設案處，那是夢霞的對飲處，四圍空空洞洞的，只有幾架牆壁，別的物件一樣沒有；只有門角裏有一隻破敗的字紙籠，裏面裝滿了一筆字紙。石癡便走近前去，細細的把那字紙翻閱，屋子裏的空氣，非常污濁，我覺得有些受不住，便招呼石癡道：我們走吧。這地方

是不能多留的啊！石癡忽然檢出了一張字紙，很高興的走來給我，我看道：你倒瞧瞧，看這是情天劫後的餘灰啊！我接過來細細一看，上面寫着秋詞兩首，詞句是這樣的：

秋光驚眼，將前塵後事，思量都遍。極目處，一片苔痕，記手折梨花，那時曾見。病叶西風，這次第，光陰輕變。算相思，只有三寸瑤箋，與人方便。蓬萊水清且淺，只魂飛夢度，來去無間。最難是，立盡黃昏。知對月長吁，一般難免。薄命牽連，真憐惜，空深依戀。還只恐，未償宿債。今生又欠。『右調《蝶連環》』

舊恨猶長，新愁相接，眉頭心上頻攢。獨客空齋，孤枕伴清寒。醉時解下青衫看，數淚點，會無一次乾。道飄零非計。秋風菰米，強勸加餐。老去秋娘還在，總是一般淪落，薄命同看。憐我憐卿，相見太無端。癡情此日，渾難懺，恐一枕梨雲夢易殘。算眼前無恙，夕陽樓閣，明月闌干。『右調《送人我們來》』



